尘封的记忆

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机要秘书详谈宋美龄

WORKING AT THE SIDE OF MAYLING SOONG

张紫葛◎著

106幅珍贵图片

团结出版社

尘封的记忆

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张紫葛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封的记忆：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张紫葛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3

ISBN 7－80130－261－3

Ⅰ．尘…　Ⅱ．张…　Ⅲ．宋美龄～生平事迹　Ⅳ．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440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uanjiecb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腾飞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5 000 — 20 000
版次：2003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3 年 3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261-3/K·103
定价：22.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前　言

我从没想到为文以纪宋美龄。因为宋美龄这个人物太特殊了，撰述她的史实，不能不瞻前顾后。

可是，彼来所见，令我顿然改图。若干年间，许多报刊、书籍，包括国外的出版物中，例如美国人迈可·考尔斯所写《迈可回望》及美国作家西格雷夫所著《宋氏王朝》，对宋美龄的记载，颇多讹误，颠倒了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甚至弄错了相关的历史事实。顺举一例：《宋氏王朝》一书第二十章《宋家的遗产》写道："她(指宋美龄)一向做社会工作，特别是办孤儿院——虽然孤儿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她的丈夫手下的军官暴死以后留下的特殊孤儿——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下，孤儿院是很兴旺的。"就并非事实。

长期以来，史学界及传记作者中，存在一种奇特风气：以成王败寇定好恶。好者，就把他(她)神化、偶像化，绝无人情味，更无半点缺点；恶者，则男盗女娼，无所不为，或捕风捉影，或鸡毛说成大雁，或强加硬戴。

然而大哉中华，史家传统一贯"实事求是"。二十四史，除司马迁的《史记》涉及本朝外，都是后代修纂前朝正史。没有哪部正史，对旧朝帝王将相肆意



糟蹋的，有什么，记什么，不为圣人讳，亦不为乱臣贼子随意添加。王莽篡汉，大逆不道，正史仍为他作传，对他的逆行诛伐有加，却是一不勾销他篡国前的谦恭下士，二不无中生有，捏造他肉林酒池、宠内狐媚。

宋美龄是中国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她的史实，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她的千秋功过，亦应评说。但这不能违背史家、作家之道德，必须以实事求是取信读者，方经得起时间验证。

故此，我才决定将我和宋美龄接触中，亲见亲闻的各种情况，如实不苟地写了出来，供读者鉴别，备史家参酌。

本书所记，主要是宋美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部分活动、工作和生活情景。有宋美龄主持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时的工作、活动细节；有带领名门闺秀春游劳军的细腻镜头；有慰问伤兵一干七小时，抢运难童深夜奔波的特写；有堪称难童妈妈的动人场面；有访医、煎药、家宴、野餐、村镇并肩漫步的家庭生活记叙；有谈及自己婚姻，对社会各种流言、议论的坦率谈话；有与卢作孚、史良、邓颖超、郭沫若、吴贻芳等人的交往；有协调将领关系，面斥外国密使的政治、外交秘记；更有从未披露的解中共新疆出狱人员西安之围的各种史实。

本书还记载了在日机对重庆“五四”大轰炸中，宋美龄冒险视察轰炸现场的种种险遇；武汉保卫战


作者张紫葛 1991 年摄于成都

中，宋美龄四次上前线、五次差点儿被炸死的情景；极富罗曼蒂克情趣的另一次冒险——新疆玛纳斯河畔奋战暴风雪……

全书所记之亲历目睹之事实，在我历尽坎坷之后，原拟永世秘藏于心，物我两忘。因鉴于前述原因，特揭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秉笔实录。

同时，本书笔触，及于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广大将士，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奋起抗日的全国军民，在侵略者的屠刀和轰炸下牺牲的无数平民，以及在战火烽烟中受苦受难的难童。为此，我谨以此书，作为对 1995 年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一点纪念。

中文简体字横排本自序

本书于1994年3月完稿，书名《抗日时期的宋美龄》。同年5月，我给宋美龄写了封信，告知此事。附本书数章，托纽约《世界日报》一位编辑带往纽约，交给了宋美龄。

1995年7~8月，台北《联合报》和纽约《世界日报》连载本书。两报刊出后，反映良好。1995年10月，改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分别在台北、香港出版繁体字直排本。

问世后，台湾、香港新闻媒介广有评介，认为“能见证历史”。一些知情人士及书中记叙的人物来信表示赞许。如本书第四十三章(《听“洋冬烘”乱谈》)所记之水建彤先生从伦敦来信说，“大作翔实，足为正史补阙”(见附件一)。

1996年5月，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处长(原台湾“陆委会”驻香港代表)黎昌意先生(其父黎玉玺与蒋家渊源颇深)因事到纽约，专程拜访宋美龄，带给她几本书，其中有拙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宋美龄在和黎昌意谈话中，先后多次翻看了这本书，并指着我的照片一再问：“这个人现在是不是还活着？现在在哪里？……”(见附件二)

紫葛兄如晤 頃拜讀大作，回憶前塵，恍如隔世。承推愛，慚愧無地自容。叢財在地，弟年仍蒙昧，庸碌龜縮，春蠶井蛙，何足掛齒。大作翔實，足為正史補缺，斷片多則尤為難見秘章。雲遊陳力曾在港島電臺，宇彰弟近才物故。天降大任，君勞我兄，必登耆壽，完春秋。弟 獨居異鄉，亦教書度日，每周為牛津教授口授清代新疆資料，甚懷鄉。倘得 公回書，當贅言歸來。令妹在成都，或不久巴山夜雨，促膝共談，是所至盼。即頌

儷安

弟 水建彤敬啓 十月四日

C T Shui
9 Fulford Road
Ewell West
Surrey KT19 9QX
UK

附件一：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本书四十三章中人物水建彤，读了在海外出版的本书繁体字版本后，于 1996 年 10 月 4 日从英国伦敦给作者张紫葛先生的来信。

附件二：海外刊物关于宋美龄见到本书情况报导的影印件

術，年六十一，就讀研究院時已在商業部任職，可謂神童。有報導稱，其人在談判時開始低調溫婉，往往令對手不知其性格強悍，能隨時採取凌厲的攻勢。

雙方在女強人主導下，這次硬撼一仗，各不相讓。六月十五日之前，肯定還會再戰三兩個回合。

黎昌意紐約探宋美齡

林思

五月初，剛接任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的原台灣駐香港代表黎昌意進行美國之行，在紐約見到了宋美齡，並單獨談了一個半小時。他說蔣夫人以近百之高齡，看起來依然健康美麗。

黎昌意和蔣家淵源頗深，因為父親黎玉璽的關係，雙方可說是世交。黎昌意從小和蔣家的小孩玩在一起。讀大學的時候關係更密切，幾乎每個星期天一起去做禮拜，有時完了還一道吃飯。黎昌意說他四年多前去香港任職前曾到美國見過蔣夫人，這次也趁着訪美的機會去看一下，還帶了包括《九十年代》剛出版的《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在內的幾本書去向蔣夫人請安。

黎昌意說蔣夫人當天心情看來很愉快，穿高跟鞋和旗袍，依舊美麗。她把這本當年抗戰時期她秘書張紫葛所寫的書翻了很多次，一再問「這個人現在是不是還活着？現在在哪裏？」當看到書前面她們三姊妹當年的照片時，則說「她們都不在了」，顯然對書感到相當有興趣。

由於蔣夫人視力不很好，黎昌意事先把要說的話用大字寫在幾張紙上，蔣夫人戴著眼鏡看。事實上她的耳朵也不好，但她拒絕戴助聽器，所以



祖国大陆许多读者，急于想购买这本书，却又无法实现。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故有本书的中文简体字横排本得以问世。

中文简体字横排本只对原书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删改；在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三章后面各增写了一小段。应当年保育生的要求，加写了两章(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此外，剔除了台北、香港两版中的《出版缘起》(这篇文字未经作者同意)。



晚年寓居美国的宋美龄

这个中文简体字横排本全文由我妻温晓莉整理抄正，好友石琼生、曹念明先生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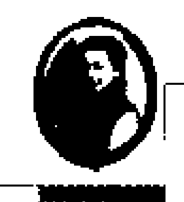
张紫葛

2002年12月1日

目　录

1939年初，笔者刚刚离开学校，受《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先生私人委托，代他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接受华侨捐赠物资的交接仪式大会，偶遇鹊尾淡妆的宋美龄。她鉴于笔者的能力，将笔者留在她身边，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时空交错，到她离开大陆前，与她过从九年。本章叙述相识及得她重视的奇特情节。

宋美龄主持妇委会之妇女干训班，请郭沫若来作“精神讲话”。会后在训练班饭厅另桌款待郭沫若，宋与笔者等作陪。



宋美龄亲自讲述她与蒋介石恋爱、结婚之实况，讲得详细、确切，与历来所传情节及此婚姻系她大姐霭龄一手操办的说法，完全不同。她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做主，自己主动的。"而她爱上蒋介石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崇拜英雄。

一旅长太太被丈夫遗弃，自湖南来重庆，携儿到妇委会求见宋美龄，哭诉喊冤。经过曲折的过程，宋美龄终于当场决定支持这位太太。

1939年5月4日，日机大轰炸重庆之时，宋美龄带着笔者和一位小姐，在轰炸声中，各处巡视，与百姓一起被卷入平民的简陋防空洞，差点儿被憋死；随即她又到轰炸燃烧的现场察看，被消防队员当做"居民大嫂"秽语辱骂；继而身边落弹，差一点点被炸死。终于弄清了防空部门的许多问题。

宋美龄谈她对待外界的污蔑、诽谤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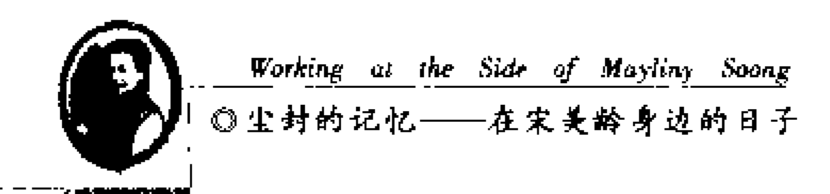
那时，中外有许多关于宋美龄"婚外恋"的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天，她闲谈时，一一澄清，言谈坦率。

宋美龄率领全国妇指会全体人员，前往陆军总医院慰问伤兵，连续工作七小时。

其中遇到在保卫大武汉、死守田家镇要塞战役中幸存的惟一一名伤兵。他想到阵亡袍泽，痛哭失声。宋要主任医官用心治疗，万毋截肢。

保卫大武汉的战役中，宋美龄五次遇险。四次在前线劳军，都几乎丧命；一次在武昌敌机空袭中遇炸。本章记其详情。

半夜，从湖北火线上抢救出来的一千多名难童，到达重庆嘉陵码头。宋美龄身穿运动服，午夜出动，带领妇委会人员(包括史良)，从军委要来卡



笔者与宋美龄夫妇及胡宗南等五人一起午餐，说到“独裁”等，有内容丰富的谈话。

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那天，宋美龄参加空军授奖大会，慰问飞行员。突传日机来袭，飞行员匆匆离场起飞应战；宋美龄热情送他们出征，并与周至柔一起仰观空战。

武汉沦陷后，轴心国诱劝中国投降，被国民政府拒绝了。继由德国派遣密使，到重庆“斡旋”。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见该使，面予痛斥，理直气壮，并限令该使二十四小时内出境。随后引古证今，斥责这一阴谋活动的牵线人为“今日之秦桧”。

张治中受中共委托，释放了被关在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但他们回延安路经西安时被胡宗南扣留了。张治中乃叫笔者设法找宋美龄。宋美龄怜老恤病，顾恤妇孺，设法解了中共人员的西安之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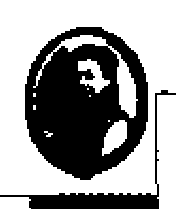
一、鹊尾淡妆宋美龄

1939年3月初，即抗日战争武汉沦陷后的第四个月，我负书担囊，跋涉千里，辗转来到抗战的陪都重庆，找到《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及于右任等前辈，在《大公报》得到了一个临时工作。

那时，日寇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重庆各级学校都迁到远郊行课，学校原址就让给西迁到渝的各种机关、社团使用，曾家岩的求精中学(现重庆市第六中学)，就被“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占用。两个机关，一套人马，宋美龄是它们的领导人；宋庆龄则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理事长。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有三类由政府或社会抚养孤儿的机构。

第一类专收阵亡军官的遗孤，叫做“革命烈士遗族学校”，简称“遗族学校”。抗战前只有一所，设在南京，规模很小；抗战开始，牺牲的军官多，遗族学校迁往重庆近郊，规模扩大，兼收遗孤子、女、弟、妹，并在贵州、西昌各增设了一所，共为三所，均由军事委员会拨专款。学生的膳食、制服、居住标准都高于国立中学。按小学课程授课，毕业后保送



进国立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后继续享受高于一般大学生的公费。高考落榜的，根据学生自愿，可免试(但要体检)径入中央军校或军需、军医、辎重等专业军校；不愿深造者，则根据自愿介绍工作。

第二类是孤儿院及育婴堂。孤儿院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慈善设施。由慈善社团或“乐善好施”的富户捐款设立，主要收养流落社会的孤儿。育婴堂是西方各国在华教会举办的慈善项目，也是收养社会孤儿的。它们也收养弃婴，接受贫苦家长送来的儿童。两者除少数举办单位或负责人较有良心，办得勉强像样之外，其余多数都马虎草率，孩子们受苦受难，长大进入社会，还受到歧视。而且，它们的总数很少，自然是养而不教。

第三类，是抗战第二年——1938 年开始的战时儿童保育



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自左至右)抗战时期与孤儿院的孤儿在一起

工作。由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宋子文夫人张乐怡，陈诚夫人——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小姐，以及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博士，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的谭惕吾，社会女活动家刘清扬、胡兰畦等二十多位妇女名流发起，组成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因此它具有社团性质。它由宋美龄任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由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实际负责，在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设有分会，也是由各省妇女指导委员会经办，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所以它又具有政府事业机构的性质。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收养对象，是在抗日战争中，因日军侵略所造成的孤儿。也不拒绝战区城乡贫苦百姓自愿交请保育的儿童。保育会的工作分三大环节：

一、在战地火线上抢救难童，接收家长委托的儿童；

二、把难童转送到重庆，交给总会；

三、总会在川、黔各地设有许多儿童保育院，实际抚养、教育难童。仿遗族学校体制，供应略低于遗族学校，但高于国立中学。

难童们在这里大多学习小学课程，个别保育院有初中班。小学(或初中)毕业后，由妇指会转呈教育部，按战区流亡学生登记分配办法，分发到各国立中学深造，享受国立中学学生的公费待遇。

因为邓颖超、史良等都是全国妇女指委会的委员，所以她们后来也参加了这项抢救难童的事业

海外华侨为救助祖国抗日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捐献了大批医药、食品、衣服等物资，经越南、昆明运到重庆，交给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为了昭示大众，总会邀请各界人士参观交接仪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叫我代表他去参加这一盛会。

我初入社会，不悉世故，瓜头瓜脑，如约准时到达。战时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及部分负责人合影。

后排自左至右：孟庆树(王明夫人、共产党方面代表)、刘清扬(救国会成员，妇指委委员兼训练组组长)、唐国桢(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委会委员、妇指委慰劳组成员)、沈慧莲(妇指委委员、国民党方面代表)、曹孟君(王昆仑夫人、妇指委委员)、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史良(救国会成员、律师、妇指委联络主任、宣传组组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共产党方面代表)。

中排自左至右：张蔼真(罗家伦夫人，妇指委总干事)、安娥(原田汉夫人，电影明星)、庄静(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宋美龄(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妇指委指导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副理事长)、谢蓝郁(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妇指委总务组组长)、赵清阁(作家，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妇指委成员)、吴贻芳(学者，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前排自左至右：黄卓群(吴国桢夫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妇指委成员)、吕晓道(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陈纪彝(妇指委副总干事兼儿童保育组组长，负责两会日常事务，宋美龄留美同学)、沈兹九(救国会成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徐镜平(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钱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陈逸云(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委会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妇指委战地服务组组长)。

儿童保育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已经上班，开会却还早得很。

宋美龄在美国求学时的先后同学、她在这的得力助手——陈纪彝小姐，正忙得不可开交。见到我，正好拉差。

“快，小伙子，来帮帮我。给我打几个电话。快，这里有纸笔，我把电话号码、对象、事情，说给你听，你记下来，我出去会客，你在这儿给我打电话……”

“不用记，你说给我听就行。”

“不，不行，不是一个，要打十二个电话。”

我说：“二十个也没问题。”

她惊讶地瞧了瞧我：“行吗？好，试试看吧！听着：24863，市政府吴国桢市长，说蒋夫人请他务必尽快帮我们找一家可靠的营造厂，赶修简易地下冷藏库，好存放海外运来的食品和其他物资，35741，运输总局业务处……”

她一气说了十二个电话号码、对象和电话内容，就迈出了办公室。

我便坐在她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打电话。打完一个，把对方的答复及接电话作答的人名记下来。打到第十个时，宋美龄进来了。我并不认识她。由于她穿着打扮非常朴素，我只以为是一个普通职员。

这办公室原是求精中学的一间教室，现在放了两张办公桌和几个沙发，几张椅子，两个茶几。显得宽敞亮堂。

她并无随从，朝我瞥了一眼，就踱到那边沙发上坐下，似乎漫不经心地望着我。我全没理睬她。

打完最后一个电话，作完记录，我撂下笔，四平八稳地靠在一张沙发上休息。却见她几步跨到陈纪彝的办公桌边，挪过我写的电话记录，站着翻阅。看到最后一页了，陈纪彝匆匆进来，用英语和她招呼：“夫人！……”

我大惑不解，莫非她就是宋美龄？我曾多次在报纸上看到

过宋美龄的照片，那些锌版印刷欠佳，从没有帮助我弄清宋美龄的真实形象。莫非就是她?我仔细打量：她的脸、五官，确实相当美丽。年龄呢，看来似乎不过三十岁，可是算来，她又不止这个年纪。宋美龄的头发笼统梳向脑后，绾上一个大发夹。这是当时中年民妇的朴素发式，人们把它叫做“喜鹊尾巴”。一身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只有八成新；脚穿平底皮鞋，普普通通的长统丝袜，通身没有首饰……这模样，能是赫赫在上的蒋委员长的夫人?

她把电话记录交给陈纪彝，陈纪彝站在她身边翻看，她则转过脸来看我。不是一般女人看男人的视线，而是，至少是观赏壁上字画的眼神。

我是一副乡下佬模样：白布衬衣，土机织成的紫花粗布长裤，加上大众牌布鞋，有什么好欣赏的?

陈纪彝看完电话记录，“夫人”用英语问她：“这青年是什么人?”

陈纪彝用英语回答，说了我的来历和刚才叫我打电话的情况：

“夫人，真是，上帝明白，这小伙子竟有这么奇特的记忆力，这么复杂，这么多，他全记得，一点儿也没弄错。太奇特了!”

“是的，你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她的英语是如此清晰悦耳，犹如在歌唱。

陈纪彝用中文说：“小张，过来，这是，耶，你不认识蒋夫人?”

我站起来，稍稍一鞠躬：“哎呀，失礼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就是蒋夫人。”

宋美龄极微极微地一笑，笑得既庄重，又和蔼。用中文说：“你把我想像成了什么奇怪模样呢?”不等我答复，她就



抗战时期鹤尾淡妆的宋美龄

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哪个大学毕业等等。然后说："我很赏识你，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工作。你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我很愿意为你的成功尽一些力量……"

我无意攀龙附凤，便答复她："张季鸾先生对我很好，我不好意思离开他。"

她不无困惑地看了我一阵儿，说："那么，我们临时借用，就是说，把你借到我们这儿来，暂时帮帮忙——我这儿全是女孩子，有些事情又必须叫小伙子办——和我短期合作，你总不会反感吧?"她说汉语吐词很慢，普通话的语音咬得相当准确，但不时有点广东语音的后缀。

捐献物资的交接仪式在求精中学礼堂举行。没有邀请政府官员，来宾不足二百人，主要是中外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仪式也很简单，只交接物资清单。

陈纪彝从华侨代表手里接过物品清单后，当场宣读了清单内容：各种物品的品名、规格、数量。全体热烈鼓掌。接着华侨代表介绍了各地捐献物资的简况，热心这项捐献的社团和个人。然后，陈纪彝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感谢信，并将信件交给了华侨代表。

最后，宋美龄起立讲话。她没有讲稿，出口成章：

……我谨代表宋庆龄名誉理事长，并郑重代表全国的母亲们，诚恳感谢海外同胞慷慨解囊。你们不仅大力支援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支援我们抗战建国，还这样关心我们那些因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侵略而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难童……敬请转告我们海外的骨肉同胞：我们已经全民总动员，用我们的钢铁意志，众志成城，与残暴的日寇作殊死斗争……我们全国同胞精诚团结，一心一德……任何侵略者休想征服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在广阔的战线上浴血奋战。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一个不剩地驱逐出去!

因为有些外国记者在场，她每讲一句，就自己用英语译述一遍。她的英语讲得那么流畅、轻快，比英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悦耳。

她连讲带译，只花了十几分钟。整个盛会历时一小时多一点儿，会毕宾散。她的另一助手、儿童保育组长陈琪媛小姐，陪同三位华侨代表到他们的下榻处午餐及休息。



本书作者29岁的照片。
本章故事发生时，要比照片上的年轻人还年轻9岁

宋美龄把我叫到她身边："看你那电话记录，好像给吴市长的电话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是不是……"

"确切的。我限令他下午三时以前派营造厂老板带着工程师和工人，到这里来，及时动工，连夜赶修。"

"你命令他?代表我命令吴市长?"

"我怎么能擅自代表您呢?我自己命令他——接电话的吴秘书。他原来是吴国桢的幺叔，我读师范时同课桌的同学吴经麟，外号'抱鸡母'。"



她笑了笑，转过脸用英语对陈纪彝说：“瞧，这年轻人又调皮又憨厚！”她又对我说中文：“那么，你下午就在这儿等他们，督促他们办这件事。明天，你陪几位小姐，到海棠溪去验收华侨车队运来的东西……”

她从容登上一部成色欠新的黑色轿车。车上除了司机，别无他人。

二、一谦而三益

接收分拨完华侨捐赠物品之后的第三天，宋美龄把我、钟小姐、林小姐叫去，要我们报告那两天的工作情况。

钟小姐是指定的负责人，当仁不让，她条理分明地说了一遍：我们准时到达，各保育院接收物品的人即陆续到齐，华侨的车辆一一来到，随后先总收华侨物品，再一一分发给各保育院，按照宋美龄亲笔批了的分配表，先远后近。最后留在总会的，由我们三个人押运回来，点交给了会里的总保管。

她又详述了接收、分配过程中，谁负责清点，谁记账，谁掌秤……

宋美龄静静地听她说，不打岔，也无表情，只是不时瞄一瞄我和小林。钟小姐说完了，宋美龄问林小姐："你说说看?"

林小姐扼要重复了一遍。

宋美龄又朝我说：

"你说呢?"

我囫囵地说了一句：

"反正接收、分拨，准确无误。"

宋美龄略显不快，叫钟小姐把表册拿来。表册早已交出去

了，钟小姐便到有关组室去要了来。

共有三种表册：一种是华侨总押运员当面移交给我们的物品清册，后有双方签字，一式两份。这是总会收执的一份。

一种是分发给各保育院的领发清册，详载了物品的品名、规格、数量及分发人、领取人。

第三种是各保育院收到物品的分项领条，和交总会保管的物品清单。都有交、接人员的签名盖章。

宋美龄接下这些表册，问：

"没有差错吗?"

钟小姐："没有差错。"

宋："都是你亲手核算过的吗?"

钟："是的。"

宋美龄把表册摆在面前，仔细翻阅了一遍。一抬头："嗯，不行!有好几处显然不妥。表册的设计也不科学。"直视钟小姐，"我问你，都是你亲手设计、登造的吗?"

钟小姐神情不安地说：

"当然是我负责的，整个工作是我负责的嘛!至于这些表册的设计、登造，是由密斯特张经手，并不是我一一亲手办的。"

宋美龄问我："是吗?"

"是的!"我答。

"那么，表册设计不妥，计算差错，该你负其全责?"

"那当然!"我答。

宋美龄不带任何表情地看着我，足足两分钟，才收回视线，说：

"暂且不谈这个吧!现在海外，尤其是南洋各地，华侨各界，怜惜难童之心情甚为殷切，捐赠之物品、款项将源源而来。本会将随时办理捐输物品的接收和分配。以你们这次亲自

办理之经验，各抒己见，看看我们的接收分拨之法，有无改进之必要。”

冷场一会儿，钟小姐首先说：“根据此次经验，夫人所指示的方法、程序，尽善尽美。以后可定为成规，照此施行。”

林小姐也完全赞同。只是她觉得，总会只派了三人去办，力量单薄了些。她还说，办这种事硬是小伙子比姑娘强，以后，每次收拨，“小张决不可少”。

宋美龄叫我也说说。我答了五个字：“我还没想好!”

谈话似乎结束，我们准备告辞。宋美龄却微做手势，叫我们坐下。

“上帝告诫我们，”宋美龄音节铿锵，“不能说谎，诚实是个人道德之首要。至于我，更是讨厌说假话。接收、分拨华侨捐输物品，原是一件极小极小的事情，可是，因小见大。这么一丁点儿小事，你们两位在我身边工作了不少日子的小姐，竟然对我说了假话。明明两天都是密斯特张一人准时到达，唱了一个多小时独角戏，你两位小姐才姗姗而来，却骗我说，你们三个一起准时到达。这样欺骗我，不感到抱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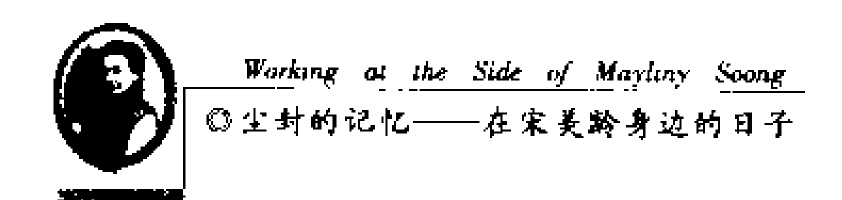
两位小姐面红耳赤。钟小姐更是垂头蜷背，恨无地缝可钻。

“幸而，”宋美龄语气转得缓和一些了，“你们也不必为这事灰心丧气。我不会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完全否定你们，以后不再信任你们。只要不再欺骗我，我还是倚重你们的。”

她又转对钟小姐：“密斯钟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你很年轻，前途无量，兴许将来会当个部门长官。为人之上司，切切不可贪功推过。功则归己，过则推之于部下。这也是个人道德极为重要之一方面。”

她又举起表册，微微一扬：

“假如我又说：这些表册设计妥善，会计等人都盖了章，



可见他们复核过，表册数字核算无误。而且表册书写工整，绝无挖补涂改，这件事办得很好。你是不是又得说：这全是你亲手办的，与密斯特张无干呢？”

钟小姐终于眼泪夺眶而出，躬身说：

“夫人，我错了！我牢记您的教诲！今后，我会以人格担保……”她哽哽咽咽，说不下去了。

宋美龄转而安慰小钟：

“别说了，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并且充分相信，你会是一个极其诚实敦厚的姑娘！别难过，古人早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白吗？”

我们三个告退时，她又叫住了我。

“刚才，”她说，“你到底是真的没想好吗？”

我答：“我早想好了。这些物品的接收分发，大有改进之必要。”

首先，这些物品都是在越南的海防港卸下海轮，取道滇越铁路，运到昆明，再装汽车运重庆。据此，我建议，物品一到昆明，就由云南分会电告总会，总会据报做出决定，给贵州毕节等保育院分发哪些物品各多少，并即在昆明分装专车，直运毕节等地，免得运到重庆再倒转去运往贵州。

宋美龄插话：

“好，好！这个主意好极了。该评一百分。”

我接上说：凡是吃的东西——奶油、奶粉、糖果等，都是不耐久藏之品，应该一次分完，全数发到各保育院，总会不要截留。怕的是拖延时间，造成霉变浪费。

她又轻轻插了两声：“Yes, yes!”

我又提出：按这次接收的物品看，西贡米为数很多。西贡米，也就是越南的大米。这东西应该给毕节等位于山区的保育院多分。因为那些山区的老百姓是以玉米、土豆做主食的，而

我们安置在这些保育院的难童却来自水稻产区——两湖、粤北等地，这些孩子们习惯吃大米。多给他们分拨西贡米，可以缓解从外地购运大米的压力。

她接上说：

“咦，咦！你才来了六天，怎么就知道了各保育院所分难童的籍贯等情况呢？”

我告诉她，昨天，陈纪彝组长叫我整理指导长向妇指委作的工作报告稿，我顺便看了那些附在卷中的参考材料。

她点了点头：“你很有点脑筋！我值得高兴，想不到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很管用的人才！”接着问，“你的主意很不错，刚才却推说没想好，这是个什么道理？”

我说：“我不习惯当众显能逞强。”

“哦！”她颇为惊讶，“你有这样高等的涵养？哪来的？”

我坦率地说：我读过许多古书，从中得到不少教益。

宋美龄：“那么，你简直是个年轻的张岳军了？”

张岳军就是张群，当时任四川省主席，是政学系首领，人们称之为蒋介石的智囊。据说，他很善于运用权术。

“不，我不主张权术。中华古代文化崇尚谦谦君子，一谦而三益。不当众显能逞强，只不过是谦逊，与权术风马牛不相及。先师也谆谆教诫：不当众显能逞强，亦敦厚之道也……”

她点头称是，转问我读了哪些古书。她说，她原先很不重视古书，和蒋先生一起，受其影响，读了《大学》、《中庸》、(原均为《礼记》的一章。宋代把它们取出各称一书，加上《论语》、《孟子》，作为士子科考的基本教材，称为“四书”)，觉得很有道理。并说，委员长很推重这两本古书，尤其笃信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为此，才取名中正。又说：她很想多读点儿古书，可惜时间太少。另外，她古文底子很薄，有些古书，例如《左传》、《史记》等，看起来有时格涩。



宋美龄：

“你来做我的家庭教师吧，专教我读古书。”

我答：

“不敢当之至！我这么年轻，哪配做你的家庭教师？”

她微笑道：

“哦，又一谦而三益了?!”

三、诚实敦厚为立身之本

就是这天午饭时，我在饭厅里遇到了两个熟人——史良和杜小鹃。

史良是沈钧儒为首的著名“七君子”中的史小妹。比我大十多岁，我一向称她史大姐。她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宣传组组长。

杜小鹃则只比我大两岁，是著名编剧、导演加演员顾而已的夫人。

相遇之下，三个人都很高兴。杜小鹃要我请客，下班后进城“吃小馆子”。我说等我领了薪水一定做东。今天则囊橐羞涩，无钱会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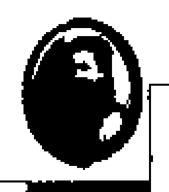
史良说：“我借钱给你。”

我说：“我有个毛病，再穷也不借债。”

杜小鹃改了主意，由她请客，好歹今天得进城散散心。

结果不是“吃小馆子”，而是上百龄餐厅大吃了一顿。然后又上国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这其间，她两个向我详细介绍了妇指委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情况。史良还特别讲了宋美龄的特点。

史良说：宋美龄这人到底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不像蒋介



石那么法西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较诚恳”，“胸襟也比较开阔”。“不过，究竟是个皇后陛下，喜欢弄权”；“对部下也很宽厚，但是多疑，经常花样百出，考查部下。当心，她会想方设法考查你的。”

我说：“大姐放心，我又不想投靠她升官发财！随她怎么考查，我就是本色相见。”

史良说得不错，我到职之后，宋美龄就各方各面地考查我。然而最根本的考查，还是她刨了我的根根底底。宋美龄的亲信吴国桢，是我们湖北老乡，这时任重庆市长。他的机要秘书吴经麟，是他的嫡亲叔叔。而吴经麟是我读师范时同一张课桌的同学，彼时年少坦率，交往以诚，相知极深。宋美龄通过吴国桢，向吴经麟详细了解多次，从而得出印象：我苦儿困学，思想左倾，却并未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可靠！她这才正式任命我为她的机要秘书。



任重庆市长时的吴国桢深受宋美龄信任

不到三个星期就发薪水了。而这三星期中，会里的很多小姐都和我混熟了。听说我请客，一下子就来了二十多位。史良鼓动说百龄餐厅牛肉味美无比，于是

一齐上了百龄餐厅。

杜小鹃说：

“我提议开怀大吃。也不要小张会账，他不比我们，他还有家庭负担——还是我做东就是。”

小姐们齐声赞成，并另有几位要做东道主。史大姐便提议：谁也别会账，咱们画兰草，吃大头鱼。

这是当时大学生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常用的聚餐之法。取一张纸，由一个人秘密画成叉开的兰草，草兜上分注多少不等的钱数，其中一个数目特大，叫大头鱼。另有一个则只写“白吃”二字。画好后把纸双折，遮隐了草兜，让参加者各选一片兰草，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剩下的那一片叶子，就是画手的兰草。都签完了，摊开纸，循着叶子看草兜，谁签的草兜上是多少钱就出多少钱。草兜上的钱数加起来，就是聚餐出费的数目。

当下，我们签完揭晓，全体大笑。竟有这么巧：史大姐得了大头鱼，而我则是“白吃”。

大家吃得高兴，就要了一瓶葡萄酒。因为谁都不会吃酒，稍稍尝点儿也很快有了醉意，不免说些会里的事情。

有人说：“我们指导长太精明，太能干了。跟她当部下，得随时小心点儿……”

渐渐有人举出事例，说宋美龄如何如何地考查我。

比如说：我们到海棠溪去接收、分拨捐赠物品的第二天，各保育院来领经费，宋美龄就叫了歌乐山保育院(又称第一儿童保育院)院长刘尊一，详细询问她在海棠溪所见的情节。看似一般的询问，其实是着重考查小张。

有人说：那次妇女干训班各队比赛排球，指导长一定要小张做裁判，小张无论如何不干。赛球时，宋美龄场内场外不停地“搜看”，“看什么?看小张。可这小伙子连观看也不感兴

趣——他压根儿没来。"

"我想，指导长是大失所望了。本来哩，姑娘们赛球，要穿三角裤、汗背心，哪个小伙子不想榻眼药(榻：抹、涂也。上海方言：饱眼福)?指导长叫小张做裁判，就是要考察他用什么样的眼神榻眼药。"

"不当裁判?你总得来参观。我还是可以从你的眼神里观察到你有几分色情。不是那栋楼上那些公司的男人们，都在窗口上往这边望吗?——没想到，小张根本没来。不消说的，指导长就得出个结论：这小伙子压根儿没有色情思想。这次考查，小张又得了满分。"

又有小姐举出事实。说我已经得到了指导长的高度信任。最后有几位小姐归结说：指导长完成了对我的三大考查——色、钱、能力，全都得了满分，所以就这般信任我了。

杜小鹃说：

"小张，你这精灵鬼，没想到你机灵到这等程度!居然这么短时间就博得了蒋夫人的高度信任。真正是破天荒、创纪录呀!"

史良说：

"小杜，你完全弄颠倒了。依我看，小张之创纪录，端赖他诚实、敦厚取胜!以我一向主张，诚实敦厚为立身之本。"

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散会了，很多小姐簇拥着宋美龄，说说笑笑，走向办公楼。

宋美龄指着一位小姐说：

"挤个什么?这会儿就亲指导长了!上百龄餐厅吃大头鱼，就想不到我了!"

"呀，您都知道了?"

"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们不是说我有耳报神吗?"

"哎呀呀，夫人，我可没说这话呀!"

宋美龄：

“说了也不要紧，耳报神不是坏事情。没有耳报神，我岂不成了聋子、瞎子？只要不是耳报鬼，不谎报军情，不造谣惑众，我们就该欢迎。小张呢？哦，在那里。过来，小张，我当众承认，她们议论得很对。我是考查了你，而且是考查加观察。这是需要的，应该的。你交个朋友，新认识个同学，总要考查加观察，确定他可交不可交。

“喂，孩子们，你们的史大姐那天说了一句非常正确的话：‘诚实敦厚为立身之本’。小张赢得我的信任，靠的是诚实敦厚。小张，记住，你就是诚实、敦厚，强有力地吸引了



史良是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这是七君子出狱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的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我!"

我说:

"夫人,你言重了!我怎么能'吸引'你呢?"

宋美龄:

"耶,'吸引'这个词还有尊卑之分么?我还要吸引你,以达到你真心愿和我长期共事之目的。"

一位小姐:

"那还不容易吗?夫人,您封他个大官,给他破格加薪晋级就是了……"

宋美龄:

"毛丫头,你懂个啥?凡我中华国魂孕育之热血青年,绝不会为高官厚禄所吸引。要吸引他们,惟有史大姐说的,诚实和敦厚。你们说,我对小张的信任破天荒,创纪录;其实,我对他只是——像对你们每个人一样,诚实加敦厚。

"孩子们,上帝昭告吾人,做人必须诚实,敦厚。要知道,上帝最正直,最公平!你们看,那天你们画兰草,那么巧,刚好史大姐顶大头鱼——她是大姐,薪水比你们哪个都高,当然该出大头鱼呀!而白吃的恰恰是小张。他来这儿二十来天,出力多,办事勤,对每个同事诚实敦厚,就是该白吃嘛!"

有一位小姐:

"这么说,上百龄餐厅的事儿,指导长没生我们的气喽!"

另一位小姐:

"呀,你才糊涂!不是夫人还怪我们没邀上她吗?"

又一位小姐:

"好极了!夫人,春光明媚,领我们旅行(春游)嘛!郊外的春景好得很哩!"

宋美龄：

“赞成，我们来个新纪元，不要公家开支，也画兰草。”

一位小姐：

“这么多人，要画多大一蓬兰草?”

宋美龄：

“这有何难?自由搭班，十人一小组，一根兰草。我申明，本人固定顶大头鱼。现在就说好，”她指着身边的两位小姐，“就指定你们两个做筹备委员!”

大家兴高采烈地进人办公楼。



兴致勃勃的宋美龄

四、竹桌便宴郭沫若

我同七位小姐一连忙了四天，才把总会截留的华侨捐赠物品补发给了各个儿童保育院。这期间没有见到宋美龄，一切向陈纪彝小姐请示汇报。

原来，宋美龄或隔日或天天来妇女指导委员会，早晚时间很不固定。来时可能是上午十点、十二点左右，也可能是下午四点左右，事情处理完了就走。

妇女指导委员会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学员程度不一，高中肄业、毕业，大学毕业的都有。学的功课很杂，有师范学校的课程，也有新闻学系的必修课。另外，不定期邀请名人讲演。

这天，宋美龄一坐下，就吩咐我和年仅二十许的陈慧丽(按读音所记)小姐去邀请郭沫若。我们驱车到乡下，找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

陈慧丽小姐让我进郭办公室去交涉，她在外面等我。我对这趟差事非常热心，因为我早在上小学时，读了郭沫若的一些著作，就时常想：什么时候能够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呢？今天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所以我立即同意了陈小姐的意见，兴冲冲地踏进了郭沫若的办公室。

……

第二天，还是我俩去迎接郭沫若。把他请到宋美龄办公室里休息吃茶。约过了十多分钟，宋美龄来了。

“夫人！”郭沫若赶忙起立。

宋美龄和他握手：“我深恐搬不动你这位大学者哩！”

“哪里话？夫人召唤岂能不来？您看，讲个什么？请夫人命题。”

“随便你讲个什么吧！不要太枯燥，不要过于学术化，别把你的甲骨文抖出来！”

“那么，呃，就讲一个新生活运动的‘简单朴素’吧！”

好几年来，蒋介石就大力推行他所提出的“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表现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郭沫若要阐述宣传这个，宋美龄当然欢迎。她叫我到会做记录，陈慧丽小姐照应讲台，宋美龄亲自出场介绍：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夫妇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这是他们出席此类集会的情景

"孩子们!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名人，文学家、考古学家、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先生，来给你们作学术讲演……"

讲演一开头，郭沫若就盛词赞颂"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将促进我们民族发奋图强，从东亚病夫一跃而为东亚强人……"

然后列举史实，说明"简单朴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广征博引，颇多妙趣，从汉文帝的宠姬慎夫人裙不委地，说到宋美龄。"你们看到的，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蒋夫人，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足履布鞋。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蒋夫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简单朴素做起，执行新生活运动……"

郭沫若没有讲稿、提纲，完全是"信口开河"，但却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皆成妙文。风趣而流畅，听众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两小时讲演结束，听众热烈鼓掌，宋美龄也不例外。已近中午十二点，宋美龄说："郭先生，我留你便饭。真正的便饭，望你不要嫌我简慢了你。"

郭沫若躬身说："夫人说哪里话?再随便的便饭，只要是夫人招宴，就不胜荣幸了!"

宋美龄把客人领到了训练班的饭堂，一色的竹架木板桌面的方桌，围以方凳。学员们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招待客人的这桌多两个荤菜，成为四荤两素。入席，主客对坐，郭沫若上座，宋美龄和他对座；一边横头是陈纪彝小姐，另一边横头是我和陈慧丽小姐。

宋美龄拿起筷子："请，郭先生，也没有准备酒，太简单了吧?"

"哪里，哪里!"郭沫若说，"这样最好。我们决不能吉

行不一，演讲简单朴素，就要见之行动。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宋美龄先舀了半碗鸡鸭混合的鲜汤，一小口一小口地呷喝完了，才装了大半碗饭，细嚼慢咽，而且基本上只吃蔬菜，待我吃罢四碗饭，她这大半碗饭还没吃完。郭沫若也刚刚添第二碗。我只好再拿了一个花卷，慢慢嚼着。

宋美龄好像没有边吃饭边说话的习惯。席上除了陈纪彝和郭沫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宋美龄只是偶尔应一句："哦"，"是吗？"

直到大家都吃完饭，一齐步出饭厅时，宋美龄才说："郭先生，你今天的讲演很精彩。只是不该拿我做材料。说得太……嗯，太过分了！……"

过后，陈纪彝对宋美龄说："你太叫郭沫若先生下不了台了。"

宋美龄："嗯，是有一点儿。"

五、蒋宋联姻论当年

这天，宋美龄谈兴大发，陈纪彝抚掌赞叹，然后用英语说：

“亲爱的，我实在是五体投地，说不出地佩服你　然而，我每次感到佩服你，就更加佩服孔夫人。像你这样一个女中豪杰，她竟然能够左右你的意志，包办你的婚姻。”

宋美龄打断陈纪彝的话：“包办我的什么婚姻？”

“耶，耶，谁不知道？委座追求你的时候，你是坚决拒绝的嘛！全靠孔夫人以大姐的威信，一体做主，你才乖乖儿地嫁给委座的嘛！”

宋美龄用放在桌面上的指头敲了敲桌子：“请原谅，亲爱的小姐，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谎言　你想想，我是能够被人包办婚姻的吗？”

她说：在她们弟兄姊妹六个中，庆龄“最固执”，她本人“最倔强”，而霭龄“最柔和”。霭龄从小至今，从不把自己的意志、主张强加于人。她虽然曾经介绍庆龄接替自己做孙中山的秘书，那是因为她深知自己的二妹从七岁起就崇拜孙中山。刚提到做私人秘书之事，庆龄也曾表示“不大想去”，那只是由于庆龄不理解秘书的地位。而随后就想通了，欣然接



20世纪备受注目的宋氏三姐妹——庆龄、霭龄、美龄(左起)


待字闺中的宋美龄所期待的佳偶是“英雄”式的人物

受。霭龄并没有劝说促进。至于她自己和蒋介石的婚姻，宋霭龄既未促进，更未劝说，并且，在她们的妈妈倪桂珍表示不赞成的论婚初期，大姐还和宋子文一样，曾经附和妈妈，应该算是反对派。

宋美龄说：她和蒋介石的婚姻完全是她自己的主张，并且是她自己一一说服了母亲、大姐和哥哥宋子文，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她为何爱上蒋介石?她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崇拜英雄。她多次听到孙中山夸奖蒋介石，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1922 年，宋美龄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遇见蒋介石，感到他确实是个英雄人物。这时，他只是孙中山的一个小小追随者。她说：“他那对闪亮射人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形之下，远比我的二姐夫英俊。”因此，她当即给予青睐，颇假词色。几度用上海话和他接谈，并应蒋的要求，互相告诉了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后来，她母亲过生日，是她电话邀请蒋介石来家做客的。

蒋介石到广州之后，曾先后给宋美龄来过好几封信，具道倾慕之诚，并未提到婚姻。她也曾回过几封信，蒋的信具道爱慕，却集中于表示爱慕她的盖世才华和卓识远见。宋美龄的复信，含蓄地表示接受他的称赞，间或纵论革命之道，实作惺惺相惜之态。其间，蒋介石确曾向孙中山吐露衷情，求其转托孙夫人代输积悃而系赤绳。中山先生大表赞同，而孙夫人则极为反对。

及至蒋介石拥兵攻占了上海，他便只有亲自面谈。宋美龄首先自己答允了，才带着蒋去拜见母亲大人。起初，母亲不赞成，理由是：蒋已婚有子，又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龄耐心说服了母亲。其最大的理由是：她有政治抱负，也有政治才能，惟有与蒋合作，才能展其才能，抒其抱负，救中华于水火，登斯民于衽席。

“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做主，自己主动的，与我阿姐何干？可笑的事情还多，别人还造谣说，委员长和我结了婚，才走英美路线，更是天大笑话。委员长访问苏俄，深知斯大林之极权独裁，……这与我宋美龄有什么关系？……委员长既然如此选择，国际上必然亲英美与民主国家。难道还能与苏俄共为友邦吗？人们都胡说，是我们宋家拉拢委员长和美国联成一气。真是说得轻巧！我们有点家产，但比起华尔街的老板算老几？我们弟兄姊妹不过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算个什么？就能牵得动整个美国吗？……

“还有更大的笑话哩！说是上海青帮头领杜月笙掌握了委员长；又说，我哥哥保罗(宋子文)不同意我的婚姻，杜月笙一威吓，他就屈服了！你想想：杜月笙再了不起，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帮会头领，蒋委员长统领百万大军，还对付不了一个帮会头目？还要受他的指使？你们去看看，杜月笙见到委员长何等恭顺，何等献殷勤？……”

人们以往认为蒋宋联姻是宋霭龄促成的——本书中的宋美龄则另有说法，坚称是“自己做主、自己主动的”。这是婚前宋美龄与蒋介石某次在孔祥熙家中会面时的留影

……

陈纪彝和陈慧丽小姐听得津津有味，不住点头称是。我则没有做声。

宋美龄定定地看了我许久，平淡地说：她明白，我不相信她的话。她说她并不见怪，因为对别人的话信或不信，是每个人的权利。

一个星期后，她拿了两本文件叫我们看。

一本是石印的《蒋太夫人荣哀录》。她翻开那里面孙中山祭奠蒋介石母亲的祭文，那里写道："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轰动的婚礼



孫大總統祭
蔣太夫人文

譚延闓書

孫大總統祭 蔣太夫人文
維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孫文
謹以清酌之儀致祭於
蔣太夫人之靈前曰嗚呼文與郎君介石
遊十餘年共歷險艱出入死生如身之臂
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因得略識
太夫人之懿行
太夫人早遭凶故恩勤辛苦以撫遺孤養
之長教之成今皆巖巖嶷嶷為人倫之表
率多士之規摸其於介石也慈愛異常母

谭延闿手书《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

年，共历险艰，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宋美龄说：“你们看看，孙中山先生是怎样评价委员长的……”

一本是铅印的《总裁文稿汇存》。她指着蒋介石访问苏联回来给廖仲恺的信，特别是其中一段：“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

是危险。”

宋美龄说：“这时候，委员长和我的婚姻还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他的认识这样清楚，这样彻底，其认识之来源，又完全是在苏俄参观、调查，得其实际之真情。事情不是清清楚楚的吗？与我们的婚姻有什么牵扯？更与我们宋家有什么来由？”



蒋宋结婚典礼上的留影



蒋宋在结婚典礼上的留影

六、旅长太太喊冤

那时节，中国的公文有一定的格式，各级官府行文有一定的套话行话。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好比现在的全国妇联，来往公文很是不少。

宋美龄任命我做她的“机要秘书”，给我安排了一些常规任务：对付公文程式。例如，上级的公文称“等因。奉此！”平行机关来文称：“等由。准此！”对下面来的公文则“等情。据此！”把收到的公文，由我译成口语、散文，再交给她批。发出的公文也由我套成格式后签发。

她还要求陈慧丽小姐和我配合，叫她跟我学，务必尽快掌握公文程式。至于特别任务，听候宋美龄随时差遣。

宋美龄审批公文极为迅速，一大叠公文，不到一小时就批完了。她的中文写作来得很慢，而阅读则快得惊人。一篇冗长的文稿，摆在面前，她那美丽的眼睛上下移动，一瞟两瞟，就看清了文字的内容。

不几天，她又给我加了一项任务：凡要求见宋美龄的人，先由我接谈后，写成纪要，交她看了，再决定是指示答复，还是考虑亲自接见。

我说：“这恐怕不行。人家到妇女指导委员会来求见蒋夫

人，却是一个男子出去接待，太不像话了!”

“什么不像话?”她说，“不管男的、女的，能代表我就行。董显光(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等职)、王世杰(历任国民党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吴国桢，时常代表我接见外宾，洽谈大事情。他们不都是男的?这里来找我的，大半是些女孩子，婆婆妈妈的小事，你替我接谈有什么不行?何况还有一个女干部小陈(陈慧丽)在旁边呐!”

我只有遵命行事。过不几天，有一个年约二十八九岁的妇女，自称是某旅长的太太，一定要见了蒋夫人再说事情。见不到蒋夫人她就不走。宋美龄有点生气，大声说：“带她进来!”

我正跨出她的办公室时，她又叫住了我：“得了，叫她等一会儿，我出去见她!”

那妇女是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手下的一个旅长的太太。结婚已九年，生有一个男孩，现年七岁。就是她带在身边的这个小孩。最近，那旅长升了师长，却另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把她这个才年方二十八岁的原配，连同亲生儿子抛开了。她千里迢迢来向蒋夫人告状，要求惩办那个负心男子，保障她母子的权益。宋美龄听完她的诉说，答复：“行了，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去查清楚，再告诉你怎么办。”说罢，她站起身来，准备进去。

那位太太“扑”地跪在宋美龄面前，双臂抱住她的大腿，声泪俱下：“天啦，我好容易见到你，你也不替我做个主?查?查到哪一天?这还用查?我们的结婚照片、结婚广告不是都给你看过吗?未必这还是假的吗?……您不给我做个主，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宋美龄没了主意：“嗨，嗨，怎么这样子呢?……”

陈慧丽小姐上去拉那太太：“这叫什么话?逼夫人吗?我叫

卫兵来把你押走！起来！”

那太太：“姑娘，做女人的遇到了这号事情，还有什么活头！你就把我一枪毙了，我也要向夫人申冤。蒋夫人呀！”她把宋美龄的双腿抱得更紧：“只有你才是我们全国妇女的青天大老爷呀！我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重庆，不向你申冤向谁说呢嗬？嗬嗬……”那孩子也跪在母亲旁边，朝宋美龄哇哇大哭。

宋美龄心软了：“好，好，我不走，我给你申冤！你起来，坐下好好说。”

那太太涕泪滴答，提出她的请求：第一，将男人的全部财产查封没收给她母子，以解决她俩的生活及孩子的教育问题。第二，惩办那不义之夫，撤掉师长，枪毙他。第三，把那男人新娶的那狐狸精抓来关起，因为她不该夺了别人的丈夫。

宋美龄说：“你叫丈夫遗弃了，这是女人的最大不幸，我很同情你。但是，我绝不赞成你的报复心理。你的男人在九江外围战中打得很好，是一员猛将，所以升了师长。眼下国难当头，就为你们的婚姻纠纷，枪毙一员战将？绝没这个道理。把他枪毙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还要把那个新老婆抓来关起。她不也是一个女人吗？每个女人都想找个地位好的丈夫，她有什么罪过？你放弃这两条要求，我负责解决你们母子的生活出路。”

陈慧丽小姐和我也按宋美龄的意思，反复譬解、劝慰那太太。好一阵，她才止住哭泣，说：“蒋夫人，您就是我们妇女的上帝！既然您这么说，我听您的就是……”

宋美龄：“这就好。我马上告诉委员长，命令军需署按月把你男人的薪饷扣一半给你母子俩。你按月到军需署去领。当然，委员长听到这事，会很生气，自会严厉申斥你那男人。你也还是多少可以出点气！”

“夫人，这个，这个，当然好，不过军需署那些人，都是男人，官官相卫。我得每个月去求他们，看他们的脸色。谁知还会生出什么名堂？领了这月，不知还能不能领到下个月的？”

那男孩还在抽抽噎噎地哭。宋美龄来来回回地看这两母子，很是动了恻隐之心。“好吧，我马上给你发个文凭，你每个月凭这文凭，到这儿来领一份少校薪水。他们加薪，你也加薪。另外，把你这儿子送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那是我们最好的保育院，比一般学校还好。你也在那里补一个保育员的职务，还是给你薪水。你要好好工作，莫再到处哭涕。”

那太太又跪下来磕头：“谢谢夫人！”

七、不是衙门

宋美龄使用部下，有个毛病：交代任务语言简单，很少指示细节，要你自己去体会捉摸。摸对了，她特别赏识；摸得不对，她就认为你是只笨鹅，庸碌无能。

叫我替她接待来求见的人，也就是这个章法。我代为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姓钱的小姐，江南人，大学刚毕业，在财政部供职，很以才高自居，而人们却称她是“花瓶”。她发现社会各界竟然有此风气，把各机关供职的女员司一概称之为“花瓶”。她气极了：这简直是侮辱女性，从根本上否定男女平等。为此，特来向全国妇女的指导机关呼吁，要求第一夫人出面，用行政命令和新闻舆论，双管齐下，务必消灭这种蔑视女权的可耻现象。小姐情词慷慨，义形于色。

我把钱小姐的长篇大论，精简成了三句话，向宋美龄汇报了。她好像在电影院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镜头，莞尔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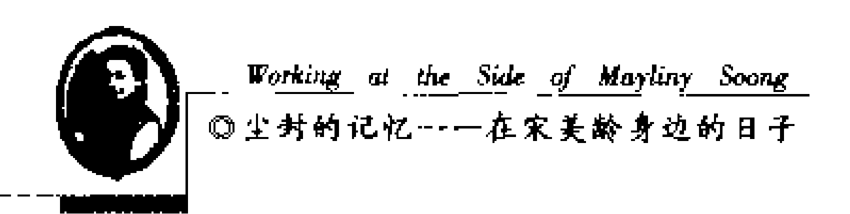
“你打发她走了?”

“让她等着咧!”

“把她叫来!”

不等钱小姐说话，宋美龄就问：

“你上办公室也这么化妆的吗?”



"当然！审美，修饰，是女性的权利嘛！"

宋美龄说："那么，把女孩子叫做校花、皇后、花瓶，也是男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凭什么去讨伐人家呢？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办事泼辣、伶俐，强似男人，表明我们绝对不是花瓶！我建议你，上办公室不要化妆。记住：财政部的办公室是显示才华的地方……"

接连几个求见，我都采取这种方法。只有那位旅长太太，不见蒋夫人就啥事也不说，才逼得我未经接谈就来请示。

旅长太太走了之后，我以为宋美龄会埋怨我。谁知她却很高兴："我没别的长处，就是知人善任。叫小张管这件事正是合适，做到了两全其美……"

原来她既要一律亲自见面，又懒得听那些啰嗦冗长的陈述，让我替她静听唠叨倾诉，过滤取精，弄成摘要式的内容提要，然后让她接见申诉人，三言两语了事。

然而，宋美龄还有一个毛病：她很不讲究职司范围。觉得哪个部下顺手就随时使唤，遇事差遣，简直没有科、组界限。也许彼时我正少壮敏捷，也许由于两会干部全是女孩子，奔走事务赶不上小伙子矫健，总之，宋美龄随时支派我承担诸般外勤杂务，我也就不可能守在会里专责接待。不得不另有两位小姐机动顶替。

这一天，我外勤返回，瞥见宋美龄在斥责顶替我搞接待的黄、罗两位小姐。

"要知道，妇女指导委员会不是衙门，而是指导全国妇女团结抗战之民众组织。人家来要求见我，就是来要求我们指导的。你们把她们推辞走了，她们求见指导长而见不到，于情于理如何说得过去呢？你们简直什么也不懂，连《总理遗嘱》都不记得。《总理遗嘱》怎么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

唤起民众……’。怎样唤起民众?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才行。你们把民众拒之门外，这算和民众打成一片，共同奋斗吗?……”

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

“把这三个人给我找来，我要见她们!”

幸亏小姐们执行了宋美龄在早的指示：凡来求见的人，先要填个会客单。

头一位就住在曾家岩河街，是一个家庭妇女。两位小姐亲自去把她找了来，一直领到宋美龄面前。

“嫂子，很对不起，”宋美龄首先说话，“这两位小姐见我忙，就把你撵走了。我好训了她俩一顿!——你有什么事?”

妇女三十来岁，端正结实。丈夫是个滥酒的小商贩，喝醉了就打老婆，打得她遍体青紫，新伤盖旧伤。邻居、亲戚，任怎么规劝也白搭。她忍受不了，走投无路，只有来找蒋夫人。

“你会烧饭吗?”宋美龄问。

“当然会烧饭。”

“你到妇指委来做炊事员，干不干?”

罗小姐：“夫人，她是遭男人打骂，解不了。不是没饭吃!”

“你懂个什么?”夫人说，“女权的前提是经济独立!她来当炊事，就解决了这个前提。再搬到会里住着，那酒鬼有三个脑袋，敢来这里打人?!”

宋美龄还说：这办法最好，也不拆散他们夫妻，只罚那酒鬼自己烧饭洗衣，折腾他一年半载，待他戒酒认错了，自会夫妻和好。

宋美龄又吩咐我们三个人，去告诫那酒鬼：第一，不准到妇指委来乱窜；第二，老婆也有公民权，丈夫打老婆也是犯法的。他如其在街上遇见他妻子，胆敢再打她，就把他送法院!



第二个被挡驾的妇女，原是难童的家长。她去年在湖北钟祥县将九岁的儿子交给了儿童保育会。随后夫妇辗转逃难，上个月到了重庆，并找到了谋生之道，特来询问儿子在哪里。

"我错了！"那青年妇女说，"我不该说要见蒋夫人。这么丁点儿事哪能麻烦蒋夫人呢？我该就向小姐们说，我来找儿子。我并不是要把伢领回去，只想知道伢的下落。"

宋美龄且不和那妇女答话，回头责备黄、罗二小姐："你们自己看，多重要的事情！人家把儿子交给了我们，来问个下落，却叫你们给撵了。真是岂有此理！去，马上给她查清楚，如果她要去看儿子，路费困难，就按路程核实补助！"

还有一个求见碰了壁的妇女，是巴县虎溪乡初级小学的教师洪秀梅。那里不通电话，写信通知又太慢，宋美龄便叫专人专车去找。不用说，这趟差使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接来了洪秀梅，我先进去向夫人介绍了洪秀梅所在的初小的情况。洪秀梅带着两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一、二年级的学生，住在一间小屋里，屋檐下立了个土台灶，便是她的厨房。洪秀梅是主任教员，还有一名教师住在场上自己家里。

宋美龄问："你找我，有什么事要我效力？"

洪秀梅：

"我不是为自己，当然也包括自己。小学教师待遇太微薄，经费太少。请蒋夫人替我们呼吁呼吁！"

夫人问："你们一个月多少薪水？学校有多少办公费？"

"我们月薪二十元，七折实发。办公费，每班每月一元。"

宋美龄问陈纪彝：

"我们的教师月薪多少？"

"月薪三十元到四十五元不等，不打折扣。"

"会里的公职人员呢？"

“哦，等差很大！最低的只有二十元，最高的，例如宣传组长史大姐史良，月薪二百八十元，还有办公特支费一百元。”

宋美龄问洪秀梅：

“你的先生呢？”

洪语音哽塞：

“他，原本挖布捆子，赶流流场。”

宋美龄不懂。我们给她详述：挖布捆子，就是扛上十来匹布，赶场摆摊的小本商贩。四川各乡镇逢场日期各异，有的逢一、四、七，即逢初一、初四、初七赶集；有的赶二、五、八，有的赶三、六、九。负贩小商初一赶这个场，初二赶那个场，初三赶另一个场，叫做赶“流流场”。

宋美龄问洪秀梅：

“那么，他的生意还好？”

洪声泪俱下：

“他，上个月在渔洞赶场，碰上日本鬼子的飞机投弹，叫炸死了！尸首也没找到！”

满室寂然。宋美龄喃喃地骂：

“万恶的日本鬼子，万恶的侵略者呀！”静了许久，朝洪秀梅：“你为所有的小学教师，为小学教育，为孩子们前途，老远进城来找我，这件事做得很高尚。不料我底下的人竟把你推走了。这事我们很对不起你，认真说，是对不起所有的小学教师，我已经狠狠骂了她们，今天，我郑重向你道歉！”

洪秀梅手足无措。

宋美龄继续说：

“现在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军民都在苦难中奋斗。”她问陈纪彝：“她丈夫能请抚恤吗？”



陈纪彝苦笑一下：

“这两年，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狂轰滥炸，南京大屠杀，血洗安庆，夷平黄梅，大屠湖北，追炸难民、学生；这几个月的重庆大轰炸，死了多少平民百姓！哪有力量抚恤？从何抚恤？……”

宋美龄：

“哦，你看，我简直急糊涂了！洪先生，你一个人，每月十四元钱，拖两个孩子，当然极其困难。我个人先帮助你一点。”她转望陈纪彝。

陈纪彝小姐拉开抽屉，里面有十几札钞票。宋美龄迈过去抓了三札：“洪先生，你别嫌少。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一点心意。”

洪秀梅眼泪婆娑：

“夫人，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我不是来乞讨的！”

“你怎么这样想？我绝对不是施舍，而且郑重其事，向你致送尊师金。我，三十多年前的小学学生，向辛勤艰苦教育学生的小学教师表示敬意。小学教师是启蒙先生，再伟大的人物，也得靠小学先生启蒙。至于你呼吁的事，我明天就着手，请你相信，我宋美龄绝对不说空话……”

小姐们七手八脚，将三百元钞票塞进了洪秀梅的警报口袋(这是那时躲警报的人随身所带的)。陈纪彝又自掏腰包，给添了一百元。

随后，宋美龄确实大力呼吁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这年(193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了一个专文，要求各省妥筹经费，提高小学教师的薪金，增加小学办公费。四川省教育厅在双十节行文各县，并拨了专款，“训令”从7月起，补足每人月薪二十元。次年(1940年)1月起，小学教师的薪金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原本注意到难童的下落问题。各批难童都有详细清册，载明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父母姓名，分到了哪个保育院等等，并把这些清册装箱妥存在防空洞里，以防空袭挨炸损失。现在，有家长来询问，当然要到防空洞去清查这些底册。

无奈起初规划欠周，清册是按收送次序分批并列的流水账。日积月累卷册浩繁，加上空袭干扰，六位小姐一直翻检到第二天上午，终于在名册上找到了那孩子，他分在四川合江县儿童保育院。

打发走那位家长，大家舒了一口长气。宋美龄却紧张起来：

“清一个孩子的下落要费那么大的工夫，这还了得?!我们真的成了老太爷衙门了!赶快行动，编一部儿童总档案。用姓氏笔画编目，采王云五四角号码编目索引。家长来查，说了儿童的姓名，一翻就得……”

宋美龄当即指派了几位小姐，组成一个编辑小组，由一位姓谢的江苏小姐负责，限她们以最快速度，编出难童名册辞典。小姐们挥汗苦干，足足忙了两个月，才把这部巨著完成。

宋美龄指示：为防空袭损伤，将这档册抄为一式三份，分三个防空洞保存，并要求以后新收儿童，以及各保育院上报儿童升班转学等情况变易，立即补注入册，以便总会掌握的情况翔实无误。

三个妇女求见遭挡驾之事总算了结了。黄、罗两位小姐却是很有委屈。黄埋怨罗：

“那三块料给应付走了就算了呗，你偏偏要给夫人汇报，惹出这么一大串麻烦，好伤脑筋!”

罗小姐：“哎呀呀，我也后悔不迭。真的，要是我们不给她说，她还不是坐在鼓里!”

过了两个月，黄、罗两小姐离开了妇指委，不知哪个多嘴，把她俩的话告诉了宋美龄，并说我也在场听到的。她问我是否属实。我说没注意，不曾听到。

“你这人，”宋美龄说，“守口胜于密封罐头。用于公事保密，是一大优点，我就很取你这一优点。可是，对我也这样，那就是帮他们封锁我，存心叫我坐在鼓里了。”

接着，她大发感慨，自古执政当权，最最要紧的，是深入民众，了解下情；而古今中外当权者的左右，总是要千方百计封锁他，使他坐在鼓里，以便听凭他们摆布。

于是，宋美龄举了袁世凯做皇帝的例子。袁的左右和他的儿子袁克定结成一伙，哄骗袁世凯，说是普天之下，士庶人等，都望袁世凯做皇帝，劝进的奏折、呈文、电报，雪片般飞来。袁世凯心里总欠踏实，要看报上是怎么说的。袁克定们就另外编印了一份伪造的报纸，上面满是些敦促袁世凯速登大宝的呼声，袁世凯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做皇帝了。殊不知恰恰违反舆论民意，自取灭亡。

“报纸都可以伪造，别的还用说？”宋美龄最后说，“坐在鼓里！这话实在形象之至！丝缝不透，绝对闭塞，安得不违反民意，倒行逆施?!所以，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被封在鼓里。我总要甩开警卫、侍从，到民间去走走看看。这妇女指导委员会本是半官半民之机构，我却有意一开始就把它办成民间社团之风貌。这里是我透过警卫、侍从等左右之封锁而透视民情之窗口。所以，凡来求见之人，我一定要见一下……”

八、到妇指委求见的男人们

到妇指委来找宋美龄的还有很多男人。他们之中有年轻的将军，各省的党政要员，中央各委、部的要员和各地的知名士绅。求她的事情五花八门，她的应对也千差万别。热情，冷淡，亲切，严肃，因人而异。这里只记下三个情节，以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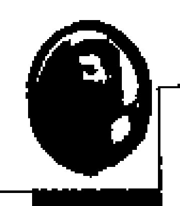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初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妇女，瞥见石瑛闯了进来。我早认识他，他是我们湖北的三老之一。这三老当时都在位：张难先是湖北省主席，严立三任湖北省的民政厅长，石瑛是建设厅长。这三老，人称三绝或三怪。何绝何怪?耿直、刚正、廉洁，都达到了既绝且怪的程度。当下，我忙迎了上去，问他有什么事。原来，他也要见蒋夫人。我忙奔进去告诉宋美龄，她立即起身迎了出来。

石瑛一坐下，就大声诉说：

“我也来走个内线，求求蒋夫人。不过，我不是来求升官，是来求免职的!”

宋美龄笑道：“老先生又生谁的气了?”

“不是，不是!我这个建设厅长实在是尸位素餐，应予免职……”



他说：湖北省的膏腴之地都已沦陷，剩下些穷僻山区，根本无可建设。何况经费奇缺……

宋美龄打断他的话："呀，鄂北还有那么多公路，恩施东到巴东，西到四川，那么长两条公路。巴东还有一段长江航运区……"

石瑛又接上诉苦：公路全部失修，道班工人不齐，汽车既少且旧，又无汽油……说着，说着，他还背了一首老百姓的打油诗：

"公路局长王缺德，
一天忙到黑。
问他要车子，
没得！没得！"

宋美龄也禁不住笑了。答应关照甘肃油矿局给湖北供应些汽油，再找西南运输总局调剂一些汽车。



抗战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石瑛

可是，老先生仍然要求辞职。翻来覆去说了几遍，又一连说了三个"尸位素餐"。宋美龄忽有所悟，从容地问：

"是不是陈诚他们第六战区长官部对你们的工作不大支持？"

"支持支持！"老先生气粗音重，"陈长官一到任就召

见我们，多所训示！支持之至矣！”

“哦！我懂了！老先生，想必是陈诚的态度不好，气恼了你！他这个人就有这个毛病，语言粗糙，表情生硬！可是，这个人还是识好歹，明大体的。他对你们三位元老，很是尊重，我多次听到他对委员长说，你们三位元老是真正的德高望重……他是个军人，论年纪，是你们的晚辈……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正该一心一德，团结抗日。他有什么毛病，你们多多包涵包涵。我们来规劝他……”

老头儿怔了一会儿，讷讷地说：

“陈诚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一气骂了一个多钟头。说省政府吃饭不干事……”

“老先生，你完全说对了！辞修这个人，就有这个毛病。不论大会小会，发言、训话，从不起个稿儿，信口乱扯。可是，他是有口无心，你别认真。我负责，叫他向你道歉……”

她进一步透露：陈诚和蒋介石都说过，湖北的事情，只要把张难先、严立三、石瑛三绝“抬出来”，就万事大吉了。

石瑛高高兴兴地告辞了。宋美龄吩咐叫用她的汽车送石瑛回去。

“不用，不用，我有车！”

宋美龄笑道：“你别哄我，你是步行来的。”她盯住老先生的脚，那双布鞋沾满尘土。

“不，不，谢谢！我能走来，就能走回去！”

老先生绕过楼门口的轿车，朝大门走去。宋美龄跟上去，且走且劝。我也只好跟在旁边。轿车则在后面慢慢往前滑行。这样厮跟着一直出了求精中学的大门。汽车抢前冲到马路上，横过来，推开了后座的车门。宋美龄也抢前一步，抓住老先生的胳膀，叫我：“快，扶老先生上车。”

我们不由分说，把石瑛塞进了汽车。宋美龄朝老头儿说：



"对了!你老人家只需要安安静静坐在厅长的位置上，就能政通人和!"又对司机说，"开慢一点儿，别颠坏了老人家!"

直望见轿车开远了，宋美龄才转身往里走。我傍着她，边走边说："我们湖北三怪物，真是名不虚传!"

"你也这么说?不是怪物，是宝物!这种刚正廉洁之士最是宝贵!"

宋美龄对于接待来访，颇有考究，既要如实笔录，又忌讳当场记录。认为那会影响来访人的心理，使其不敢畅所欲言。于是，看中了我的特强记忆力。即使她自己接待时，也要求我必须在场旁听。下班后，将当天接待来访的问答，逐一回忆，补写完整，次日交她核阅签字后存档备查。

这回核阅接待石瑛的记录时，她皱了皱眉：

"耶，耶，记得我说陈诚训话信口开河之后，老头儿不是发了一通牢骚吗?他说：陈辞修就是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还说，全是蒋委员长给宠的。你怎么没记下呢?"

"我有意省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如果，"我结结巴巴地说，"叫委员长他们看到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要给他们看哩!"

我说："嘿!那不是让他们恨石老头儿?"

她睄了我一眼："你真是个小孩子!蒋委员长就这么小气?他，好歹是个领袖，能这么小气吗?"

三天之后，又来了我的一位老乡——国立十二中学的校长陶尧阶。我不认识他，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一定要见蒋夫人。宋美龄勉强接见了他，却是很不高兴。

"你有什么紧要事?对小张说不行吗?"

"万不得已！必须向夫人面陈。"陶尧阶也不坐下，朝宋美龄办公桌的横头跨进一步，拱起双手，诉说开来。"事情大不大？我看来，比天还大。一千多个青年学子，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吃饭、穿衣、学习，一概无着。十几个国立中学，我十二中是后娘生的！赶十六中？差一半；赶九中？差一倍；赶二中？天渊之别！领不到钱，要不到平价粮。找教育部，几位司长你推我，我推你；找部长，到青木关，说在城里；追到城里，说在青木关……"

宋美龄撂下手里的笔，车动转椅，正对陶尧阶："别气别气！你好好说，坐下说，请坐！"

陶尧阶坐到沙发上，定了定神，慢条斯理地叙述。从十二中筹备起，说到现在。其实只是一个问题：教育部薄待十二中，拖欠了三个月的经费。这位校长找重庆几位湖北资本家借了很多钱，勉强维持，学生吃稀饭，骂校长；学校设在长寿县，只弄到两个破庙，顶漏墙穿，也无钱修缮……他也找过行政院，军委会，到处碰壁，最后找到了这个窍门，妇指委不是衙门，却可见到蒋夫人……

宋美龄摇了摇头：

"陶先生，你一直没说到要害。到底为什么教育部要这么薄待十二中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陶尧阶茫然四顾。

我忍不住插话，说明国立中学是分了"帮口"的。九中是安徽中学，十二中是湖北中学，二中是江苏中学。目前教育部里苏浙帮占优势，所以国立二中最受优待。而十二中的校长又是湖北省教育厅自己推荐的，不是教育部任命的，所以教育部心里窝了火，就来个断粮之计。

我还没说完，宋美龄一拍桌子："岂有此理！"

我和陶尧阶都愣住了，不知宋美龄在骂谁。冷场一会儿，

仍是宋美龄说话：

“真正岂有此理！办教育，而且是抗日战争期间，对待流亡学生，还讲帮口？这事，我非管不可！——陶先生，你认识吴国桢吗？”

“吴市长？啊呀呀，我们湖北的大人物，我当然认识。他，不过，他不认识我……”

“你马上去找他！”她转过身抓起电话听筒，和吴国桢说话：

“……我叫这位陶校长马上到你这儿来。请你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唔，你对他们说，就是我托你办这事的……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一千多个流亡学生的家长！……好，全权托你！”

陶尧阶刚刚迈出门，宋美龄就埋怨我：“你知道教育部的这许多弊端，怎不早对我说呢？”

“没想到你喜欢知道这些名堂。那好，我再对你说几样！……”

没等我讲下去，小陈进来，说有一个军长要见夫人。宋美龄一向对将军们比较热情，听说是军长求见，便吩咐“快请！”

来了一位军服笔挺的将军。先朝宋美龄行了个举手军礼，然后又以标准的军人动作，右手取下军帽，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宋美龄一面伸过右手做握手准备，一面以似曾相识的目光注视着军人。

军长慌忙戴上军帽，双手捧着那伸过来的纤手，躬身说：“感谢夫人召见！感谢夫人召见！”

宾主落座。宋美龄试探地问：

“你的部队还在前线？”

“嗯，是的，……在，在二线了。”

“来重庆多久了?”

“一，一，一个多月了!”

“哦——!见过，嗯，唔，委员长吗?”

“还，还没有得到委座召见!”

“哦——!唔——，你，有什么，唔，找我……”

“呃，这个，”军长局促了好一阵，才壮着胆子说，“去年子，这个，去年子，顾祝同长官指挥失当，我们几个军在湖口九江一线，作战失利。顾长官诿过下属，蒙蔽委座，杀了一个师长，关了两个师长。尔后，又说是委座指示，叫我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去接受审判。我托朋友问过何总监成浚，他并未奉到委座要法办我的手令。我想去面见委座，又恐委座受顾长官蒙蔽太深。所以，所以……呃，来见夫人。夫人!求您给我说个情，就算我作战不力，给我记个大过都可以，只求调到别的战区，让我戴罪图功!求夫人，千万俯念我追随委座——夫人多年，多少有些犬马之劳……”

宋美龄恍然大悟：

“哦!你是李韫珩，十六军军长。”

“是，是，卑职正是!”

“正是，正是?!马当要塞不正是你丢的吗?”

“这个，唔!死守马当的部队是卑职属下的将士!”

宋美龄勃然大怒：

“正是，正是!你还有脸来见我!马当要塞，大武汉的钢铁门户，交给你把守，你是怎样把守的?日本鬼子从你的眼皮底下登陆，窜了百多里，占了香口，从背后突攻马当，你还一无所知，还在大开宴席，饮酒作乐。马当守军指挥官向你告急，你还不相信。他千恳万求，你才答应调部队增援，却又舍近求远，实际是有意坑害马当守军。”宋美龄拍着桌子，“马当守军全部牺牲了，你知道吗?马当要塞失守，使得保卫大武汉的

神圣战役受到严重挫折，你知道吗？你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你是害死与马当要塞共存亡的五百将士的刽子手！枪毙你十次也死有余辜！”

她又转对我：“快打电话给何成浚，不！给卫戍总司令刘峙，叫他马上派一个特务排，来把这个汉奸抓去，押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去！”

军官慌忙起立，一个劲儿俯首哈腰：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我，卑职自己到军法执行总监部何成浚总监那里去报到，接受审判！自己去，自己去。只求夫人恩施格外，美言一句，恕卑职死罪，呃，呃，给卑职洗心革面之机。”

宋美龄从牙缝里迸出了三个字：“滚出去！”

九、"伤兵之友运动"的最初构想

春游，清明踏青，是中华民族的民间风俗。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各级学校习惯在清明前后放春假，开春季运动会，举行春季旅行。旅行一词，那时与八十、九十年代的含义颇有不同。八十、九十年代说旅行，通常指乘车坐船长途奔波，而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春季旅行，则指在城市近郊踏青游览(即春游)。正是这种传统、习惯的影响，妇指委的小姐们，对春季旅行的兴趣很高。

两位做筹备委员的小姐很是积极，她俩不辞辛劳，访察了好几处旅游地点。最后，宋美龄选定了高滩岩西南方十里许的华岩寺。最大的理由是，这一路有一个伤兵院和一连驻军，可以顺便探望伤兵，慰问军队。她又再三叮嘱，不要事前去打招呼。她认为，突如其来，会增加效果；也免得他们兴师动众，准备迎接。

兰卓画了三次。第一次还没选定旅行地点，没有考虑慰问驻军和伤兵的费用，预算偏少。决定到华岩寺了，加上慰劳费，预算大大扩大了，当然得另画。可是，画的结果，宋美龄很不满意，认为她的"大头鱼"太小，大伙儿出钱太多，要求再画第三次。并规定，她订的"大头鱼"至少要占全部费用的

三分之二以上。结果，我们这些人，除了一户（十人）白吃之外，最多的一户才每人摊一元，而最少的一户，每人只出两角。（我就属这“两角户”中的一员。）

没有通知委员们，却仍有十一位委员闻讯参加。邓颖超也要参加，并且亲自画了兰草，付了应出的份子——大洋八角。可临出发时，她赶来说：非常遗憾，她今天身体很觉不适，不能去了！

1939年的4月9日，大家从妇指委乘车出发。驶抵高滩岩时，朝霞才从东边的天际升起。

汽车顺到马路边上，五颜六色裙裾缤纷的人们散在田野里，舒展腰肢，呼吸新鲜空气。林小姐望着天际喷薄欲出的旭日，哼着一支很老的歌曲：

暖和的太阳，太阳，
太阳她记得：
照过金姐的脸，
照过银姐的衣裳，
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
金姐有爸爸爱，
银姐有妈妈爱，
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

指导长宋美龄来了。她跳下车，叫林小姐：

“嗨，你真扫兴！这会儿唱《可怜的秋香》，谁是可怜的秋香？……”

林小姐机灵地回答：

“夫人，我想起了那些难童哩！”

“哦，孩子，你的心地太善良了！”宋美龄说，“愿上帝

降福于你!"

人们都向指导长道早安。除了会里的小姐们，十位委员，还有十位小姐的爱人(那时，称恋爱对象为"爱人"；再升级则是未婚夫、未婚妻)，这十位是清一色的潇洒青年。另有几位太太带上了自己的小宝宝——花朵般的小学生。会里的保管，那对年近五十的上海夫妇，就是年纪最大的两位了。

"好，好，"宋美龄说，"红男绿女，老少聚齐，"问我，"耶，王羲之怎么说的?"

我答："你是说，他在《兰亭集序》里说的吗?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宋美龄："嗯，对的!几位委员是群贤。可惜多数委员没来，未能达到毕至。这怪我，没有邀请他们!"

按照计划，慰问品、野餐的食物、饮料，概由大家分份携带。宋美龄微带笑意，招呼那十来个小姐的爱人：

"喂!少爷们，妇指委的未来眷属们，偏劳你们，把委员们的那份儿背起。等我们在前面探望过了伤兵，该背多少就背多少，决不含糊。"

出发了，没有整队，也无指挥。一行花枝招展背包提囊的人群，蜿蜒伸向村庄。

宋美龄身穿美国式的双褶便裙，小翻领上衣，崭新的青色布底便鞋，头戴港式女草帽，显得非常年轻，非常轻快。

过上桥不远，一块丘陵斜坡上，有两栋不大的木梁、瓦顶、单砖墙的房屋，那就是新建的、也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伤兵疗养院。

钟小姐领着宋美龄和十位委员以及会里的几个组长，径直走进了伤兵院。我奉命背着塞满钞票的图囊(一种皮挎包)，跟在宋美龄身边。

伤兵们正在吃早饭。这一行人闯了进去，护士长大惊，扯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

开嗓子叫：

“喂——，院长，医官，蒋夫人来了！”

这里都是伤创愈合了的残废伤兵，多数都认识宋美龄。他们零零落落放下碗筷，拄拐扶杖，站起来呼喊：

“哦，蒋夫人！”

“夫人！”

“谢谢夫人！”

宋美龄一面和伤兵答话，一面察看他们的饭菜：每桌一盘泡菜，一盘豆腐干炒肉丝，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盐水粑胡豆。饭厅中央两桶稀饭，几大筐馒头。

“弟兄们，吃得饱吗？”她问。

“吃得饱的！”人们答。

"中午有点儿肉吗?"

"有的!"人们答。还有人说:"晚饭也有肉。"

院长来了。宋美龄问:

"你的司务长呢?"

司务长来了,向宋美龄敬礼。宋美龄:

"唔,你是个好司务长!看,你衣袖上沾了许多面水。可见你是亲自助厨的。不过,你该好上加好:动点脑筋。比如这馒头,做得太大了,蒸得不够泡。该做小一点,发泡一点。耶,还该做点花卷,有时可以烙点饼……总而言之,动动脑筋,变变花样,叫弟兄们吃得更好一些……"

院长高声插话:

"弟兄们,看,蒋夫人多么关怀你们!大家感谢蒋夫人!"他带头鼓掌,伤兵们也热烈鼓掌。

宋美龄走到饭厅中央,说:

"弟兄们,我们不是专程来看你们的,是同妇指委的同事们春季旅行,顺便来看看你们,因此没有带慰劳品。同我来的都是我们的委员。"

她逐一介绍了十位委员的姓名。我现在记得清楚的有:刘清扬、陈琪媛、陈纪彝、史良、张乐怡(宋子文夫人,她头一天才从香港回重庆)、赵清阁等人。

宋美龄接着又说:"我听说,你们不大喜欢这个地方。是啊,这里是乡下,离街很远,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城里的学堂都迁下乡了,怕鬼子飞机来轰炸嘛!……"

她说:这儿只是临时的疗养院,很快要找个好地方,建一个正规疗养院。接着说:

"我们也不能空手来看你们。带了点慰劳金,表示一点心意……"

我取下图囊,掏出钞票,史良等委员上来分发,每人一小

叠，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明确的印象是：相当一个少尉的一个月薪俸。

钱发完了，宋美龄说：

“弟兄们，你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前线和日本侵略者作了殊死战斗，流血受伤，以至残废了。全国父老昆弟永远铭记着你们：委员长，我，我们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诸姑姊妹，时刻记挂着你们。过些时间，我再来看望你们。”

她朝四面各鞠一躬。伤兵们鼓掌，史良等委员朝伤兵鼓掌。

掌声中，宋美龄一行一面招手，一面迈步出饭厅。

这时，饭厅里忽然嘈杂声作，两个伤兵大打出手了。

原来，同桌的两个伤兵——一个缺了右臂，一个截了左



抗战期间，(左起)宋美龄、宋蔼龄、宋庆龄在重庆第五医院慰问伤病员

腿，缺胳膊的欠了少腿的赌账。分得了慰问金，少腿的顺手抓过缺胳膊的那份：

"还我赌账！"

"这个不行！这是蒋夫人的恩赏！"缺胳膊的伸手去护，一只手哪能抢赢两只手？那个少腿的早已将钱塞进了衣袋。

缺胳膊的恼了，叉开五指，搡了过去，把少腿的搡倒在墙边。那个大怒，腾出一支拐子打了过来。全武行就开场了。

宋美龄喝住打架，问明了根由，便重新步人饭厅，问：

"你们有多少人赌博？"

伤兵们面面相觑。院长从旁答：

"禀夫人，他们一天吃饱了没事，只有赌博消遣。"

宋："在哪里赌？怎么赌法？"

院长："就在疗养院嘛。寝室，饭厅，院子里，随时随地。麻将，扑克，推牌九，掷骰子，啥都可以赌。"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伤员包扎伤口

宋美龄："弟兄们全都赌？"

院长："大概是，没统计。"

宋美龄火了：

"岂有此理！到底是伤兵疗养院，还是赌场？你算是院长还是赌场老板？"

院长立正，结结巴巴：

"禀夫人，这个，这个……"

宋美龄转对伤兵们：

"你们太叫我伤心了！弟兄们！我天天惦记着你们，望你们好好休养，你们却在这里做了赌鬼。你们是国家的抗日功臣呀，不害臊吗？"

一个伤兵：

"禀夫人，还是有很多人不赌博，我就从来不赌！"

宋美龄："好样儿的！还有哪些弟兄不赌？"

零零落落的声音：

"我不赌！""我！""我！""我也从来不赌的。""我看都不看！"

宋美龄：

"很好！不赌的都是好弟兄，不愧是抗日功臣。"对院长，"请你务必郑重宣布：严禁赌博。凡赌博者，予以申斥；三次申斥仍不改正的，取消其薪饷，逐出疗养院，请他到社会上去当赌棍。在此以前赌博者，暂免处罚，以观后效。但所有赌账一律作废。"

她略想一想，叫院长在疗养院"发展康乐活动，布置个康乐室，买些象棋，军棋，小人书。""买点京戏锣鼓，胡琴等等，请个教习，教弟兄们唱京戏玩儿……"

院长说，没有钱。史良便向宋美龄建议：可以由妇指委的同事乐捐一笔钱。宋美龄点点头：

"也是一个办法。这合乎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之精神。"

张乐怡："我说咧，这里这点钱还不必群策群力，我乐捐出来就是。院长，你马上筹划，我明天就派人给你送钱来。"

宋美龄又对众伤兵讲了几句话，叮咛他们务必恪守军人之风纪，切勿赌博。这才和委员们一起离开疗养院。

约莫走了半里路，她对张乐怡说：

"我在想，发起办个社团，或者，好比励志社，专门为伤兵谋福利。"

"这主意很好。"张乐怡说。

这就是宋美龄后来发起"伤兵之友运动"的最初构想。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士兵缝制军服

十、春游劳军

从伤兵疗养院出来，快到山岗了，我们才赶上大伙儿。

那十位少爷无论如何不交换替我们背的行囊。宋美龄执意要收回自己背，争执了一阵，钟小姐说："翻过山就到了。"十位少爷也往前跑得老远了，争执才终结。

翻过一座小山，望见了华岩寺。那一连士兵，正在庙前的坪坝上操练。九个班各据一方，由班长指挥，进行劈刺——练习拼刺刀。

宋美龄叫大家别忙前进，且在这半坡里遥观劈刺。小姐们伫足眺望，感到很新鲜。宋美龄则戟起指头，遥数士兵的人数："一、二、三、四……共一百四十四个。嗯，不错，兵员足额，连部没有吃空，这个连长很不错！"她说。

四个军官，一个佩上尉领章，三个佩中尉领章，显然是一个连长，三个排长，站在石砌台阶上，督促观察士兵操练。

过了半个多小时，士兵收操了，集合到台阶前，站成讲话队形。连长给士兵讲话，这里宋美龄便命令大家走向华岩寺。

刚到坪坝边，站岗的哨兵挡住不准通过。陈纪彝大声说：

"去报告你们的连长，我们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来慰劳你们！"

连长已经听见了，抬头一望，认出了宋美龄。大声说：

“啊唷，蒋夫人来了！”

他迅速呼喊口令，把队伍拉直，转到坪坝的右边，然后大叫：“立正！”他跑步奔到宋美龄面前，立正行军礼：“报告……”

宋美龄不让他报告下去，说：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又不是委员长！我们是来慰劳你们的。”

连长：“卑职，哦，学生谨代表全连官兵万分感戴校长夫人……”

“你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宋美龄和连长握手，“你们的指导员呢？”

连长答：“暂时由学生兼代。”

她在委员、小姐们簇拥下步入操坪。值星排长向士兵高声招呼：

“弟兄们，蒋委员长夫人来视察了。听我的口令：敬礼！”

士兵队列整齐地擎枪敬礼。

宋美龄：“耶，耶，不能这样！我们是来慰劳你们的！弟兄们，辛苦了，辛苦了！稍息，稍息！”一边点头招手，实如阅兵那样，循队列前方走向庙门。

一百四十余人的三列横队没有多长，一会儿就走完了。值星排长这才发出口令：“礼毕。”士兵放下枪，作持枪立正状。

三个排长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生，齐称宋美龄为校长夫人，敬向校长请安。宋美龄向三个军官再次说明来意，介绍了各位委员和几位组长，建议让士兵解散休息一下，卸下枪、刺刀、手榴弹、子弹袋、背包等全身披挂，她和小姐们也趁此随喜（观看一下庙宇），然后和全连官兵联欢。



宋美龄带领委员、小姐们转向庙宇，却是一下闯进了兵营。原来这庙独具特色：在正殿两旁各有一片房屋，并无神像香坛，似是古式住宅，现在做了兵营。军械室、讲堂、寝室、盥洗间，井井有条。士兵的卧榻是木板钉牢的统铺，内务整洁，军毯折成一般大小的方块，四轮上线，等距排齐在床铺上。作为连部的房间里，文书上士、军械上士、司务长等人正在伏案办公。宋美龄很满意，对四个军官说："很好！你们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

她和大家在庙宇里转了一圈，来到正殿。三个和尚听说是蒋夫人来了，一起出来奉陪。

宋美龄问："你们的香火如何？"

住持答：原来很旺盛，现在住了军队，香客少了些，但是逢初一、十五(指农历的每月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仍很兴旺。

宋美龄想敬神，却悔没有准备香、纸、蜡烛。住持忙说：庙里有。

宋："好得很，卖给我一份吧！"

住持："夫人，您用多少有多少，可不要您掏钱！"

宋："这不行，敬神不掏钱，亵渎菩萨。"

宋美龄亲手点上一对蜡烛，供好香，烧了纸，恭恭敬敬跪拜，叩头四记。祝道：

"我一不求自己的荣华富贵，二不求多子多孙，只求佛法无边，保佑我举国之英勇将士每战必胜，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建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国。"

住持合掌：

"阿弥陀佛！夫人为国为民之心，实可感动天地……"

接着，和尚邀请夫人到方丈里，给她献茶，一定要她把刚才的祷词写成条幅送给他们庙子。

"哎呀呀，你别捉弄我！"宋美龄说，"我的毛笔字比小

学生不如，哪能写上条幅?”

和尚则说：这不是请书法大师留墨宝，而是伸张第一夫人之爱国精神，以激励香客、激励士庶，共赴国难。

史良也一旁赞劝：

“妇指委专门设了宣传组，宣传什么?鼓舞抗战嘛!夫人正该亲自上阵，做些宣传，这方式再好不过。”

宋美龄踌躇了一小会儿，提笔写道：

华岩寺方丈嘱书

佛法无边　默佑中华

万众一心　誓败日寇

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

宋美龄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九日

直行书写，繁体，基本上一笔不苟，略带行书。她掷笔笑道：

“不行，不行，太蹩脚了!”

住持合十：

“阿弥陀佛，笔力雄健，十分之好!夫人万勿过谦!”

史良也说：

“呀，写得很好嘛!比我强多了!”

众小姐正在大殿里烧香拜佛，颇为热闹。不觉已十一点。宋美龄便带了大家步出庙宇。但

宋美龄的毛笔字很漂亮，这是她将自己宣传抗战的文集赠送给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时所题写的赠言

见士兵已在操坪上列成单排，面向庙门，围成半圈；庙门台阶上，面对士兵，摆着一条桌子，桌后有两排板凳，当中还有一把藤椅。

宋美龄对连长说："这样摆设不行。我们是来慰劳弟兄们，不是来给弟兄们训话的。"

连长却文不对题：

"夫人，太阳有点大，只怕这里开会不合适吧！"

宋："什么话？弟兄们天天晒，我们晒一会儿也不行？何况此正清明时节，太阳暖洋洋的，我们就是出来旅行，晒太阳的。"

说罢，她拿起一条板凳，绕过桌子，步下台阶，面朝士兵坐下。委员、小姐们也跟她学样，坐到坪坝边，重叠坐在宋美龄左右，联欢就开始了。

宋美龄站起来，讲了几句话，主要表明，这是妇指委全体人员春季旅行，顺便慰劳将士，与弟兄们联欢。

她说："抗日战争乃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所关。其最后胜利，端赖弟兄们浴血奋战。……我们代表全国妇女儿童慰劳你们，我更代表蒋委员长慰劳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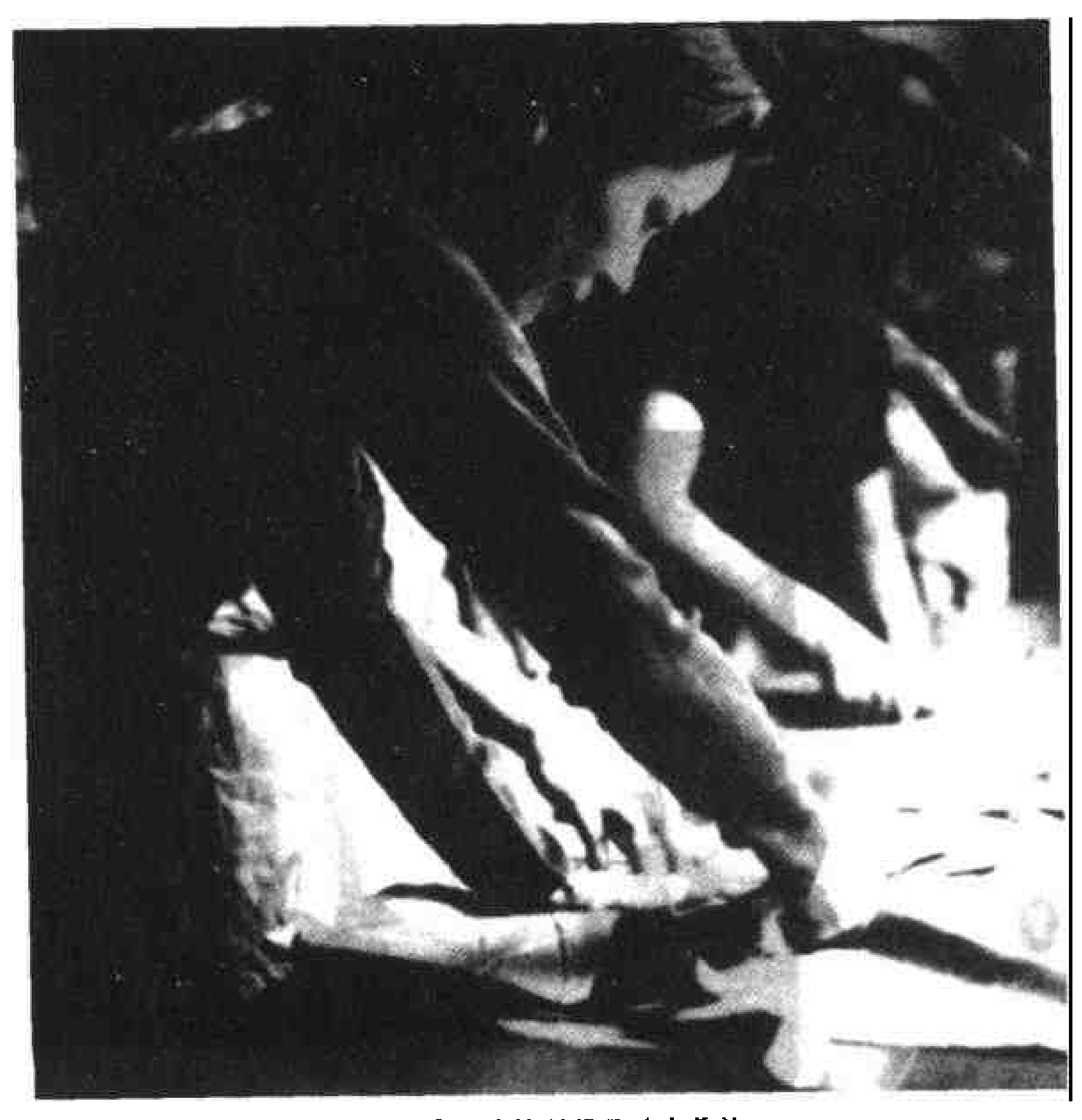
十位委员和小姐们走到士兵队列前，分发慰问品。除了每个士兵一条毛巾外，慰问品形形色色：小毛巾，袜子，布鞋，针织汗衫，背心，钢笔，小记事本，电影明星照片，指甲刀，香皂，肥皂盒，剃胡刀，牙刷，牙膏……每个士兵得到的东西不同，至少每人二三样。发完慰问品，再给每人一纸袋食品——饼干、麻饼、桃片、糖果、肉松、牛肉干、花生、瓜子……

由于慰问品和食品袋都是小姐们从自己肩挎、手提的囊橐中现掏出来的，这就显得格外亲切、体己。许多委员和小姐们在交付慰问品和食品后，还和士兵握握手，含笑点头，甚至说上两句：

“好弟兄，这是我送给你的。”“祝你幸福。”“这是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一点心意。”“……”因而士兵们笑逐颜开，分外高兴。

士兵们一面吃东西，剥花生，嗑瓜子，一面欣赏小姐们的表演。

表演并不复杂。开始，委员、小姐们拥着宋美龄合唱了一支歌。接着是杜小鹏的单人舞，再接下去是双人舞、三人舞。



为抗战士兵缝制军服的宋美龄

约莫舞了六七个，就是自由表演。史良唱了一支山西民歌：

日落西山满天霞，
对面山上来了一个俏冤家，
眉儿弯弯眼儿大，
头上插了一朵小茶花。
哪一个山上没有树？
哪一个田里没有瓜？
哪一个男人心里没有意？——
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

史良吐词非常清楚，唱罢，官兵热烈鼓掌。

宋美龄则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岳飞的滚刀手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语词精练，却又描绘细腻，很是吸引了士兵。讲罢，她还赘上两句：

“今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每一个抗日军官都是今日之岳飞；每一个弟兄，都是今日岳家军之滚刀手。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那些现代的拐子马有什么用？”

士兵们热烈鼓掌。掌声刚过，连长说：

“弟兄们，蒋夫人赞我们是今日之岳飞，今日之岳家军的滚刀手。我们来唱一支歌——《冲锋》（原叫《大刀进行曲》），向蒋夫人，向蒋委员长报告：我们誓做今日之岳家军，以此为奋斗目标。一排长，请你指挥！”

一排长抽出佩在武装带上的佩剑，上面镌有“不成功便成仁，蒋中正赠”字样——作为指挥棒。

“弟兄们，还是连唱三遍，第二遍表演唱，预备——起！”

官兵齐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热血沸腾的将士们，
冲锋的时刻来到了，
冲锋的时刻来到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
为了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同仇敌忾，
奋勇前进！
看准了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呀！
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官兵们唱得极为热烈，比划着冲锋砍杀日本鬼子的姿态，动作伶俐，气概英武。宋美龄赞道："好，好！"

第三遍一开始，她大声说："我们一起唱吧！"

委员、小姐们，"未来的眷属"——十个小伙子，小孩子们，一起站起，加入了合唱。唱完，宋美龄问连长：

"这歌的歌词改得好，是谁改的？"

连长指指一排长。宋美龄和一排长热烈握手：

"很好，很好！你很有艺术天才。希望你，不，祝你在前线带领弟兄们，大破日军。"

"报告夫人：我绝不辜负校长的教导、培植。你看，"他举起手里的佩剑，"这是校长赠送的，上面刻有校长的训示：

‘不成功便成仁！’……”

宋美龄：“哦，我要叮咛你：一定成功，只许成功，杀敌致果，凯歌高奏！”

（注：这个歌子原叫《大刀进行曲》，已流行了几年。这个排长把其中几句内容过时的歌词改了，即把：“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等词，改成了上面所唱的那样。）

慰问联欢结束，宋美龄带同委员、小姐们来到华岩寺前不远的河边，正式进入了春游的程序。

这是四围山色中的一个小小盆地，中央是重庆地区少见的平坦耕地，周边是大块梯田。小溪蜿蜒，清流缓泻。清溪两岸微竹成滩，绿草如茵。有一个琢砌美观的独孔青石大拱桥横跨其上。

春游的人群到了这里，便水银四泻，花簇迸散。有的堤上漫步，有的草坪趺坐，有的追捕蝴蝶，有的指点青山绿水，赞叹造物万能，有的伫赏麦浪翻云，有的领会春风拂面，翘首蓝天，发思古之幽情。

那位顶带大鸿风筝的少爷，那些小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则抓紧时间放风筝。起，起，上，上，用劲，松线，好风凭借力，把大鸿、燕子、蜻蜓、蝴蝶……各式各样的风筝送上了蓝天。筝哨声音渐远渐细，风筝的形象也愈高愈小，渐渐虫鸟难辨，只是蓝天中的一个小点。孩子们欢呼着，小手用力挽住风筝线，跳跃，跳跃！

不远处有个堰塘，有几个小姐和她们的爱人下去游泳了。……宋美龄坐在拱桥的左栏杆上，观赏风景，更观赏风景自然画中的人物群态。美极了！有趣极了！却不免有点孤独感。是啊，自己和她们究竟还是不能水乳交融，如姊如妹，年

龄、社会地位……像一层层窗帘，隔在人们中间……

史良、刘清扬、张乐怡等几个委员，则坐在桥那边的栏杆上，观看河里的游鱼。河床平坦，水清见底，鱼虾游弋，历历可数。

史良大声赞叹，并向张乐怡讲了惠施、庄周观鱼争辩的故事：一个说，乐哉游鱼。一个说，你不是鱼，何以知道鱼之乐哉?一个又说，你不是我，又何能妄断我不能知道鱼的快乐呢?

张乐怡很欣赏这个故事，并说两千多年前的庄周、惠施就有这般辩才，委实难得。

宋美龄在那边接话说：

“我不欣赏这种诡辩!——不过，目今国际外交之辞令大多是此种诡辩……”

钟、林等几位小姐，早在河滩边观鱼。这时兴致陡发，要下河捉鱼。她们脱了鞋袜，捞起旗袍下摆，轻轻地，轻轻地，涉水前进。可是，不待她们走到，鱼儿早跑光了。再前进，鱼儿再跑。她们大为焦急。

杜小鹃在滩边嘲笑她们：

“傻瓜呀傻瓜，像你们这样，走完这条河也捉不到一条鱼。”

那些人反唇相讥。杜小鹃：“看我的吧!”随即赤足下水，探到接近拱桥处，朝不投影子的一面站定，屏息不动，约莫十来分钟后，游鱼渐渐靠拢，甚至擦着她的腿肚轻轻梭过。她便瞄准一条大鲫鱼，闪电弯腰，双手猛插下去，一下就卡住了那条鱼。她举出水面，手里的鲫鱼摆尾鼓腮，别有趣味。小姐们大声喝彩，史良笑赞：“杜小鹃，你这小鬼头呀，真是有一套!”

宋美龄也说了一句笑话：

“当然有一套呀!要不，哪能捉牢顾而已那头滑溜溜的鲫



鱼呢？”

杜小鹃仰脸说：

“好啊，夫人，你骂顾而已是滑溜溜的鲫鱼！我要告诉他，叫他怨你！”

宋美龄：

“尽管告诉。我公开说，你们电影界，一出名就有点滑溜溜……”

史良：“小鹃，别和夫人斗嘴，当心鱼脱了！”

杜小鹃：

“史大姐，你来替我捉住，让我到那边农民家买个提桶来，装上水，把它养起，抬个活鱼回去。”

史良：“得了，我去给你买桶儿吧！”

钟小姐等人也学杜小鹃，可是等到伸手捉鱼时，总是扑空。直到史良买了提桶回来，洗净了提桶，汲上水，装好了杜小鹃手里的鱼，她们还是一无所获。

杜小鹃站在水边，叫钟小姐：“过来，我有锦囊妙计。”她附耳对钟小姐嘟哝了一下，那个连说：“好办法，好办法。”随即奔到我面前硬要我脱下了身上的网眼汗衫，权当鱼网。她把汗衫的领袖都扎了，和林小姐对扯绷开汗衫下摆，张网等鱼。果然生效，一举捕得一头鲫鱼，一头川儿。其高兴之状，不啻中了头奖。

史良在众声赞喝中，独表异议：“这不算有趣。还是得像小鹃那样，生擒鲫鱼。看我来！”她随即脱袜下水

宋美龄也兴致陡发：

“好，我也来试试！”

蒋夫人下水捉鱼，这才真正有趣！小姐们大声喝彩

钟小姐情不由己地叫了一声：

“哎呀呀，夫人的脚好白好嫩哪！”

河边、桥上的小姐和委员们都同声赞美：“真的!”“真是……”；杜小鹃笑道：“我们今天好幸运哪，亲眼看到了赤足大仙蒋夫人!”

宋美龄一边探足入水，一边假装生气地说：

“不准嘈闹，丫头子们!再闹我打你们!”

那位放特大风筝的少爷凝神眺望这边，以至忘了手里的风筝线。“呼”地一声，风筝飞走了。

宋美龄对史良说：

“我有个主意。好比抗日前线，包抄日本鬼子，你在那头，我在这头。”

两个人在水里立了许久，几次下手，仍无所获。宋美龄又想了个主意，干脆史良手持柳条，在水里乱搅。鱼群慌了，朝宋美龄那头乱窜。夫人连扑两下，到底捉到了一条大鲫鱼。

随后，两人又改到上游一段地方，宋美龄持柳条搅打，史良连扑数下，也捉到了一头鲫鱼。那边钟、林几位小姐，又网到了两条。提桶里一共装进了七尾鱼摆摆了!

宋美龄兴趣大增，还要再捉。陈纪彝说，已经五点钟，该回去了，她才不无遗憾地上岸。

钟小姐去赎了一根楠竹扁担，套在桶梁上，然后高声叫：

“小张，你们十一位 Young Gentlemen，哪两个应征入伍，来抬这桶鱼!”

不等我们答话，宋美龄抢先就说：

“小钟，你又犯老毛病了!支使别人!尤其是大姑娘们支使Gentlemen，最最不好!啰，我来抬!还有谁来?不要 Gentlemen!”

史良上前：

“还是我俩合作!”

众小姐都来争夺抬桶权，宋美龄坚决不让，史良也牢握扁

担不放。大家没法，只有让她俩抬着，步上归途。这是乡下担水的木桶，相当大，我估计，连桶带水，加上七尾鱼和扁担，不会少于七十斤。这两个人从来没干过粗活，肩负这么重，而且跋涉在山村小道上，恐怕支持不了多远。谁知她俩却执意不让别人接替，汗流气喘，还装着若无其事。

上坡过岗了，钟小姐第三次上前，几乎要哭了：

“夫人，我错了嘛！我深领你的教诲嘛！且我知过能改嘛！——我负责一气抬到高滩岩……”

杜小鹃也上去劝：

“夫人，别再生小钟的气了，也别累坏了你，让我接替吧！”

宋美龄朝小钟：

“傻丫头，干吗这么哭腔哭调？我又没生气，只是想领略领略这情调。这是享受，是春游之乐。你要哭兮兮地，我就是不给你！”

钟小姐又笑吟吟地：

“哎哟，我这不是高高兴兴的吗？”

钟小姐和杜小鹃抬着鱼桶，翻过山岗，已是汗如雨下。别的小姐来接替，杜小鹃交了差，小钟却不下火线：

“我给夫人立了军令状的，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

随后，对手接连换了三个人，小钟却坚持一肩到底，硬是直抬到高滩岩，把水桶搬上汽车，并一直护持到妇指委。

但见宋美龄上前拍拍钟小姐的后脑勺：

“好孩子，有毅力，将来，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小时在乡里放过牛，最爱抽麦穗筒儿吹唢呐。过了山岗，这边的麦苗较嫩，才开始抽穗。我拔下一根怀胎的穗杆儿，截成唢呐嘴子，嘀呐嘀呐地吹奏。那几位少爷立刻学样，有些小姐也跟着干，不一会儿，便有二三十个人边走边吹了。

宋美龄也发觉有趣，等得知是麦苗做的，又大不以为然：

“糟蹋庄稼，该打！”叫过庶务先生，“快去找到麦田的主人，赔偿人家的损失。”

一路山花盛开，少爷们纷纷采取花枝，插在帽顶上。有些小姐则选择最美的花朵儿，插在头发上。宋美龄也采了几枝，散插在草帽的装饰带上。

回到妇指委，宋美龄对史良说：

“我提议：那几条鱼，是我们的战利品，必须好好喂起来，得郑重其事，买只鱼缸……”

史良：“我也是这个意思。”

小姐们很热心，每天争先恐后去饲鱼，又不懂养鱼技术，反正把好食物往鱼缸里投：面包，饼干，蛋糕，殷勤地撒。不知是胀坏了，还是闷着了，不到二十天，就死了四条鱼，这才改进饲养方法，并改用天然雨水，还在缸里加了小卵石和水藻。

满以为这三条鱼会长命。谁知5月9日，日军的飞机空袭重庆，在曾家岩一带投了几十枚炸弹，求精大院也吃了两枚，炸毁了饭厅，主楼墙上穿孔，门窗崩裂，鱼缸也震破了，水流鱼飞。

警报解除时，小姐们回来，但见两条鱼裹着尘沙，死在鱼缸碎片之间。另一条鱼则在阳沟的污水中挣扎，翕动腮嘴，似在求救。小姐们七手八脚，给它洗涤干净，放在搪瓷盆里，正待注人清水，让它将养。不知从哪里窜来一只大猫，叼起鲫鱼就跑。小姐们措手不及，急呼“捉到”、“打死”，哪里来得及，大猫含着鱼，四脚腾云，顷刻跳得不知踪影。

第二天，小姐们把这坏消息告诉了宋美龄。她恨恨然骂道：

“该死的畜牲！所以我最讨厌猫、狗，也就讨厌那些养猫喂狗的人。”



在第二十九届国际三八妇女节上演说的宋美龄

十一、妇女干训班的毕业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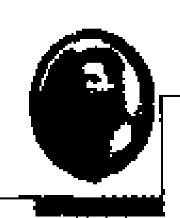
妇女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就要毕业了。宋美龄打算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但是，最大的隆重莫过于请蒋介石出席。而蒋介石太忙，很难挤出这个时间；而且这期毕业学员近七百人，求精大院的场地也嫌局促。最后想了个两全其美之法：

中央训练团(即庐山训练团的继续)迁重庆后的党政班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的开学典礼合并举行，蒋介石当然亲临主持。不如将妇女干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挪到中央训练团合并行之。党政训练班的学员许多是各省厅级以上的官员，与他们并行典礼，也是对妇女干训班地位的抬高。

这个决定宣布之后，学员普遍情绪热烈。

妇女干训班适应抗战需要，实行军事管理，原来有些从中央训练团邀请来的校级军官做中、分队长。后来，学员反感，妇指委不少小姐们也有反应，宋美龄仔细研究后，辞退了那些军官。在学员中遴选了中队长、分队长，实行“民主与自治并行之军事化”。宋美龄自任班主任。派了两位小姐作为班主任的助手处理日常班务。

中央训练团的开学与毕业典礼定于 1939 年 4 月 16 日举行。中央训练团设在重庆城边的浮图关(当时又称“复兴关”)



上，即由两路口到浮图关支马路——两浮支路(也改称为两复支路)上。中央训练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训练机构，蒋介石自任团长，“位尊誉高”。为了实以符名，宋美龄给学员发了崭新的草绿色女式夏季军服。当时女兵的夏季制服有两种：一种称常服——与男兵制服大体相似，是一种草绿色单布军装；另一种叫外出服——与常服上装稍有小异的短袖上衣；下装——盖过膝盖腿弯的草绿色折叠裙，腰束配件闪亮的皮带。一律草绿色短袜，黄色平底皮鞋。为参加这个盛典，女学员们认真练习了阅队、敬礼，以及走分列式的拔正步，“向右看”，等等。

因宋美龄要陪同蒋介石主持这场典礼，她将从黄山官邸与丈夫联袂，直赴复兴关，便指示我和两位助理小姐带队，率领学员们准时到达会场。

学员们一致要求，不乘汽车，步行上关，以示尊崇与虔



宋美龄视察妇女战时工厂

诚。从曾家岩到复兴关，路程并不遥远，我当然毫不吃力。却只是苦了两位助理小姐。她俩低估了跋涉的难度，又舍不得换下半高跟的港式凉皮鞋。巧遇中山三路正在翻修地下水道，泥块砖石狼藉遍地，七高八低，委实难行，累得她两位汗如雨下，一路口出怨言。

上了关，到大操场前，我们三个执事向岗哨带班上尉办理手续。一切妥善了，我正拟走在队列前，带队进场，一位戎装整齐的中校跑步过来，向我敬了个举手礼：

“先生是……”

我按宋美龄的吩咐答复：这是全国妇指委妇女干训班。我们三个是班主任蒋夫人的秘书。

“是，是，”中校彬彬有礼，立正而言：“夫人的秘书，当然应该欢迎。只不过，先生小有疏忽，整装不够，就是说，便衣也未整齐。我替先生着想，恐怕领袖望见，呃，呃，自干未便(注：当时的官场套话，意为自讨没趣)。恐怕夫人看到，也未见得满意。”

“说得是，”我说，“我不进场就是。”

中校：“先生高见，鄙人深表佩服。”他吩咐一位中尉，“陪这位秘书到那边楼上观礼吧！”

接着，中校认为女秘书的港式花旗袍也不恰当。两小姐大不愉快，叫我照顾学员，她俩回身下关去了。

我叮咛她们的值星中队长鲁友凤负责统率。望着她们全部入场了，便随中尉到西头那栋楼上，凭窗眺望。

目测整个操场，并不比一个足球场大。主席台坐北朝南，土筑水泥敷抹。前台左右各有涂以炭灰色的木柱。全场只主席台横额上有一条写明典礼内容的红色横幅。但场子左右却罗列着十几块高大的标语牌：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入口的三块标语牌，正如宋美龄介绍过的，写着："抬起头来!""竖起脊梁!""挺起胸膛!"

除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一、二期学员外，参加典礼的还有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五期、第六期的全体学生。(注：是第五期的毕业典礼，还是第六期的开学典礼，我现在记不确切了。)

大概是宋美龄的面子，总指挥指令全国妇女干训班排在阅兵队列的首位。接下去是党政班。位于第三序列的是中央警官学校。

我们的值星中队长鲁友凤呼喊口令，整顿好队伍，高呼"立正"，跑步到总指挥前报告人数。

我身边观看的青年军官们啧啧称赞："好棒!口令，动作，报告词，无一不合乎步兵操典!""人也漂亮，真是，



某次宋美龄陪同蒋介石检阅军训队伍的情景

嘛，真是！”“那还用说！夫人亲自挑选、调教的女将，能不棒吗？”

总指挥官再发口令，让整个成排的长列向右看齐，把这四千多人的队列拉得笔直笔直了，再呼：“向前看！”“稍息！”

军乐队奏起礼乐，蒋介石登上主席台，后面跟着陈诚、万耀煌（湖北人，上将，时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后历任陆军大学教育长、湖北省主席等职）等几个将领。

宋美龄走在丈夫的右侧稍后半步之谱。她仍是布袍淡装，没佩任何首饰，只是发型梳成了微似凤凰展翅。

待到蒋介石来到主席台前台正中，总指挥面向整个队列，高呼：“立正！”然后他向后转，跑步至主席台下，向蒋介石报告接受检阅的人数。报告完，再转回下令“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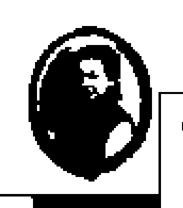
阅兵开始，蒋介石从主席台左侧步下操场。总指挥高呼“立正”，军乐队奏阅兵曲。蒋介石保持与队列相距三十米之谱的距离，从我们的鲁友凤这头开始，徐步前行，目视队伍，缓缓走过。除了目光炯炯之外，既无龙行虎步之姿，也未矫矜作态。宋美龄还是刚才登上主席台时的方位距离，以亲切、和蔼而又高贵的目光，依次注视每个受检阅者。

阅兵完毕，蒋复上主席台，分列式开始。

妇女干训班首先进入程序，鲁友凤走在第一排第一名。来到主席台前，她们“向右看”，拔正步，动作标准、整齐。蒋介石一本正经地举手还礼；宋美龄和丈夫并肩地微微昂首，神态庄严。

四千多人的分列式一会儿就完成了。学员、学生变换队列，凑成一个大方块，仍是妇女干训班位于前列，开始聆听“总裁训词”。宋美龄和陈诚等人坐在主席台上稍靠后的一排木椅子上。

从看热闹的感觉说，对这次典礼，我的印象很淡。比较我



前此的经验，还不如 1935 年我在湖北学生军事集训总队的结业典礼。与其后所见，1946 年张治中主持的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举行的黄埔校庆阅兵大典，比这次也要盛大一些。

那里在念总裁训词，这里便有一位上校来找我攀谈。他单刀直入，询问妇女训练班值星中队长的情况。我如实告诉说：她也是学员，读过大学一年级，现年二十一岁，健美、机警而泼辣。

上校自我介绍：湖南人，现年三十二岁，在部队任过副团长，调中训团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将回部队再从团长干起。

“我是军人，不善语言修辞，只能坦率奉陈。只缘眼光太高，无所中意，迟迟未婚。今见了这位鲁小姐，竟然一见钟情，誓欲求为良偶。”

我笑道：“似觉不可思议，真是一见钟情！”

“这有何奇，但丁不是一见钟情、爱之终生吗？”上校说。

“是，不错！可见足下还有文学修养。”

上校身材魁伟，丰额，高鼻子，相貌很是英俊。

“秘书先生能不能做好事，替我做个月下老人？”

我说：“很抱歉！我从来不会也不愿做这类事，我只给夫人做些打杂事宜，并不接近学员。”

他再三纠缠，我说：“你可直接写信追她嘛！”

“我怕蒋夫人知道了！”

我说：“假如你确是未婚，诚意求爱求婚，蒋夫人知道了只会促成好事。当然，如其你本来有妻子，蒋夫人就会认为你品行不端，必定收拾你。”

会场训话结束。警官学校首先退场。我想起有两个熟人在第二期党政班受训，我何不顺便看看他们呢？便请那人引道，上党政班等候会客。熟人一个是同学的父亲何清铭，一个是另

一同学的哥哥朱英培。

会客室没有沙发，一张中等长方会议桌，两旁放着条凳。主客对坐，我背对窗子。忽然，何、朱两先生同时止言，肃然起立，状甚恭谨。

我扭过头一看，却是蒋介石从团部的办公楼过来了。一条石板路，蜿蜒经过我所在的窗下，伸向院门。蒋先生仍是刚才在主席台上的那身军服，拄着手杖，稳步迈了过来，身后跟着万耀煌等文武官员。稍后几步，宋美龄边走边听陈诚讲述什么，再后面是便衣卫士数人。

蒋经窗下时，和我距离不到五米。他瞥了会客室一眼，算是对何、朱二学员的注目礼的还礼。他是认识何、朱的。他的目光根本不接触我。而宋美龄行经窗前时则大不一样。她显然惊诧地发现了我在这儿，深深盯了我一眼，却没有看何、朱二位，也没有任何语言。

次日。宋美龄很早就来到了妇指委，参加了干训班的升旗仪式。然后她站在国旗旗杆下的台上，对学员讲话：

"……你们昨天，很不错，很好。始终谨严整齐，井井有条。……你们的分列式好极了，美极了，整齐极了。比党政班强多了——当然，他们都是些大官，年纪大些，不能与之比较。应该比警官学校，那都是些小伙子，青年警官。可是，你们至少不比他们逊色。"

"……你们给干训班争了光，给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争了光，给全国妇女争了光。你们以自身之身体力行，证实了颠扑不破之定理：我们中华妇女，足以毫无愧色的优秀操行，与男子并肩前进，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取得抗战之最后胜利……足以毫无愧色，与男子一样进人社会，承负任何艰苦历史使命，坚苦卓绝，造福人群……"

到了办公室，宋美龄立刻叫了我去：

"怎么没见你进场?却到会客室里会客去了?"

我讲了昨天的情况。她立刻火冒三丈，拍着桌面，说：

"谁叫你穿那么一身去的?中央训练团是马戏团?隆重的典礼是逛公园?……发给你的制装费为什么不领?……简单、朴素就连礼貌也不要了吗?……岂有此理，太不严肃，丢我的脸，丢妇指委的脸!你什么都好，就是这一条，太不修边幅，岂有此理!……"

足足训了我十来分钟，又把那两位小姐叫来，着实训了顿，这才火气渐退。又问我被中校挡架之后，在哪儿混了那么久。

我如实告诉了宋美龄，说了那上校纠缠的事。她情绪渐趋安详，毫无表情地听我叙述。等我说完了，才问：

"你觉得，你给那上校的答复很妥善吗?"

"我只能那样答复嘛!"

"你就批准他可以追求鲁友凤?你就料定我如其怎样就怎样?"

"耶，求爱求婚，是每个未婚男子的权利嘛!难道我能代表妇指委，封锁干训班，禁止军官们来追求这些女孩子?而且，其根本依据是你时常说的人权天授、民主精神……这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是说过，我也可以考查你、观察你吗?"

"好吧，你且说说，你考查、观察我对青年人的恋爱乃持何等之观点?"

我说："你是中华古代道德加西方民主思想。你主张：男女均有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之神圣权利。同时，不论男女，都应该讲品行，忠实于爱情、婚姻，不能朝三暮四，不能欺骗对方。除非离婚，不得另外追求外遇。"

她对我的话不置可否，转而问我何以不修边幅，吊儿郎

当。我坚决否认我有吊儿郎当之处。说来说去，她又自己替我解答：一个青年男子在妇指委工作，人言可畏，干脆衣冠不整，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她劝我，不要自作无谓之拘束，今后务必改善衣着，使其名实相符，不至于出去公干时吃闭门羹。

不几天，我果然见到那位上校来找鲁友凤。他们在恋爱了。

四年后，偶遇妇女干训班一期的同学，她说：鲁友凤和一位团长结婚了。但是，无法确定，这团长就是复兴关那位一见倾心的上校。

就在宋美龄热情洋溢表彰训练班学员的这天，晚饭后，一些学员散步嘉陵江畔，指点山水，各抒己见。有几位姑娘大唱反调，引起强烈争论，吵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扯到了宋美龄那里。宋美龄把双方主角叫来，让她们扼要说了一遍。弄清了“反调”可归结为三条：

一、参加典礼、阅兵、分列式，都毫无意思，劳民伤财，白折腾一顿。难道能靠站队整齐，正步拔得好，去打败日本侵略军吗?打日本要靠精良的武器，庞大的空军，猛烈的炮火。不知道节衣缩食，集中财力去买飞机大炮，却把钱花来举办典礼上，完全是舍本逐末，瞎起哄。指导长竟然把这夸大成“为全国妇女争了光”，实在荒唐之至。

二、绝不能说妇女可与男子一模一样，完成任何历史使命。妇女就是妇女，两性差异不能忽视。这样夸大其词，不是鼓励妇女，而是强求妇女之所难，等于在坑害妇女。

三、在当代中国的国民政府统治下，谈“妇女平等”，无异掩耳盗铃。试问，国民政府委员中有几个女的?中央各部中有几个女部长?全国的战区长官、总司令，军、师、旅、团、营长中有没有女的?“我们的指导长如果不是第一夫人，能够当得上指导长吗?”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却空喊妇女平等，可笑。

驳斥反调的人当然不吝尖锐词句，指责唱反调者是“××分子”、“××党”。

大家讲够了，宋美龄才开始说话：

“孩子们，我很高兴，因为你们热情探讨事理，辩个曲直，又坦率直言，无所顾忌。这说明，我们这里很民主，没有钳制言论，很自由。我提议：各自坦白发表意见，不要企图强求人家同意，各有各的自由，各有一副头脑，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强求别人立即接受你的意见，就是不讲自由，不讲民主。

“当然，也有不能和他讲民主自由的，这就是汉奸言行。凡属汉奸言行，必须立即铲除之。你们争论的几个焦点都与汉奸言行风马牛不相及。最好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后在生活、工作中继续研究……”

学员散去，争吵平息。陈纪彝问宋美龄：

“你这岂不是不了了之吗?”

“只能这样吧！你有什么高见?”

“那两个说现在提倡‘妇女平等’是‘掩耳盗铃’的，其实是明目张胆攻击国民政府，恐怕有政治背景吧?”

宋美龄：

“管他干吗?充其量是共产分子，也绝不是汉奸。总而言之，不是汉奸，就不用多生枝节……”

陈纪彝笑道：

“你放弃反共了吗?”

“绝不放弃。但是，现在，抗日战争压倒一切，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信仰之争必须暂时不管。亲爱的，你看到过英美报纸的那些报道吗?”她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暴行，问过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信仰什么主义吗?什么也不问，只要是中国人，他们就肆意奸淫掳掠，残暴屠杀。事情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十二、"五四"大轰炸这一天



1939年5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日军轰炸重庆后步出防空洞

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市的狂轰滥炸，从1939年的5月3日起，再度升级。这一天，白日、黑夜，对重庆空袭了七轮；每轮临空的飞机至少九架，多则三十六架。大量投掷杀伤弹和燃烧弹，而且专炸闹市和人口稠密的街道。最繁华的大街，从小什字到都邮街，都是一片火海。

5月4日上午，宋美龄很早就来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因为干训班的学员要结业

分配工作，她要抓紧时间，和每个学员进行一次个别谈话。

不到8点，个别谈话就开始了。仍由我和小陈伺候。我在旁边记录，记下学员的愿望、要求、照顾的事项以及她们的特殊情况，并记下宋美龄对这个学员的印象和意见，如："应照顾家庭(健康、爱好……)"，分到何部门何地区等。陈小姐则传呼学员。

宋美龄的个别谈话别具特色，而且随心所欲，方式方法变化莫测。今天一开头，又是一个路数。

上来的学员健美稳重，语态缓慢低沉："我叫袁自珍，安徽合肥人，安徽省立女子高中二年级肄业，今年二十岁。"

然后垂下眼帘，眼观鼻，鼻观心，端坐候讯。宋美龄静静地注视着她。好一阵了，她才低声问："你怕我吗?"

没有反应。

"你讨厌我?"

仍无反应。

"那么，你很不信任我?"

袁自珍抬起眼帘："我很喜欢你。不过，觉得你很遥远。你是领袖的夫人，是训练班的主任。"

宋美龄："那说明，我和你们接近得太少了，我还有架子，叫你们看了不顺眼，这是我的过错。我现在当面向你说excuse me!(请原谅)你能原谅吗?我还要说：袁自珍，我们做个知心朋友，你答应吗?"

学员睁大眼睛注视着她："我真没想到，您会这么坦率。那，我……我该怎么说呢?"

"有什么说什么嘛!你有什么困难、痛苦、忧郁，随随便便地向我说，就像和知心朋友谈天。"

女孩子又垂下了眼帘。

"大概，你顾虑这儿有个男青年坐在旁边。别担心，这密

斯特张，是个极诚实的青年，最不多嘴多舌。要不然，我叫他走开?"

袁自珍摇了摇头。

"哦，或者，"宋美龄语态亲切，"我先谈谈对你的印象：你很聪明，功课好，举止可爱，脸蛋儿逗人喜欢，一副温柔善良的模样。可你是那样忧郁、沉闷，你不同任何人交朋友，你简直没有朋友。唉，孩子，什么事情使你那样忧郁呢?想念爸爸妈妈吗?"

"不!"她说：她很小就失掉了母亲，继母对她很不好。父亲跟继母走。她从来没尝过父母之爱，也就不存在怀念。

"那么，嗯，你的爱人(恋爱对象)在哪儿?"

女孩子摇摇头："没有。"

宋美龄微笑："你莫骗我。爱情的事情我很懂很懂!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绝对不会没有男子追求。没有?你哄我。"

袁自珍眼眶湿润，茫然四顾。

"抱歉!抱歉!小妹妹，我不该触及你的痛处。但，我是一番好意，我希望能帮助你解除痛苦。"

女孩子头一埋，眼泪夺眶而出。宋美龄对我使了个眼色，我悄悄出去了。

她向宋美龄吐露了实情：在缺乏家庭温暖的情况下，她接受了一个大学生的追求；并且在男方要求、女方愿意的情况下，发生了两性关系。不料，男方始乱终弃，别有所欢。这人目前正在重庆，她去找他也屡吃闭门羹。

宋美龄平淡地说："这号臭男人，你还留恋他?"

"不管怎样，我已是他的人了嘛!"

"傻丫头!这是什么时代?还说这种傻话。我们绝不赞许乱来，也决不能守什么从一而终。什么了不起?这个时代，有几个孩子的寡妇也冠冕堂皇地嫁人咧!去他的娘，把他当烂牙刷



扔到九霄云外。抬起头，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生活。凭你外在内在的美，一定能找到比他强十倍的男人。有我做你的最坚强的后盾……"

说得袁自珍焕然顿苏，眉开眼笑。宋美龄便为她设计：分到"四行联合总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的联合办事总处)去工作，那里没结婚的年轻大学生成打，还愁没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袁自珍欣然同意。

宋美龄又加上一句："记着，我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啦!你有困难就来找我!"个别谈话结束。

宋美龄叫我在袁自珍名下记上："体魄健壮，纯洁善良，工作能力极强，能刻苦耐劳，勤奋工作，有极高之责任感，又极为可靠。拟介绍到'四联总处'做秘书工作。"

我笑着应："是。"

她问："你笑什么?笑我主观臆断?哼，你不懂!就根据她这爱情悲剧及其态度，我就准确地得出了这些结论。"

她又朝门外招呼小陈："叫下一个来。"

刚刚谈完六个人，响起了空袭警报。司机进来请宋美龄上车。

重庆西郊的老鹰岩(山洞)到歌乐山，丛林茂密。权贵富翁们便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这一地带建造别墅，还是上等的躲避空袭之所。蒋氏夫妇也在歌乐山修有这种别墅。每到空袭警报唱起丧歌，有条件的就登上小汽车，直奔老鹰岩，钻进自己的香窠，或棋牌消遣，或随意闲话，或读书自娱，或趁此公干。空袭于我何有哉!因此，每当警报呜呜，百姓仓皇钻洞之时，自城市中心，经化龙桥、小龙坎、新桥，蜿蜒而上老鹰岩的马路上，尘沙蔽天，跑警报的小轿车接成四路长龙，滚滚而西，蔚为壮观。

往天，宋美龄在指导委员会听到空袭警报，也是这般对

付，所以，这时司机来请她上车。

宋美龄挥了挥手："去，去！我就在这里躲一躲。"命令小陈："叫下一个。"

紧急警报响了。宋美龄说："至少还得十分钟敌机才会来，把这一个进行完吧！"她叫其余的人先进防空洞，然后从容地和这个学员说话。按照要求，该走了。我们——我，小陈，那个学员，围着宋美龄往防空洞走去。

防空洞在求精中学后靠嘉陵江的坡坎下。靠近防空洞口，是一个斜度很大的泥土陡路。我们刚刚踏上这斜坡，敌机已经临空。坡陡路滑，本不好走，宋美龄却仰头张望敌机，鞋底一滑，她猛可地跌闪下去。幸亏我们三个人闪电般地挽、捧，她才没有倒到地上。

我们刚刚来到防空洞门口，敌机就投弹了。轰！轰！山城不住地抖动，防空洞内已经挤得满满的。宋美龄只好站在洞口，我们三个也只有站在她身边。幸而附近没有中弹。

敌机走了，但没解除警报。宋美龄步上斜坡，往办公室方向走去。我和小陈只好跟着。

"我想到城里去看看。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我俩哪能说不敢？

可是，司机却不同意。"夫人，这是紧急警报状态呀！"

"我们有特别通行证嘛！"

"那么，打电话叫两个卫士来了再去。"

"我这里不是已经有了两名卫士吗？"她指指我和小陈。

"夫人，求你行行好！委员长知道了要收拾我的！"

宋美龄生气了："混蛋！你只怕委员长，就不怕我？干脆说，你自个儿怕死得了！"

司机不敢再说什么了。

宋美龄指示走北干道（即现在的人民路）。但是，车刚到张

家花园底口，才知道这条从上清寺到临江门的北干道还未修通。前面壁石嵯峨，根本不能行走。望见张家花园冲里，男妇老幼很多，坐、蹲、行、立，说不尽的焦急等待之状。原来这儿两山夹一冲，两山之壁打了几个防空洞。敌机走了，人们就从洞里钻出来透气。

宋美龄朝冲里走去。我和小陈当然跟着。进冲口不到五十米，就听到了敌机的哞哞之声。冲坪中的人们火急往防空洞里飞奔，势如狂涛，席卷而前，把我们三个裹在人潮之中，射向防空洞。任你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抗拒。

我们刚到洞门，轰隆轰隆，张家花园就挨了六七枚炸弹。距离不过一百米，正是雷霆乍惊，山岳摆簸，排山倒海的巨浪，“呼”地一下，把我们舂进了防空洞底部。

什么防空洞?只不过是在石山腿下凿了一个三十来米深的窑洞。顶、墙都未剔平，鹤嘴般的石突密密匝匝，布满了洞顶洞壁；顶高也只有两米。洞底宽于洞顶，渐高渐窄。



日本飞机轰炸之后走在重庆街头的宋美龄(中)

人被挤到墙边，必然筋裂皮穿。宋美龄原本走在我们两个前面，就自然被舂到了石壁边上。我刚到重庆时躲过这种洞子，知道火色。立即打宋美龄两肩头伸出双手，双掌抵在石壁上，尽全身之力顶住后面人群的压力，以保住她免受伤损。小陈在我身后哼哼："我受不了哟，压扁了！挤死了！"宋美龄却始终一声没吭。她也双掌抵壁，弄得手掌满是死血点。所幸不过十来分钟，敌机的弹投完了，越过重庆上空，哞哞着走了。人们钻出洞去，这灾难总算熬过去了。

出得洞子，宋美龄脸色发乌，默默走向冲口。走了二三十步，朝我俩说了一句话："不要向谁瞎嘀咕！"

汽车完好，只是复上了一层尘土。司机哭腔哭调地哀告："夫人，回去哪！你当是可怜我吧！"

宋美龄当是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命令："转上清寺、进城！"

司机又哀声地恳求了一遍。小陈也说："夫人，别再冒险了，太吓人了！"

我没吭声。我已经辨出了这个人倔强固执，劝她也没用。果然，她只从牙缝里迸出了两个字："进城！"

汽车开到了都邮街，再也无法前进了。前面，远望大梁子，北望夫子池，由远而近，火海相接。宋美龄命令司机把汽车倒进昨天炸烧过的废墟的断垣之下，她便带着我们两个沿火海边缘朝夫子池方向转去。

在原女子师范学校前面，约莫二十多个消防队员在拆火巷。不远处停有一架救火车。三个消防装束的人坐在救火车上抽烟、闲扯，状甚悠闲。宋美龄上去问："你们怎么不工作？"三个人把她瞄了一眼：头梳喜鹊尾巴，身穿淡蓝色士林布旗袍，准是这一带的居民，溜出来瞅瞅，自己的窠儿还在不在。

那第一个队员敲敲救火车的挡板："自来水管炸断了，没

水，工作个啥子?”

第二个说：“嫂子，没解除警报，不准溜出防空洞晃来晃去的！当心叫军警宪捉到，把你当做给鬼子飞机指目标的汉奸!”

宋美龄自顾说自己的：“没有水?可以帮他们拆火巷嘛!”

那第三个人乜斜眼睛骂道：“你棰子吃多了!”

宋美龄不懂这脏话中的关键字眼。问我：“他说的什么?”

我小声说：“他骂脏话。我们走吧!”

走了五十米的样子，宋美龄对我说：“所以，我深入民众，绝不带卫士。要是他们在场，会当场打死这三个家伙的。”

转到国泰电影院前。电影院大楼已陷在熊熊大火之中。旁边有个简易地下室，直端端地吃了炸弹。一些防空消防人员在拖死人。拖到无火的空处，眼明手快地拔掉死人身上的戒指、



(左起)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视察日机轰炸后的重庆市区

镯子、项链、手表，掏摸衣袋里的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撂下死人，再去拖第二个。有的人正从死人尸首之间拉出"警报口袋"（躲警报的人携带细软的口袋），倒出口袋里的东西，寻取金钱细软，塞进自己腰包。

宋美龄两眼喷射怒火："这般畜生！简直是土匪！……"

她要冲上去，小陈拉住了她。"夫人，千万别冒失，他们会杀人灭口的。"

我说："小陈说得很对，我们赶快走。"

我们三个刚刚转到靠临江门的马路上，又听到了敌机的哞哞叫声。宋美龄站着仰天张望。

我瞧瞧这一带，从民生路到石灰寺，街房全部完好，敌机朝这里投弹的可能性极大。我便紧急招呼宋美龄："夫人，快走！我们到下面城门洞子里躲一躲。"小陈配合我，拉着宋美龄就朝石梯下跑。无奈小陈气力小，她和宋美龄都不善于快步上下石梯，因而行进得很慢。我既不便于出手推、拉这位第一夫人，又不好独自先跑。只有跟在她俩后面听天由命。

城门洞里已挤满了人。他们是这附近的居民，常在这儿躲警报。我们还距离城门洞 20 米之谱，敌机已经凌空投弹了。果然不出我的预料，炸弹密密匝匝地下掷在这一带。轰！一枚炸弹就落在马路转向石梯的道口——正是我们刚才站的地方。巨霆起于脑后，耳聋目眩，"呼"地一下，我们被后面躲警报的人脊进了城门洞里的人堆之中。

紧接着又是一声更加震天动地的暴霆，一枚炸弹落在城门洞后稍右的城墙边坡上。魂魄出窍，我们昏厥不知所以了。少顷醒来，却是脑嗡耳轰，听觉失灵，视觉模糊。大体辨得，洞内的人全都栽倒了，前半部的人被轰倒在洞外靠嘉陵江的石梯坎口；而洞内偏左一角则血肉模糊。我们三个万幸又万幸，倒在炸弹淫威的死角。而宋美龄竟在死角外边的沿儿上。只需再

往左几公分她就得受伤；突出三十公分，她的性命就完了。

直到敌机哞哞之声渐小渐远，终于消逝之后，幸存的人们才惊魂返窍，确信自己还活着，慢慢站了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土，庆幸死里逃生又一遭。

宋美龄最先站起来，大声叫唤我们两个的名字，谁还能听得见？

炸弹余响，反复嗡嗡。我爬起来，向她做手势，表示耳朵失灵了。她也做手势，叫我看看小陈还活着没有？我过去拉起陈慧丽小姐，掸掉她身上的尘土，通体完好。旗袍领扣前的开襟钮花依然无恙，只是小姐傻头傻脑，眨巴她俏丽的眼睛，却不说话；而且站立不稳。我必须搀着她。不搀，她就摇摇欲倒。

接着，宋美龄和我手势交谈。她要马上攀上马路。我告诉她：石梯坎已被炸坏，悬崖乱石，无法上去。而且上面烈火熊熊，上去了也飞蛾投火。她蹲地表示，要马上离开这里。我叫她稍等片刻。

度秒如日，好容易陈小姐神志清醒，可以站立了。我便走出城门洞，探望左右，发现了一条近路，绕城外的贫民窟，七上八下，西去几百米，有一曲折小石梯，可以翻上城墙，到韦家院坝。那里没有燃烧。

我回来告诉宋美龄，她决定走这条路线进城。

我们三个弯弯拐拐，汗流喘息，奋斗了一个多小时，并且又经历了两次敌机空袭，两次钻进防空洞，都侥幸没有被炸。终于在下午三时许到达了都邮街。昨天炸过的废墟上今天又落了炸弹，汽车被埋在瓦砾土块之中，好在没有直接吃炸弹。司机一见到我们，好像死刑犯突然得到大赦："啊呀呀，夫人啦！……"

这时我们的视听功能已经恢复。宋美龄更是神色自若。冲司机严厉地说："少废话！回指导委员会！"

第二天，宋美龄容光焕发，喜笑颜开。上午七点半就到了办公室。准八时开始和训练班学员个别谈话。我刚刚坐到她身旁，还没来得及摊开记录本，她便对我说：

"昨天，收获太大了。的确不虚此行。唔，你很不错，有胆有识，是个大将材料。你干不干军事?我保举你……"

我说："你昨天有什么收获?"

"耶，那些下情，民众防空洞之简陋，消防队员之土匪行径，靠委员长左右那些饭桶，能知道吗?"

不久，当局对防空司令部严加整顿，特别是，拨出巨额专款，在山城的石山脊骨里面，从东到西，掏了个长达十里的防空大隧道，供百姓躲警报之用。

这表明，宋美龄冒险所获情况，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左起)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在重庆视察防空洞

十三、牛奶洗澡之谜

进城冒险的事，宋美龄再三叮嘱，不准我们泄密，可是她自己却对陈纪彝说了。陈纪彝装作不知，三番两次来追问我，我好歹不说，她笑道："想不到你还这样忠实可靠哩！不管怎样，你且说说，你跟蒋夫人这么久了，到底对她印象如何？"

我说：她给我的印象是平民化，加丰富的人情味，有时非常务实，有时又罗曼蒂克得出奇。

"你别说得那么复杂，简单告诉我：你到底喜欢她？讨厌她？还是害怕她？"

我说：这个问题我实在是答不出来，因为目今我脑子里有两个宋美龄。一个是过去道听途说，传闻所知的蒋夫人；一个是，我这几个月直接接触的宋美龄。这两个形象，差别太大了。

她问："你过去听到过一些什么呢？"

"在我学生时代，听到过不少宋美龄的花边新闻，野史逸事，概括起来，她是一个弄权误国、骄奢淫逸的角色。"比如说，人们盛传，她和吴国桢偷情；她用牛奶洗澡……

陈纪彝告诉我，她跟宋美龄已经很久，对宋美龄的公、私内幕，无不知晓。宋美龄也常和她说知心话。她确信，宋美龄

并无婚外恋。她首先谈了一点理论，说是不论古今中外，不分男女，如果他(她)在政治上、军事上锐志进取，专心谋求，他(她)就不会同时热心生活享受。刘邦原本贪财、使酒、好色，一旦身为沛公，强烈谋求夺取天下，便酒色之好都没有了。唐明皇是在得了皇位，享国日久之后才转而宠爱杨贵妃，喜好声色犬马的。宋美龄抱负很大，雄心不小，醉心于政治、外交等务，忙得不亦乐乎，决无闹罗曼史的闲情逸致。

“说到吴国桢先生，你的贵同乡，你很清楚，既不是潇洒倜傥的美男子，更不是英俊魁伟的伟丈夫。怎么可能被宋美龄宠为情人?——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朋友。20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异性也可能成为纯洁高尚的知己朋友。吴国桢这人头脑不凡，政治敏感，才干出众，对蒋公夫妇极为忠诚，是他俩的上等辅弼之臣。这就是宋美龄和他关系密切之所在。”



关于宋美龄的花边新闻、野史逸事很多，用牛奶洗澡只是其中之一，事实是……

我表示信服她的论断，她便接着谈了牛奶洗澡的秘密。

“牛奶洗澡?有这事情，我也用牛奶洗澡的。这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很多小姐、夫人也有这种兴趣……”

我大惑不解。她笑问我：“你说说，牛奶洗澡怎么个洗法?”

“那还用说?倒入澡盆的不是清水而是牛奶，裸体浸泡于牛奶之中，荡荡乎乐在其中也!”

陈纪彝大笑。

笑够了，她才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种治疗多种皮肤慢性病以及改善皮肤的良方。具体方法是：浴罢，将鲜牛奶洒在皮肤上，且洒且搓——摩挲循按，使奶汁渗入皮肤，及于腠理。一次全身用量，不及半磅牛奶；而且每星期至多治疗两次。用量多了，治疗勤了，反而有不良的副作用。用不得法，按摩过重，会得皮肤病的。用得好，无皮肤病的可增加皮肤的润泽，还可以产生悦人的特殊气息。

“实际上，她日常生活很简单。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她在这里的卧室和浴室。”

宋美龄在这儿有一间卧室，原来也是一间教室，就在陈纪彝的寝室对门。教室的一头，还用层板半墙隔掉三分之一，成了一间浴室。里面并无浴缸、莲蓬头。地板上打了一层水泥三合土，接了白铁皮的排水管。墙边罗列着一个高脚茶几，三只白铁水桶，里面装满清水。另有两只放有搪瓷面盆的洗脸架和一个普普通通的衣架。板壁顶边有一排挂衣钩，上面晾有四张七成新的大小浴巾。除此，一无别物。

陈纪彝告诉我，宋美龄每次来这里，都要冲凉一次，她自己操作，不用别人伺候。冲洗擦完后，在那边床上略躺一会儿。偶尔也在这里睡午觉。寝室也很简单，一张中等宽度的藤绷床，一对小沙发加茶几，一个小平柜，几把木椅子。在床

下，有广东式的软底木板鞋，成色也不很新。

我俩来到陈纪彝与宋美龄合用的办公室，却见宋美龄已经坐在里面。两个女人便用英语交谈。

宋美龄："你们上哪儿去了？"

陈纪彝和她开玩笑："我们跑警报回来，热得不行。我领小张在你浴室里冲了冲凉，我自己回房里擦了擦澡。"

"那么，他用我的浴巾？"

"当然，只能用你的浴巾嘛！"

宋对陈说："好的，以后你也可以用那间浴室。只是，你不要用我的浴巾……哦，这叫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那些女孩子们，训练班的孩子们，怎么洗澡的呢？"

陈："我都只能在寝室里用一桶水擦擦，她们能怎样？"

"也用一桶水？……"

"很抱歉，她们只能用一盆水……"

"哎呀呀，这太糟糕了。请原谅，亲爱的！你该早告诉我，我怎么能这么糊涂，全不关心大伙儿的困难呢？——马上解决。挪出一间大房子，装上几条水管，二三十个喷水龙头，弄一个洗澡间。"

陈："还得修一个大水池，因为天天轰炸，自来水时常不通。哪来这笔钱呢？"

宋美龄："这算个什么问题？这笔钱，不论多少，我拿出来。"转对我："小张，你马上办一件紧急事情。可以出双倍甚至三倍价钱，要求一定今晚连夜修好，明天就能洗澡……"

次日上午八点半，澡堂的装修刚刚完成，营造厂的人还没走，十几个临时工正在川流奔跑，往蓄水池里担水，宋美龄就来了。她上上下下把水池、水管、阀门、莲蓬头一一查看了一遍，很是满意。朝我说：

"OK, my dear boy! 干得利索！雷厉风行，冲锋陷阵；这才

不愧是宋美龄身边的人。”

我出去和营造厂的人算账付钱。这里陈慧丽小姐道：

“夫人，我是和小张一块奔跑的哟！我和他一起，从上午十点，奔跑到下午七点，又紧急守着工人，熬了一通宵的哟！就只小张OK，我就不OK？”

宋美龄笑道：“啊呀呀，小张OK，不就是你OK吗？你们是一对儿嘛！哪能有他没你呢？”

小陈撒娇：“夫人乱说，我和他是个什么一对儿？”

“呃嘿嘿！你懂什么！瞧不起他？要知道，女孩子找对象，就得找这种小伙子！千万别找那些大少爷——像你那个爱人，臭狗屎不如……”

“我没有爱人。”

“你想哄我？我还没糊涂到那种程度。我已经三次见他来找你，你和他嘟哝一阵，送他出去，模样儿有点儿像《西厢记》里的张生，眼睛东瞟西瞟的，是不是？”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无赖，扭住不放。”

“你和他有了性关系？”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号轻狂人！”

“那，你敷衍他做什么？两巴掌把他扇出去，他敢怎么的？”

“他说，他要到夫人那里告我，说我朝三暮四。我怕夫人剋我。”

“他白日做梦，放狗屁！你告诉他，他敢再找你纠缠，夫人要叫警卫把他五花大绑了，送到卫戍总司令部去蹲监牢。还要叫他的父亲大人丢掉乌纱帽！我最恨这种纨袴子弟，不收拾透彻，我就很不受用。——可是，你为什么要怕我呢？我什么时候不讲道理地剋了你呢？”

“哎呀，夫人，我实在笨嘴笨舌，说不清楚。我不是害怕

你，我是，喏，非常非常喜欢你，想一辈子跟着你。深恐有这么一丁点儿，一丝丝儿，叫你不喜欢……”

“傻丫头，我还要怎么喜欢你呢?要像追你的那个纨袴恶少，甜言蜜语哄你吗?你本来聪明能干，这些时更努力，学会了公文程式，里外办事能力提高很快；前天跟我进城也很勇敢。虽说比小张差一点儿，究竟他是男子汉，你一个小姐，能够那样就非常非常勇敢了。在我手下，不要那么提心吊胆。尽管昂首阔步，大刀阔斧，只要不是存心捣蛋，出了天大的纰漏，我宋美龄给你顶着……”

十四、"我属于我自己"

我和营造厂结了账、付了款后，来到宋美龄的办公室，侍候她批阅公文。批阅完毕，我抱起公文要走。她却说："别走，别走！陪我一会儿，今天小雨，重庆乌云密布，日本飞机当然不会来。"

陈纪彝到妇女干训班上课去了，办公室就我们两个。她靠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

"你给我讲点有趣的故事，醒醒脑筋。我疲乏得很！"

"疲乏？何不去睡觉？你这里不是有个卧室吗？"而且，她竟忘了，我昨夜熬了一个通宵哩！

"睡觉不好。最妙的是听点儿趣味小品。"

我便讲了一个传说：

冯玉祥打仗，对方飞机投弹，士兵大恐。冯公就集合官兵讲话："……天上的飞机多呢，还是麻雀多？"

士兵齐应："麻雀多！"

"那么，是飞机下的弹多哩，还是麻雀拉的屎多？"

"麻雀屎多多啦！"

"麻雀拉那么多屎也没掉在谁的头上，那么点炸弹就落在谁的头上了吗？"

士兵大笑，恐怖情绪顿消。

宋美龄微微笑了一下：

"这是人们编的，没有这回事。因为冯玉祥从没和拥有空军的对手打过仗。——小张，你和我有隔阂，不敢讲真正的趣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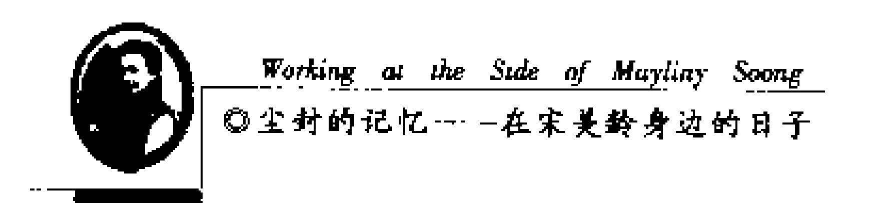
抗战期间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

我便讲了三个韩复榘的笑话。他去视察学校，看见学生在打篮球，便叫来教育厅长，骂："妈的，我给你拨那么多经费，都花到哪儿去了?这球也不多买几个，叫学生仔那么多人抢这一个球儿，像话吗?"

一个：韩复榘说："蒋委员长闹新生活运动，我都赞成，就有一条，'行人靠左走!'耶，行人都靠左走，右边谁走?"

一个：韩复榘讲演："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出得很多……到会的人很不整齐，出席的只有五分之八，缺席的倒有二分之五。缺席的人举手。——啥?既不到会，又不举手!给我把他们拖出去!"

宋美龄好像没听到过这些流传很广的笑话，我每说一个，她都笑了。最后却说："这些也是人们编的，不过编得很好。



韩复榘确实是个混蛋，可是他并不蠢，很懂得拥兵自重。去年，一枪不打，拉起队伍逃跑，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所以我们把他枪毙了。民间有没有人替他叫屈?……没有?我相信不会有人替他叫屈的。喂，再讲点有趣的。比如说，你的恋爱故事。"

"我没有恋爱故事。"

"鬼话!你又不是白痴，能没恋爱故事?"

我说，我确实没有恋爱，不是没有这种机会，是我一心求学、上进，心无二用，顾不上恋爱。

"唔，唔!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人总是这样，有了最突出的追求目标，就会对一切次要目标不感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自从进入政治生活，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就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

我刚刚离开学校，十分幼稚，加之和宋美龄相处多日，无所顾忌，就冲口而出：

"哼哼!是不是这样哟?民间传说的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她忽然"哎哟"一声，两腿一抬："痛死了，酸痛死了!快，小张，给我捶捶腿。"

"请原谅!我不能给你捶腿!……为什么?凡是夫人、太太、少奶奶，只有两种人可以给她捶腿：她的丈夫；她的仆妇、丫头。"

"瞧你小小年纪，封建成条倒不少。捶捶腿有什么呢?比如说，那天我们钻那该死的防空洞，你把我护在怀里，丈夫拥抱也没那么紧扎，又有什么呢?"

"这个，"我说，"孟夫子早就说过：'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参见《孟子·离娄上》)

钻防空洞护住你，权也。不给你捶腿，礼也。"

"你呀，真是一个小冬烘。比如说，古代规矩，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否则就是'冶容诲淫'；那么，日今所有的妇女从早到晚，都在冶容诲淫啰！……哎呀，酸痛死了！酸痛死了！……"

我说："你实在痛得厉害吗？我给你捏一捏吧！捏、就是推拿，是医生的话儿，我可以暂充医生。"

她说我捏得很好，很舒服，酸痛立即缓解。又说，她前年去淞沪前线劳军，后又在武汉会战前线劳军，日军飞机多次追着轰炸，她的汽车被炸翻，她被抛出三十多米，休克好一阵才活过来。肋、腰、腿、臂都受震严重，住过院，至今一遇阴雨，就腿、腰、肩胛酸痛。她要我做推拿医生，以解除痛苦。

我说："荣幸荣幸，我要进御医院了。"

"哼！你呀，总把我们当皇帝，认为我们独裁嘛！哪样独裁了？……面谕？下手令？不论怎样民主，美国的总统，英国的首相，还是要在公文上签字，批条子，对下级作指示的嘛，这是法律手续嘛！像斯大林他们，那才是独裁。国家大小事务，一概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大小官吏概无说真话的发言权，百姓更无任何政治、经济权利；连生活小事都没有自由……好了，你说说，民间传说我怎么了？"

我已出口，不便更改，就干脆照直说了：传说她和前夫刘纪文，明离暗不离；和吴国桢搞婚外恋；玩弄空军飞行员等等。

我以为她听了会暴跳如雷，谁知她却若无其事。

"你对我毫无顾忌，太好了。我真希望你长期跟我，我就有了一个真实可靠的耳目了。"她说，以后你听到什么，哪怕恶毒臭骂我，都照直对我说。人，尤其是政治领袖，最可怕、最可悲的，就是耳目闭塞，不知下情民瘼。不过，你今天说的

这些，我早已知道一些，全是胡诌。我和刘纪文根本没有结过婚，而且在认识委员长之前，就和他关系淡薄了。分手后更无私交来往。他和委员长，一个要投靠求官，一个要搜罗人才，这是他们的事，与我无任何关系。至于吴国桢……

她的说法和陈纪彝对我解释的基本一样。不过她多了一句：作为部下、朋友，她信任、喜欢吴国桢。说到飞行员，宋美龄说：飞行员对于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关系重大，她从这点出发，普遍地喜欢每个飞行员……

“我绝不是说，我成了神，我超脱了……本能……”

她如此坦率，令我大为惊讶，也深为佩服。更进而确切感到，她把我当做地位完全平等的知心朋友。这种情况实在难得。她却解释说，这是做人的起码品德。

然后，她睁开眼，眸子闪耀着青春活力：“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攻击我的还多哦！可是，我一概不理。我照我认定的做人标准，勇往直前。我是我的，我属于我自己，听命于我自己，决不理睬那些居心叵测者的瞎三话四……我对我自己的行动负责，决不掩饰，决不赖账，更不偷偷摸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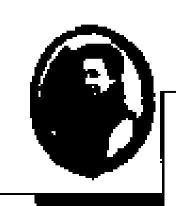
十五、抚伤忆血战

1939年的端午节到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动用了很大一笔钱，隆重慰劳军队、伤兵。宋美龄亲自带队连日出动。却是没有差遣我，叫我搞内勤。轮到要慰劳陆军总医院的伤兵时，才差遣我和小陈负责筹办和分送慰问品。因为陆军总医院在重庆江北，隔了一条嘉陵江，我们头一天便到江北，采办皮蛋、盐蛋、粽子。宋美龄要求我们务必逐一检视，不得有坏蛋、馊粽子。

连日阴雨绵绵，幸免空袭骚扰，却是泥泞载道，衣裤皆湿。天刚刷亮，我们就带领临时工，将慰问品运到了医院。七点半刚过，宋美龄就来了。陈纪彝、陈琪媛、赵剑梅等二十来位太太、小姐跟在后面。雨下得正大，仅是车船上下之际冒雨走几步路，宋美龄的浅银灰色绸旗袍也淋透了。随员小姐们的情况当然不会比她好，湿漉漉一身，显得有点狼狈，却也因此更见慰劳之热忱。

这一行人每步入一个病房，陈琪媛组长就上前作开场白，高声介绍：

“亲爱的受伤将士们，亲爱的伤兵弟兄们，端午佳节到来，蒋夫人亲自带领我们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负责执事，来



慰劳你们。你们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保卫千百万妇女儿童，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浴血奋战，受了重伤。我们代表全国的父老昆弟，诸姑姊妹，感谢你们，慰劳你们！”

宋美龄又高声说：“弟兄们，蒋委员长感谢你们，挂念你们，叫我代表他，来慰劳你们……”

然后她来到每张病床前面，和伤兵握手，问：“伤的什么地方？现在怎样了？……有什么困难？……家里有信吗？……”

按宋美龄的安排，她慰问到了适当时候，我和小陈就抬上一盘慰劳品。每份盐蛋、皮蛋各十个，粽子二十个，白糖、肉松各一包，水果一袋。由宋美龄亲手从托盘里拿起来，递给伤兵或放在他们的床头柜里。完了再和伤兵握手，叮嘱他好好养伤。伤兵们一个个感激兴奋，热泪盈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意思：伤好重上前线，誓死消灭万恶的日本鬼子。

慰劳进行到第三个病房的最后一个病床。那伤兵却首先



宋美龄带领妇指委劳军的情景

说：

“蒋夫人，我八个月里第三次接受您的慰劳了。我的伤还没好，太惭愧了！”

宋美龄：“哦，哦，那么，你是保卫武汉受伤的？”

“是的，保卫武汉，死守田家镇要塞受的伤！”

宋美龄握住他的手：“哦，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死守要塞外围制高点，反复拉锯了三次，只剩四个战士，退回要塞的弟兄？”

“是的，夫人，您还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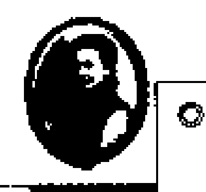
“怎么能不记得呢？你们这些浴血苦战的英雄弟兄，我们能不记得吗？蒋委员长还叮嘱我，如果看见你们四个弟兄，代他致意。”

“感谢夫人！但是，那三个弟兄……他们，他们伤太重了，在宜昌就死了！”伤兵流下了眼泪。

宋美龄也语音凄凉：“你真是个好弟兄，还记得他们，有袍泽深情。”

“那怎么能够忘记呢？我们是一起流汗流血，共生死的弟兄啊！唉，我们的弟兄，排、连、营、团长多好啊！”于是他大为激动，有点语无伦次地叙述死守田家镇要塞的惨烈战斗。他所在的连奉命死守要塞前沿外的沼泽制高点。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三挺轻机枪，而日本鬼子则有百来门火炮和肆无忌惮的空军。

阵地被敌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了，他们就趴在炸弹、炮弹的弹坑里，以同伴的尸体为掩体，阻击敌人。这样死守了几个昼夜，白天敌军疯狂的炮火把他们逼出了阵地；夜里，他们摸黑袭击，拼刺刀，把敌人赶走，又夺回了阵地。这样三进三出，他们全连，连同增援的一连人，三百多人总共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这才奉司令部的命令退回要塞，参加坚守要塞的战斗。



直到1938年的9月29日，田家镇要塞，这个武汉东面最重要的门户，终于失守了。守军共死守了十一天，当要塞司令李延年下令撤退时，两师官兵总共只剩下一百多人了，而且大都负了伤。

而在沼泽制高点幸存下来的这四名士兵也都负了伤，现在却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们的好弟兄呀!"伤兵更加激动，泪随声下："报告夫人，我们是以汉阳造步枪和手榴弹、刺刀对付鬼子兵的飞机大炮的呀!是以血肉之躯阻住敌人的坦克、大炮的呀!报告夫人，报告委员长，给我们多买些大炮、坦克、机关枪，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的弟兄们呐，我们的排长、连长们呐!我睁着眼都看见他们的尸首堆在我的面前呐，蒋夫人，他们死得好英勇，也好委屈呀!……"

宋美龄给那伤兵擦眼泪，哽哽咽咽地说："好弟兄，别伤心了!那些在上海、南京，在台儿庄大捷，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将士，我，全体民众，全国的妇女儿童，都永远记得他们，永远感激他们，他们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正在向国外购买飞机、装甲车、大炮、机关枪，我们计划建设许多机械师……"

随行的小姐们都大受感动，不少人静静地流泪，很多人抢上前给那伤兵擦眼泪、揩脸。有的重复着宋美龄的话。

伤兵激动加鼓舞："啊呀，那才好哩!报告夫人，我要重上前线，拿起机关枪，扫射日本鬼子，为我的弟兄、长官报仇。……呀，不行!医官要锯掉我的腿。报告夫人，我求求您，说个人情嘛，叫医官不要锯掉我的腿嘛!……"

宋美龄揭开盖在伤兵身上的中镶红十字的白盖单，小姐们都围了上来。伤兵的左腿前半截裹在绷带里。其余部份肿得像四眠的蚕子。原来，他只受了点轻伤，炮弹或炸弹的细小碎片

射进了大腿，嵌在股骨里面了。由于长途转运，贻误了治疗，加上气候炎热，感染发炎，虽经两次手术，碎片仍未取尽，而伤腿已肿成了这等模样。医官便决定给他高位截肢。



在医院慰问伤兵的宋美龄

宋美龄大声说："请主任医官。"来了一个少校军医，他立正敬礼："报告夫人，卑职——本病房的主管军医到！"

宋美龄："我代表蒋委员长，而且以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也以我宋美龄的个人友谊，请您帮忙，务必把这个弟兄的腿治好，不要锯掉！"

医官碰响靴子后跟："是！卑职竭尽全力！"

"不是竭尽全力，而是要求您，一定要把他治好，不锯掉他的腿！如果您接受我的请求，照我的要求办到了，我以宋美龄三个字担保，给你晋升中校。一旦颁发勋章，保您榜上有名。"

"是！"医官再次碰响靴跟，"坚决照夫人的指示，坚决

担保，一定办到！”

“谢谢您！”宋美龄和医官握手，“请给我两张您的名片，以便我好在这个弟兄痊愈之时，将它转给委员长。”

我们跟着宋美龄在陆军总医院直转到下午两点钟。就是说，宋美龄一气干了将近七个小时。

在这七小时中，她亲手给十几个伤兵换药，重新包扎或者校正了绷带。去年，在武汉，妇指委举办救护训练班时，她参加了学习，较好地掌握了抢救、包扎、处理创伤等知识。每次慰劳伤兵时，她总要察看伤员的伤口，如发现需要换药，或发现包扎草率、绷带松散、污秽时，她便立即亲自动手校正绷带，或重新包扎，甚至彻底清洗创口、上药包扎。在做这一切时，宋美龄显得动作敏捷，犹如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



宋美龄在为伤兵包扎伤口

十六、诵《国殇》惨烈泪下

从陆军总医院回到妇指委，已是下午五时半。大家只好午饭、晚餐合并举行。宋美龄也和大家一起到了饭厅，利用这个时间向陈纪彝布置明天劳军的事情，便和陈纪彝、小陈、我和陈琪媛坐在一桌吃饭。

宋美龄说话向来简单扼要，不多一会儿就说完了。大家不言不语，一心进食。她吃完一小碗饭就放下了碗筷。陈慧丽问："夫人，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儿？"

"饿过头了，不大想吃。"她却不离开，靠着椅背，翘起二郎腿，睫毛微垂，瞅着大家，似在欣赏我们吃饭，也像在想心事。陈纪彝也只吃了一碗就放下了筷子："唉，那个伤兵诉说的死守田家镇的血战情景一直在我脑子里，炮火连天，将士尸横遍野……我简直吃不下……"

其他桌上好些小姐也附和，说是今天感触很深。想到那些阵亡将士，忍不住泪如雨下。

有几位小姐和我开玩笑："只有小张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个人最是铁石心肠，你看他，照样狼吞虎咽，一气吃了四大碗！"

我放下碗筷："小姐们，我可比你们更有动于衷咧！那伤

兵诉说时，你们都在淌眼泪，可我，在默诵屈原的《国殇》，这比哭泣沉痛百倍！……”

于是我朗诵了《国殇》，又译述为现代汉语，再回过来慢声重情地念出原文的最后几句：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以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进行着无尚威武的战斗；始终刚强，不可凌辱！为国捐躯的英灵啊，即使在神鬼的世界，也永远是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

宋美龄赞道：“好，好，屈原不愧是伟大的爱国诗人。用这篇文章来描写我们抗日将士的英勇奋战，实在再好不过了！”

有一位小姐说：“屈原写得好，可那是屈原写的，不是你小张的感情呀！”

我说：“小姐们，我是亲眼目击了抗日将士视死如归的血战实情的！你们到过保卫大武汉的最前线，亲身经历过黄梅县城的攻守战吗？”

接着，我慷慨陈词，简单说了我在保卫大武汉的战役中，怎样参加学生宣传队，到前线慰问，刚好碰上了黄梅县城的攻守战。

有几个小姐还要说我吹牛：“哪有比田家镇血战更惨烈的战斗呢？”

宋美龄说：“孩子们，你们少见多怪了！小张没有吹牛，黄梅县城的攻守战，比死守田家镇要塞更惨更烈。不过，论战绩，田家镇的战绩要高些。从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就猛扑武汉，我们便开始了保卫大武汉的伟大战役。唉，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啊！……”

大家要求宋美龄讲讲这次战役的实况。她推不过，叫我给大家详细讲讲黄梅县城的战斗。我说：“假如你不是累得打不

起精神，最好还是请你给大家讲讲保卫武汉的整个战役。”因为只有她才洞晓战役全局。

她陡地来了精神，睁大眼：“谁说我累得不行了？”

她的语言平静简捷，却又充满感情。二十来分钟的叙述，便让我们对保卫武汉的整个战役得到了明确的印象。

她最后说：

“论一时一地的得失，我们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失败了，武汉终于沦陷了嘛。然而，论长期抗战以获最后之胜利，论伸张国魂，论展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气概，则我们是大大胜利了。经过台儿庄大捷之后的保卫大武汉战役，我们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短期灭亡中国的荒唐梦，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从日军留下的尸体搜到的日记里，日寇官兵都惊叹：‘没想到中国兵会这样顽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一直没见到有一个中国兵投降。’‘大本营的将军们灭亡中国的设想，只能是可笑的幻梦。’‘中国这个民族绝对不可征服。’‘我们活着回国的希望十分渺茫。’”

宋美龄又说：

“欧美许多记者和评论家都惊叹：‘中国这个远东睡狮醒来了！’‘睡狮怒吼了！’……但是，我们的胜利，是四十多万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知道，我对慰劳将士很积极，我对伤兵特别有感情，为什么？就为这个！我们的伤兵是在浴血奋战中负了伤的，是与那些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将士并肩奋战幸存下来的！见到他们，我就想起了那千千万万倒下去的英勇将士。……我是亲自目睹过他们英勇杀敌的。”

她说：“前年，在淞沪前线劳军，虽然差点给日本飞机炸死，却是只到过前线的营、连指挥所。在武汉战役中，我亲自到过前线。从长江南边直到马当要塞，北岸直到黄梅县城的前沿阵地我都去过。我到黄梅前线，大概和小张他们学生宣传队

差错一天。我也亲自目睹我们攻黄梅县城的战斗。”

她嗓音更趋低沉压抑：

“我们的军官、士兵，真是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旅、团、营长亲自端起机枪，冲在士兵的前头，士兵们挺起上刺刀的步枪，提起拉着火线的手榴弹，硬朝着敌人炮火密集的地方冲锋，喊声震天，硝烟弥空……敌人的火力太强，我们的将士排排栽倒在血泊中了，可是第二梯队的将士，又踏着他们的血迹，跨过他们的尸体，更勇猛地冲向敌人……悲惨极了，壮烈极了！——快一年了，他们视死如归，冲锋陷阵的情景，总是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她那早已湿润的眼眶里，泪水夺眶而出：“孩子们，想想吧！这四十多万将士，以及台儿庄大捷、淞沪抗战以来，在各个战场牺牲的将士，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哪一个不是他妈妈十月怀胎、娇娇宝宝辛苦带大的？哪一个没有父母兄弟姊妹？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爱情？……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和子孙后代，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她泪如雨下，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场的小姐、太太们，全都热泪纵横，有的甚至声泪俱下。

这是1939年的5月。半个世纪之后，我有机会看到有关史料。这些史料记载一一证实了宋美龄的叙述。例如，它在记载田家镇要塞之战时写道：

“武汉的第三道防线的标志点是黄石和九江之间的田家镇。……日军以海陆空向其猛攻，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五百余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苦攻田家镇二十八个昼夜，死伤近万人。打到9月28日，日军拼上了性命，海、陆、空军主力全出，飞机投重磅炸弹数千枚，国民党军的海军工事和炮兵阵地全毁。日军仍空炸不停，弹如雨下。日军多路

进攻，国民党军无论官兵无一退却，直至全部战死。其壮烈情景，连日军战报也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摘自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纪实》）。



下一章讲述的宋美龄五次死里逃生的故事，还不包括她与澳籍顾问端纳的那次历险。1937年10月23日，他们在前往上海探望伤兵的途中发生车祸，宋美龄摔断了肋骨，昏倒在泥潭中。上图为宋美龄与端纳在一起

十七、五次死里逃生

在保卫大武汉的激战期间，宋美龄四次到前线，五次差点儿送了命。

第一次是在河南的兰封县。会战初期，日军将领坂垣的精锐师团由河北南下合围武汉。时薛岳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设计布下了口袋阵，意图装下坂垣这个师团。他令桂永清、邱清泉率部扼守要害之地——兰封县。但桂、邱自恃留德名将，守备疏忽，以致被敌人轻易夺去了兰封县城。

蒋介石大怒，限桂永清二十四小时夺回兰封县城，否则处死他。桂永清吓得魂飞魄散，督令部队强攻。日军据城死守，居高临下，大炮、机枪火网密炽。限期已过，攻城毫无进展。桂永清亲临前线督战，属下两个师轮番仰攻，地形开阔，无可隐蔽，真正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赴后继。四十六师的一个旅奋勇冲锋，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殆尽；另一个旅的旅长马威龙亲自抓起轻机枪，带领全旅冲了上去，一样全旅覆灭。

尸横城下，血流成溪。师长李良荣泪如雨下，对桂永清哭道："军长，你看到的呐！我的四十六师，四十六师，全完了！全完了！"

桂永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不愿让部下官兵看到哭相，

转脸朝后，蓦地瞥见，后面不远处几个军官簇拥着一个头戴钢盔，身套军官服的女人。呀，那是宋美龄！他奔过去，眼泪还在脸上流淌："夫人，您怎么来了？"

宋美龄也眼含泪花，语音哽塞地说："你这个军长，什么黄埔高材生？留学德国学的什么？打仗有这样打法的吗？这不是拿弟兄们塞敌人的炮眼吗？可惜啊！这些英勇无比的弟兄们呀！……"她的眼泪终于淌下来了。

但就在这时候，敌人射来了一排炮弹。天崩地裂，硝烟浓烈。连宋美龄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军官们拥着她紧急躲避的，还是炮弹震动的结果，她倒在了工事掩体底下。侥幸没有丧命。

第二次是在河南富金山七十一军的阵地上。宋希濂军死守这要隘的第九天，宋美龄来了。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里，团长沈芝生、张绍勋突然看见宋美龄跳了进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激动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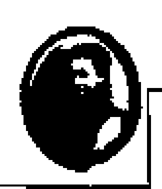
"夫人！您，您！您怎么来这儿啦？"行军礼的右手抖动得很厉害。

宋美龄握着沈芝生尘泥污垢的手，说：

"你们在这儿浴血奋战，我还不该来看望看望？还有校长，他惦记你们，叫我代表他来慰劳你们！——弟兄们，七十一军打得好呀！你们打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你们大张国魂呀！不愧是中华男儿，民族英雄！——运输困难，我没有带什么慰劳品，只给你们带了几卡车弹药，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

沈芝生："啊呀呀，夫人，这当口，我们这里，再没有比军火更好的慰劳品了！"

战壕里官兵一片欢呼。沈芝生给山头军指挥所的宋希濂摇电话，报告蒋夫人来了。宋希濂大惊。叫务必好好保护蒋





抗日战争期间的宋希濂

夫人，他马上下来。

宋美龄抓过话筒："荫国，你是一军之主，战斗紧张，你万万不可离开指挥所！……我命令你：切切不可离开指挥所。我一会儿上山来看你。"并告诉他，她带的辎重车大概半小时之内会到左山麓路口。叫他派军械处的官佐下来接收。

这时，日军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飞机凌空，投弹、扫射，呼啸来去，穿梭肆虐。一阵连续密集的重磅炸弹，地动山摇，土石弹片飞舞，烟雾蔽日，紧接着就是低空扫射。几番轰炸扫射之后，就是百炮齐鸣，弹如雨下。战壕里落了不少炸弹、炮弹，官兵伤亡很大。

担架队也有伤亡。宋美龄鼓励说：她带了一个救护队来的，至多一小时后会到。她在战壕里奔跑，帮着抢救伤兵。她的气力不小，动作也很敏捷，能够独力托抱一个伤员放上担架。这当儿，宋希濂不断来电话："蒋夫人在你这儿吗？""蒋夫人安全吗？你们务必保证蒋夫人的安全！""你们赶快请蒋夫人离开火线！——我请蒋夫人说话！"

宋美龄摇摇手，不去接电话。宋希濂又命令他的部下："快把蒋夫人送下火线！你们替我报告蒋夫人，请她不要上山

了！我领受了夫人和校长的关心就是。请她务必立刻退下火线。你们立刻护送她从火线上退出，请她快回武汉……”

直到打退了日军的这一轮冲锋，宋美龄才由四个干练士兵和一个连长护送着，往宋希濂的军指挥所去。

敌机又来了，在头上盘旋、投弹、扫射。山坡早已被炸得寸草不剩，岩坎起伏，弹片零落。她和五个官兵匍匐、滚进、跳跃，从这个弹坑跃到那个弹坑。宋美龄矫捷机警，一如老兵。

半坡的土石坑里，歪着两尊炸烂了的迫击炮。连长告诉宋美龄：三天前，沈芝生带了一队敢死官兵，深夜下山偷袭敌人，打死了百多个日本鬼子，掳回了这两尊迫击炮和几箱炮弹。第二天便用它们轰击敌人，打中了他们两辆卡车，击毙了不少敌人。可惜炮弹太少，打光了就哑了嘴。日寇还不放心，就用飞机来对准这两尊炮，投下了若干炸弹，把它们炸成了这模样。

宋美龄说：“好哇，干得好哇！我一定要把这事详细告诉委员长，他会传令嘉奖的……”

宋希濂见到宋美龄，吃惊不小。这位平时漂亮而庄严的夫人一身尘土，套在身上的士兵军装拉开了好几道口子。脸上的尘土汗渍加硝烟熏染，显得污秽不堪。

“哎呀呀，夫人！您何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到长官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得到无限鼓舞了嘛！”

宋美龄：“慰劳就该到火线上！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并代表委员长与士卒同甘苦，共生死！……”

敌机哞哞，炸弹雷鸣，山岳摆簸，震耳欲聋。宋美龄大声吼着说：“荫国，你们打得好！打得日寇丧胆！你不亏是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呀！”她从衣兜里掏出蒋介石给宋希濂的亲笔信，信中说：

“……汝率七十一军之全体健儿，血战富金山，战绩辉

煌。日寇当如金人之惧岳飞，撼山易，撼宋希濂军难。兴念及此，余深为欣慰……务盼向全军转达余之嘉奖慰劳，同心同德，再接再励……”

宋希濂捧着蒋介石的信，泪流满面，万分激动：“请夫人转禀校长。我宋希濂永不辜负校座之教导与栽培，誓死报效党国，报效民族……我誓与富金山阵地共存亡，绝不让日本鬼子越过这道铁门坎!”

第三次是在九江以南的万家岭，慰劳吴奇伟率领的蒋介石王牌军第四军。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和她同行，两个夫人都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奔到前沿阵地。

日寇还是老办法：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大炮密密麻麻轰击；炮打够了，再用飞机侦察一下，低飞细看：中国的阵地上掩体全摧、官兵无遗了，这才吹起冲锋号，发起冲锋。

谁知冲上中国阵地前时，奇迹出现：中国官兵似是从天而降，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脑打来，日本兵成排成连倒下，遗尸累累，其余残余狼狈逃回。原来，吴奇伟有一绝招：在战壕厚壁横穿许多壕洞，洞顶土石很厚。敌机和大炮肆虐时，官兵就钻进这些横洞里；等到日军冲锋时，就来个猛虎出洞，狠揍侵略者。

宋美龄和龙文娱也同官兵们一起钻这避弹洞。但这种壕洞也不是绝对保险的。如果炸弹或炮弹刚好命中壕洞人口处，则洞里的人就无法逃避死神的魔爪了。有一次，一颗大炸弹就刚好落在紧邻宋美龄所躲洞口的附近。如果那炸弹左偏一点，宋美龄就粉身碎骨了。

第四次是往黄梅前线慰劳的途中。日本飞机发现了由广济东奔黄梅、后跟三辆卡车的一部小汽车，就反反复复追着它轰炸、扫射。司机见势不妙，要停车保宋美龄逃命。宋美龄认为四野地形开阔，靠两条腿逃命不如靠汽车，便叫司机加足马力

快跑。可是，汽车哪能跑过天上的飞机呢?一组组炸弹在四周轰隆爆炸；汽车在轰炸中横冲狂奔。终于，一组炸弹落在汽车紧后边。烟尘冲天，汽车被掀下马路，一连两个驴打滚，宋美龄的头、臂、腿伤了好几处，幸未致命。司机机警，飞快钻出车，拉开了车门。宋美龄钻出来，朝左前方没命地奔跑。紧接着又是一组炸弹，汽车被炸得五马分尸。气浪推击宋美龄窜到了一个高坎下面。她下意识地倒卧在石坎下，紧贴在坎壁下的沟缝里，逃得了性命。

第五次是在武昌市区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大楼。1938 年的 7 月 23 日，宋美龄和蒋介石在设于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大楼里。日本飞机来袭，他们便躲进了楼下的防空壕。日机对准这个地方，三番五次投弹。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防空壕附近。一声震天巨响，蒋氏夫妇和好几个卫士都应声栽倒，三名卫士牺牲了，宋美龄昏过去好几分钟才醒过来。在她左边不到一米处就有一个卫士倒卧在血泊之中。蒋介石如痴如呆，看见宋美龄活过来了，才哀哀切切而又欣喜之至地叫了一声：“Darling(亲爱的)!”

宋美龄在讲述保卫武汉战役时，根本没有提到她这五次死里逃生。我获得这些史料并反复印证属实的过程如下：

宋美龄到黄梅前线的第二天，我所在的学生宣传队也到了黄梅。我们所乘的卡车也被日本空军的飞机追逐投弹，扫射了好一阵。在惊魂甫定之际，前线的官兵对我们讲述了昨天宋美龄遇险的情况，说是其状比我们危险得多。

宋美龄在妇指委饭厅讲述了武汉战役后的一个多月，她和一些嫡系将领聚会于贺国光的重庆公馆(详情后面将专章记叙)。散坐闲话时，桂永清、宋希濂、关麟征等人历数了他们校长夫人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的五次历险。我在其后和宋美龄

闲谈时询问她，她才向我讲了个大概，证实了桂永清等人所谈属实。

1945年秋，我在兰州与沈芝生相遇，他详细讲述了宋美龄到富金山前线劳军的情况。

1946年，我在迪化任新疆学院教授，并主持《新疆日报》时，宋希濂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张绍勋任四十二军副军长(后改为整编四十二师副师长)，他和我私交较好。张绍勋向我细致描绘了宋美龄在富金山阵地上的活动，以及他奉命护送宋美龄下火线到后方的情节。宋希濂向我讲述了宋美龄五次化险为夷的诸般详情，并背诵了那次宋美龄到富金山带给他的蒋介石亲笔信的内容。

1947年夏，我在南京顾祝同家遇到吴奇伟，他向我讲述了宋美龄和他的夫人火线劳军，几乎丧命的详情。

所有这些人的讲述回忆，互相印证，确凿无疑，是五次死里逃生。

可是，她在给妇指委的小姐们讲述武汉会战时，却只字未提这些情况。待我听桂永清等人讲了之后，去问她，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是的，有这么几次虚惊。”

是谦虚，还是矫揉造作?我深感疑惑。

待到1947年夏，我在南京和她闲谈时，旧事重提，问她何以如此过分谦虚。

“什么过分?”她郑重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搏斗，八年中在火线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多达一千余万，我偶然上前线走一趟，何足挂齿?八年抗战，死伤官兵达三百余万；算到武汉会战也死伤四十余万。我虚惊几次，算个什么?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呢?”

十八、夜阑人静车隆隆

个别谈话开始了。好时光！这一天没有拉警报。宋美龄一气工作到下午六点过，我们该吃晚饭了，她才匆匆暂停，钻进了她的汽车。

宋美龄的汽车开走了。我们一边往饭厅里走，一边随意闲扯。

小陈小姐说："我们的蒋夫人精力太旺了，一气工作了十个小时，我简直奉陪不起了。"

陈纪彝："你少见多怪，在这里，只是她的附带职务，正式办公还在夜里呐！"

开玩笑吗？不是。她接着说：宋美龄除了陪丈夫或代替丈夫进行重要外事活动之外，经常地，每天晚饭后要替丈夫核阅涉外公文。凡属重要外事文书，不论什么高手详就，概由宋美龄校核一遍后，蒋介石才签署画行。有些重要涉外公文，更要借重她的外交才能和知识，审核、过滤一道，以防讹误。所以，宋美龄每夜至少工作到十二点左右。

敌机毛病深沉，白天不来夜里来。我们吃罢晚饭，擦了一把汗，三三五五，来到嘉陵江边风凉风凉。突地传来空袭警报，乌鸣鬼叫，把人们一齐驱进了防空洞。敌机哞哞，炸弹轰

袭，二来两去。我们刚刚溜出洞外，略略透气，又被下一批敌机凌空的恐惧压进洞里，汗渍相连，挤成一饼。一直折腾到十一点，才解除警报。摸回寝室，困乏难言。就脸盆里的脏水擦了擦脸，倒头进入了梦乡。

睡得正浓，却似旱雷震耳。迷蒙醒来，乃是陈纪彝小姐在播门。睁眼看表，刚刚十二点一刻，我还没睡一小时。可恶！什么事情这般嘈闹？

"快，小张！……"原来，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北分会送来一千二百余名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难童，今天乘船到渝。轮船在唐家沱下躲警报，挨到空袭警报解除后，才摸黑进港。此刻，孩子们被卸在朝天门码头，无法运动。带队的火急来电话求援，怕的是敌机再来，白白牺牲。

陈纪彝命令我，马上和小陈小姐带上会里的两部车——一辆三十座的客车，一辆轿车，往朝天门码头拉运孩子们，先运到这里来再说。这里好歹还有个防空洞，就不至于白晾着挨炸。

这个主意太馊了。两台车十次才能运三百四十人，得三十多次，干到明天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运完一千二百多名孩子。况且，据我所知，朝天门要冬季水落才可能停泊轮船。目前洪水季节，客轮一般停在千厮门盐码头。而城里的马路只通到过街楼，从过街楼到盐码头，足有二千米的石板梯坎，崎岖小街。即使湖北分会有足够的带队工作人员，我们两个也无法迅速将这么多个孩子转移到过街楼。

我建议，只有一个办法，马上给宋美龄打电话，请她拿主意。

"我怕她生气，"陈纪彝说，"这会儿她可能还在赶工作，也可能刚躺下休息……"

"哼！照你的馊主意，孩子们做了敌人炸弹下的牺牲品，

她不生气?!”

陈纪彝便叫我打电话。我身不由己，为了一千多名孩子，抓起了电话听筒。先挂到黄山官邸，她不在；再挂到歌乐山别墅，果然，她吐出了三个字：“什么事?”语气很是不快，而且语音疲惫。大概正像我刚才一样，刚入梦就被吵醒了。

我急忙忙说了事由。

“哦，知道了。”她的声音明显新鲜提劲了。“我马上办……”

她叫我告诉陈纪彝，火急命令厨房，熬一大锅稀饭，起锅后凉着，蒸足够的馒头，为孩子们备晚饭。将宿舍里的干部全部叫起，每人发一支电筒。她——宋美龄将亲自带了汽车赶来，主持紧急转运难童。

碰巧这天史良也在会里，史良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宣传组组长，每天在这里上班，所以这里有她的寝室。但她在城里另有寓所。平时很少在这里过夜。今天不知怎的却刚好住此。陈纪彝不客气地把她也叫起来了。不用说，她也只睡了一个来小时，睡眼蒙胧，颇不舒展。

史良向我咕噜：“你们这些湖北人，槐货(武汉方言：笨蛋，不可理喻之意)太多!怎么深更半夜把孩子们弄到码头上晾起呢?……”

刚刚凌晨一点，开来了十五辆卡车。委员长侍从室的清一色上等新车。夜阑人静，车声更其隆隆壮听。从最后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跳出了宋美龄。

她两眼一扫，就瞄见了人群中的史良。

“哎哟哟!史大姐，你就不必去了吧!”

史良：“我哪能不去?孩子们是祖国的后代，抢运难童是件大事，夫人都亲自出马，我还能不去?”

此刻之前，我已和小陈完成了一项突击任务，二十多分钟

之内，跑到上清寺，敲开几家百货店，买回了四十多个大电筒。所以这一干人中，惟有我两个遍体汗湿。

我递给宋美龄一个电筒，她照了照大伙儿，见不少人穿的高跟鞋：

“小姐们，要你们去照应孩子们的呀！得抱他们，扶他们。穿高跟鞋行吗？”

小姐们纷纷奔回寝室去换平底鞋。

宋美龄身穿一件短袖白布衬衫，兰布运动长裤，平底皮鞋，颇像运动会上的中学生。

“夫人，你这鞋子还是不行。”我说。

她踢踢脚：“你看清楚，我这是平底。”

“正是看清楚了，是皮底，滑得很——也行，你就在过街楼车上等，我们下码头去领孩子。”

“胡说！我得第一个赶到码头上，安定孩子们的情绪，他们这会儿不知在怎么大叫大哭哩！”要出发了，宋美龄对大家说了一句：

“小姐、太太们，请你们像对自己亲生孩子那样对待这些孤儿！”

车到过街楼。宋美龄抢先朝石板斜坡快步走去。陈纪彝捅了我一下，小声说：“快跟着她，别叫她摔跤了。”

一路下坡。有的是石梯坎，有的是倾斜石板路面，梯坎又宽窄高低不一，路灯全瞎。宋美龄一路溜溜滑滑，跌跌撞撞。有几次甚至踉踉跄跄窜出老远才稳住脚步。陈慧丽在后面叫：“小张，你傻了吗？把她挽住，把她挽住！”

她已汗流浃背，胳膊湿漉漉的。谁知挽住也不可靠。她太性急，迈得太快。在距离盐码头只有一百米的一个斜坡处，她两脚同时打滑，仰面猛可一跌，尽管我极力挽牢，她仍然跌了一坐兜。可她既未呻唤，也不说话，站起来继续前进，连屁股

上的灰尘也不拍一拍，好像根本不曾跌跤。

果然，洪汛期间，水位抬高，囤船的跳板直搭到石板小街的街口上。客轮要连夜装载上客，赶天明前起锚出港，以防空袭。难童们被赶在小街的两旁，地窄人多，只能站着。按江上客运常规，客票并收膳费，到港之日不供晚饭。孩子们已有十三个小时不吃不喝了。挤轧饥渴，成人尚且难耐，何况孩子们，又何况是失掉父母的孤儿?有些孩子在叹气，有些孩子在哭泣："妈妈呀——妈妈呀——"

宋美龄喘着粗气，大声叫："别哭，孩子们，妈妈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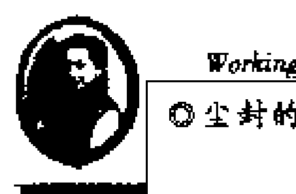
总领队认出了宋美龄，高声叫：

"伢们，蒋夫人亲自来接你们了!是蒋夫人，蒋委员长的夫人哪!"

这批难童，几乎全是贫苦农民的孩子。1938年5月，日军开始向武汉猛攻。长江北岸自黄梅县以西各县战斗激烈，农民扶老携幼，滚滚西逃。日本飞机天天追击逃难人群，投弹、扫射，难民死伤不计其数。幸存者中有一些孤儿，被各个救护队抢救出来，辗转运至鄂北山区。这批孩子受难最深。日军攻陷武汉后继续西进，窜至沙市以东地区大肆杀掳，钟祥、沔阳等县的农民，几乎被日军斩尽杀绝。

当武汉即将沦陷之时，刚告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派了一个抢救队到这一带，帮助百姓抢运儿童逃难。有些父母信任这个抢救队，将孩子交给了他们，运到了武当山区。孩子们刚刚被送走，日寇铁蹄就来到，于是这些孩子们就和父母永别了。但他们多少比黄梅以西各县，西逃难民中幸存的孩子好一点儿，他们没有亲见父母血肉模糊，不曾从父母、祖辈的尸体下爬出来。

此外，在保育会及各救护组织护送难童过程中，那些鄂



北、豫南及鄂西偏僻贫瘠地区的贫苦农民，苦于衣食无着，难以养活自己的子女，看到这些难童好歹有饭吃，就自愿恳求，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了保育会。这算是这群难童中最幸运的孩子。他们虽然也和父母涕泪告别，却总知道爹娘还在人间。

这些孩子经过了长时间长途跋涉——最长的十一个月，最短的也有两个月。主要靠他们小小的脚板儿，几寸一步地迈过了几百至千多公里的旅途，迈过无数激流险滩和高山峻岭，才于上月——1939 年 4 月，到了湖北巴东，然后搭上民生公司的康定客轮，荣幸地做了它的“活统”乘客，驶向重庆。所谓“活统”，就是活动的统舱，没有铺位，只能在过道、舷边，找隙坐睡。客轮沿途停躲日机空袭，停停走走，历时七天，才于今晚到埠。可以想见，这些孩子们何等困顿。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人员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给他们弄到吃的，保住他们的性命，把他们艰难地搬到重庆，已经算是够努力的了，自然无法保证他们衣着完整，沐浴卫生。他们长时间没有好好洗过澡；上船以来，不曾洗过脸，至少有一半人光着脚丫子，有些大点的孩子自己捡点儿什么烂布碎片缠在脚板上，只有少数由农民家长托交给保育会的孩子，脚上有慈母手中线做成的布鞋。

也可以想见，这样一些孩子不可能懂得总领队高叫的话语，他们根本不知道“夫人”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谁是蒋夫人。除了极个别年纪大些的鄂东来的孩子，其余的压根儿不知道“蒋委员长”是谁。但他们小小的脑袋对总领队的喊话反应仍是强烈的，他们感觉到，有个了不起的人物来“接”他们了。哭声停止，一千多双小眼睛朝向我们，惊奇地盯着。

我想，得补充一下，便高声叫道：

“伢们，这个伯娘叫蒋夫人，她那伯伯管所有的县长、乡长，管所有的军队。……她很心疼你们，听到你们来了。亲自

来接你们，从今以后，她要给你们吃饱、穿整齐，还要认字，读书，上学堂。”

宋美龄接上我的话，也学湖北方言，叫：

“伢们，莫伤心。从今起，我就是你们的妈妈！……来，上面有汽车，把你们送到我那里，家里煮好了稀饭，馒头蒸好，等你们去吃啦！”

她从孩子们身旁沿街走了一遍，摸着身边孩子的头，“乖乖，饿了吧！”“好孩子，再忍一会儿。”孩子们既是怯生生地，又是欢快地叫了：“妈妈，妈妈！”“伯娘！”

按照宋美龄的布置，湖北的总领队在码头上，一个一个交孩子给宋美龄，走过来一个，宋美龄摸摸孩子的头，数一个数。我在旁边登记，妇指委四十多位干部分布在坡坎沿线，照料孩子们登坡上坎，亮电筒给他们照路。史良在过街楼照应上车，计点上车人数。

装满十五车后，陈纪彝随车到妇委会照应下车，安顿孩子们到饭厅里，交炊事员照料他们喝粥吃饭，陈纪彝则再随车赶来装第二趟。

接收到一千二百六十五名，再没孩子走过来了。总领队却说，还有七个病了，在囤船上。

湖北来的领队、总领队共十二人，其中有八条男子汉。宋美龄命令他们，分别背、抱着病孩，一齐奔上过街楼。

等我们运载其余的孩子到达妇指委时，头一趟孩子已经吃饱喝足，有的在饭厅外的空地乘凉；比较小的孩子却席地倚坐在饭厅墙边打瞌睡。宋美龄望望这些孩子们，叹道：“可怜啊！可怜的孩子们咧！”命令快去叫醒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叫她们腾出铺位，并来照应这些孩子们去睡觉。一个铺睡三个孩子，虽说挤些，总比坐在地上打盹儿好。

七个病孩全部发烧，其中有三个显然高烧。有一个年仅八

岁的女孩闭目喘息，勉强喂了三口粥，她就不再张嘴了。

宋美龄当即命令十五辆汽车司机回去稍事休息，并对带班的驾驶员说："叫组长再派十五辆车，共三十辆，赶明晨七时到这里，装载孩子们到北碚；不管是否空袭警报，运行不误。"

原本设在重庆的临时儿童保育院，专门负责转运战区运来的难童，由于这个保育院的两个地址——陕西街的万寿宫、南岸上龙门浩的觉林寺，都在闹市，附近没有防空洞，不敢让难童在这两处停留。并且上星期这保育院的教职工，自王慧一院长起，全体出动，分送了一批难童到上川东各地的保育院去了。所以宋美龄决定，这批难童分到北碚对岸的金剑山、文星场两个保育院，那两处房舍够用，上星期才发去了足够的被服用品及粮食等。她叫陈纪彝连夜给那两个保育院的院长挂长途电话，命令他们立刻行动，准备接收难童。

宋美龄又命令陈纪彝选派十八名得力干部，与湖北领队共为三十人，每车一个，护送孩子们到北碚。叫湖北领队陪同两个保育院来接的教师，把孩子们妥送到保育院，办好交接手续，再回总会来办凭证，领经费。七个患病的孩子暂且寄名在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先由总会负责送医院治疗。

吩咐已毕，她就叫上我、小陈和四个女干部，带上七个病孩，坐上妇指委的客车，直奔歌乐山中央医院。我们七个成人，每人抱一个病孩，宋美龄抱的是那个病得最严重的小女孩。

七个病孩都烧得热烘烘的，而宋美龄抱的那一个女孩简直是个火炉，热得烤人。大概在她父母身边就没吃饱，发育很差，据说已经八岁，看上去却不过六岁的样子，骨瘦如柴，和其余病孩一样，臭气熏人。她身穿穷乡常见的老蓝布右襟袢纽的上衣，下着白布便裤，光脚丫子，泥垢污黑。就着车灯，宋

美龄从头到脚，反反复复细看手里的病孩，情不由己地搂紧了她。她那乱发如蒿的脑袋正好捂在夫人的鼻子下。

宋美龄低下脸去，挨了挨病孩的前额，皱了皱眉，抬头瞅了瞅我们。那几位小姐很嫌弃手里的病孩污脏，尽力偏头避臭。望见宋美龄的视线，都像触了电，连忙摆正自己的脑袋，并将病孩抱拢一点。宋美龄没理会她们，轻轻地说了两个字："开车。"

我们赶到中央医院门诊部，已深夜四点半了。值班护士和值班医生，粗略地检查了一下，就签了住院证。但是住院部要求，必须每孩预交一百元，住院证才能生效。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一着，哪能拿得出七百元？我们再三交涉，不能生效。宋美龄耐不住了，亲自出马，说："别说七百元，便是七千元，也缺不了你的。我负责，明天上午，叫这年轻人给你送来。"

在场医护人员谁也不认识宋美龄。护士长倒很客气："太太，医院的规矩是这样，我们做不了主。"

那住院部值班的男职员态度却很粗鲁："你负责？负个篾笆责！"

宋美龄急了：

"我是宋美龄！凭我宋美龄三个字还负不了这七百元的责？"

"你是宋美龄？"那男子冷笑："宋美龄是蒋委员长的夫人！你莫在这里冲壳子！"

我说："她真的是蒋夫人，你莫乱说。真的……"

"你们打伙在这里冲壳子，麻我的光子石！"（注：四川方言，意为"蒙骗"。）又说："嘿！嘿！蒋夫人是你这样打扮？蒋夫人？嘿嘿，真是涮坛子！"（注：四川方言，意为"开玩笑"。）

宋美龄又气又好笑，叫我快去找他们院长。

护士长好像有点异感，想向我们表示点儿好感。小声告诉我，王院长住得很远。有个院务委员、著名结核专家吴绍青博士就住在左边那栋宿舍，找到他就可解决问题。

我吵门打户，吵起吴绍青，吴博士架子很大，又吵了他的清睡，很不愉快，而且不相信蒋夫人会亲送难童病孩来医院，他大不高兴，好歹不肯移步。

我没奈何，只有耍个无赖：

“吴博士，你好歹得同我走一趟，去瞧一瞧。你要再摆架子，我可要不礼貌了。反正我心里有底，我后面有蒋夫人，哪怕动手打了你，也不至于吃罪不起。”

他大怒：“岂有此理！”但看我有动手架势，又急忙转弯：“哪来你这捣蛋鬼？要不是蒋夫人呢？我是认识蒋夫人的哟！”

“不是，你打我！”

他勉强挪动尊步，一步一挨，往住院部办公室踱了去。可能睡眼未明，他瞥了宋美龄一眼：“抱歉，什么蒋夫人？这是什么蒋夫人？”

宋美龄用英语说：“吴博士，你老眼昏花了吗？”

吴绍青大叫：“呀，呀！我的上帝，真是蒋夫人！喂，喂，快！先生们，小姐们，这是蒋夫人亲自……自己呀！”随即朝宋美龄深深鞠躬，用英语说：“请原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一副打扮，深更半夜，亲自送难童病孩到医院里来。我的上帝呀，您真不愧是圣洁的基督教徒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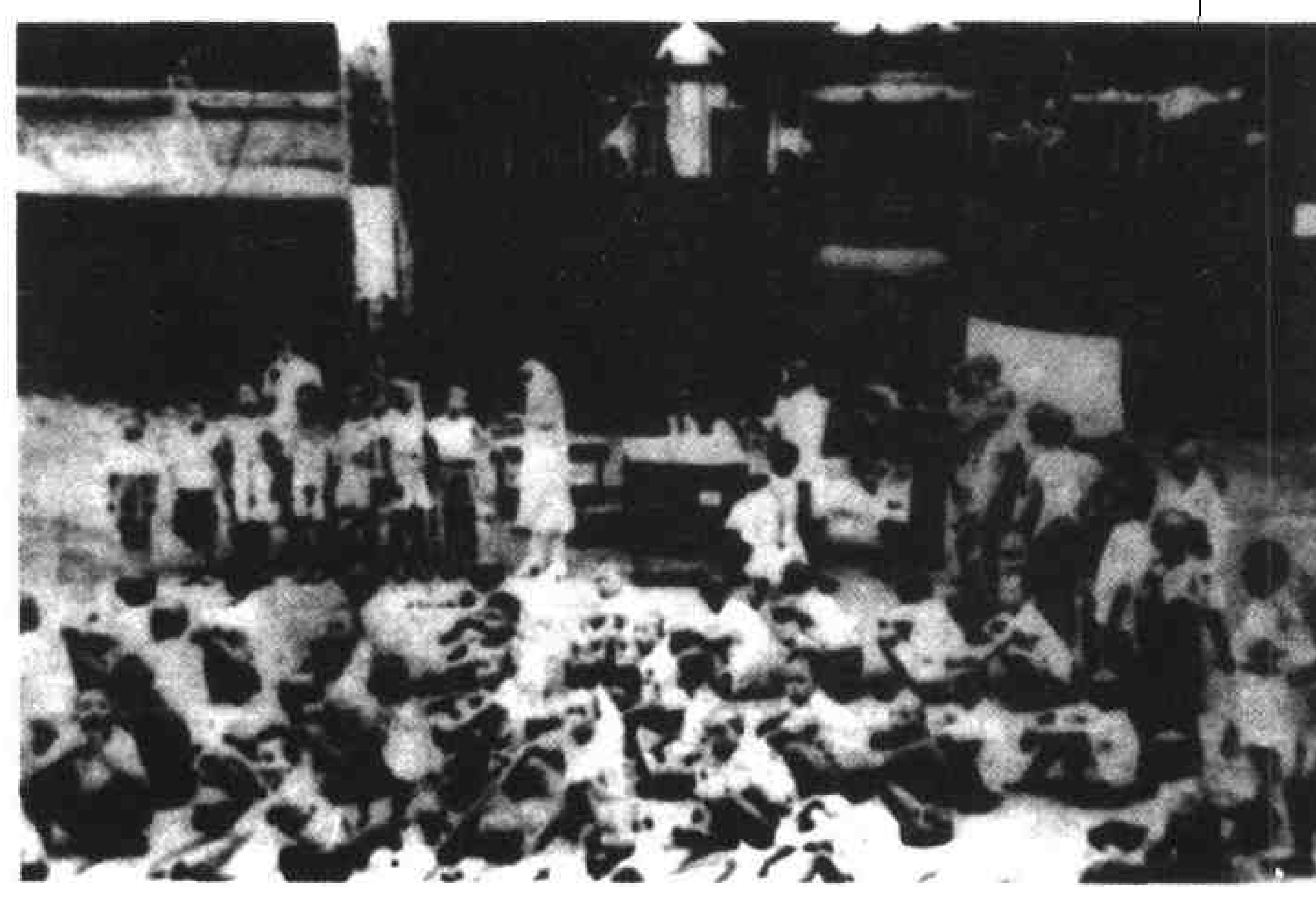
病孩都睡到了病床上，但宋美龄并没离去。睡到病床上算个什么？重要的是治疗。她要求立即抢救。吴绍青博士只有和病房护士长紧急奔走，找来主治医生。这里护士赶快量体温，一律高烧 39℃以上，那个眉眼不睁的小女孩已冲过了 40℃。宋美龄不耐烦主治医师慢条斯理地检查，提出立即采取两项措

施：输液、酒精擦身——物理降温。

值班护士在旁边小声咕噜："这么稀脏一身，酒精擦身！我的妈，要多少酒精，多少棉花呀！"

宋美龄火了："多少酒精？每人十加仑够不够？棉花每人三斤够不够？要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你不过怕脏！要知道，这是难童，是火线上抢下来的无父无母的孤儿。你有父母吗？你有同情心吗？"

直等到七个病孩开始输液，并同时在酒精擦身了，宋美龄才领着我们离开病房。她叮嘱妇指委的那几位小姐：从今天起，她们负责每天来医院看望病孩，送给需用物品及饮食，并



1939年夏初，位于重庆陕西街万寿宫的临时儿童保育院为难童检查身体并进行防疫注射

随时报告情况。

出得中央医院大门，宋美龄和我们一起坐上客车，叫开到她的歌乐山别墅，吃了早饭再回去。突然她又改变主意："不行，小张，你得马上赶回去，代表我督促他们赶快出发，给你那几位领队的湖北老乡打个招呼。他们干得好，我为他们设宴洗尘，发高额奖金；不好好干，我可不客气。还有，你叫陈纪彝给那两个保育院去个电话，再发个加急电报，要求他们收到这些孩子后，第一桩事情就是洗澡，发新衣裤，发鞋袜。"

说着，在离别墅还有二里路的地方，她跳下车，要步行回去。陈慧丽小姐便也下了车，护送她回去。

果然不出宋美龄所料，妇指委零乱而不上劲。妇女干训班一些学员在帮厨工给孩子们发馒头；孩子们东西乱走，有的在啃馒头，有的坐在地上发呆，有的在往卡车上爬。陈纪彝站在阶沿上叫："孩子们，这馒头是发给你们车上吃的，得坐半天汽车哩！"

我上去问："怎么，你一个人当空军司令？"

"那些太太小姐们刚睡下，咋好叫醒她们呢？"她顿了一下，"你说得对，空军司令不顶事。"便跑去叫人了。

湖北来的十二位领队都在客厅里纳闷。总领队边抽烟边打呵欠。

"老哥，"他对我说，"没想到，送到了总会还不能交差，累透了。"他大诉其苦。

我把宋美龄的话，如实告诉了他，并朗声慢语，使十二位领队都听到。又将我所见宋美龄办事待人的一些情况说了几样。

他们听了精神大振，总领队跳了起来："伙计们，打起精神，再辛苦半天，办它个全福寿。要不然，累了这么久，颠倒落个不是！"

妇指委的太太小姐们都来了。大家忙了一阵，三十部汽车排成长龙，浩浩荡荡出发了。

我饿得够呛，忙进饭厅，见有几位小姐正在用膳。一位小姐正在发表观感："太妙了，她穿这身运动服，委实别有风度。嗨，我忘了，该拿出照相机，照下来……"

刚刚早上八点，小姐们都坐进了办公室。还有人在谈论昨晚夫人的运动员风采。我慢腾腾地理着公文，脑子里不禁也浮现出宋美龄昨晚的姿态。忽听得陈慧丽的声音：

"小张，叫你拿公文去。"

"耶，你……耶，她就来了？"

鹊尾淡妆的宋美龄正端坐在她的转椅上。

"来，看完公文好开会。"她说。

十九、"保护妇女儿童是男性的天职!"

1939年5月中旬，妇女干部训练班正式结业。根据学员的志愿，分派了少数人到军事委员会、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四个国家银行也各分去了十来名。其余大部分学员都分派在各儿童保育院。遵照宋美龄的指示，各委、各部、银行都派出主管官员，到妇女指导委员会来"欢迎"分配到他们那里去的女学员，宋美龄亲自把她的"孩子们"交给来欢迎的官员，要他们妥善照料。

对于分派到各保育院的学员，宋美龄决定遴选妥人一处一处地护送到任。而这护送的特使又必须是青年男子。

她叫什么地方给她推荐了两个男青年。看了简历和书面介绍，她表示可取，便约来面谈。

头一个人来了。年约二十七，身高体壮，西服笔挺，仪表也很好。但是谈了几句话，宋美龄就挥手叫他回去。她对陈纪彝说："这是个真正的小人，心术不正。"因为他进来后视线上下左右乱瞟，却不敢看宋美龄一眼。

第二个青年只有二十四五，漂亮英俊，举止潇洒，能说不大流利的英语。宋美龄比较满意，和他谈了十来分钟，并已说到了护送女学员的任务。我们都以为事情妥了，谁知宋美龄突

然"哦"了一声。"很抱歉，年轻人，我不准备借重你，请你回去吧!"

陈纪彝和我们都莫名其妙。宋美龄有点气恼地对陈纪彝说："你都没看见?他，嘿，下装当面的扣子有一个是敞着的。这流氓!"

闷了好一阵，她说："得了，还是小张和密斯陈去办这件事吧!"

宋美龄交代我两个，不仅要把学员安全送到，而且要亲自交给保育院的院长。传宋美龄的话，这些学员一定要做教员，不得做职员；要对她们的生活妥善安排。

陈慧丽小姐主张：先送最近的——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再送最远的——贵州毕节；再送次远的——长江沿岸江津、合江、泸州等各保育院，最后到北碚对岸的文星场、金剑山、大田坎三个保育院。

而到得只剩下最后三处时，她又主张：这三处一次完成。先到北温泉去游玩游玩，从那里分三次一次一次地送。

原来，陈小姐胸有成竹，准备了游泳衣，要畅畅快快游几天。我们包了"数帆楼"上的全部房间，三十多人把持游泳池，泡了一天。陈小姐叫我送学员到点儿，她留守北温泉、照应待送的人，我无意见，可是三起学员哪一起都不愿先走。扯来扯去，拖了两天，这就泡了三天。

全部送完了，我们才向宋美龄回报。说到最后三处，她几次插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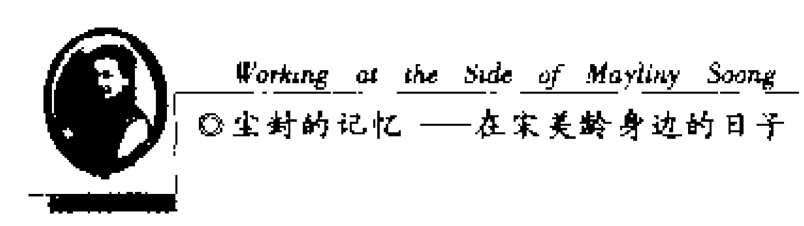
"数帆楼?嗯，哪一层楼，有那么多铺位吗?"

我答："加上小陈，刚够。"

"你住在哪里呢?"

"在楼口门里搭了一个行铺——我给她们当警卫。"

"很好，应该这样。"宋美龄说。



说到从北温泉分三次送走学员时，她问：

“你带走了头一拨，还有两拨呢?”

我说：“留在北温泉嘛!”

“谁照管，就是说，谁保护她们呢?”

我说：“耶，耶，还有小陈嘛，小陈留在那儿照管她们嘛!”

“你这糊涂蛋，小陈还不是个女孩子!”

我说：“夫人，你忘了，小陈和我一般年纪嘞!至于那些学员，只有两个比我小一岁，还有几个比我大一二岁，她们还需要我保护?”

宋美龄睁大眼睛瞅了我一眼：“瞧这孩子，越缠越糊涂了。妇女，不论年龄大小，都需要男性保护的，这是自然、生理条件决定的。我不比你大吗?恐怕比你的妈妈小不了多少吧?那天在城里钻防空洞，不是很得你的保护吗?如果没有你的保护，我即使不丢掉性命，也得受重伤……你当然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记住，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道德标准。男子汉，假如你算得上男子汉的话，就要时时刻刻以保护妇女为己任，保护妇女儿童是男性的天职。”

接着，她又问小陈：

“你很喜欢游泳吗?”

“是的。”陈小姐说。

宋美龄说：“我就猜中了，分三批送，你留在北温泉，是你的主意。记住，一个女孩子不能这样子的。你支使小张跑来跑去，你自己却躲在北温泉，天天游泳，玩儿得痛快，你这懒虫!”

小陈差不多要哭了。我忙说：“夫人，这怪不了密斯陈。我是男子汉，应该我负责。还有，我做了一件可能叫你生气的事情……”

有两个学员——李九凤、李锦玉，是同胞姊妹，一个分在大田坎，一个分在金剑山。两姊妹哭鼻子，不愿分开。我便自作主张，把刘媛珍和李九凤对调了，让李氏姊妹一起到了金剑山。

想不到宋美龄却大表赞成，说这样办很好。家乡沦陷，离乡背井，同胞姊妹流亡天涯，当然不能把她们拆散。

宋美龄说："可她们个别谈话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又忽而省悟了："哦，我这次和她们的个别谈话，弄得太匆忙——也许我太不亲切，她们有话不敢说……"

事情都汇报完了，宋美龄又对我说：

"你把后面这三十几个孩子带到北温泉去玩了一趟，带她们游游泳，散散心，是合适的。女孩子流亡在外，又在训练班圈了这么久，开始工作了，让她们玩儿两天，合情合理。不过，你应该分批带出去，游了北温泉，送到了，再带第二批。不应该这样一股脑儿，顾此失彼。根本上，你应该早向我建议，把训练班的女孩子们全部弄去游览游览——像这样，有的玩了，有的没玩，又太不公平。"

好，事情总算了结了。不料她却又盯住陈小姐，叫了一声："懒虫儿！"

还要刮她吗？

你才想不到，宋美龄接着说个什么。

"小懒虫儿！你太好游泳了。这回也还是辛苦了。我放你们三天假，叫小张领你到北温泉，游它三天，叫你把瘾过够。小张，你要好好照管、保护她，不要出问题！"

一走出来，陈小姐就抱住我的胳膊，说："她就是这么个人：狠狠地捶你儿巴掌，马上又塞给你一大包糖。"

二十、难童的妈妈

劳军刚完，就开始给各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儿童们送端午礼物、慰问难童。宋美龄命令：只留几个人守机关，其余人员全部出动，分组携带端阳礼物，奔赴各个儿童保育院。她自己也分担了一个地方：重庆歌乐山儿童保育院。随员两人——我和陈慧丽小姐。

上午八时半，我们到达了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凄厉的警报声伴送我们踏进了保育院的大门。由于浓荫密蔽、山洞、歌乐山这一带，广袤丛林中的人们是不跑警报的。保育院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宋美龄今天会来这儿，难童们正在院子里跳跃、奔闹，他们大多数见过宋美龄，认识她。

他们欢蹦雀跃地扑过来："蒋夫人！""夫人！"有几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紧紧地搂抱住宋美龄，宋美龄也搂住她们，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好吗？端午节到了，我来看望你们呀！……"

保育院的院长刘尊一女士闻喧出观，慌忙迎了上来。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宋美龄围得严严实实，她哪里靠得上边儿？胡乱叫了两声"夫人！"转过身小声和我说话。

这位刘院长是四川合江人，英国留学生，时年三十出头，

却只看得有二十多点儿。黄发微卷，玉肌丰润，绰约有姿。

七百多个孩子集合了，宋美龄站在土台上对他们说话：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强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害得你们离开家乡，别了爹妈。……但是，乖孩子们，不要难过，你们身边，仍然有妈妈，像亲娘一样待你们的妈妈——就是我，蒋妈妈！你们的妈妈！……今天，妈妈来和你们一起过端午节！

孩子们欢呼，跳跃，大叫："妈妈！""蒋妈妈！"

"对的，往后见到我，就这样叫我！……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点端阳礼物，每人十二个盐蛋，十六个粽子、一斤白糖，二十个大水蜜桃。交给你们的院长，叫她吩咐庶务先生，分四五天发给你们吃。你们自己记住数儿，没吃够就问院长要，要



1939年夏，宋美龄视察重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
土台上面向难童站在中央的是宋美龄，在其右侧的即是本书作者张紫葛

不到就到上清寺儿童保育会去找我告状。"孩子们又欢呼。

"刚才有几个孩子告诉我，你们长虱子了！我很生气。我问你们，上个月发给你们的奶粉，外国糖果、肉松，还有西贡米，给你们熬稀饭的，你们都吃到没有？"

孩子们嘈嘈闹闹地叫："吃到的！""吃了几回牛奶，三回西米稀饭！""肉松只吃到一丁点儿！""我只吃到三颗糖果。""妈妈，我们的庶务坏透了！""还打我们！"

"那不行，我马上要清查这些事情……还有，孩子们，我拨的伙食钱，叫他们给你们多吃点肉，每个星期打两回牙祭，每顿午、晚饭都要有点肉，你们都吃到了吗？"

孩子们乱嘈："没有，妈妈！""我们没有吃到这多肉呀！""我们一星期打一回牙祭。""只有一丁点儿肉！""平时很少有肉。""我们是小和尚，吃素！"

刘院长手足无措，又不便插话。散"会"后，宋美龄叫我俩领几个大的孩子，从卡车上卸下西瓜，剖分给孩子们吃。她却去找由妇女干训班分来的十几个教员谈话。等我们这里西瓜分剖光了，她也从屋子里出来了，便带上我和小陈，去看孩子们的寝室。被子很脏，而且她亲自在被单和枕头上捉到了虱子。

"岂有此理！"她嘀咕说，"大热天盖单被都生虱子，到冬天盖棉被还得了?!"

从寝室出来，她一头钻进了厨房。庶务正在厨房里帮炊事员干活。瓮子锅里热气蒸腾，看不见锅里烧的东西。

"锅里烧的啥？"她问庶务。

"报告夫人，是，茄子，茄子，茄子烧肉。"

"什么肉？"

"猪，猪，猪肉。"

宋美龄叫我："给我捞一勺子起来，我瞧瞧！"

捞了一勺，倒在盘子里，宋美龄拿筷子拨了又拨，没有一块猪肉。

“再捞一勺，打锅底捞。”

锅底，锅面，连捞三勺，均无猪肉。宋美龄转身对庶务，声音不大，语态却异常严厉：“你胆子不小哩！胆敢当面欺骗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

庶务九十度鞠躬：“我该死，该死，求夫人超生！”

宋美龄：“走！我要看你的寝室！”

庶务住了很大一间房，箱子、柜子摆了一大排。一进门。宋美龄就命令我和小陈：“抄！”

何用抄？箱箱柜柜一打开，琳琅满目：头号克林奶粉罐头，肉松罐头，才开封的大号饼干箱，西贡米，糖果罐头。

宋美龄脸色发青：“王八蛋，华侨一点一滴捐献了来，万里辗转，运到这里，却喂了你这些耗子！”转对庶务，“你们以为，这些难童，我们费了多少人力物力，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难童，由你们随便糟蹋，我就不管了吗？你这王八蛋，还打难童，猥亵女难童。是难童呀！……你有良心吗？”

庶务“扑通”跪在地上：“我该死，求夫人超生！”

宋美龄正眼也没瞧他，抬脚迈出了房门。

刘尊一吓得面无人色，向宋美龄请求处分。

宋美龄叹了一口气：“密斯刘，你太学究了。我派你来的时候就说过：这不是在英国留学，更不是在大学教书，光自己廉洁不行，要知人善任，还要明察秋毫，不为奸徒蒙蔽……”

她没有处分刘尊一，只是当场下令：把庶务交法院收押审判。从妇女干训班分来的教师中，选了三个人，一个人做总务主任，另两个共管庶务，并指示把炊事员全部换成农村雇来的中年妇女。



一个月后，宋美龄又来到这个保育院。那是参加重庆地区保育生演讲比赛的决赛颁奖大会。

这个比赛进行了一个月左右。先在各保育院进行预赛，选出头三名，然后将这些优胜者集中到重庆歌乐山进行预决赛，选出了九名花中之花，再作最后角逐——决赛，决定这九名选手的名次。

评委由史良、刘清扬、陈逸云、张蔼真、陈纪彝等妇指委成员，以及赵君陶、刘尊一、赵筱梅、曹孟君等保育院的院长们担任。宋美龄自任主委。

下午二时半，宋美龄来了。她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说：

"委员长要来参观。他兴致很高，一定要来听一听！……"

大家都很高兴，刘尊一却很不安，认为会场太简陋，"哪能迎接委座?"

宋美龄说："有什么简陋?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说得委员们都笑了。因为这时报上的"结婚启事"常有这两句话："抗战期间，一切从简。"

会场确实简单，台上没有坐位，台下前排是一溜单背木椅，前有课桌，没铺桌布，上面排列着湖南出的瓷茶杯。评委之后是保育生和他们的选手，一律坐保育院饭堂的白木条凳。

不一会儿，蒋介石来了。他身着夏布单长衫，光头，没拄手杖。既无人叫口令"立正"，更无乐队奏乐。成人们拥到会场门口迎接，孩子们站起来转头张望。待他走到台前那排课桌边时，赵筱梅说了声："孩子们，欢迎蒋委员长！"这才全场响起掌声，孩子们才胡乱而热烈地敲响大、小铜鼓，不讲节奏地吹起了小铜号。

蒋介石被邀请和宋美龄并排坐在前排最中的单背木椅上。在他左边依次就坐的是：赵君陶、史良、陈逸云；在宋美龄右边的则是张蔼真、赵筱梅、陈纪彝等。

蒋介石和赵君陶闲话，问她的儿子、女儿“好吗?”“读几年级了?”宋美龄插话，说赵君陶到江北水土沱那个保育院做院长去了。蒋略表惊异：

“你怎么的?把她弄到江北?交通太不方便了!”

宋美龄：“赵大姐自己要求的。那边也有好处，不怕空袭，空气新鲜!”

两个女教师带领几个女保育生来给前排客人冲茶。老师冲好，孩子们挪挪茶杯，让客人喝：“曹妈妈，请茶!”“赵妈妈，请!”“蒋妈妈!……”

蒋介石：“好，好!你们都是孩子的妈妈，应该这样!我呢?我是……”

宋美龄：“你是他们的伯伯嘛!”

“对，伯伯!”他转对赵君陶说，“你，了不起!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又是保育生的好妈妈，教导有方，可谓今日之孟母，亦难童之孟母!”

开幕了!一位姓孟的女老师指挥全场唱《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全场只蒋介石一个人不会唱，孩子们敞开歌喉，唱得慷慨激昂：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
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唱完后，将要宋美龄把歌词给他复述了一遍。他赞道：

"好极了！这歌子编得好，是谁作的？"

宋美龄颇为自豪地说：

"一个女才子——安娥！"

"哦！安娥！"蒋说，"真是个才子！这个人我是很赏识的，很赏识的。"

决赛开始，九名选手依次上场，每人五分钟，只讲他们自己认为最精彩的段落。讲演的主题是全民奋起，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具体的讲题，由孩子们各自拟定。

决赛讲完，史良汇集各评委的评分，列表计算好了，交给宋美龄，由她宣布名次，然后颁奖。奖分三等：一等奖，决赛的一至三名；二等奖，其余全部进入决赛的选手；三等奖，所有进入预决赛的孩子，即各保育院获得一、二、三名的优胜者。奖给的有奖状、奖品与奖金。

颁奖完毕，照了几张相：全体合影；评委和参加决赛的孩子们合了影；蒋宋夫妇还和决赛获一、二、三名的三个孩子合照了相(见所附照片)，又和几位保育院长合了影。

照完相，宋美龄对她的丈夫说："你先走吧，我还要和她们开个会哩！"

蒋："那当然！妈妈们有妈妈们的事！不过，我提议，把刚才那支歌子再唱一遍，算是大会之余兴。"

宋美龄："好、好！大家一起唱吧！"

她从胸挎小铜鼓的保育生手里要过一根鼓槌，权做指挥棒："我来指挥，大家一起唱，预备——起！"

成人、孩子，都唱得非常起劲。唱完，宋美龄神态激扬地说：

"孩子们！我们的讲演比赛非常成功，伸张了正义，伸张了中华民族之国魂，伸张了全民抗战，誓死消灭日寇的大无畏

1939 年 7 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重庆各保育院举行以控诉日寇暴行、鼓舞持久抗战为内容的讲演比赛。图为蒋介石夫妇与比赛的前三名获奖儿童合影



精神。我提议，再来唱个《义勇军进行曲》，把誓死抗日之精神再歌颂一遍。”

这一回唱得更加热烈。很多孩子都不自觉地狂热地表演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蒋介石也跟着大伙唱得很起劲。末了，他还平起右臂，竖起巴掌，应着歌曲的拍节，朝前一推一推：“前进！进！”



抗战期间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右起）与女兵在一起

二十一、端午慰问，漏了一户

端午、中秋，是中华民族仅次于除夕的大节。通常以农历五月初五为正端午(端阳)，有些地方也过十五(大端阳)和二十五(末端阳)。1939年端午，宋美龄指示两会，要好好慰劳伤兵、驻军，慰问各地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全体出动，分片分点。她自己则于亲赴陆军总医院慰劳伤兵之外，再慰问歌乐山儿童保育院的儿童们。大家从五月初三忙到十二，才算圆满完成。却忽然发现，漏了壁山儿童保育院。

“补嘛！”组长陈纪彝小姐说，“还来得及的，正过大端午嘛！”

宋美龄立表赞成，并决定她亲自带队前往。当下决定，农历五月十六日(星期天)，即公历7月2日，宋美龄带上我、陈纪彝组长、陈慧丽小姐，奔赴壁山。宣传组长史良也要一起去。

我们五个人，坐上会里的小客车，在空袭警报声中从上清寺转牛角沱，驶向壁山。

约上午十时半，车过三圣宫，宋美龄的轿车却从后面狂奔追来。说是蒋介石有要事须夫人办理，特命司机追上来接她回歌乐山别墅。

宋美龄很不开心，却又无可奈何。皱着眉头，委托陈纪彝、史良、陈慧丽去璧山执行任务，并叮咛一定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伙食和衣被的清洁情况；询问他们屡次分发的奶粉、糖果、肉松，都吃到没有。

宋美龄和我正要坐进小轿车，迎面奔来七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律蓝布背带工人裤，短袖白布衬衣。一望而知，是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均为各战区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的孤儿、难童)。

"妈妈!""蒋妈妈!"孩子们围上来。宋美龄问："你们是歌乐山保育院的吗?"

"就是!"孩子们说，"那天您来看我们，不是对我们说过：您是我们的妈妈，让我们以后叫您妈妈吗?""……"



抗战时期，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左起)等在重庆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人员看望难童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干什么呢？"

有趣，孩子们打算趁星期天步行去北碚那三个保育院看望他们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晚饭前后可以赶回来，也就没有请假。

"傻瓜！"宋美龄微露笑意，"去北碚来回靠步行？三天、四天差不多！真是傻瓜！也不打听打听有多远！"

我插话告诉孩子们：即使住在北碚，过嘉陵江去那三个保育院走一趟，也不见得能早去晚回。

几个汗水淋漓的孩子齐声叫苦。女孩子们都说已经走得腰酸腿痛，累得够呛了。

"回去！几个小傻瓜！"宋美龄说，"过几天，我和你们院长商量，找几辆汽车，送你们到北碚去和那几个保育院的同学联欢！"

小轿车哪能上九个人？宋美龄吩咐我和这三个男孩子在这儿等候，她先把四个女孩子送到了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再来接他们。

四个女孩子一齐跟她挤进了轿车后座。两个坐在她左右，另两个则蹲在她膝头两旁。我上去叫那两个蹲着的：

"好糊涂的小姑娘！到前面座位上伸伸展展坐着不好？"

"你才糊涂哩！"宋美龄说，"万恶的日本鬼子把她们害成了孤儿，我这个妈妈又太忙，好容易见着了也不亲热亲热？"她左右手同时抚摸着两个女孩儿的头，问："是吗？"

"蒋妈妈真好！""妈妈！"

三个男孩也表情奇特地叫了声："妈妈！"汽车缓缓启动，宋美龄朝男孩们轻轻挥了挥手："好孩子，乖！我一定回来接你们！"

我哪能在这儿呆等？不一会儿，从西边开过来几辆甘肃油矿局运油的卡车。我拦住它们，司机都是东南各省的人，听说

是战时难童，很乐意载上了我们。

卡车跑得很快。不过，它们的终点站是位于歌乐山街头的甘肃油矿局运输处。从这儿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还有一点路，我和三个男孩只得下车步行。走不几步，就遇见了宋美龄坐的轿车。她正要赶往三圣宫去接我们。

“快上来，我送你们回去！”她招呼男孩们。

两个大点儿的风快钻进后座，分坐在宋美龄左右。那个小点儿的欲前不前。宋美龄却对他说：“来，来！妈妈抱，到这儿来！”她把小男孩搂到自己的膝头上。

我在通往宋美龄别墅的岔路口徘徊等待。好一阵，她才转来。

原来那四个女孩子回去透了消息。大批男女儿童涌到大门外等待。宋美龄汽车一到，孩子们便潮水般围上来叫“妈妈”。宋美龄便下车和他们亲热了好一阵。

我问宋美龄：司机说得很清楚，蒋委员长有紧要公事，所以叫汽车狂奔追上来接她回去。何以她却这般从容，和保育儿童们反复耽搁？

“能有什么要紧公事？”她半似轻松地说，“他只不过见我好歹不带卫士，认为不安全，不让我去璧山！”

她料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到别墅时，蒋介石正在大骂侍从人等。他久盼夫人不归，便拿侍从们出气。

第二天是星期一，宋美龄到妇指委去上班。刚进办公室坐下，便叫来陈纪彝、史良、陈慧丽三位小姐，请她们谈璧山保育院慰问儿童的情况。

陈纪彝首先诉苦：那保育院在乡下，下了汽车要步行好几里。何况还有那么多盐蛋、粽子！幸亏史良大姐善于接近民众，跑到近村，雇了好几个农民，既当搬运，又做向导。乡间小道，十分难行，三位小姐很是吃了苦头。

宋美龄笑了：“好，好！叫你们饱尝了田园风味。可惜我没这福气！”

陈纪彝用英语说：“亲爱的，这很容易。中秋节你去就是。最好约上张乐怡(宋子文夫人。陈的话中隐有讽刺张乐怡娇气之意)。”

谈了慰问过程之后，三位小姐交口称赞那个保育院办得好。发下去的奶粉、白糖、糖果、肉松，都及时均匀地发给孩子们吃了的。伙食办得很好，白米饭，早餐有馒头、油炸花生米，每天午、晚两餐都有肉食。还每星期三荤两素加餐一至二次。寝室通风良好，一色新的凉席、枕席，每床都有蚊帐。上课很认真，作业全批详改，而且讲教学法，没有体罚学生的事情。清洁卫生也很不错，孩子们的衣服、被单都很干净。

三位小姐一致认为：这个保育院办得好的关键是院长贺哲仁极为优秀。孩子们都说：院长好。妇女干训班分发去的几个教师也异口同声说：贺院长真是做到了“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三位小姐到达时，贺院长正带领师生作大扫除。他足登麻耳草鞋，和几个教师干着最重的活儿——掏阴沟。前几天下过大雨，山洪夹泥，填平了阴沟。泥土粘结板滞，掏挖很是吃力。贺哲仁院长卷起裤腿，挥舞锄头，干得汗流浃背……

宋美龄插话：“很好，很好！能实干苦干。”

我不禁微微一笑。因为我们几个都知道，蒋介石很是提倡实干、苦干(有人还给他加上个“蛮干”)。宋美龄没理会我们的微笑，接上问：“这个小贺什么文化水准？”

陈纪彝：“受过高等教育！”

宋美龄用英语说：“好极了，是个人才。这个保育院可以大大扩大……”

陈慧丽：“不行，房子已经饱和，再容纳不下多的人



1994 年 4 月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56 周年，成都地区部分师生合影留念。
前排就座者左二为本书作者张紫葛，身穿白色风衣者为贺哲仁

啦！扩建？又无地盘。”

宋美龄又问：“他们那里还有人才可以接替这贺哲仁吗？”

史良：“那教务主任也很不错。不过，也是个小伙子。”

宋美龄说：“成都那边几个保育院正缺院长。要新建，要扩大！可以把贺哲仁调整一下。我一向主张，人尽其才，不管男女，是人才就该重用。妇指委不便多用小伙子，儿童保育会则不然，可以大胆任用男院长、男教师。何况，我们的保育生，男孩子远比女孩子多呐！”

不久，贺哲仁便被调任到成都，先后任新都保育院、郫县保育院院长。随后，他又被调到总会，任总会视察。这当然是后话。

日往月来，寒来暑至，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1994年，我在四川成都偶然得遇昔日的保育生，当年从河南战区抢救下来的难童——危福元。这时他已是离休干部。他告诉我，保育生遍布全国各地，有一个联谊会；成都有分会，他是理事长。这年4月，危先生郑重来邀：保育生成都联谊会(又叫“四川省战时儿童保育历史研究会”，办有专刊《摇篮》)定于4月4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聚会。同学们得知我在这儿，一致热情邀我偕大人聚一聚。我欣然应允。济济一堂，不下二百人，而且还有一位老师——当年的院长、视察贺哲仁。当年的学生多数已是离、退休干部(有相当多的高级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和中层以上国家干部)。当年的老师——我和贺哲仁自然老迈龙钟。大家欢聚一堂，说到当年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宋美龄，意见一致：她当年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与中共党员邓颖超、曹孟君、赵君陶等合作，主持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抢救、保育了大批在战火中、在日寇铁蹄下失掉父母和家乡的难童——保育生们，是值得称道的。

二十二、“赶不走鬼子心不甘！”

根据情况的变化，战时儿童保育会几经讨论，决定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还是保留。凡战区送来的大批难童，由总会直接接收，迅速抢运到重庆附近的儿童保育院。零星送来的难童，则由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接收，尽快登记编组后，配上教员送往长江上游及贵州等地的儿童保育院。护送的教员也就留在那里任教。临时保育院则需不断录用新教员。

这一天，阴雨绵绵，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空袭。宋美龄便带上我和黄、罗两位小姐，去察看重庆临时儿童保育院。

此刻，这保育院有三个居住点：市中区陕西街的万寿宫，南岸的玄坛庙古寺，龙门浩的觉林寺。前两处难童都已送走，只剩几个新雇的教员。

我们跟着宋美龄爬坡上坎，一路挥汗步行，奔往觉林寺。这时雨住云开，西沉的太阳艳艳似火。

进得觉林寺大门，令人恍惚不知所以。原来的庙堂殿宇早已毁于日本空军的炸弹，眼前只是一大片空地，靠后垣及左院墙有两排禅院残房，稍经修葺，算是主要房舍。靠右垣墙的最前后角各用残砖搭了一间平房。前角是办公室，里面有三张双屉桌，两个身着短裤汗衫的小伙子在里面闲扯。谁也不认识宋

美龄。

"你们找谁?王院长?她在那边最后一间房子里!"圆脸大嘴的小伙子主动朝我们说了这么一句，就继续讲述到延安去有哪几条路线。

炊事员正在烧晚饭，绿豆稀饭已经起锅，馒头蒸笼正上大气。大铁锅里热气腾腾。宋美龄亲手捞了一勺子，是老南瓜红烧猪肉，加了些青辣椒。她笑了笑："真是高级厨师，老南瓜烧肉、好菜谱!"

在靠后垣那栋平房前的空地上，一个女教员正在教孩子们唱歌。

二十来个十岁出头的男女难童胡乱站成横排，一面唱一面东张西望。那女教员最多看得上十八岁，圆脸，健壮，白布短袖衬衫，大蓝色短裙，显然是她一两年前的旧装，人长大了，衣服过于短小；晒成了巧克力色的腿脚没穿袜子，套了双斑驳不堪的黄皮鞋。远远望去，简直是一个吹大了的橡皮女娃娃。她没有拿指挥棒，叉开双掌，力舞两臂，指挥得极其展劲。而且，自己尽嗓子高声唱着：

"嗨嗬嗨，我们军民要合作，我们军民要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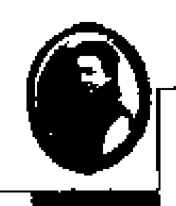
"你在前边打，我在后面帮。挖战壕、送子弹，开山路，做茶饭，我们有的是血和汗，大家同心合力干!

"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嗨嗬嗨，嗨嗬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嗨嗬!"

连唱两遍之后，紧接着四部轮唱，仍是她的嗓音居高压场。末了就是反复的：

"赶不走鬼子心不甘哪!嗬嗨!嗨，嗨嗨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嗬嗨!"

夕阳的残红，如轻纱铺满了整个院落房舍，也给这橡皮娃娃镀上了一层金箔。她张臂狂挥，周身展劲，似乎要凌空飏起了!



她的嗓音是那样高亢有力,“——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我不免感到，这是一个按照小天使的造型塑造出来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化身。她奋勇怒啸的，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声!

宋美龄也似有所感。她停步站定，凝望着那女教员。好一会儿，才缓缓走了过去。她轻步绕过女教员，迈向那栋平房。

这是难童的宿舍。地板上铺着崭新的青篾凉席。每床凉席上有一个小布枕头和一条毛巾，有些凉席上有凌乱的衣物。平房两头各有一个篾席搭成的浴室，里面有水龙头。有些孩子在里面洗澡，搓衣服。右边那间是女孩子用的，关了篾门，只听见里面窸窸窣窣。左边那间门敞着，里面有五六十个男孩子在洗澡，一律脱得精光。有一个短裤赤膊的白瘦小伙子在给年仅八九岁的小男孩擦洗，擦完这个，又去擦那个，忙得汗流气喘。



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前排左起)看望难童

宋美龄凑上去问："你贵姓?"

"×××!"(——很遗憾，我竟把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姓名忘得一干二净了。琢磨一个姓名代替吗?失真失敬。只有称之"忘名英雄"吧。)

"是教员?"宋美龄问。

他点了点头。在宋美龄的追问下，他边干活边答复。原来，他是四川人，高中毕业，无力升学，便到这里做教员，已经三个月了。每一批难童编组送走时，都要求他一起到分定的保育院去，王院长却舍不得把他放走。他真正是一心一意为难童服务，每天从天亮忙到深夜，就睡在孩子们身边。一有警报，就背起最小的孩子，甚至背一个，抱一个，和别的教员一起，保护着孩子们。

"你们是总会的?"他问。

宋美龄点了点头，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热心呢?"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嘛!"他答。

宋美龄和两位小姐仔细翻检了孩子们的脏衣服，没有发现虱子。她问忘名英雄：

"这批孩子什么时候到的?"

"前天。从湘北、湘西，经酉、秀、黔、彭(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县)到这儿，沤了一身虱子。昨天全部换了新衣服，洗了澡，理了发；脏衣服朽烂不堪，都烧了，这才绝了虱患。"

宋美龄再轻步转过橡皮娃娃，来到右垣墙边那栋平房的头一间。院长王慧一正和衣熟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原来她亲自带队护送一批难童到贵州毕节儿童保育院，连夜赶了回来，今天午后才到。宋美龄捅醒了她，问：

"我记得你才不久领了补做木床的家具费，怎么孩子们还

是睡地板呢?”

王慧一诉说：那钱向木器厂定制了一批床，在厂里交货。银货两讫了，正雇人搬运，拉空袭警报了。轰轰轰，几枚日本炸弹刚好烧了木器厂那条街，木床也就银货两完了。

“你怎不马上报告，再领钱再做呢?”

“我的夫人哪!我才领了钱，怎敢又开口呢?不怕你刮我吗?”

“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不讲道理刮人呐?明天去领钱!喂，那唱歌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宋美龄问。

“胡国瑞。”王慧一接着说：这胡国瑞是湖北汉口人，汉口市女中高一学生。保卫大武汉时，参加学生宣传队，几次上前线，送弹药，抬担架，很是勇敢。武汉撤退时，父母丢不下百货店，把独生女儿送上教育厅撤退女学生的拖船，挥泪而别。哪知日本飞机一路追着扫射、轰炸这支拖着两木船女学生的拖驳。挣扎过了陡湖堤，拖驳被炸沉了，木船靠拢北岸，叫学生们上岸逃命。女孩子们仓皇撂下行李、奔上岸，向西步行，到宜昌，找到教育厅接待站，再编队发津贴后，过江西行，跋涉到了恩施。

胡国瑞被分配到屯堡女子高中。屯堡距恩施县城六十里，山村荒野，学校设在屯堡溪河环绕的小岛上。为了安全，学校不放学生出校过溪。胡国瑞和十几个同学认为情同坐监，便结伴离开屯堡，步行到了四川，向教育部登记，分到位于长寿县的国立十二中学。待了两个月，很为不满，便于两周前来此就任了教员。

宋美龄说：“你叫她来，让我认识认识!”

王慧一叫来胡国瑞：“来，小胡，这是蒋夫人，我们总会的指导长!”

那女孩子瞥了夫人一眼，神态傲慢：“我认识她!”

宋美龄微感不安：“怎么?你好像，有点儿讨厌我?”

“不敢!——不过，也不拥护!”

“那——为什么呢?”

“第一条，你们的军队太伟大，背起枪逃命，还和逃难的学生抢路!……”

我明白，她说的是去年在陡湖堤上岸西逃时，徐源泉的部队某团，把学生们挤到水田里，夺路西逃。这个部队本来奉命在枣阳布防，当时却一气窜过了荆门。

宋美龄：“嗯，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呢?”

“你们的国立中学办得好嘛!”

宋：“怎么?还在喝稀饭?这个陶尧阶……”

胡国瑞：“谢主隆恩!　稀饭倒没喝了，就是训育主任屁股上挎手枪!”她直视宋美龄，“我们这些学生是犯人吗?你的训育主任是牢子吗?”

宋美龄好像挨了一棒：

“岂有此理!训育主任挎枪!这个陶尧阶!……”

黄、罗两位小姐异口同声说：“夫人，校长管不了训育主任的!”“训育主任是党部派的!”

胡国瑞：“管他哪个派的!总是蒋委员长统领之下、总是这蒋家朝廷的德政……”

王慧一大怒：“胡国瑞，你太放肆了!胆敢公开侮辱领袖，轻慢夫人!……”

胡国瑞头一扬，眉毛一挑：

“侮辱了?轻慢了?么样呢?砍头吗?喏，砍吧!”

王慧一是一位阵亡师长的太太，她那位师长什么姓名，何时何地阵亡，我从没弄清。我只知道她对蒋介石及其夫人的尊崇无以复加。当下她真的气极了，跳起来大叫：

“无法无天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开除你!”

胡国瑞冷笑：

"开除？当屁疼！"

宋美龄朝王慧一轻轻挥了挥手，对胡国瑞说：

"小胡，我很喜欢你这性格。瞧你唱歌那劲头，你是最坚决抗日的青年。现在，坚决抗日就是第一条美德。我给你评一百分！军队和逃难的学生抢路，确实混蛋；训育主任拎手枪也岂有此理。都该蒋委员长管，我替他表示歉意，并且负责告诉他纠正他们，训诫他们。你总可以宽心了吧！"

胡国瑞睁大眼睛盯住宋美龄，渐渐气消怒退，讷讷地说：

"没想到，你，你，唔，我还是明白，蒋委员长是抗日的。我到前线亲眼看到：军队英勇奋战，真正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宋美龄："你是个可造之材。还想读书吗？愿意上哪个国立中学？我帮你办。"

"谢谢，我还没想好。"

宋美龄："那，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告诉我，或者，不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好吗？唔，你这身衣服太小了。唔，是不是，我们交个朋友！我私人赠送点制装费给你，表示一点友谊。"她转向王慧一，"你替我垫六十元，付给小胡。明天我还给你。"

随行的黄小姐拉开手提小包："不用麻烦王院长，我这儿有。"

胡国瑞："都不用麻烦了，我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可怜和同情！只要王大院长不开除我，过几天领了薪水，我就可以制好几套衣服了。"

我说："小胡，你也太不礼貌了！"

胡国瑞更高地一扬头，挺胸，白布衬衣的小翻领微微一敞，小嘴一努，朝我投来一串玑珠：

"你别叫我恶心!我是认识你的，你常在体育场赛排球，叫'胡子'(这是我学生时代的绰号)嘛!十个月前，在陡湖堤见过你的!我们，前有老爷兵挡路，后有鬼子兵追来。你招呼教师服务团和男学生大伙给女同学让路，'我们是男子汉，应该保护女同学!''女同学们，上前快走，我们殿后，准备和鬼子肉搏……'多高尚呀!谁知，不过十个月，你就堕落成了皇后陛下的亲兵，可耻!"

王慧一又跳起来：

"你这疯子!"

宋美龄却微带笑意：

"小胡，这个，你是肯定缠错了。在我们中华民国，没有皇后。我们是民国!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公民，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

"真的吗?但愿真的是那样!"胡国瑞一扭身，大踏步走了。

王慧一：

"夫人，我真无地自容，招了这么个野物来冲撞您!"

宋美龄：

"没关系。我倒很喜欢她。我喜欢这种性格。"

拉开提包的黄小姐："她准定是个中共分子!"

宋美龄："不，八成，九成——准定不是共产党员。要是共产党员，就不会这样桀骜不驯了……"

王慧一和我们三个陪同宋美龄走出王慧一那栋平房时，已近黄昏。饭厅那边漫过来用过晚膳的孩子们。胡国瑞在二三十个孩子的围裹下，且走且唱：

"嗨嗬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哪，嗬嗨!……"

宋美龄伫足望着他们。待他们来到相距三十米之谱时，

说：

“小胡，这歌儿唱得挺好。只是这歌子的最后一句太不带劲儿。我建议改作：一定要把鬼子消灭光！”

胡国瑞略想一想：

“好，改得好！这样才有劲头，有气概！来，伢们，唱成‘一定要把鬼子消灭光！’来，唱！一定要把鬼子消灭光，一定要把鬼子消灭光哪！嗬嗨！……”

她两臂使劲舞动，用力地打拍子。

走出觉林寺。宋美龄说：

“看到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我们的青年是这种气概，抗日战争还能不胜利吗？”

……



抗战期间奔走在重庆街头的宋氏三姐妹

二十三、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例会

这天上午九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例会准时召开。

我做记录。这次委员会专题讨论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指导长宋美龄首先讲了三十多分钟，算是前段时间保育工作的总结报告。她讲了三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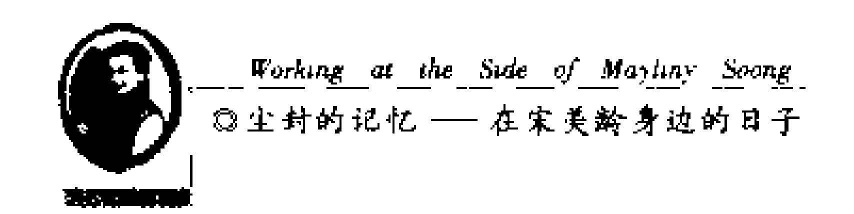
一、前此儿童抢救、保育工作的概述；二、存在的问题；三、今后工作的初步意见。

三部分的内容中，成绩说得少，缺点说得多。对今后的意见只简单地列了几条，要求委员们多多建议，以备遵循。

缺点说了很多，主要有：这项工作开展得太迟，贻误时机；广大战区的大量难童失于抢救；各省保育分会未能普遍建立；目前抢救难童的工作仍未普遍有效地开展；前线的抢救人员不够，经费不足；抢救到的难童衣食、医药、转运都不周全，使难童们受到不应有的折磨；大后方的几个保育院建立迟缓，规模偏小，人员素质也不整齐；等等。

在第一部分里，她又以较多的时间，报告了各地华侨专项捐赠的详情，以及捐献的物品种类、数额及款项种类。

她说完之后，就敦请委员们发表意见。发言很踊跃，都着重于提出今后的工作建议。其中重复提到的有：增设儿童保育



院；多分派妇女干训班的学员充实儿童保育院；各省妇女指导委员会加强难童抢救及转运工作，等等。

大家的意见说得差不多了，邓颖超发言介绍十八集团军儿童工作情况，以供参考。说那里不是单纯救济，而是把儿童们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政治，同时开展抗日工作，站岗放哨、送信，人称“小八路”。

史良接着发言，就邓颖超所说的内容，详为发挥。建议国民党各战区一体效法。委员们决议，把邓颖超委员所介绍的情况，写成专页材料，由妇指会函送军事委员会参考。

快到上午十一时，议程已经完成。史良作为妇指委宣传组长，提出了一项临时动议，讨论今后的宣传内容。她的提议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要加强宣传民主，争取各界妇女的广泛权利等等宣传内容，而且说到了“国防文学”，并作了批判。她说了之后，无人发言，颇有面面相觑之状，冷场了好一会儿，刘清扬才说：我们不是文学艺术阵地，我们各界妇女文化素养不高，不见得关心文学领域的口号，是不是不要扯得太宽，莫去讨论文学之类。陈逸云、吴贻芳附议，并且都说，连我们都不清楚“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颖超便发言，简单介绍了一下“国防文学”与鲁迅他们的批判意见。

史良又接上阐述了妇委会的宣传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的理由。反复申论，直说到十二点过。宋美龄建议，到下次委员会专谈宣传问题时详细讨论。

仍是竹桌便宴。饭后，几十位委员纷纷离去，宋美龄把她们一一送上汽车，彬彬“再见”。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却迟疑未走，宋美龄把她请进她的办公室，品茗小坐。

吴贻芳用英语说：

“我很希望得到您的一点帮助，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宋美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如果是个人的私事，我一定不感兴趣的。不论她是我多么亲密的朋友，我都将令她失望。……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徇情营私的人，更不能为朋友私情去干预政府机关的行政事务。但是，如果是公事，是国家、社会利益之所关，我就踊跃承担请托，忠实履行诺言，不管涉及什么机关、社团，随便人们怎么议论，天塌下来，我也要撑起。"

吴贻芳："亲爱的，我看准了您是这样一个可尊敬的朋友……"

吴贻芳是留美博士，抱独身主义的小姐，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英美文化教育界支持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就敦聘她为校长。她全心全意办学，把金陵女子大学办得井井有条，教学质量有口皆碑，朝野各界人士交口称赞，对她很为尊重。但吴贻芳这个人廉洁耿直，从不注意官场应酬。她和宋美龄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却很少托宋美龄办事，这次虽然迫不得已，要求宋美龄支持她，但谈话态度，仍是不亢不卑，只称宋美龄是"朋友"。

当下，吴贻芳谈了具体问题：她的金陵女子大学迁到成都续办，有些困难。校址问题，和金陵大学、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三校一起，挤在成都西郊(后称光华村)；经费、运输等等，教育部支持不力……

宋美龄："我坚决做您的后盾。我要电话或当面托付张岳军(张群，时任四川省主席)，不迟于后天，我亲自去找教育部部长、次长们交涉，要他们认真支持您，请把您的具体要求详细写给我……"

吴贻芳也和宋美龄一样，中文书面功夫远逊于英语。宋美龄把我叫去，让吴贻芳口授，要我一一记下她的具体要求。写好了，宋美龄对我说："从后天起，你每天问我一次：吴博士

的事情办得怎样了?我就像对上司报告那样告诉你。你呢，给我记录下来。”转对吴校长：“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询问我。如果我不在，您就问他，他叫张子国……”

送走了吴校长，陈纪彝问宋美龄：

“你怎么不向她提一下训练班的孩子要到金陵女大借读的事呢?”

宋美龄：“我提那个干什么?只要教育部批准了，她金陵女大自然会接受。教育部不批，我宋美龄凭什么送学生去她那儿?况且，人家托你一点事，你就马上要人家给你办事，做买卖吗?银货两讫吗?我最看不起这种市侩行为……”

陈纪彝又提到了史良，表示她对这位小姐有点看不顺眼。特别是她动辄长篇大论，“却又杂乱无章，无边无际，随意开岔，说个没完……”“你看，说到那小八路，我看了表的，邓颖超才讲了四分四十九秒，史良倒唠叨了十二分五十秒……”

宋美龄：“这有什么稀奇呢?和弦总得比主弦的音响多些嘛!”略顿一顿，“我想，这些委员都是我们联络的客人，是朋友。来自四方八面，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请客吃饭，总要有容人之量，不能同客人闹别扭。古人说，宰相肚内撑得船。对这些委员，务必不要在小问题上计较。你赞成我这个主张吗?……”

二十四、团结至上

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例会要不要讨论“国防文学”的口号问题呢?宋美龄先后问了好几个委员，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刘清扬进而说：“我们又不是全国妇女文学创作指委会!”

邓颖超也说：“这个问题在文艺界已有了定论，不必再讨论了。”

但史良却是认真做了准备，并提出了讨论要点，郑重其事地上报给了指导长宋美龄。宋美龄觉得不好给史良泼冷水，打算和她好好谈一谈，可是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拖了很久，这天刚到妇指委就接到官邸来的电话，便起身上车。一面吩咐我，替她邀请史良到她官邸里午餐。陈纪彝小姐抢上用英语说笑话：

“难道不需要我做陪客吗?”

“欢迎，欢迎!”她微微举了举左手。

我、史良、陈纪彝三个正要出发，来了某女作家。

“小张，蒋夫人呢?”

“回黄山了!”

“你们哪儿去?”

我如实告诉了她。女作家略一踌躇：

“把我带上，我有要事急着要见夫人！”说着坐进了司机台旁。

一见宋美龄，女作家就一本正经地说：

“我可真是不速之客，夫人少不得只有让我叨陪末座了！”

宋美龄热情地和她握手：“欢迎，欢迎！我不过请史大姐来说说话儿。再有你，就更热闹了！”

“哎哟，夫人，我可要提出弹劾了！”女作家说，“史良小姐不过是所谓七君子的史小妹，你叫她史大姐，太、太……”她把底下的词咽下去了。

史良望着女作家，一声不吭。我这才想起，最近一段时间，这两位委员一直没打过招呼。看来，这两位女士很不对劲儿了。果然，落座之后，女作家便当面告状了。说是有一次，若干委员会前聊天，女作家说了：孙夫人宋庆龄是当今的女娲。并解释说：目今中国是两个天，一个中国国民党控制的青天白日的天；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割据的镰刀斧头的天。两个天裂隙大存，全靠孙夫人宋庆龄“调停周旋”，“消其间隔，补其罅隙”，“她岂不是今日之补天女娲吗？”

史良当即尖锐驳斥，说女作家有意借题发挥，制造国共摩擦。“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也是对孙夫人的丑化和污蔑！”

女作家叙述完事实之后，愤愤然说：

“夫人听听！她史良竟然这么教训我、攻击我了！我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人家堂而正之的中共高级干部邓颖超就坐在我对面，也没有说一个字，她却这样讲，这叫话吗？……”

宋美龄笑问史良：“有这么回事吗？”

史良：“有这么回事！只不过，她没照直说出她那副小丑

嘴脸!”

女作家：“你才是小丑!彻头彻尾的小丑!”

史良还道：

“你是小丑加鹦鹉、八哥!”

……

陈纪彝忙劝：“罢了，罢了咧!都是有体面的，一个作家，一个法律学家，又在领袖的官邸，这么吵吵嚷嚷，像个什么?!何况领袖就在里面批公事!”

宋美龄朝侍从们挥挥手：

“出去出去!她们是好朋友，一言不合，拌拌嘴罢了，有什么好听的!”

侍从退出，暂时哑场。

史良听陈纪彝这么一说，倒觉得不妥了。她便起身上盥洗室。

这时女作家对宋美龄说：

“夫人，你未免过于宽厚了!她当你面骂我是鹦鹉、八哥，明明是指桑骂槐，面对面侮辱你，你也容忍了她?”

宋美龄：

“我好歹是个指导长，没有这点容人之量还行吗?”

史良回来了，脸色平和了。宋美龄语态中和，略带幽默：

“你两位总算吵够了!其实是在发小孩子脾气。原是会前闲话，说说笑笑嘛，何必当真呢?!人之相处，总该有点轻松时候，不能时时刻刻都是政治嘛!谈笑、比譬，或者不太恰当，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大可不必认真……”又说：其实，再高尚、老练的人有时也难免会来点儿孩子气，这也是人情味!……换而言之，吵嚷出来也好，总比闷在肚里，做笑面虎，尔虞我诈的好。我劝两位，务必念在困难当头，团结至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只有团结全国军民，一致奋起，

决战到底，才有生路。我们是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指导什么呢?指导全国妇女，精诚团结，誓死抗日。如果我们身为委员，尚且不能团结，为了芝麻大小事就吵吵骂骂，还能团结全国军民吗?现在国共两党奉行的基本方略就是团结至上，一致抗日……“史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

史良：“夫人所论极是，我年轻幼稚，以后请夫人多多教导!”

宋美龄：

“×大姐，你是名作家。我劝你以后经常想到团结至上。气大忍不住，就想想耶稣基督的话：邻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伸过去。”

她说着，微微摆动头脸，做了个模拟动作。虽然摆动幅度极小，由于出自这粉装玉琢的第一夫人，竟显得很是有趣，大家不觉微微笑了。

“好了，好了，”宋美龄说，“看我的面子，你们两个和了!来，握个手!”她起身拉住史良和女作家，“来，握手握手，团结至上。”

两个人顺从地握了手，史良还添上了一句：

“×大姐，别再生我的气了!要不，就太对不起夫人了!”

女作家笑了笑，点点头：

“是!你放心。我这人是个洋油桶，爆了就没事的呐!”

陈纪彝说：“夫人，我看，这文学口号专题讨论也就算了吧!一讨论，准定这两个人又要开火!”

宋美龄：“我也问过，连邓颖超大姐都认为可以免了。我听说，这个问题鲁迅他们早已透彻地讨论过，得到了一致之结论。我想，是不是这么办，偏劳史大姐，把你那讨论提纲再丰富丰富，弄成一份资料，把鲁迅他们的讨论都纳了进去，印发给委员们，以丰富大家的知识，你看怎么样?”

史良：“遵夫人的指示。”

宋美龄：“你不会怄我的气吧？”

史良：“夫人说哪里话？夫人胸襟开阔，条理正确，我实在是佩服之至！”

吃饭了。除了我们这几个之外，还有蒋介石和他的秘书长(后称文官长)陈布雷。蒋对史良很客气，请她坐在他左手，不断给她奉菜。

吃着吃着，史良突然情辞恳切地说：

“委座，我有个问题，斗胆面呈，恳请垂察！”

蒋停止进食：

“别客气！随便点。这是家里向，你是客人。有什么问题？请讲。”

史良：

“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正如刚才夫人说的，要团结至上。可是，钧座麾下却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各地的新知书店、读书书店、生活书店备受便衣宪、警(宪兵、警察)之欺凌。或正面寻事刁难，或跟踪监视其店员之活动，或装作顾客，扰乱店堂之安宁，种种劣行，不一而足！”

蒋惊讶：

“有这样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哪！”问陈布雷：“侬见到过这等报告吗？”

陈布雷：

“从没见到。恐怕是以讹传讹。史委员，从何而知的？”

史良：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各书店的人纷纷来对我说的。要求我到国民参政会上去弹劾！”

女作家插话：

“小张，你不是有朋友在恩施生活书店吗？你该知道，那

里到底怎样?"

恩施是当时湖北省政府的所在地。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史良所说的情况，但谁又能保证，别的省会没有这类事呢?而且，在这种场合，我决不愿出来抵制史良。我便称："我好久没有接到那朋友来信，和那朋友中断了通讯，不了解那边的现状。"

蒋介石又从容加了一句：

"不会的!我下面的人不至于这么无视我的指示，胡行妄为!"

宋美龄这才插话：

"我想，大概似是而非 各该书店的某一分店受到扰乱，其店员受到不礼貌之对待——特别是女店员。"但是，她说，恐怕系各该地之无业游民、闲散杂人等所为。这里就有个现成实例，吴贻芳博士的金陵女子大学迁到成都，备受困扰，甚至有刁民进入校内扰乱秩序。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刁民、流氓是宪、警之便衣。总而言之，史大姐所说这事，容或有之；只是不能算在警、宪及地方官之账册上。

史良作领悟状点头。蒋果断地：

"那也不行!"对陈布雷："侬今天就起草个文书，传我的面谕：各地宪、警、驻军及政府之有关部门，务须妥善保护读书、新知、生活三书店及其从业人员。严禁闲杂人等滋事。违者缉拿严惩!……"

陈布雷应：

"是，今天立即发出快邮代电 "

史良："所以说，必须面呈委座才能解决问题。"

过了两天，史良亲自拿了关于"国防文学"的宣传资料来，请宋美龄审批。宋美龄只看了一下拟稿笺上"拟办"栏中史良签的那句话："拟铅印五百份，分送各委员、各省分会及

各儿童保育院。"

宋美龄犹豫地说："保育院的院长就不必发了吧！她们哪里顾得上研究文学口号呢？"

史良："哦，夫人！保育院有《国语》（相当于现在的"现代汉语"）课，初中班还有《国文》（古代汉语），这些文学知识还是必不可少的呀！"

宋美龄略顿一顿："好吧。"就在批示栏中画了"如拟"，签了名。

史良出去了。陈纪彝便和宋美龄闲谈：

"这位史小姐真是麻烦！"

"但她是个老好人，并不坏！"宋美龄说。

陈纪彝："我宁可和邓颖超打交道，不愿和这位史小姐周旋。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宋美龄放下笔：

"你错了，亲爱的，史良并不是小鬼，邓颖超更非阎王。我一向认为，政治、宗教，都该信仰自由，不能把信仰和人性混淆。我们反对异党异教分子，只是信仰上的冰炭不容。但不能因为信仰相反，就轻视人家的人格，抹煞人家人性上的真善美之点。"

陈纪彝：

"请原谅，我真不能理解：照你这么说，党派之争怎么解决呢？"

宋美龄："像美国那样，全民投票选举，谁当选了谁任总统，谁执政……"

陈纪彝："比如说：毛泽东，周恩来，或者蒋委员长，谁当选了，谁当大总统？！……"

宋美龄："正是该这样！"

……

陈纪彝："亲爱的，您简直奇怪呀！……"

宋美龄笑道：

"要知道，我们是在聊天，是在说我内心的善良愿望。本来嘛，人权天赋，每个人都应该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权，用武力征服是违反人性的。可……"

陈纪彝抢上说："只能用武力反对武力？……"

宋美龄："不要想得太复杂！现在只能有一个念头：国共合作，全民奋起，团结一致，打倒日本侵略者！"

……随后史良将她和女作家争论之事向邓颖超叙说了。

下一次妇指委例会，邓颖超来得特别早。宋美龄立即有所敏悟，便和邓颖超挨坐闲话，有意聊到她请史良吃饭一事。邓颖超表示，她听说过。

"这顿饭却有点小小的风波咧！"宋美龄笑说，"史良和×××两位竟然在我那儿发了孩子脾气，当我的面，好一顿拌嘴！"她便把当时的情况，照直叙述了一遍。最后说：

"总算我没白费事，两个人到底和好了！——你们不觉得我和稀泥吧？"

邓颖超显然完全领会了宋美龄话中的"你们"一词的用意，她当即爽朗地说：

"您说哪里话？您这绝对不是和稀泥！史良和我们谈到这事儿的时候，她再三表示，您处理得很好，令她深为感动。恩来特别注意到您反复强调团结至上，一致抗日。称赞您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致力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不愧是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至于我，今后更要多多地学习您这个优点。"

宋美龄：

"你们过誉了。×××在拌嘴时不择语言，竟然对你出了

不敬之词，我过后着重劝了她几句，提醒她万万不要再做这种有损团结之事……”

邓颖超：

“您放心！我决不会和她一般见识！……”

这时，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来了。邓颖超便把史、×拌嘴、宋美龄劝和的事说了一遍。李德全大表赞赏：

“对，团结至上。团结抗日高于一切。拥护我们指导长强调这个神圣的口号！”

宋美龄正要说什么，却传来了空袭警报凄厉的汽笛声。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部分理事、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李德全，左三为邓颖超

二十五、在她的别墅里办公

这天，宋美龄来得特别早，刚刚八点，她就坐在了自己办公桌后的转椅上了。可是，日寇的轰炸机也来得特别早。我刚刚抱着公文来到她面前，就传来了空袭警报的呜呜声。

“走！”她站起来，“到我家里去办。叫上小陈。”

汽车驶到歌乐山，转进了支马路。路很窄，勉强可供轿车对错；路面坎坷，碎石铺得很薄。我们知道，这是通往蒋公别墅的专线。汽车有点颠簸，小陈说：“夫人，你这路该修一下，弄平一点，宽一点。”

宋美龄：“我也说该修一下，可委员长说，花钱太多，又要占农民的田，将就着用吧，能开进汽车就行。”

一路并无军警岗哨，别墅附近有几个便衣，进了大门才看到挂短枪的卫士。

一栋砖木结构的瓦顶平房，屋里墙壁天花板都是石灰刷就，不曾使用油漆涂料。

我们来到宋美龄的工作室，一张大办公桌，一个转椅，两对小沙发和几把木椅。墙角有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没有任何装饰或花卉、鱼缸之类。墙上贴有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地图上各有一些大头针插的小旗和其他涂色标志，表

明当前世界形势、中国境内抗日战争的战线现状以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分布情况。

她对我俩说："叫你们办些重要事情，要绝对保密。你们愿意吗?"

陈慧丽："夫人叫我们做重要事情，是我们的幸福……"

我只点了点头。

她打开保险箱，取出了一叠东西，像是照片底片，上面是极小极小的英文缩影。她举起底片，对着窗子，且看且口译为汉文。陈慧丽用便条本记下她的口述，写成一张便条，就扯给我，要求我修改文字，整理抄正，一次完成。



抗战期间在官邸打电话的宋美龄

三人挨坐，流水作业，一气干了三个多小时，完成了这样几份译件：

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

日本、苏联近几月秘密外交活动频繁。除两国使馆人员的奔忙密商之外，苏联外长与日本外相曾在海参崴、莫斯科和东京三次密谈，达成的主要谅解为：在"满洲"、西伯利

亚及外蒙边界，双方保证互不侵扰。

日本停止其在外蒙、新疆及察哈尔(内蒙西部)的秘密间谍行动，全部招回它在这些地区的“商人”和“旅游”、“探险”人员。

苏联则在国际外事活动中，停止对中国蒋介石政权抗日行动的申援。停止对蒋政权的军事、经济援助。即刻停止增派援蒋的空军志愿力量，并考虑招回在华之空军志愿队伍。

双方继续磋商，谋求正式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二、“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分三部分：

1. 中共利用“日蒋对战”之“大好时机”，发展迅速。边区面积及人口扩大了若干；“工农红军”壮大了若干；在“蒋政权统治区”的中共党员发展了若干倍(均有具体数字)。

2. 中共与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合作以来”的重要特点：中共党员毛泽民等掌握了民政、教育、财政大权，他们“放肆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中共，尤其是宣扬毛泽东，而“很少提到斯大林”。总的倾向是与联共(布)“唱对台戏”，进而排斥联共(布)，独占新疆。

3. 因而，第三国际的报告提出建议：大力支持中共，增派顾问人员，保留自阿拉木图至兰州的援蒋运输线，却只将少许次要物资给蒋政权，而把主要紧缺物资通过秘密网络交给中共；尽量遣送“忠于第三国际”的现刻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回到中共控制区域工作，发挥第三国际的组织力量，“教育”、“校正”中共，克服其“民族沙文主义”，认真改善它对第三国际和联共(布)的态度。

三、路透社驻华盛顿特派员没有发表的通讯。主要报道中、日双方同时向美国军火厂家购买军火的情况。说：中、日两国采购军火的代表团人员竟至同一时间在同一厂商的两个大厅里、互不知晓地和那个厂家谈判买卖。结果，美国军火厂家

总是把精良先进的军火卖给了日本，而把低劣次品塞给了中国。“轻飘飘的两纸合同，注定了数以万计的纯洁诚朴的中国人死于敌人的优势炮火之下……”



长期替蒋介石掌管财权和采办军火的孔祥熙

记者说，并不是美国的军火商存心替上帝召唤那些无辜的中国人，存心坑害中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冤自己。……宋子文只知道核计货币支出，孔祥熙更是山西票号本色——越便宜越好。只图低价进货，好像并不知道武器还有档次成色的讲究。

那些经手洽谈和收运军火的官员，可以说都是军火外行，更不讲究验收检查。于是卖方见机而作，拿些陈旧甚至报废的东西冒充好货。奇怪的是，中国人早就上过当——德国佬曾多次把废旧物品当出厂军火卖给中国人。“可爱的中国人似乎是永不醒悟的冤大头。”

四、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专题报告，专门谈宋庆龄的活动。

时序已经入伏，虽说歌乐山比较凉快，究竟还在火炉重庆，绝对气温仍在摄氏39℃左右。房里没有电扇，陪侍第一夫人工作，自然衣装整齐。所以宋美龄和我们两个全都汗水滴答。又是空袭时间，隔一阵敌机哗哗一阵，虽然听不清炸弹爆

炸声，却仍感到地壳的微微颤动。可是在宋美龄的带头之下，我们完全没有理睬这些，一直紧张地进行工作。

宋美龄也似乎全神贯注，以至忘了第一夫人的矜持。念着念着，她把脚翘到了陈慧丽的椅子上。译念到个别令她特别不快的地方，她竟脱口而出地发出恨恨之词。

全部完成了，她把我抄正的稿子看了一遍，说：

“整理得很好！”她合拢稿子，捏起朝我头上扇了一家伙，“孩子，你这脑袋儿很是灵光哩！——中文也很不错，真是个人才。”又使左手拍了拍陈慧丽的脑袋：“这毛丫头也很不错哩！我说得这么快，她居然能全记下来——唉，我身边就缺这样的人才。”

我说：“这么大个中国，人才多得很……”

宋美龄：“在哪里？你给我推荐几个，只要各方面赶得上你，我马上重用。”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宋庆龄(右)、宋霭龄、宋美龄合影于重庆

她匆匆拿着译件出房去了。过不多久，她转来，后面跟了一个侍从，托着面包、蛋糕之类普普通通的点心和三杯茶。

宋美龄："吃点东西，歇一会儿，再来对付这一堆公文。"

这回批公文改了个办法。她闭目养神，叫小陈给她念，我根据她的口述，替她划"OK"，或注以"碍难照准"之类的批语。"批"完了，她睁开眼来逐一签名。这样搞法当然很快，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完成了。

宋美龄突然拍了两下巴掌，拍得很轻。我莫名其妙。却见一个侍从进来了。原来，这是她在"呼唤"仆从。

"你去问问那边，"她对侍从说，"是不是吃饭了?"

"是!"侍从却不走，"那农民银行的徐协理(注：等于现在的副总经理)在等你呐!"

"糊涂蛋!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见他?"她朝侍从挥了挥手，侍从出房之后，我问：

"夫人，你买个叫人铃不好?拍巴掌多寒碜!"

"我不用叫人铃，"她说，"那玩意儿侮辱人。外国人喂狗，叫狗来吃饲料，就是敲铃铛的。我能把仆役当狗吗?拍巴掌，自古以来就有击掌为号，这就表现了天赋人权、一律平等的精神。仆役、侍从，在人格上和我是朋友关系。"



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二十六、便餐桌上说“独裁”

侍从来请吃饭。宋美龄带上我们两个走进饭厅，却见蒋介石和一个年约四十、身穿草绿色士兵长裤和短袖衬衫、中等身材的人，站在那里。

宋美龄说：“来，来，”拉着陈慧丽，“这就是那个小陈！”

蒋介石和她握手，看着她，说：“哦，嘎漂亮！”（注：江浙话：“这么漂亮！”）

宋美龄指着我：“这是小张。”

蒋介石也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张先生，听说了的！嗯，很好，很不错！”

蒋介石和宋美龄对坐在圆桌的两方，宋指点陈慧丽坐在蒋介石左首，那士兵打扮的男子坐在蒋的右首，叫我坐在她本人的右边。

宋美龄对侍役说：“请徐继庄也来吃饭吧！”

很快，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着英国上等西装的白脸微胖的男子，年纪只看得三十多一点。他迈进饭厅，朝蒋、宋各九十度鞠躬。又朝那士兵打扮的男子深深鞠躬：“哦，将军，您好！”

他还是个将军?!

宋美龄叫徐继庄坐在她左边，指着那士兵打扮的男子，问我："你认得他吗?他是胡宗南!你知道胡宗南不?"

啊哟，这就是蒋介石嫡系第一大宠将、坐镇西安的胡宗南!

我说："哦，哦，胡宗南!当今中国年轻人谁能不知道胡宗南呢?"

胡宗南微笑了一下。宋美龄说："小张，你现在也有点儿政治素养了呀!这一句话说得妙极了呀!连'将军'都不称一声，显示了你自己的身价，却给老胡大大地戴了一顶高帽子，叫他喜欢。"

徐继庄凑趣："年轻人到了夫人身边，当然很快就提高政治素养啦!"



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

侍从们在摆列碗筷，陆续上菜。主客并未开动。

胡宗南接上宋美龄的话：

"我确实很喜欢张先生的这句话，却并不觉得有高帽子。年轻朋友们都知道我胡宗南，我就必须万分自强自励，兢兢业业，不负年轻朋友们

之雅望。”

宋美龄对蒋介石说：“这小张还有一桩好处，能直言不讳。他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们‘独裁’！”

蒋介石无表情地：“哦——”

我说：“夫人，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蒋介石：“好，好！侬自家港(讲)港，是怎么说的。”

我讲了给宋美龄捏腿时，我说了“我要进御医院啰”。

蒋介石：“好，好，我们来民主。”朝胡宗南，“侬说，该怎么评定张先生这话呢？”

胡宗南：“恕我直言，张先生这话有这个意思：我们的领袖是皇帝，夫人是皇后。皇帝，当然不会民主！”

蒋介石朝徐继庄：“侬说哩？”

“胡将军所论极是！极是！嘿嘿！”

蒋又问陈慧丽：“侬也说说，漂亮的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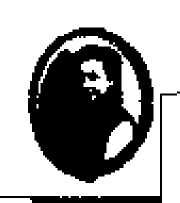
“胡将军说得很对。不过，委座，小张是在说笑话。我们都很年轻，在夫人身边总像小孩子一般，常常高一句低一句。夫人也常管我们叫‘孩子’的。”

蒋介石笑着朝小陈点了点头，然后面对大家说：“好，民主过了，我来独裁一独裁。首先，可以肯定，张先生是在说笑话。并且没说我蒋中正是皇帝，更没有明白说过，我蒋中正独裁。当然，话里有这意思。至少说：我们不民主。这没关系，侬有这看法，我不能怪罪你！这是侬个自由、权利嘛！到底独裁不独裁，侬自家看，看久了，侬自家会修改侬个看法的。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说得很对，我想不到你……”

陈小姐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小声说：“怎么对领袖称‘你’？至少要称‘委座’！”

蒋介石却听见了：“没关嘻(系)，没关嘻！这不是公事场



合，更不是军队里向，是在我家里向，我夫妇和朋友家里向吃便饭。这样称呼最好！‘你’，最亲切，这叫什么？”他视线投向夫人。

宋美龄：“爱称，表示亲切的爱称！”

蒋介石拿起筷子：“请！”

大家开始吃饭。

桌上的菜肴有：苋菜，焖黄瓜，炒嫩南瓜丝，镇江狮子头，烧鱼。

这烧鱼烹制得很特殊：皮脆肉烂而鱼骨酥散。各菜一律是苏浙口味。

宋美龄多次给我夹那美味鱼，而蒋介石则给陈小姐夹了一大夹鱼和一整个狮子头。进餐过程接近尾声时，才送来一大盆鱿鱼丝炖鸡汤。宋美龄拿起大勺子给我、徐协理、她自己舀了两勺，然后把勺子把儿递给她丈夫。男主人又如法给那边三碗



餐桌上的蒋氏夫妇互敬互让

各问了两句。

吃完饭，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们还有些事体。"

她朝丈夫点点头。客人们都已站起，徐朝蒋深度鞠躬；胡宗南朝宋美龄半深度鞠躬，和陈慧丽握了握手，向我点了下头，便跟在蒋介石身后起步。

陈小姐上前扶蒋，蒋未拒绝，夫人也像没有看见一样，回过头问徐：

"你有什么事？"

徐口里"呃，呃"，眼睛左右瞅侍从和我。

"好嘛，到那边去吧！"宋美龄说。她又招呼我："耶，你往哪里溜？那些公文还没收拾嘛！"

我只有跟进了她的工作室，徐先生却不安地瞅着我。

"说吧，这两个人是我身边最可靠的人，绝不会漏话的。"

徐继庄只有吞吞吐吐地说：她的太太决定拜宋美龄为干妈。

"要不得！"宋美龄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太太比我小不了多少，就做我的女儿？况且，人家已经造谣说，你是委员长的干儿子。再来个实实在在，你太太做了我的干女儿，恰好证实了谣言，让人家攻击我们拉裙带关系——不要说了，我自己就根本反对拜干儿干女这一套！退化，落后，无聊！"

徐继庄支吾了一阵，告诉宋美龄，他公馆里的防空洞修好了，以后夫人在城里遇到警报，可以到他那儿躲。

"那很好，"她面现喜色。因为徐的公馆在李子坝，从妇女指导委员会到他那里，比上歌乐山别墅，至少缩短五分之四的距离。

"牢实吗？"她问。

"哪能不牢实哩！洞顶的岩山足有百把公尺高。"于是，

徐公详述了他那家庭防空洞建造水平：宽、高各四米左右，磨石地面，墙顶均用士敏土(现称“混凝土”)涂抹光洁。通风良好，有四个大蓄电池保证照明。洞内还岔出一间卧室，附有卫生间；陈设了卧榻、沙发，供宋美龄躲警报之用。

“修得这么好?花了多少钱?”宋美龄问。

“多少钱?我，我，没注意。”

“银行开支?”她又问。

“当然银行里开支，这是银行的不动产嘛!”徐继庄答。

“我绝对不到你那里躲警报!”她说得斩钉截铁，“你简直胡闹。你这防空洞，少说也得花几万银元。乱花公款，简直不成话!你办四省农民银行时，就有人说你挪用公款，胡作非为。现在看来，你硬是有这毛病。算了吧，你别想当总经理了!”

徐继庄慌了手脚：“那，那，夫人，您答应了的嘛，您答应了的嘛!”

宋美龄：“我是答应推荐你。但是现在我明白，你不是这个人才。老实说，我简直怀疑，你当协理都不胜任!不过，究竟没有发现你鲸吞公款，就还是让你继续干着……”

徐继庄和宋美龄说话之际，我在收拾公文；等他们说完，我也收拾好了。这时，陈小姐也来了。宋美龄便叫派车送我两个回妇指委。

徐继庄便说：“何必另外派车呢?我顺路带了他们两位进城吧!”

事有凑巧，汽车刚到李子坝，又拉空袭警报了。徐继庄便邀我们到他家里躲警报。于是我们得以鉴赏他那家庭防空洞。

徐的公馆坐落在百丈悬崖之下，就在公馆后朝悬崖底里掘通石山，掏成了纵深数十米的廊房。上下四壁磨石光洁；为宋

美龄准备的"房间"尤其华丽，宽敞有如小厅。

徐太太中等身材，婷婷楚楚，确有少妇之媚。听徐说我们是宋美龄的"亲信"，亲切异常。房里灯光柔和，通风设备运转良好。徐继庄说，呆坐无聊，提议跳舞。陈小姐说她不会跳，徐先生便自任教习，硬拉陈小姐拜他为师。自不待言，徐太太便来"教"我。见我对于此道原本操之有素，大喜过望。于是，乐声细细，四个人"嘭嚓"消遣。警报久不解除，我们一直舞到下午六时许。仆人送上晚饭，四个人就在这间"房"里共进了晚餐。直到夜十时半才解除警报。徐氏夫妇又同车陪送我俩到妇指委，珍重道别，并再三说，以后有警报，一定到他家去躲。

次日，宋美龄到会里办公，只字不问昨天我们跟徐继庄同城的事情。一直过了一个星期，她才郑重其事地问我：

"你和小陈那天在徐继庄那儿玩得好呀！"

"你知道了?谁的耳报神?"我说。

"这还要耳报神?徐继庄要载你们两个，我就料定会如此这般——不过，你还没有中美人计，拒不和她贴胸贴面……就是要这个样子！这才像宋美龄身边的人。小陈怎么样?"

"她很正派，"我说，"老徐很是向她献殷勤，她却异常冷淡。"

原来，宋美龄早在两天前就问了小陈。小姑娘一五一十向她说了个仔细透彻。随后，这位指导长又寻根究底，向小陈研问各种细节，这才问我：

"你觉得这个徐继庄怎么样?"

问得稀奇！我不大愉快，说：

"反正我再也不会到他那儿去了！夫人，我不明白，看来你对这个人印象很不好，为什么还要让他做中国农民银行的协理呢?"

宋美龄睫毛一扬：

"孩子，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不是委员长本人！……凡事要讲个民主，要考虑各方面的观感与意见。这个徐继庄，北伐时内理总司令部的补给事宜，成绩显著，办四省农民银行也没出差错，中央不少大员对他的印象相当好。我哪能凭个人的观感免掉他农民银行协理之职呢？……"

我表示理解她的意思。她默然久之，若有所思。然后似在自语，又似在对我说：

"徐继庄这个人，我看，迟早会出毛病的。"

果然，她不幸而言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继庄结束了长期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第二协理的不得志时期，荣任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之职，住在上海，纳交际花、名演员谭丽萍为私宠，大肆挥霍，进而挪用、贪污公款。事迹败露，蒋介石下手令逮捕法办，徐却早已畏罪潜逃香港。不过，他已身败名裂了。

二十七、路遇张群

宋美龄问我：

"你睡午觉吗？"

"从没这个习惯！"

"那么，很好，你替我做点事情吧。我得歇一会儿。"她从抽屉里拉出一叠东西："你给我核算核算，看看数字是否准确。"

我翻开一看，原来是四行联合总处的季度、月度的结算总表。

我可长了见识。蒋介石并没有白兼四大国家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首脑，而是实贴实的在干。

这个国家的权力竟是集中到了这等程度的么?!我不禁在脑子里打了好几个大大的惊叹号。然而，其实可怜。我这时毕竟太年轻，颇似井底之蛙。等到时光老人在我幼稚的脸皮上刻了十几个年轮之后，我才恍然大悟，1939年那个时辰的权力集中还很粗略，很简单，不足为怪。

我不客气地对宋美龄说：要我核算这么多庞大数字，没有算盘绝对不行。

"你会珠算？"她睁大眼睛问。

我说："你给我两把上等算盘，我保管不出一小时给你算清这叠烂账。"

"要两把算盘干什么？"

"左右开弓！……"

她高兴得伸出三个指头叩我的前额：

"My Boy！Dear friend！你的妈妈是七仙姑下凡吗？生出你这么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唔，明天我给你准备算盘！"她把报表塞进抽屉，另外抽出一叠文稿，"你现在给我看这个，你看，唉，我对照原文，全译对了的。可是单独看这译文，实在别扭！……"

她走了。我展开文稿，原是美国国务卿在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译文毛笔楷书，极其工整，语法规范，遣词谨严，显然出自高手。只是文风板滞，很欠流畅。可能译者异常拘谨，深恐错漏，直译痕迹非常明显，以致很多句子格涩迂拗，乍看简直不知所云。

老手庙堂之作，我何敢修改？而且未见原文，又何所据而增删？想了许久，找到一个搪塞之法：究其大意，仿公文摘由，给它写个分段提要。

刚刚写好，还来不及抄成楷书，宋美龄来了。拿过我的摘要快速翻阅。我站在右边，等待她剋我偷懒取巧。谁知她却大为高兴：

"好，好！这个办法最好。清楚，明确，流畅，一目了然。太好了！委员长看到一定非常满意。以后这类东西都这么办。我对一下原文，你整理成提要……"

这以后，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真正成了宋美龄的机要秘书。

我包干复核财政金融方面的各类报表，写机要译件的提要。后来，连一些呈蒋介石审批的委、部的报告也要叫我写个

提要，以节省蒋介石的时间、精力。

我不时被宋美龄带到她的歌乐山别墅，坐在她办公桌的横头，陪她熬夜。待她就寝时才让司机送我进城。有时又命令我在她设于妇指委的那间简单卧室里开夜车。并规定，在我夜班干活的时候，不准和任何人接谈，更不得让其他人进入这间房子。而如遇空袭警报，我必须随身妥携承办文件，不得稍有怠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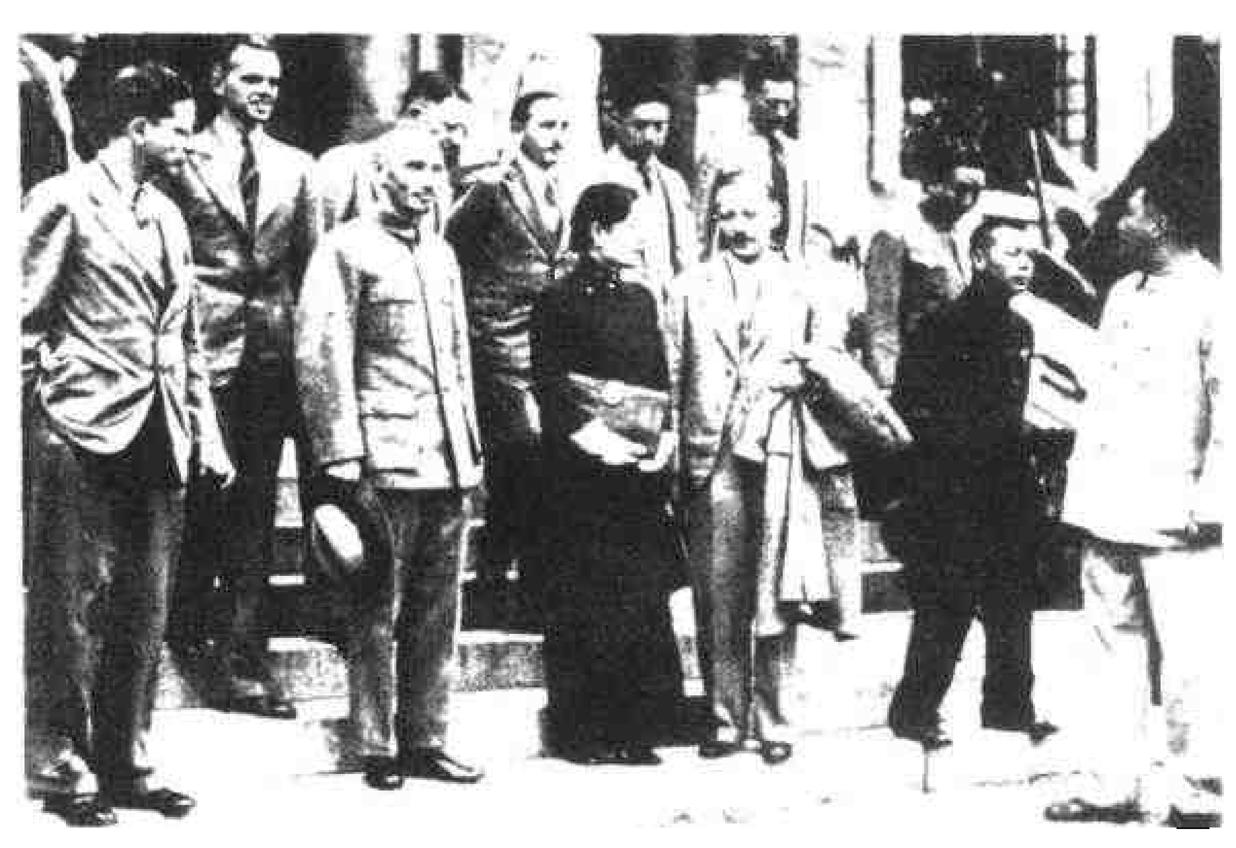
宋美龄精力充沛，似乎不知疲倦。她对部下也是这个格调。这天拂晓，我刚在她那自淋小浴室里洗了个早浴，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得房门擂得山响。拉开门扇一看，竟是宋美龄。

“哎呀呀，夫人，你这么早?”

她以问代答：“还有多少?”

“都弄完了。”

“OK，OK! 你又赶了个通宵?——困吗?瞌睡吗?”



陪蒋介石接待外宾是宋美龄的日常工作之一

"有什么急事?"

她说：今天，她要陪同她的丈夫接待几个外国贵宾。那么，今天一天，我就不用在她身边伺候了。又说：我正好利用这一天时间，办几件事情：到陆军总医院去，看那个田家镇要塞血战惟一幸存的士兵弟兄，腿伤治好了没有。再上歌乐山中央医院去接七个住院病愈的难童出院，把他们送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顺便替她检查检查端午整顿之后，这个保育院情况改观没有。

我没吭声，因为我估计她还有下文。要不，干吗这么早亲自赶来?果然，还有任务：赶早功把妇指委这三天的公文批完再出发。

我没精打采，抱了公文到她办公桌前。

"你别窝火，我还是熬了一通夜，没吃早饭就来的。"宋美龄正正身子说，"抗日战争，精神总动员，为了国家、民族，累一点是有价值的。"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心里嘀咕：但愿来个空袭警报，把她请回她的歌乐山别墅。

警报没响，却来了陆军总医院的那个少校军医官贾宗舆，后面跟着那个要求不锯腿的伤兵。他拄着单拐，一拐一拐走得挺快。

宋美龄很高兴，却又抱怨贾宗舆：

"你带他跑来干什么?遇到空袭警报咋办?"

"我要让夫人亲自看到，别说我谎报军情。遇到警报，我背他进防空洞。"

宋美龄微笑点头：

"不错，不错，你是个真正有道德的医生。我向你担保，不出三天，你就会收到晋升中校的任命状。"

贾宗舆立正：

“感谢夫人！但是，请夫人相信，我尽心竭力医好这个弟兄，是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也是因为夫人的精神感召。求夫人：不升中校都可以，只请求调我下部队，上前线，哪怕去抬担架都可以，但求能替受伤将士服务！”

宋美龄大为兴奋：

“呀，你太高尚了！我要保举你当后方医院的院长！我说话算话……”她转问伤兵：“好弟兄，你想干什么工作？”

“想当炮兵，打迫击炮，为阵亡的长官、弟兄报仇，狠揍日本鬼子！”

“你上过学堂吗？”

“读过两年初小。”

宋美龄想了一会儿：

“学炮兵要会数学的——我来想个办法，先调你到军训部当传令兵，我另外出钱，叫他们给你找一个数学好的军官，给你补习数学。等你够水准学炮兵时，特别保送你到炮兵学校，以后……”

“哎呀呀！夫人，那得等多久，我才能操起大炮揍日本鬼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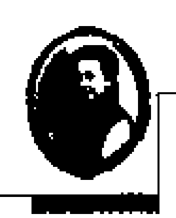
“要快？你就努力学，赶快成才……”

这两个人走了不到一刻钟，歌乐山儿童保育院院长刘尊一来了电话。说她已经到中央医院接回了那七个病愈的难童。宋美龄放下听筒，盯着我，说：

“嘿嘿，你福大命大，分派你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好，上帝保佑。快，弄完公文，跟我上歌乐山，去突击检查刘尊一！”

谁知，还剩下最后几份公文，空袭警报响了！她恨恨地站起身，指指公文：“拿着，车上看！”

车到高滩岩，她已看完了剩下的公文，就闭目养神。我也



合上眼皮丢盹儿。蒙蒙胧胧，感到汽车呜呜作喘，是在爬老鹰岩了。忽然，车子“咔”一声停住了。猛睁开眼，对面停了一辆轿车，一个胖胖的半老男子正拉开宋美龄身边的车门，朗声叫道：“蒋夫人!”我举目四顾，车正停在老鹰岩西边的陆军大学对面。

宋美龄也睁开眼：“呀，这会儿才到吗?你是怎么啦?”

原来那男子是张群。他靠拢车门，边和夫人握手边说：

“真气人!日本鬼子的空军专门和我作对。从内江起，一路躲警报……”

宋美龄坐在车里，朝张群说：“别扯空话!我只问你，金女大的事情你怎么办的?你在电话里怎么答应我的?”



后来官至行政院院长的张群

张群问：“金女大出了啥子问题?”

宋美龄指指我：“你问他!”

我忙说：前天吴贻芳来电话，说了四个问题……

张群问：“这位是……”

宋美龄：“我新用的秘书。你的家门。

和你一样，大脑异常敏捷，只是一桩大不及你：没有你滑头。"

张群："天老爷，我啥子事情滑头了？"

宋美龄也学着四川腔：

"岳军兄，老哥子！就是金女大的事，你答应得上好，车身不照闲，还要哪个滑头？"

张群："好，好，好！我也不多解释，容我将功补过，如何？张先生，你说，吴贻芳的电话说了几个啥子问题？"

我说了四个问题：营造厂操蛋偷工减料，还迟不交房；电灯公司卡脖子；自来水无着；安全无保障，流氓、二流子窜到女大生事，警察局不管。

张群："这些龟儿子！我都交代好了的，他们阳奉阴违。"

宋美龄笑道："你看，你看，这不又是一招滑头棋吗？"

张群："是了，我怎么忘了呢？在你面前，万万不可辩解。鄙人认错就是！今朝，当着这位张先生，我立下军令状：后天回成都，立马去拜访吴博士，一切事务我亲自督办。倘若一周之内办不成，我甘当军令，甘受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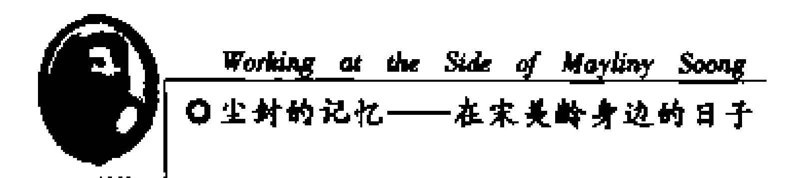
宋美龄：

"也罢，我再相信你老哥子一回。这阵子随我上歌乐山……"

"我都去过了，委座不在那里！"

"他马上会来的。——耶，你还不知道？市内这会儿已拉空袭警报了……"

张群二话不说，转身坐上自己的汽车，命令司机掉头，跟宋美龄上了歌乐山别墅。



二十八、颁奖大会之夜的剧烈空战

1939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两周年那天，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要隆重慰劳空军飞行员，同时慰劳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志愿大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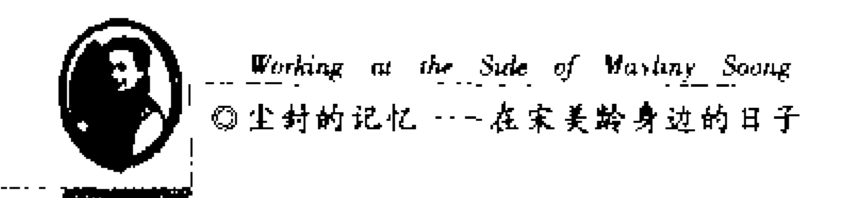
我和小陈仍然负责运送慰问品，限下午四点前送到重庆白



抗战期间，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左起)在献机报国的仪式上



宋美龄最喜欢的饰品是胸前那枚代表中国空军的飞鹰徽章



市驿飞机场。我们清早动身，路上躲了两次警报，还是准时到达了。

这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宋美龄，几乎叫我不认识了。她梳了个燕窝带凤凰闪翅的美丽发型，还配了两簇鲜艳大方的金花压发。浅领、长摆、高衩紧身旗袍、袖长不到两寸，胸前还有精工绣制的出水芙蓉。耳坠上饰以镶有碧色珍珠的夹压式耳环。微微用了一点眉睫露，使她的睫毛显得很长，作扇状展开，眼睛变得更大更美了。薄薄涂了一层唇膏，使她的嘴变得小巧，唇形玲珑，还略现了一点儿合乎她的性格的菱角翘。

有四十多位太太小姐们簇拥着她。其中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到十名，剩下三十多名都是国民党权贵们的太太、闺秀和四川豪富人家的小姐。

原来今天空军司令部要在这里举行授奖仪式，奖励重庆空战的飞行战将，同时奖励苏联志愿空军大队的飞行员。

细雨纷飞的黄昏时节，授奖大会开始。空军司令周至柔在开幕词中隆重宣告："中国的空军之母蒋夫人亲自光临，为我们颁奖。"

大会宣读了蒋介石的嘉奖令，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颁奖。授奖仪式结束，陈纪彝代表妇女指导委员会致慰问词，随即由几十位太太、小姐分送慰问品。宋美龄和飞行员们一一握手。

这些慰问品中，有整袋的美国带式巧克力。这在此时的重庆是相当珍贵的。而更为珍贵的是：每个飞行员得到了三至五封慰问信。那是妇女指导委员会精心组织的成果。写信人是大、中学校的女学生，谁写给谁，全是真名实姓，内容热情洋溢，称颂青年航空队员的英勇和功绩；表示写信小姐的崇敬和爱慕。有的信还附有小姐的玉照。每封信都注明了通讯处，欢迎英雄的航空队员和她们通信。

对苏联志愿空军战士的慰问，在他们的营地进行。宋美龄

亲自致词并分送礼品，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和他们的队长拥抱了一下。

慰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舞会。周至柔的夫人，空军司令部几位高级军官的太太，宋美龄和簇拥着她的那四十多位太太、小姐，一起入场，与中苏飞行员翩翩起舞。

不料，舞会正热烈之际，值班军官来报：空袭警报，敌机已过万县，是三个大队，二十七架，来势凶猛。飞行员们紧急离开舞场，上天作战。宋美龄匆忙而诚挚地和每一个离场的飞行员热烈拥抱："孩子，祝你所向无敌！""我等待你的捷报！""记住，我紧随你战斗！"

飞行员们异常感动："蒋夫人，我绝不叫你失望。""好妈妈，你会看到，我怎样狠揍那些空中强盗！"

有个被人们称为广东"阿李"的飞行员，急促地在宋美龄脸上吻了两下：

"亲爱的空军之母！我，哪怕和你永别，也一定要打下一架鬼子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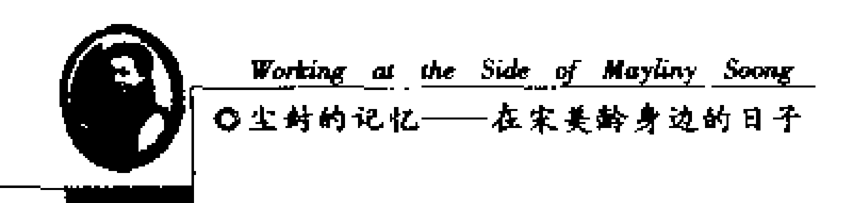
宋美龄吻了吻小李的嘴："孩子，再勇敢一些！一定要打下鬼子飞机，安全返航。"

机声隆隆，健儿们起飞了。剩下的人全都拥出大厅，到外面仰观空战。

夜空昏黑，看不清飞机。但是每架飞机显出一粒光亮，告诉人们，那游走的光点就是飞机。敌机二十七架，按三个大队的编制，编队由东北方向侵入重庆市空。

中国空军由西而东扑向敌人，苏联空军绕北抄敌人的后路。

中国的第一个大队九架飞机冲近敌机机群，突然分作三队，三面围剿敌机的第一个大队。瞬间，中间中队的左边僚机再向左散开，敌机也迅速散开；双方捉对相抗，对错飞过，彼



此开火，各自吐出一串火珠，伸向对方。都是插错而过，没有谁打着谁。

接着，我们的第二个九架冲上来，厮斗敌方的第一个大队；而我们的头一大队迎上了敌人的第二个九架……空中灯星飘划，火珠纵横……

空军司令周至柔挽住宋美龄站定：

“夫人，您看到了吗?我们飞机的性能远远赶不上日本鬼子!您看，飞行速度差这么多，火力的射程差这么多。”

“我看到的!”宋美龄语音有点凄楚，“像我们的陆军一样，装备太差。我们的成绩，都是靠将士英勇牺牲，用血肉之躯换来的!……”

“轰——”小姐们惊叫：一架中国飞机在和敌机对射交错之后，倒右急转，冲向敌机左肋，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一串火珠送进了那架敌机的翅膀底下。敌机立刻“喷”地起火，偏偏倒倒，坠落了。可是它的僚机却猛地转向那架中国飞机，两机距离很近，那架中国飞机除了拉高躲闪，别无他法。但它没有躲闪，而是对准敌机冲了过去；双方的火珠串子都射进了对方的机舱。机身相撞，“嘣!”一声巨响，火焰照亮了夜空，火团分做两个火球，翻滚坠落了。

宋美龄：“好样儿的，他打下了两架敌机!”

周至柔：“可惜，他牺牲了!”

打下的头一架是轰炸机，第二架是战斗机。

敌机先后被中国空军打下了三架，仓皇投弹后，掉头窜走，却又被苏联志愿队拦截，打掉了一架。

空军健儿们先后返航了。他们又脱下飞行衣，来到了舞会大厅。周至柔向宋美龄报告战果：共击落敌机四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各两架。

宋美龄和每一个出战归来的飞行员热烈拥抱，并亲吻了立





抗战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召见在空战中击落日寇飞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并与之合影留念

功的飞行员。她高举酒杯，请大家为今天的空战大捷干杯！

接着，宋美龄放下酒杯，以悲壮哀婉的音色说："弟兄们，将军们，英雄的战士们，亲爱的太太、小姐们，但是，我们亲爱的勇士小李没有回来，他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全国妇女儿童的安全，为我们祖国的复兴，壮烈牺牲了！请全体起立，为他默哀三分钟。"

全场鸦雀无声，低头默哀。宋美龄珠泪滚滚。好些小姐们也跟着她流泪了。

默哀既毕，悲痛仍然笼罩着整个大厅。

一飞行员站到宋美龄面前，泪珠在脸，语音豪壮："蒋夫人！如果我们飞机的性能好一些，小李是不会牺牲的。告诉委员长：给我们好飞机，我们担保，叫日本鬼子的空军有来无去，片甲不回！"

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

"我一定把这情况告诉委员长。我也保证为此竭尽全力！"



蒋氏夫妇与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指挥陈纳德将军的合影

二十九、调处汤恩伯与李宗仁的矛盾

空军颁奖大会后的两天，宋美龄把我叫到她的面前，她却自顾打电话：

"……我再说一遍，只准买点瓜子、花生，充其量再加一点糖果、西瓜；弄点水果酒，或者兑上少许白酒，仿照鸡尾酒会。如其摆酒席，我就不来，来了也马上走！……"

她放下听筒，对我说：

"你今天要完成一项特殊使命……"

她说：一些"忠实将领"——意即嫡系将领，今天晚上要在贺国光的重庆公馆集会"谈天"，她却不过他们的恳切敦请，也要去参加。这些将领来自各个战区，难得这么凑在一起，必然有心腹话互相吐露。她便要发挥我记忆力特强的长处，让我跟她去赴会，注意听将军们的闲谈漫话，会后一一告诉她，以帮助她了解嫡系将军的情绪。并说，她下午从黄山官邸直接去赴会，叫会里的车子送我去，务于下午六点前到达。

贺国光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他的重庆公馆位于两浮支路(两路口到浮图关〈时称复兴关〉)和两沙马路(两路口至黄沙溪)的分岔口，巍然高踞于鹅岭山岗的东端。从岔路处仰望，一如在云端。如果坐汽车，自可由浮图关前转

进公馆内庭。

我不愿启动指委会的汽车，便步行前往。来到贺公馆坡下，拾级而上。刚刚登了十多级石阶，便见石级高处飞下一个便衣壮汉。

“喂，你上哪儿?”

“这里是贺国光的公馆吗?”我问。

“唔，唔!你是哪部分的?”语态很不客气。

“我是蒋夫人的秘书!从妇指会来。”

“哦，哦!失敬失敬!”他朝高处扬手大呼：“轿子!”

两个身穿号褂，臂肌隆起的轿夫撑着凉轿，飞了下来。轿身藤皮缠就，光亮洁白，轿杠全部用蓝色土布缠裹，杠头白铜装套，擦得贼亮。

“请秘书登轿。”壮汉说。

他们不由分说，将我按进轿子，抬起就走。我担心坡陡轿斜，情同倒拖。岂料他们别有抬法。前面的轿夫垂手提着轿杠，而后面的则双手高举，擎起轿杠。坡虽陡而轿身平，令我犹如安坐庭院之中，腾云驾雾，片刻就进了贺公馆。

来了三十多个将军：除刘峙(重庆卫戍总司令)、贺国光之外，还有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汤恩伯、贺耀祖、廖耀湘、方先觉等。

在公馆前院的草坪上摆了丁字形的长餐桌，陈列着花生、瓜子、糕点及鸡尾酒。草坪外石砌雕栏，散设着沙发、藤椅，以备散坐闲聊。

假如说，鹅岭山像只海轮，这公馆前的草坪则是轮船的驾驶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前望重庆市区闾阎扑地，左望嘉陵江流水蜿蜒，右望长江浩浩荡荡。清风徐来，暑气顿消。

夜幕初降，华灯明媚，酒会开始。宋美龄的装扮比慰问空军那天略为淡雅，旗袍的袖子盖到了肘弯，没有戴任何首饰。

她缓缓下车，徐步迈入草坪，与将军们一一握手，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号名。然后坐到丁字餐桌的横头正中，说：

“校长很赞成这样乘凉闲话式的小集会……他实在太忙，也怕你们拘束，就叫我代表他和你们欢聚欢聚……正该无拘无束，随便闲谈，有什么在会议上或校长召见时不便谈、来不及谈的，都可以说。我会斟酌情况，该告诉校长的就如实转告……”说罢，举杯祝酒。

将军们自由发言，内容广泛：有对校长蒋公的称颂；有拥护抗日到底的慷慨陈词，表示立返前线，奋勇杀敌；也有人诉说了武器装备和粮秣补给的落后迟缓……

谈了一阵，进入自由交谈。很多人围到宋美龄身边，恳谈自己的个别问题，呈述对校长的特别请求，托她关照某某问题……有些人则三三五五，散坐吃酒闲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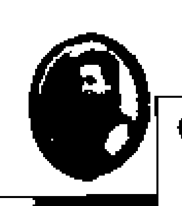


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

汤恩伯和刘峙、桂永清坐在石栏边开怀畅饮。他低声命令贺国光的副官：

“拿好酒来，来点儿下酒菜！”

一连灌了几大杯茅台，汤恩伯谈兴大浓，放言高论起来，吹嘘他在豫、鄂边区扩充人马，开拓地盘。说着说着，忽然上火，大骂他的上司——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懂什么打



仗?……台儿庄大捷是他的功劳吗?狗屁!全靠我们校长英明指挥!……老头子(指蒋介石)就是这点儿不上劲，老把这些军阀余孽，老朽混蛋拿来压在我们头上。老子就是不听李宗仁这王八蛋指挥……”

第二天，宋美龄很早就来妇指委，要我说昨天听到的内容。我讲了汤恩伯，她笑道：

“如何?你看，我的部署如何?不带你去，我能听到这饭桶的心里话吗?”

她立即上车去找李宗仁，仍是带上我，要我把她和李宗仁的谈话听清楚，回来写成记录。

李宗仁正在老鹰岩范绍增的别墅里。

李宗仁态度恭谨，宋美龄却很随和：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左)、白崇禧(右)的合影

“哟!德邻大哥，你什么时候和范哈儿结成好朋友啦?”(“范哈儿”是四川人给范绍增军长取的外号。)

李宗仁笑道：

“耶，耶，不是领袖号召了吗?要和各方面加强团结!张自忠、范绍增，这些将军深明大义，也很坦率!……哎，夫人有什么指示，来个电话，叫我去就是

了，为何要亲自动步呢?”

宋美龄：“这是什么话?你是老大哥呀!你别忘了，你是和委员长换了帖的异姓弟兄呀，能比外人吗?”

“呀，呀，这个，这个，那是从前的事。现在是，我忠诚追随领袖。领袖部署……”

她抢着说：

“不要这么说，要公私分明。论工作，作战，要讲个领导关系，讲个纪律。但是，袍泽之情，弟兄手足之情，万不可忘。抗日战争以来，你德邻大哥，还有健生兄(指白崇禧)伸张国家民族之大义，忠心耿耿，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屡建战功，闻名世界，国人有口皆碑。委员长和我多次谈到，抗战建国，首先要倚重德邻兄等人……”

这样客气了一阵，宋美龄干脆单刀直入：

“这次开会期间，你似乎有些拘谨，也可以说心情似欠开朗。是不是战区有些困难，你不便说?”

李宗仁仍然矜持：

“那，也许，唔，自武汉战役以来，我指挥不力，第五战区无尺寸之功,内心颇感惶恐,或许因此,应对有点儿呆板……”

“德邻大哥，你太谦虚了。武汉战役，你五战区打得很好，战果辉煌。在武汉转进之后，你发挥了极高的指挥才能，布置了口袋阵，随、枣(湖北随县、枣阳)大捷，本是不成问题的，都是汤恩伯不听指挥，才使你功败垂成……”

“领袖如此明察，我李宗仁感恩无涯!不过，我从不敢归咎是汤总司令不听指挥。我想，应该是，或许是，呃，这个，汤兄与我的战术观点不一致……”

“你别替他遮掩，汤恩伯这个人就是有这毛病。除了委员长，谁的话他都不听。你把汤恩伯当晚辈，不和他一般见识，以保证团结，这是对的。但对他的毛病，却是不能包容，至少

该向我们直说，以便委员长训诫他，教导他……”

李宗仁终于说了汤恩伯另搞一套，根本不听战区长官指挥、并和他当面顶嘴吵闹等情况。

宋美龄很高兴，便问李宗仁哪一天回战区去。约他明天到她的歌乐山别墅与蒋介石共进晚餐，详细聊聊。

回到妇指委，汤恩伯已坐在那里等候了许久。

“我昨晚喝醉了，不知瞎说了些什么，想必夫人早已知道。我特来认错请罪。”

“你喝醉了?”宋美龄笑了笑，“酒醉心明白，酒后吐真言。你真心认错，我就替你包着，想要狡辩哄我，我可要真正生气，一五一十地告诉委员长，决不漏掉你骂他‘老头子’。”

汤恩伯说，他愿认错请罪，求她不要告诉蒋介石。

“那，我必须代表委员长教训教训你!”

“请夫人训诫!”

“你这人，好比西蜀的魏延，有反骨。”

她表情严肃：“战区长官是委员长委任的，你不服从他的指挥，这还能算拥护领袖吗?你大骂老头子不好，不该派个战区长官李宗仁压在你头上，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领袖吗?你自搞一套，招兵买马，不遵中央的部署，还算忠于党国吗?……”她一气骂了二十来分钟。

汤恩伯一一称是，表示他要痛改前非。宋美龄语态亲切地说：

“这么大的抗日战争，不是你汤总司令一个人干得了的。要团结全国军民，连共产党也要团结，同心同德，誓死抗战。你们这些委员长最贴心的将领，人家都称做‘嫡系’，就更应该深体时艰，主动积极委曲求全，团结各派各系的将领，要身为表率，绝对服从上级，恪遵中央指挥……”

说得汤恩伯几乎要掉下眼泪。他恳切表示，今后一定知过必改，一定不和李宗仁闹矛盾了。他决定今天就去拜访李宗仁“负荆请罪”，做今日之廉颇。

宋美龄大加赞赏，和他热烈握手，送出楼门，殷勤叮咛，挥手再见。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

三十、和邓颖超一起视察赵君陶任院长的保育院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业务划分为两大环节——从战区抢救失于扶养的难童，运到后方，在后方设立儿童保育院，抚养儿童，并按小学规范组织教学，使他们接受小学教育。这些保育院有总会直属的，也有各省(市)的儿童保育分会主办的。总的说来，直属总会的较多。而直属的儿童保育院大多在重庆周围及四川长江沿岸。

抢救转运难童的工作进行得较快，运到大后方的儿童日益增加，总会不得不大力扩充儿童保育院。其中有一项措施是将重庆歌乐山儿童保育院扩为三个，两个在歌乐山，称歌乐山第一、第二保育院，由刘尊一、曹孟君分任院长；另一个设在江北县临嘉陵江的水土沱，由赵君陶(中共党员)任院长。这三个保育院都深受宋美龄的重视，对这三位院长，总会是有求必应。比如前月分发妇女干训班毕业生，就给这三个保育院各分了八名，都是品学兼优的。

7月中旬，各保育院也和一般小学一样放暑假。不同的是，它们的学生不离开学校，放假前，总会发了“快邮代电”，下令各保育院暑假中务必做到三条：一是保证营养，防

暑降温，务保儿童们不生病，且体质有所增进；二是加强管理，务必早晚清点人数，提防儿童随意外出，以至遇炸、落水及遇到车祸等危险，出了事故，惟院长是问；三是提倡康乐活动，让孩子们玩得高兴，千方百计“安慰彼等思家之情”。

这天，张乐怡来了，她也是妇指委委员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住香港，偶尔来重庆几天，却对两会工作很热心。听说赵君陶在办水土沱那个保育院，便想去看看，再三敦促宋美龄一起去。宋美龄同意了，叫刘尊一(时为歌乐山第一保育院院长，从英国回国的留学生)、陈纪彝一起去，约定这个星期天清早，在曾家岩军委办公楼前聚齐，到曾家岩的嘉陵江码头上船。


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

星期天一大早，准备出发了，张乐怡问宋美龄：“你又不带卫士?”

“我一个人出门很少带卫士。况且，到保育院去带上卫士，成何体统?”又指了指我：“这就是我最妥之卫士。”

“不坐轿子?”出发了，张乐怡又问。

“通共不到

五百米，坐什么轿子?"

其实从出发地点到船码头远远不止五百米，而且上坡下坎，很不好走。两位夫人穿着又大有区别。宋美龄是短袖阴丹士林布长摆旗袍，平底布鞋，普通丝袜。而张乐怡则是英国式绸衫褶裙，高级丝袜，中等高跟的高级纹皮凉鞋。

宋美龄招呼我："你好好扶着宋夫人，别叫她摔了。"

从这儿到河边，刚好要经过周恩来的住房(这是中共在重庆的第二办事中心，但习惯只称周公馆)。可巧刚刚走到那幢房门前面，迎面来了邓颖超。互道早安之后，邓问这几个到哪儿去。宋美龄如实答复了，就便邀请邓颖超也去。"天气很好，大概不会有空袭，何不出去走走?"

陈纪彝一旁接上："我们弄了一个机动木船，有游艇之美，泛舟嘉陵江，美着哩!"

邓颖超问我，什么机动木船。我告诉她，就是在一中等木船上装以汽车马达和机动船舱……

邓颖超似乎大感兴趣："好，我进去交代一声就来。"

一行六人，坐上了机动木船。在驾驶员之后安了两排座位，面对前方。马达之声隆隆，波涛之音潺潺。凉风扑面，暑气顿消。张乐怡甚为惬意，赞道："太美了!啾，就是要出来旅行旅行!关在家里，哪能得到这般享受!"

刘尊一指点岸上那些拉船的纤夫，说："看，同样走上水，他们那么艰难，我们却这么轻松快捷。机器的威力就有这么大……"

前排座上的邓颖超却问身边的宋美龄："走这么远，你也不带警卫员?"

"哦，卫士吗?我很少带他们。他们有什么用?只能叫人看了讨厌。"她接着发挥了几句：像她这样一个做妇女工作的和从事儿童保育工作的女性，带上卫士，简直是笑话。"只能叫

人看了厌恶，只能使自己和民众隔绝。我绝不做那样的人。”

邓颖超表示赞赏。随后，邓又问：各保育院修满小学课程的儿童升学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宋美龄告诉她：已经和教育部交涉好了，同意招收他们进国立中学读初中。和所有读国立中学的战区学生一样，享受公费。保育会还打算另外发给他们一点儿津贴。

“升哪所国立中学?”邓问。

“有两个方案，还在斟酌取舍。一个是，升就近的国立中学；一个是，按儿童籍贯，分到同籍的国立中学。比如，安徽人分到国立九中，湖北人分到国立十二中，你觉得哪个方案好?”

“哦?!国立中学还分省区的?”

“有些学校定了省的，比如：国立九中全收安徽学生；国立十二中全收湖北学生。”

“哦，这也好，同乡同学，分外亲切，更可淡化思乡之情。不过，也有缺点，滋长地域观念。”

“呀!你说得很对……”

九点多种，我们就到了水土沱。迈进保育院大门，便见到赵君陶和几个老师、职工在院子里洗衣服。一望而知，洗的是儿童们的衣裤。

赵君陶伸着湿湿的手迎了上来：“啊唷，理事长来视察了!还有几位理事。”

“嗯……”宋美龄紧急咽下了要说的话。因为她发现围上来招呼的人有曹孟君，也和大家一样，手臂水湿，双手沾满肥皂泡。宋便改口说：“耶，曹院长，你做了赵院长的后援会吗?”

曹孟君：“不是后援，是来找她搬救兵的。”

但宋美龄已转过脸对赵君陶说话了：“视察吗?今天是顺

带公事吧!”指指张乐怡，“是她从香港回来，要我陪她来看看你，我就约了这几个一起来了。在路上遇到邓大姐，就拉了她一起游览游览。你少不得要办招待。”

赵君陶笑道：“招待你们同保育生聚餐!”

宋美龄走向洗衣台：“让我们也参加一个。”

邓颖超：“夫人，这不是个办法。这衣服，该让孩子们自已洗，我们不包办代替。那样会把他们养成小懒人!”

赵君陶：“本来是他们自已洗的，我们给检查一遍，有些孩子太小，洗得不干净，我们就给返一返工。”

宋又对邓颖超说：“你说得有理。好在她们已经是这么做的了。”

赵君陶把大家往里让：“请，请视察。”

这原是个大祠堂，因陋就简，安排做了各年级的寝室。寝室里，席枕、蚊帐都很清洁。大殿做了饭厅兼礼堂，地面、门窗、柱头、桌凳都很清洁，饭桌上各有纱罩。——却是不见儿童。整个祠堂阒无一人。陈纪彝问：“孩子们都哪儿去了?”

赵君陶答：“在那边上课、玩耍。”

出殿旁耳门，小隙地外有一排新建的简易平房：瓦顶，单笆墙，三合土地，没有望板；构成了一溜教室。

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歌声：

>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 ……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胜，
> 两头夹攻才能打得赢!……

头一间教室满满一屋孩子，背对我们，唱得很带劲。指挥教唱的是一位青年男教师。也许他不认识宋美龄和邓颖超，也

许他全神贯注教唱，不及旁顾。他没有理会我们。邓在前，看了看，就走过去了。这是“第一教室”。宋美龄问：“唱歌的学生是几年级？”赵君陶答：各年级都有。因为保育生有个特点：文化程度与年龄全不相干。有的十多岁还是文盲，有的十一二岁才读一二年级；也有少数适龄就学，十一二岁就读五六年级了。

第二教室空无一人。第三教室又是挤满了一屋的孩子在唱歌。教唱的教师却是上个月从妇指委干训班毕业分发来的学员小方。她神情轩昂，姿势优美，挥舞指挥棒，和孩子们一起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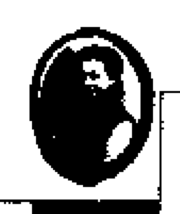
> 三个五个，一群两群；
> 在平原上，在高山顶，
> 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
> ……我们，老百姓，三个五个千万群，
> 干上一两年，
> 把鬼子们都扫清！……”

她发现了我们，突然停止了指挥歌唱，朝这边大声叫：

“啊！指导长！”再拔高三个音度，“啊、颖超同志！”

孩子们一起转过脸来，雀跃叫喊：“蒋妈妈！邓妈妈！妈妈！……

只我站在门外，其余的人——张乐怡、陈纪彝、曹孟君、赵君陶、刘尊一，都随宋、邓步入教室。孩子们围裹上来，麻雀般地跳跃偎依。几位“妈妈”忙着握孩子们的小手，抚摸他们的小脑袋：“好，好啊！我们的乖孩子，你们好！”“喜欢这支歌吗？”“你也想做游击队员吗？……唔，好极了，有志气的



孩子！”

小方则一直幸福而甜蜜地注视着邓颖超。

热闹了好一阵，邓颖超大声说：“好了，你们继续唱歌吧！我们一时不得走的。等会儿再一起玩儿吧！”

宋美龄：“唱给妈妈们听一遍，一起唱！”

小方挺起胸脯，神采飞扬。孩子们精神抖擞，唱得十分带劲。特别是这几句：

“……化整为零，不怕鬼子的机械化！抢他的粮草捣他的营，夺他的武器要他的命！……”

唱完，宋、邓带头，妈妈们一起鼓掌：“唱得好！孩子们！感谢你们，孩子们！”然后和小方握了手，步出教室。孩子们热烈鼓掌，恋恋不舍。

最末一间教室里则挤满了更多的孩子，在做一种文字接龙的游戏。主持的女教师也是干训班上月分来的学员，她在讲桌上放了两叠小纸板，每块纸板上毛笔书写了两个汉字。学生依次上来，抽出一纸板，就上而的字前加、后添，缀成完整的句子。接得好的有奖，接得不好的，由别的孩子修改。如果连纸板的字都不认识，要遭刮鼻子羞羞。

讲桌旁斜放着几张课桌，上面摆着奖品：铅笔、小本儿、小人书，以及孩子们自做的纸折、纸札、剪纸、木刻手枪。有两个老师在那里主持颁奖。

发现了妈妈们，孩子们也是一阵热烈跳跃绕膝，然后才在宋、邓再三安抚招呼下，继续游戏。

一个约莫十岁的女孩子上来，抽出一纸板，老师指着上面两个字，“认识吗?”

“认识的，鬼——子！鬼子！”

“前面接！”

“日本鬼子！”

"再接长点儿!"

"万恶的日本鬼子。"

"后面接!"

"我接——坏极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坏极了!"

"能再接吗?"老师问。

"当然可以。"女孩子语音沉重地念:"万恶的日本鬼子坏极了,驾飞机轰炸我们,炸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女孩子刷地淌下了眼泪!

全场寂静。很多女孩子眼泪夺眶而出。

邓颖超打破了寂静:"这小妹妹接得很好!……同学们,还能再接吗?……好,好,上来接吧!"

十多个男女孩子上来,或继续接,或从头另接,意思都是控诉日本侵略者占我土地,杀我同胞,一定要抗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

邓颖超说:都接得很好。日本鬼子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正在进行全民抗战,从陕西到广东,正面战场上,我们的一二百万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从太行山到山东、江苏,八路军和千千万万游击队员正在敌人的后方狠狠打击鬼子……就在重庆,我们的空军,不是时常打下日本鬼子来轰炸的飞机吗?你们这张奖品正表现了这个事实……

那是一张纸贴工艺。白道林纸上用各色蜡光纸剪贴了一幅图:中国飞机喷出机枪火舌,射向日本飞机。一架日本飞机中弹起火,栽向地面。

孩子们鼓掌。老师宣布:仍按正常秩序评奖。她建议那小女孩得头等奖,就奖给她那张打日本飞机的彩色纸贴。孩子们踊跃叫好,嘈杂的呼喊:"请邓妈妈颁奖!"

邓颖超上去颁奖,小女孩捧着奖品笑了。

宋美龄前跨一步,抚着那女孩的头,却是好一阵说不出话

来。顿了又顿，才说："放心吧，孩子！我要告诉我们的飞行员，多多打下日本鬼子的飞机，替你和许许多多孩子的爸爸妈妈报仇！"

"谢谢！"小女孩声音颤抖，"谢谢航空员叔叔们，谢谢蒋妈妈，谢谢邓妈妈……"孩子们也齐声重复着小女孩的话。

宋美龄仍拉住小女孩，一边朝我点头。我忙过去。她要过我的挂包，取出了一支头号派克金笔——这是昨天才买的，还未用过一次。几天前在一处要宋美龄签名，我递上我惯用的那支国产劣等自来水笔。她接在手里看了又看，大声问我："亲爱的，我的秘书先生！你拿这种笔给我签字，太体面了嘛！……"随即将自来水笔扔得老远老远。旁边一位将军才取出身上的金笔，双手递给宋美龄。她接过笔来签名，仍加上了一句："嗐！叫你们笑话。"回来之后，她立命庶务人员买了两支派克金笔交给我，大号二号各一支。不用说：二号是给我用的，大号是叫我随身携带备她使用的。此时她就取出了那支大号，揭开盒盖，递给小女孩。

"来，蒋妈妈送你一支笔，作为纪念。要你记得，这证明，你仍然有妈妈。你用这笔好好学习功课，将来成个人才。"又转对我，"记住，明天派人给她送两瓶派克墨水来。"——因为派克金笔必须用派克墨水。

在孩子们的亲热叫喊和鼓掌声中，我们离开了这间教室。

走不几步，邓颖超对宋美龄说："我这人很没修养，有话就要说。您不该把这么贵重的金笔送给这么个初学写字的小女孩。这支金笔，加上两瓶派克墨水的钱，恐怕足够给每个孩子发一支国产自来水笔呐！"

宋美龄："谢谢，您说得正确。很是谢谢。"转对我："记住，用我的钱，给每个孩子买一支自来水笔，派人送给赵院长分发。"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于重庆

邓颖超："耶，您误会了我的意思。"

宋美龄："不，您的话令我获得两方面之教益。今后一不得赠非其人，致物不得其用；同时不得偏爱一人，而使大多数人失望。"

邓颖超爽朗地微笑了一下。

这保育院还弄了个运动场。有篮球、排球场各一个；紧接球场有两个单杠和三个双杠。在运动场一边的屋檐之下，有两个白木未漆的乒乓球台。宋美龄说运动场太小。赵君陶答称：四邻紧凑，无地扩充。说话间却瞥见那头有几个教员在排话剧。女的也是干训班分来的。望见了这些人，几位教员一起过来。

邓颖超问：排的什么戏。原来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邓颖超便说：这个剧很好，可是这会儿上演，就嫌过时了些。这剧的主题是东北沦陷，"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邓说："这戏在民国二十四五年演它是很合适的。现在已经全民抗战，再演它就不对路了。"

这当儿，宋美龄却低声问曹孟君："你刚才说来搬救兵，搬个什么?"

曹孟君说：有消息，教育部对升人国立中学的保育生要进行入学考试，不及格的不要。眼下各保育院都在给毕业班加班补课。她那边算术教员不太强，而赵君陶这边的算术教员很是高明。她便来搬这个救兵。

问：搬到没有?

赵君陶代答：这边也要上课，天气这么热，两院相距这么远，一个教员如何能够兼顾?

张乐怡插话：当初该把这个保育院也设在歌乐山。

陈纪彝接话：那里再无祠堂、庙宇可用。全部新盖校舍，加上买地，开办费得增加十倍之谱。

张乐怡又对宋美龄说："你不能给教育部打个招呼?保育生一律免试升学。"

宋摇了摇头："我们怎么能破坏升学考试这个制度呢?"一思索，对刘尊一、曹孟君："你们两家商量一下，哪边房舍稍宽一点，把这三个保育院的毕业生调到一起，集中复习。"

我插话："大、中、小学的入学考试都考过了，还考个什么?"

宋美龄：考过了也要复习。这是第一届保育生升学。程度低了，叫人家看不起保育生。

一行人继续在赵君陶引导下，去看那边教室。那边也是单笆墙的简易平房。头一间最大，里面正在上算术课。教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男子，我们谁也没见过。他似乎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从面对黑板的方向接近教室，来到教室后边的门旁便停住了，倾听教师讲课。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听讲。讲的是应用题。教师语言简洁，剖析精透；板书苍劲流利，漂亮极了。听了十多分钟，我们轻轻转身退了出来。宋美龄盛辞赞扬这个算术教员讲得好，书法尤其漂亮。细问才知是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她不再问姓名，调转头问赵君陶："怎么没见你的儿子、女儿?"

"也在那里听课……他们不是毕业班，可他们，对数学很感兴趣。"

来到办公室，全都口渴舌燥。赵君陶张罗叫泡茶。张乐怡说她只喝冷开水，邓颖超指着墙角的大瓦茶壶说："这个比冷开水更好。"说着，自取旁边小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喝了。"这叫老鹰茶，四川百姓解渴的妙品。"

张乐怡急叫我给她倒来一杯。也许是她太渴了，一气喝光，说："不错，略有可口可乐的味道。"

宋美龄也去倒了一杯，细品了一阵，笑道："民众化的饮

料，确有特殊味道，可口可乐怕不大像。”问赵君陶：“你们都喝这个?……哦，我们也就喝这个吧，和你们同甘共苦嘛!”

其余的人也争着去喝这老鹰茶。宋美龄问邓颖超：看了这保育院，有何观感，“你看看，管理、教学方面还有什么须得改进之处?”

邓颖超说：她认为大致不差。只是感到运动场地太窄，不知体育课是怎么进行的。赵君陶说：有两个体育教员，各方面都不错。

宋美龄说：可在房屋空地上添点儿滑梯、跷跷板之类。刘尊一提倡多做体操。

赵君陶叫来全体教师和宋、邓等见了面，随即叫人搬来桌子，要在这里用膳。宋美龄主张和孩子们一起吃。赵君陶说：“那不行，孩子们会缠着你们喧闹，误了大伙儿吃饭。”

菜肴来了：一个红烧牛肉，两盘蔬菜，一盆汤。赵君陶极力分辩：这菜肴和学生们完全一样，只多了一份蔬菜，“不信你叫小张去看看学生的饭菜。”

大殿里学生各桌的菜肴果然只少一个蔬菜，可是数量远比我们多；餐具全是土陶大号家伙。一般也是米饭、馒头、花卷儿，却又比我们多一样稀饭。

听我一报道，张乐怡忙说：“给我们也来点儿稀饭。”

宋美龄却问我：汤里内容如何?也有鸡蛋吗?

我早估计到她会有此一问，所以在学生汤钵里详细捞、瞧了：干品不少，豆腐、猪血、鸡蛋、海带（南洋华侨捐赠物资）、豌豆颠儿（北方叫“豆苗儿”）。听我说完，宋美龄拿起汤勺，在汤碗里捞瞧了一阵，说：“不错，是这儿样。”又对赵君陶说：“今天在你这儿长了见识，有这么配料做汤的!……不拘常规，从营养丰富出发，我赞成!”

我补充说：“这‘海带’可是贵重菜呀!……”因为这

时，沿海国土都被日本鬼子占了，在重庆吃海带，确实是珍品。

开始吃饭。宋美龄用汤泡了半盅米饭，邓、曹等人都吃些干饭和花卷，却只拈蔬菜；竟只我一个照顾那份红烧牛肉。宋美龄最先吃完，接上饭前的谈话。她问邓颖超：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如何解决战时儿童的抚养、教育问题。邓略谈了一下：在那里，儿童和成人一样，可以吃饱穿暖；教育则主要靠夜校、识字班等。

宋美龄："正规教育还是很完备的吧？"

"完备的。有小学、中学，还有大学——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

"那么，学龄儿童全都入学的啰！"

邓颖超顿有所悟："不，不，当然不可能。各抗日根据地只能做到扫盲学习。边区呢，也还没达到完全满足需要的程度。"

"师资缺乏？"

"师资？有的是……还是那话，边区财力有限。"

宋美龄："我在想：全国各地之儿童，都是炎黄子孙；我们办战时儿童之保育，何得置边区及八路军活动之根据地的儿童于不顾？是不是可以拨部分款项物资，在延安办一两个儿童保育院，以抚育那边之战时儿童？"

邓颖超："哦！你真不愧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她把"中国"两字特别重读了，"不愧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宋美龄女士。确能真心诚意为中国妇女儿童谋福利。我赞成你这个想法，非常赞成。"

宋美龄："那么，可否请你，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的地位，过问这件事，和边区协商协商。我的设想是：筹措办理，全由那边全权负责。总会只负责拨发款项、物品。举凡华

侨之捐赠，全与总会所属及其他各省儿童保育院一样……"

"我一定负责推动。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嘛!……"

其后不久，延安便也成立了儿童保育院。

1994年4月，即上文提到的，成都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学生集合，邀我去参加，会上即有因公来蓉的原延安保育院与山西保育院的学生。会后，成都分会理事长危福元同学同一位延安保育院当年的学生刘明芳一同来访，闲话间详谈了延安保育院当年的情况。历举姓名告知：中央及各地有好些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当年都曾在延安保育院学习。刘明芳本人在延安保育院毕业后参军，团级转业，现就职于西安电影制片厂。1995年，延安及山西保育院同学在西安聚会，曾专函邀请我。我因老迈，未能前往。

我们仍回到1939年7月下旬那天在重庆水土沱保育院吃饭的时候。

我们刚刚放下碗筷，就来了许多儿童，邀请妈妈们到大殿去，全体同学在那儿等候。

一进大殿，孩子们便把妈妈们、特别是宋美龄和邓颖超团团围住。她俩分坐一张饭桌的两方，和孩子们拉话。

孩子们偎贴在宋美龄身上，甜声叫："妈妈!""蒋妈妈!""妈妈，我们好想你哟!"

"唔!我也想你们哩!妈妈好想你们哩!"

一个胖胖的小女孩直把苹果似的脸蛋贴到了宋美龄左颊上："妈妈，你认识我吗?……我就是那夜你抱着送中央医院抢救的×××哩!"

"呀!你就是那个干瘦如柴、发高烧的小丫头吗?!……"

更多的孩子围在邓颖超身边，抢着问："游击队是怎么游击的?""怎样抢日本鬼子的粮草呢?""就空着双手夺日本鬼子的武器，还能要他的命吗?"总之，他们急想深入知道所唱

抗日歌曲中所说的事实。

邓颖超便给他们讲了些抗日游击队的战争故事。

讲着讲着，却有几个孩子抢着问："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敌人前方呢?光后方赶，能赶出敌人吗?""'两路夹攻'是哪两路夹攻?"

邓颖超在讲故事，似乎顾不得答复。那几个孩子连问多次得不到理睬，便转过来问宋美龄。

宋美龄叫拿来两支粉笔，在桌上画着，说："八路军是个简称，全称叫做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日本鬼子后方去打的是八路军。除了八路军，其他各路军都在鬼子的'前方'打日本鬼子。……瞧，这里是长城，这里是黄河，这是长江。鬼子侵略军从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这么一条战线往西侵略，这就是它的前方。我们，除了八路军的各路军都在这儿，这儿，沿这条线顶住它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是我们的游击区……"

孩子们要听敌人前方火线上的战斗故事。宋美龄便讲了台儿庄大捷及武汉战役中的战斗故事。

……日本鬼子在马当要塞伤亡了一千多人，可是守马当要塞的中国军人只有五百多人。最后，他们全部战死了。死守田家镇要塞前高地的一连中国军人凭步枪、刺刀，抵抗鬼子的大炮和飞机轰炸，白天被敌人攻陷了，夜里又摸黑近战夺了回来。四进四出，打死敌人好几百，自己拼得只剩四个弟兄了，才奉命撤回要塞……

孩子们听得热血沸腾。

有孩子围着陈纪彝要课外书；围着刘尊一要问歌乐山，说那里宽敞好玩儿；有几个孩子缠着张乐怡，要听香港风景。还有一些孩子围着我问：那回宋美龄在歌乐山保育院查到的贪污奶粉、巧克力并打骂保育生的那位庶务，后来怎么处理的。

我虽口里在应付孩子们，耳朵却在倾听八方。因为，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听清全场语言，看清全场情态，以便晚上补记下来。这是宋美龄要求我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出席各种会议、晤谈、磋商，都要把我带上，目的是，利用我良好的记忆力，当回忆补记，备她阅存或交蒋介石参考。不论这天的会议、晤谈、磋商弄到多么深夜，我都得赶天亮前写出详细全面的包括“科(动作)、介(表情)、白(语言)”的记录。特别是“白”(对话)，最好连衬词饰语都不遗漏。

大殿里这场面直延续到下午三点，才经赵君陶和她们的老师们连劝带哄，孩子们逐渐安静下来，依依不舍地送几位妈妈离开。

我们仍原船顺嘉陵江而下，到曾家岩离船上岸。邓颖超在周公馆前和大家道了再见，进公馆去了。陈纪彝步行回了妇指委。我把张乐怡扶进她的汽车之后，坐进了宋美龄轿车前座——这是秘书、卫士的位置。刘尊一、曹孟君则跟宋美龄入了后座。汽车直奔歌乐山。

两天后，张乐怡又到宋美龄这儿来闲聊。她俩有一段对话值得记录：

张乐怡：“我看你这水土沱保育院全是中共，院长、教师全是中共。”

“管他全是不全是，只要他们把保育院办好。”

“你觉得他们办得好?”

“当然办得好呀！孩子们吃得好，穿得干净，玩得愉快，长得茁茁壮壮，功课成绩良好，就行了嘛！”

那个月瞪口呆，半晌，嗫嚅其词：“想不到你会这么信任赵君陶这个中共党员！”

宋美龄：“我一向不把政治信仰和个人品德、情操以及朋友感情混为一谈。赵君陶这个人，勤俭、朴实，敦厚，秉公办

事，一丝不苟，带着两个子女，母兼父职……我很赏识！”

张乐怡又呆了许久，再补一句：“我尤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邓颖超拉去，弄得旅行政治化，趣味全无。你没看见，他们多么尊敬她呀！”

“这是她们的自由嘛！她去不去都一样的呀！”

张乐怡直瞪瞪望着宋美龄。宋美龄踌躇一下说：“哎呀！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全民抗日，团结至上。她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保育会的理事，我约她去逛一逛，让她看到，我是怎么信任中共党员当院长，怎样尊重她的。让她给孩子们讲讲游击故事，鼓舞孩子们的抗日热情，借以鼓舞他们的生活朝气；而同时，我也和孩子们讲讲正面战场的故事——当着她讲，得到她默认的，让孩子们完整了解抗日战场。这有什么不好呢？好得很嘛！”

三十一、访医遇荒诞

1939年7月下旬，日本空军对重庆的空袭再次升级，夜以继日地轰炸，一次接一次。

这一天，第二次空袭解除警报，已是下午二点。四十分钟之后，宋美龄就到了妇指委。可是刚刚坐下，警报又响了。

“可恨!”她咒了一声，立即起身，叫上我，上车奔到了歌乐山别墅。

晚饭时，不见蒋先生，她没精打采的。饭毕已是九时许，她拿出一大叠文书叫我赶办，然后匆匆走了。侍从进来，放了些点心，也走了。我对付完那叠文书，已是深夜三点。我照例和衣倒在沙发上，立即进了梦乡。

不是宋美龄没给我安排住处，而是我图省事，每次在这里熬夜，我都倒在沙发上了事。

不知怎的，我渐渐醒来，蒙蒙胧胧，竟不知身在何处。睁眼一瞧，宋美龄披着一件长摆拖地的夏季睡衣，坐在写字台边。她两臂屈肘，撑在桌上，双手捧着脑袋，静观面前的一本精装书。我不敢打扰她，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可是，怪，好久好久，听不见翻动书页的声音。我再细看，唔，她只是睁着眼睛，对着书本儿出神。什么道理?我很奇怪，大胆地睁眼

望着她，想辨个究竟。

至少过了十分钟，她才放松手臂，坐正身子，移动视线，发现了我在看她。

“哦！我把你吵醒了？”

“不，我自己醒了一下，马上又会睡着的！”我真的闭上眼睛，随即又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天已刷亮。她仍坐在那里，这回是真在看书——原来是《圣经》。

她看得很专心，一直没有发现我在审视她。

突然里屋传来蒋介石的声音。完完全全的浙江奉化乡音，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从语态、声浪上可以清楚感知：他在发火。

果然，宋美龄撂下书，抢了进去。说了几句什么，嗓音较低听不清楚。

不多一会儿，里屋安静下来了。再过十来分钟，那边履声细碎。随后，听到宋美龄在隔壁做早祷，唱圣诗。我刚洗罢脸，便见她迈进这间屋子，收好《圣经》，问我：

“你那推拿，能治烦躁、失眠吗？”

我说：可以治某些慢性病导致的失眠症，但见效慢，而且要长期定时推拿。

原来，蒋介石小有不适，已经近一星期。几位西医专家诊断不一，有说是热伤风，有说是神经官能症。几次用药，皆不见效。

我说：这种不大不小、无以名之的毛病，恐怕吃中药还对路些。

她皱了皱眉说：已请张简斋看过，可是吃了他的药，竟然更加烦躁，完全不能入睡了，而且食欲更坏了。

张简斋是当时头号名中医。原在京沪就是朝中大员们最相

信的高手大夫。内迁重庆后，盛誉不衰，也在市中区设所门诊。他常常双手切脉，左右各有一个门徒处方，人称神医。我对他这种快速诊断，实感怀疑。他两手同时给两个病人切脉，两只耳朵同时听两个病人主述病情，而嘴巴却不停地下达处方，对左边徒弟说完一个处方，紧接着又对右边徒弟说出另一个处方，不是一心三用，而是一心六用。我认为这不是“神”，而是草率。我便说：

“何不再请别的医生看看呢?”

宋美龄叫我推荐医生。我知道有位武汉著名中医刘仲舆，现在山洞正街开诊所，但他绝不出诊。

她想了想，说：“吃了饭，我们去找找他。”

旭日如火，警报又起。好在歌乐山、老鹰岩一带自来不跑警报。她命汽车在山洞街头停下，然后她戴上大框墨镜，和我步行到刘仲舆诊所。

刘仲舆医生五十岁出头，宽肩大脸，正在给一个中年男子的命门扎金针。他左手拈着铜丝盘似的金针圈，右手将金针往病人腰脊里捻。

我知道，这当儿不能干扰他的注意力，便和宋美龄悄不出声地坐在刘医生左首的长凳上。

宋美龄从没见过这种铜丝般盘卷着的金针，惊奇地注视着刘医生的动作。但见他顷刻之间，直把金针捻进去了一寸有余，禁不住屏息凝神，如观魔术。

在诊所那边的拐角窗口，另有一支长凳，挨坐着三个候诊男子，其中一个年近五十的小胖子，正在扯闲谈。谈着谈着，兴趣来了，提高些嗓门，说：

“昨天听到一个特妙新闻。老蒋前面那个老婆——陈洁如……”

瘦老头儿紧急插问：

“就是那个长三堂子弄来的婊子吗?”

小胖子:“耶,耶,老兄,不能这么说。长三堂子虽然也算玩家(四川方言,对“妓女”一词的修饰语),可都是高等而又高等。她比四川的薛涛,古代的李香君、董小宛,高等之至,能诗会画,不能称之为婊子的!”

那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头儿抢着说:

“管他能不能算婊子哩,你快说,陈洁如哪个啦?”

小胖子:

“陈洁如从美国回来了,到了重庆,就住在这后面顾祝同上将的别墅里,就在这后前!……”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夫人是陈洁如

宋美龄戴着墨黑的太阳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神。只看到,她脸色发青,嘴唇紧闭。

那边的谈话继续。老头儿接话:

“肯定,这是老蒋叫她来的。”

小胖子:

“那还用说!陈洁如一来,老蒋就来看她。一把抱着她,吻了又吻,说‘洁如呀,我只爱你,只有你最了解我,最体贴我。只有和你一起,我才得到温暖!那宋美龄,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又抽香烟,又吃白面,我把她泼

烦透了！'

“谁知事不机密，叫宋美龄知道了，大发雌威，把老蒋骂了个狗血喷头。骂着骂着，怒气上冲，抓起茶杯，朝老蒋砸去，不偏不斜，刚好砸在老蒋的额角上，鲜血直淌。又是大热天，遭了细菌，就发烧了。听说已经一个星期不上朝理事了！宋美龄还醋气不消，一阵风冲到飞机场，要飞美国，她大姐亲自出马，好劝歹劝，才把她拉了回来……”

老头儿赞道：

“妙、妙！宋美龄这一茶杯砸得好。砸得蒋中正倒过来，成为正中蒋——端端正正，击中老蒋委员长钧座！……”

宋美龄气冲冲朝那边斥责：

“你们不能雅静点吗？这里是茶馆？造谣公司？岂有此理！”

刘仲舆大夫扎针的体位姿态丝毫未动，接上说：

“你们请出去！我不得给你们这号人看病的！也不想想，我扎针要运气，你们吵吵嚷嚷，扰不扰我的气！”

三个人寂然闭嘴。

医生继续捻动金针。针终于扎好了。患者站起来，试着转身、扭腰，踏脚、提腿：

“呀，呀！好了、好了！完全好了！刘大夫，你，真是神医、神医！谢谢！”抓起竖在一边的拐子，“这玩意儿子，去他妈的！……”

刘仲舆转过身问我：“你这位太太看病吗？”

我告诉他，这位太太是来聘请医生的。患者是一位年过五十的男性，如此这般，我简述了病程及治疗情况。

“你知道，我是不出诊的，出诊一次，要看好多个病人哩！”

我再三恳求，他执意决不破例。最后，他说：“你把中药处方给我看看！”

他把张简斋的处方仔细看了两遍，又闭目想了一阵。说：

“就是这张单子(处方)，你们再抓一副。熬药时，倒掉头两次煎的药汁，只服第三次煎的药汁，送服一小包我给的散剂，就可以了事。”

他亲自去柜房取来一支药瓶，挑出两药勺灰白粉末，估计不到一克。仔细包好，交给了宋美龄。

“只吃一次?”夫人问。

刘仲舆说：“只消吃一次。保险服后十分钟入睡，不要吵他，让他睡够，醒来就万事大吉了。”

宋美龄问：

“这是什么粉粉?吗啡吗?安眠药吗?”

刘仲舆说：

“你这太太有点儿滑稽。要不是张先生领来，我就要发火了。我们中医会卖吗啡、安眠药吗?我这散剂专治你们说的那种病。体质好的人可以当炒面吃。喏，我吃给你看!”他一气挑了五六药勺到嘴里，呷一口茶，咕嘟吞下去了。

宋美龄：

“对不起，刘大夫，我太缺乏中医知识。”

刘医生又叮嘱说：“煎药最好用桑枝木做柴火，找不到桑树就用柏木。”他详细叮咛了煎药、服药的要点。

离刘医生诊所不远，就有一个家具作坊。宋美龄踏进作坊，询问有无桑木。哪有桑树木料?柏木倒是很多。她便买了一小根柏木正料，叫木工锯成短节，劈成小柴块。

当我和司机把柏木柴块塞进汽车行李舱时，宋美龄瞥见旁边那座街房，刷成锅底黑的墙上大门边，有个白字小木牌——“山洞卫生所”。(注：那时为了防空袭，所有墙壁都刷成锅黑色，以免敌机看到。)

这么点儿大个卫生所?它敞开的临街厅堂，充其量有夫妻

商店的铺面那么大。可是，奇怪，却有二三十个男女排在那里候诊。其中有个妇女，仪态娴雅，港式衣衫，显然不是一般市民。

宋美龄上去问那港装妇女：

"看病吗?"

"是的，太太!"

"这里有好医生?"

"有个留美博士，技术挺高的。就是脾气很坏，没法子，人家医理高嘛!"

诊断室无门扇，也没门帘。宋美龄走过去，我跟在她旁边。诊断室里一目了然。靠东、南两面的窗口，各与窗口垂直放着一张粗料厚板而无抽屉的桌子。

东边桌后的医生穿着淡灰色派力司西装。尽管天气大热，他仍是领带齐全，端端正正。他举止斯文，年龄不到三十，兢兢业业地捏着听诊器的触头，隔着汗衫，给一个约莫二十六七岁的妇女听诊。

而南面那张桌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位颇有飞燕之美的年轻女医生，正在给一位年仅二十出头、丰满俏丽的妇女听诊心肺。患者的旗袍推到了腰际，汗衫捞到了锁骨上下。

在这张医生桌子的横头，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坐在桌面上，上身网眼汗衫，下着西式短裤，听诊器挂在脖项上。他左手夹香烟，右手在他那裸露多毛的大腿上抓扒。

女医生摘下听诊器，朝桌上的男子：

"右胸二、三肋间有轻微的锣音，心脏有奔马律。"

男医生："有奔马律?她这样儿会有奔马律?我看看。"命令病号："站过来!"挂上听诊器，右手抓起触头，再命令病号："把汗衫扒掉!"

女病号扭捏，女医生说："她害臊!"

男医生：“害臊？诊病有什么好臊的！怕臊就别害病！”

病号扒下了汗衫。大汉儿医生把左手夹的香烟塞到嘴角上叼着，伸左手扒开病人肥大的乳房，右手拉动听诊器触头，围绕心脏部位听诊。

从他扒移乳房的手法和面部表情看，可以肯定，他并无色情心理。然而，动作粗鲁，好像他手之所触，只是一种机械似的物体，根本不是人体，更不是妇女的第二神圣禁区。

三下五除二，他草草听完心脏，又在病人的前胸后背约略诊了几下，调头表情不佳地对女医生：

“这是奔马律？你的内科学是怎么读的？奔马律的指征是什么？糊涂，荒唐！这只是干咳久了，影响均衡供血，心律偶欠正常，间歇性心律微有不齐……”

女医生几乎要哭了。他才转对病号：“咳了一个多月？”

“是的。”

“看过医生，吃过许多药？”

“正是！上中央医院看了十来次，感冒药，止咳药，吃了又吃，就是不好。干咳，呛咳，越来越严重。照过光，说无问题。”

“哼，哼！”男医生在桌子上磕了磕，“钱太多，吃得太好，不找个病害过不得！……”

“博士，您说，我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淫逸过度的问题！性交了，光着身子睡，当窗子吹，说不定还开了电扇吹。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

病号：“我这病会好吗？”

博士：“要好？进了棺材兴许会好！……”

病号低垂眼帘，由他说。他说够了，转命女医生：

“用最大剂量、加倍剂量强力镇咳，睡眠疗法一星期；独宿两星期，不准当窗，不准吹电扇……”

他转脸见到宋美龄和我："耶！怎么随便跑进来？出去，依次序，叫谁谁进来！"

宋美龄跨前一步：

"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博士吗？"

"博士？不假。大名？不见得。鼎鼎？更谈不上。"

"你太不文明！不像个医生。"

"不像医生？像什么？美国名牌大学的医学博士，还算不上医生？"

宋美龄改用英语：

"美国、英国的医生我见得不少，没见过坐在桌上执行职务的；更没见过像你这样粗鲁无礼对待病人的。"

大汉也改用英语：

"可惜这是在中国。"

宋美龄继续说：

"即使不是医生，在英、美，任何一个男人，假如没有吸烟室而要吸烟，总要向在座的女性说：'请原谅，我可以吸烟吗？'从没见过医生在诊断室吸烟，更没见过像你这样，把烟卷叼在嘴角上。不客气地说，像个流氓。难道你能用这种行为表现你有教养吗？"

大汉取下香烟，捏熄了，扔在桌上：

"好吧，让我们回到美国吧！你还要挑剔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不穿隔离衣？短裤汗衫上诊断室，有这样的医生？"

大汉耸耸肩：

"隔离衣？应该穿的。但是，冬季的长袖大褂大六月能穿吗？夏季的？没钱制。"

"你们的经费到哪里去了？"

"经费？嘿嘿！鬼知道！金大老爷（指当时全国卫生行政的最

高当局长官、卫生署长金宝善）拿去讨姨太太，蒋委员长拿去养卫士，蒋夫人宋美龄拿去养哈巴狗、贴小白脸去了！……”

宋美龄大怒：

“你胡说八道！”

他也火了：

“你才胡说八道！你去查查，我们一个卫生所一个月多少经费？除了医、护、工役的薪水，剩下的够宋美龄喂一只哈巴狗吗？”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宋美龄养了哈巴狗？我以人格担保，宋美龄极有教养，极为严肃，从不养猫喂狗。你这样凭空捏造，该负法律责任！”

“我也以人格担保，宋美龄就是那种货色！”

“走，跟我去，我们到宋美龄家里去看看，喂了狗没有？”

“你给我滚出去！……”他跳起来，要冲过来揍她。

我连忙挡住，把他推向对角，一边小声说：“我劝你冷静点！她敢严厉斥责，就表明不是你可以推推搡搡的人。”

他有点儿泄气了，愤愤然坐到女医生对面那只凳子上发恨：

“嗨，该死，该受气！谁叫我回国的！爱国，爱……爱出这般窝囊日子。”

那女医生同时上去劝宋美龄：

“太太，请原谅，我们是有不典范的地方。他是我的老师，我替他表示歉意……”

我也小声劝宋美龄：家里等着吃药，别在这里理闲气。

宋美龄恨恨无言，转身出来，冲上汽车。

汽车开动了，她气愤填膺地自语：

“孙总理说得好：我们中国没有资本家，只有大贫小贫。我说，应该再加上一句：我们中国，今日之中国，没有文明，只有野蛮，愚昧！嗨，我们的使命，太艰巨了！”

三十二、以德报怨

回到别墅，她立即叫侍从找新砖在厨房里搭了个临时灶，用来熬药。灶搭好了，侍从、女仆上来拿药，她都斥退了。她的女管家蔡姨上来，也被撵走了。“我自己来!”宋美龄说。

我惊讶地省悟到，她是要按中国古代贤妻良母的行为规范行事——父母、公婆、丈夫病了，要亲侍汤药。

她蹲在灶前，挥汗如雨，添柴煽火，严格按照刘医生的吩咐：大火熬头、二煎，弃了药汁，文火熬第三煎，并用浸湿的桑皮纸封了药罐盖口。煎好取汁，倒人刘仲舆的那一小包药末，仔细搅匀，亲自尝尝，确认温度合适，才自己端进去给蒋介石喝。

二十多分种后，宋美龄出来了。喜形于色：

“他睡着了，他睡着了!睡得很好，很安静!这个刘仲舆，确实算得上良医!——这得感谢上帝，是上帝，指引小张推荐了这个良医；更是上帝，约定了这么个机会，刚好让我看到刘医生扎金针的特殊技术，这就使我相信了这个医生。要不，我是不敢采用他的方子，用他的药粉的!”

第二天，她到妇指会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他完全好了!先生完全好了!”

但是，当宋美龄处理完公务，我陪她步出楼口时，她突然伫足发话，语言竟很缺乏条理：

"昨天，差点儿没把我气死！那流氓的谣言从何而来呢？可能吗？蒋中正只爱陈洁如？……这，从何说起？……"

我说：我想不到你会生气。因为你曾经对我说过，有些不三不四的闲言闲语，给你脸上泼脏水，你完全知道，全都一笑置之。

"是的，"她说，"我却不能容忍人们侮辱他！"

……

我只是笼统劝她，不要听这些无稽之谈。

人海茫茫，聚散无常。

两年以后，我已不在宋美龄身边了。而这时，我竟和山洞卫生所的那三位医生成了朋友。



抗战期间陪蒋介石下棋消遣的宋美龄

一天，博士又一次问我，到底那天和我一道面斥他的那位太太是谁。

“你想是谁呢？”我问。

“我很怀疑，她就是宋美龄。”

博士举出了三大根据：

第一，那次争吵之后两个月，山洞卫生所升格成了卫生院，(注：这是当时的县级医疗机构，好比现在的县医院。)并委派博士为院长。而且这个卫生院的编制、预算比哪个卫生院都大，拨的开办费也特别多。该卫生院拥有新造楼房一大栋；医护人员数十名；实验室的全套设备和X光机等，都一次购足。

谁的后台？没有。只有一个可能：那位面斥博士的太太给他们说了话。而除了宋美龄，哪个太太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第二，那位太太的英语是如此流畅悦耳。博士在1940年，几次收听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电台的宋美龄英语广播演说，觉得与那位太太的英语语态、音色极其相似。

第三，博士和好些留美同学多次研讨，他们之中有些人认识宋美龄，甚至和她很熟。那些先生们根据博士提供的现场细节，一致确认：肯定是宋美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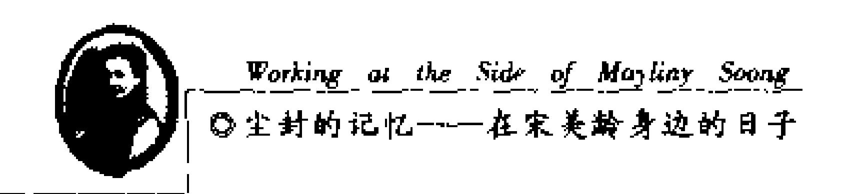
我说：

“你们的判断很正确，她正是宋家的幺小姐，中国当今的第一夫人！”

博士霍地起立：“好个宋美龄！”

我说：“好在哪里？”

“我的天哪，还要怎么样呢？我那样胡说八道，当面侮辱了她，她却反而扶持我们，支持我们达到了这等程度。这该有多么宽阔豁达的胸襟啊！真正是以德报怨哪！要知道，她本来应该气我，恨我，报复我的。而且，她如果要报复我，哪怕置我



于死地，也易如反掌。再说：我那会儿吊儿郎当，委实不像个医生，而她却还是保举我当了院长。”

他说：由此观之，她有古代贤君知人之明。我敢断言，她从我玩世不恭的外表洞察到我不同流俗、忧国忧民的内心世界，从我粗鲁简慢的言语，看到了我刚正耿直的性格……

我追问：

“那天，你骂宋美龄贴小白脸，养哈巴狗儿，又做何解释呢?”

“那完全是我胡说八道。”博士说。

接着，他简述了自己的经历。回国以后，备受挫折。因为国内医学界(指西医)，不是德、日派，就是英、法派，留美学医的人极少极少。所以，他就到处搭不上班。最后只有在那小小的不成样子的卫生所里混饭吃。

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下班之后，不是茶馆闲坐，就是酒馆买醉。茶楼酒肆正是胡扯乱聊之地。日子一久，脑子里尽装些“无根藤”的马路消息，到了顶嘴吵架，就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他升任院长后，工作环境大改旧观，心情旨趣变了，人也完全变了样。为了弄清那太太到底是谁，听到了许多接近宋美龄的留美同学的详细介绍，他才明白，“从前听到的，都是胡说八道。”

博士最后说：

“我现在公正地得出结论，宋美龄这个人，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加美国的民主教养，和基督教博爱思想之熏陶，三位一体的结合。”

我心里明白，宋美龄并没有自己觉得是在“以德报怨”，而是她性格和情绪的自然发展。前面说过，她坐进汽车时，怒

气填膺，慨叹今日之中国只有野蛮和愚昧。回家后一心煎药，伺候丈夫服药，就把卫生所的事撂到脑后了。

大概三天之后，吴国桢来了，到她别墅，谈完正事，继以聊天。宋美龄就把那天在山洞卫生所巧遇博士之事，当做故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竟是毫无愤慨之气，好像只是在说一件趣闻。末了还赘上两句：

"有趣的是，那位博士先生不得不改变叼烟的流氓动作，灭了香烟，却自我解嘲说：'好吧，让我们回到美国吧！'你听听，他等于在说：只有美国才讲文明。在中国，只能是这般流氓架势！真是可笑，可叹，亦复可恼！"

吴国桢："这是今日吾国相当普遍之国民心理！——不过，依我看来，这博士只是玩世不恭，不能列为流氓一类！"

宋美龄："那当然……"

吴："我最感兴趣的乃是：委座病了，等你回来服药，你却有这闲情逸致去参观那卫生所，纠正人家没穿隔离衣……"

宋："你不知道，你那卫生所有多寒碜，叫我好生奇怪！不信，你去看看，就在路边上！"

吴："这卫生局也荒唐！山洞人口不少，又是别墅区，怎么弄这么个卫生所呢？还摆在路边上，也不怕委座来来去去发现这个漏眼儿！"

宋美龄："我看，不是卫生局荒唐，是你这位市长荒唐。"她笑道，"你也学了张岳军，有漏眼儿，往底下一推，万事大吉！"

吴国桢也笑了："好，好，那么，我也学张岳军，不做任何辩解，只向你立下军令状，今天回去就下条子：饬令卫生局立即筹建山洞卫生院，一级建制。"

宋又微笑："该市长关心民瘼，应予嘉奖。那么，我给你推荐：那个年轻男医生，少年老成，堪任卫生院长……"

她当即叫我去打听那男医生的姓名，立即电话告诉吴市长。我很快弄清了三个医生的姓名简历——可是，万分遗憾，等到我写这本书时，往事尘封过久，把三个医生的姓名都忘记了。苦苦回忆，也只想起，那男医生复姓欧阳，是江苏医学院毕业的。

宋美龄感知得很正确：那位欧阳医生确实品行高洁。当市卫生局局长找他谈话，拟任命他为山洞卫生院院长时，他竟极力推辞，说他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万万不能胜任院长之职，并极力推荐那位留美博士。

可不可以改任那位博士呢？局长请示市长，市长问宋美龄。她毫不迟疑地回答："可以！"

吴问："他那么桀骜，不讲制度，可以做主管官？"

宋："嘿嘿，这个你也不懂？最不可取的主管官是那种八面圆滑、九个面孔的市侩！"

吴国桢："他那么侮辱你，你也不生气？"

宋："当时很气，过后就淡了。至于说他可以当院长，只是量才任能，不涉及个人喜怒。古人不是有这美德吗？举贤不避仇嘛！"她又道："那欧阳××，实在是个品学兼优之现代绅士。"

不错，欧阳医生确是很有修养，他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自己让贤荐贤的事情。甚至当博士和我谈论，他料定自己当院长是宋美龄夫人举荐时，欧阳医生就坐在旁边，却是声色不露，好像他直到这时，才得知这卫生院长任命的内幕。

1946年春天，我和宋美龄闲谈中，说到我离开她之后，怎样认识了那三个医生，以及博士对她的评论等情况。宋美龄先是开心地笑了说：

"真正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文人就是这样的：怀才不遇会一愤二急三乖张！一旦得以展其才学，则夙夜匪懈，勤政笃

行。不仅士为知己者死，且能以天下为己任。——我自信，颇有知人之明。”

继而说到那个欧阳医生，她说：“我那天一望而知，他是个品学兼优之士，决心要尽力提拔他的。不料他推辞不就院长之职。原来还有这么高洁的道德修养。我更想好好栽培栽培他。谁知事情太多，东一岔西一岔，就疏忽忘了！真可惜！”

1947年我在南京，见到宋美龄。她又问我见到重庆山洞卫生所那位欧阳医生没有。我告诉她，自民国31年(1942年)，和他们分别后，再未见到过。

她却说：不久前，她在上海南京路望见对错来的电车窗口里，露出欧阳医生的头脸。她立即命令卫士跳下轿车去追电车里那个如此这般的男子。卫士不是飞毛腿，当然没有完成她的吩咐。

讲完这事，她叹息说：

“乘电车，说明他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不过，他本来不稀罕做官，他是上帝最忠实的仆人，为民众解除病痛的天使！……”

三十三、面斥希特勒的密使

1939年8月7日下午，宋美龄把我领到她歌乐山别墅的工作室，从里屋拿出两叠文件，说："有点儿急件，你得赶一下。"

她说：马上要开国防最高委员会议。这两项文件还得加工，只有"偏劳"我了。一个是蒋介石的讲话，已由陈布雷（蒋的秘书长、后改为文官长）拟就并亲笔抄正了，昨天夜里她一看，觉得写得太长。蒋介石必须亲自念，那可太累了。叫陈布雷返工吗？一则怕他不快，再则他又有别的要务，只好叫我来加油。要求是：不减内容减文字，至少得精简三分之一。

另外一叠是各部门的总结，发给委员们参考"审阅"。她认为全都写得冗长沉闷。"那些先生们谁有这个耐心仔仔细细读这些味如嚼蜡的东西呢？"她便想了个主意，叫我仿公文摘由，每大段写个提要，各种数字集中起来，弄成明确醒目的图表。每个"总结"翻开来是提要和图表，然后才是详细道来的大块文章。这样，两得其便：怕啰嗦的看了提要便可获得完整印象；爱琐细的请看"正文"。

她要我"展个劲"，明早弄好。什么"展劲"？不过是又要我熬个通宵。



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上图)曾出面“调停”，实际是想让中国向日本投降。这是尽人皆知之事。而本章所记之希特勒密使来华劝降之事则鲜为人知

把两叠稿子通读了一遍，我发现了要点：部门总结全都报喜不报忧，而蒋介石讲话稿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在于必须抗战到底。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其中有一段尤其慷慨激昂。那里说：自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德国两次调停，近又派来密使，拉拢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蒋介石表示绝不接受此种调停。说：“假令前次两度调停，勉可称为斡旋，则此次之敦促，实为德日合谋，劝降逼降……吾人岂能中其奸计，步汪逆精卫之后尘?”

全稿三次重复，惟有“全党团结，全军团结，全民团结”，“一致奋起，誓死抗战”，“精神集中、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务必获得抗日战争之最后胜利。

很明显，这个会议的根本目的是稳定人心，坚持抗战。主题明确，事关重大。措词、语态，都不容修饰。

我便拿了个主意：各报告的提要，一概勾取原稿中的重要词句，缀结串成。对那讲话稿子，一反宋美龄的指示，只砍内容，不动词句。即：将原件去枝存干，取其警句要语，剪接成文、使篇幅减去一半，而原文的精神反而更突出。

刚刚抄正，天已大亮。宋美龄从里屋出来，看了我的成品，连声赞好。

那个来劝降的德国人一定要见蒋介石。

他们今天准备见他一下。必须作好记录。但是，陈布雷文风高雅，不惯如实笔录原词。另外选用一人，又会多一人晓此机密。宋美龄决定叫我去担任。这样既不扩散机要，又能记得详实。

我当然不便拒绝。

她便说：

"先生睡下不久(她以及卫士、侍从，在官邸、别墅里概称蒋介石为先生)，我们赶快吃了饭，上妇指委看一下，再到黄山去。"

吃罢早饭，她叮嘱侍从：

"最迟九点，叫醒先生，送他到黄山去！"

我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忙到九点半上车，过江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去。一进门，却见蒋介石正在打骂卫士。那卫士立正站定，听凭蒋左一耳光，右一拳头。

宋美龄快步上去，骂那卫士：

"蠢东西，还不快跑！"

卫士转身逃了出来。宋美龄同时上去挽住蒋介石：

"Darling！干吗生这么大的气？伤身体，损形象！"挽着他进了内室。

十点五十分，桂永清、韩香梅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桂永清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丢了豫东要地兰封县，蒋介石是要杀他的。幸亏宋美龄根据她亲自见到的情况，向蒋介石说了实情，桂永清才没受处分。

韩香梅女士原是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英国文学系的青年女教授，后嫁与该系的系主任张溥(字上一)。张出任驻德大使，她便当了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凭她的姿色与才华，纵横柏林，和法西斯德国的上层人物交往频繁。这个来劝降的德国人就是她牵线并陪来重庆的。

十一时半，桂永清、韩香梅陪同德国人进入会见厅。

蒋介石身着中式长衫，坐在弹簧椅上。

宋美龄则是一身英国女王式的白色常礼服。长裙委地，紧袖及腕，并戴有白丝手套，雍容华贵，坐在丈夫的右边。

韩香梅作了介绍之后，蒋氏夫妇才缓缓站起。蒋介石和德国人握手后，宋美龄才微微伸出手来，却并不脱下手套。

德国人双手呈上希特勒的亲笔信，蒋介石伸右手接了过来。韩香梅上去展开信，小声译述了一遍，又折好信，递给蒋介石。蒋把信放在左边的小桌上，朝客人说：

"冯·戈宁先生的来意，阁下的谈话，我都知道了，我也指定我的部下向阁下说明了我的意见。但阁下却坚持要见我，且言要面交贵国元首的亲笔信。为了尊重贵国元首之雅意，且念及两国之友好邦交，我在此高兴地与阁下见面了。

"阁下既是贵国元首的私人代表，我就派我的夫人宋美龄做我的私人代表，与阁下作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谈。我特郑重通知阁下，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韩香梅译述完毕后，蒋介石徐徐站起说：

"请代我郑重转达，我对贵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他和冯·戈宁握了握手，慢步进去了。

于是按原布置，我和桂永清做记录，我记中文，桂记德文，韩香梅翻译。宋美龄和戈宁进行谈话。

宋美龄雍容静坐，头微扬，目半张，视线透过长长的睫

毛，望着戈宁。戈宁望着她，踌躇等待。如此冷场近两分钟，德国人终于先开口了：

"能与尊贵美丽的蒋夫人会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不过，我本来很希望能够向贵国元首蒋元帅面陈一切。"

宋美龄：

"阁下的希望我很难理解。按照外交对等原则，阁下既是希特勒元首的私人代表，敝国简派了桂永清将军作为领袖的私人代表，接待洽谈，已是十分恰当的了。今天，敝国领袖亲自接见阁下，并再派我为他的私人代表，听取阁下的意见，这是优待而又尊重，阁下不应感到遗憾。"

戈宁表示，夫人的这番话，使他的遗憾完全消失了。宋美龄没有接话。又如前冷场了一阵，戈宁终于直接询问：他代表希特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到底有无希望。

宋美龄：

"敝国领袖已经指示他的私人代表，做了明确的答复。桂将军，你如实转达了吗?"

桂永清：

"冯·戈宁先生，我不是亲自对您说过：敝国领袖蒋委员长明确表示：我们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讲和之可能性吗?"

宋美龄：

"这还不明确吗?"

"明确的。"戈宁说，"但是，我希望您们能够多多考虑考虑敝国元首斡旋的好意和理由。"

宋美龄：

"假如您有这打算，我愿意听您再说一遍。"

于是戈宁拿出底稿，一字一句地念。说的是：

目前，中国已经丢掉了平汉、粤汉两铁路以东的全部地

盘，后方贫瘠，物力不继，通海口的孔道即将完全丧失。败局已定，灭亡在即。希特勒念及长期的德中友谊，不希望将元帅遭灭顶之灾，特出面斡旋，中日缔和，结束战争……

他念完后，收起稿子，望着宋美龄。

她却毫无表情。冷了许久，才问：

“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

“那当然!”戈宁说。

宋美龄：

“那么，日本和贵国的一致意见是，怎么个和法呢?”

戈宁说了好几条。概括起来，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实际是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儿皇帝。

宋美龄毫无表情地问：

“汪精卫怎么安置呢?”

“汪精卫?”戈宁好像毫无准备，迟疑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那，那，那，汪先生原来本是蒋元帅的部下嘛!”

宋美龄无表情地淡笑了一下，又问：“我们的东北三省呢?”

“满洲吗?那，不是早已解决了吗?还讨论它干什么呢?”

宋美龄轻轻“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头，再微微上扬，眼睛睁大了一些，睫毛似乎显得更长了。视线毫不客气地直逼戈宁。他有点局促，屋子里静极了。约莫过了三分钟，宋美龄才说：

“你说完了吗?”

“是，我等待聆听夫人高论。”

宋美龄站起身，小步转到蒋介石刚才坐的那弹簧椅子前，坐了下来，这全部动作都出奇地缓慢，仪态万方。

"我首先申明，我不是外交官，不会，也不惯于使用外交辞令。一切实话直说。倘有失礼，请勿见怪。但我并不希望你在向希特勒元首回禀时，把我的话加以修饰、美化。"

对方恳表尊重。她便节奏铿锵地说：

"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体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国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

"如果日本打不下去了，要求结束战争，则必须全部撤退他们的侵略军，将汪精卫、伪满洲国的皇帝、大小汉奸，一齐引渡给我们，以接受国民政府之审判……"

"恕我冒昧，"戈宁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

宋美龄：

"我们靠自己，靠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是的，我们需要武器，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指望英美……"

"那么，指望谁呢？"

她稍稍提高嗓门：

"如果必要，我们随时可以接受俄国的军事订货！"

戈宁：

"夫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能不想起：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

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汪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戈宁说，他很惊讶，似乎中国当局已经忘记了前此与德国合作，学习德国，要求德国帮助“剿共”等等事实。

宋美龄作了个轻微的手势，打断戈宁的话，说：

“提到贵国的帮助，我得坦率告诉阁下，吾人确曾热忱欢迎贵国之援助。然而，也许贵国元首确有友好敦睦之好意，无奈贵国执事之实际行动，甚不符合敦睦邦交之初衷。高价卖与吾人之枪、炮、飞机，甚多陈旧之品，不堪使用，甚至夹有已属废弃钢铁之物。贵国所派为吾人做顾问之专家，固有高等可信之士，却混有不少心怀叵测之徒。甚至将敝国之重要军事机密，窃去交与日本侵略者。凡此等等，业已明白证实，究竟贵国与日本为轴心三国之伙伴，而敝国乃壁垒分明之敌对阵营。至此，吾人再不敢对贵国抱不切实际之幻想矣。

“尽管如此，吾人对于一二确系诚实君子之贵国公民，例如阁下在敝国做客之东道主——席乃尔，吾人仍然暂时留聘为陆军大学之教官。”

戈宁神色尴尬，迟疑久之，再次鼓足勇气说：

“敝国元首很想知道，处今日之贵国，对于曾经全力进行之‘剿共’战争作何回顾？是否考虑到，中共夺取政权之野心……”

宋美龄又一次打断戈宁的话，语气坚决：

“此乃吾人骨肉同胞之间的事情！”

说罢，稍一停顿，不等戈宁再说别的什么，她便转变话题：

“阁下这个尊姓，与贵国驰名世界的空军元帅戈林完全一样。我还以为，将有幸会见那位元帅哩！你和他是家门吗？”

"啊哈，夫人！正像贵国一样，有许多姓宋的女士、小姐，然而绝顶美丽、聪明、高贵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却只有一位！"

宋美龄急速收场：

"阁下还是扮做英国商人，经昆明转越南回国吗？"

戈宁讪讪然：

"大概，也许，唔，只能这样吧！"

宋美龄转顾桂永清和我：

"你们赶快弄好谈话记录。"

她再对戈宁说：

"我们还是考虑贵国元首的盛情，给你准备一架直飞昆明的军用运输机，准下午四点，在机场等候阁下。阁下既非正式外交使节，恪于国际惯例，本人、敝国领袖都不便设宴款待，还请谅察。本人还该致以口头之备忘：吾人并未明文宣布先生为不受欢迎之人！"

戈宁憋着气，力求语气缓和地答：

"是，夫人！我保证将贵国此一口头备忘转呈敝国元首。我想，我们伟大的元首将会非常惊讶：想不到贵国处今日之困境，仍有如此强硬之态度！……"

宋美龄不等他说完：

"希特勒元首有此惊讶，毫不足怪。因为轴心三国之当政者，一概对于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之伟大气概毫无所知。"

遵宋美龄的指示，谈话记录中德对照，一式两份，分别签字后，交给了戈宁一份。

戈宁立即由桂永清陪送，和韩香梅一道，离开了黄山官邸。

三十四、引古证今耻秦桧

吃了午饭，稍事休息，宋美龄便过江到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刚刚坐下，韩香梅来了。宋美龄用英语对陈纪彝说：

“亲爱的，请你回避一下。”

陈出去后，她问韩香梅：

“你还来干什么?”

“请原谅，夫人。有些话还必须向您呈述，并请转禀委座。我打电话到官邸，知您过这边来了……”

“是的，请你简单一点儿!”

“好的，夫人。我觉得领袖对于希特勒似嫌简慢。伸一只手接过德国元首的亲笔信，又随手将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您对戈宁的态度和语言也似乎过于强硬……”

“他说什么了?”

“他极其惊佩您的美丽、高贵和智慧。只是感到非常遗憾，他万没想到，您会对希特勒元首的密使这样不客气!”

“我们已经够客气的了!”

“但是，夫人，您不觉得这样太直率，太不策略吗?”

宋美龄取出手巾，擦了擦脸上的微汗：

“我们对希特勒先生和他的德国已经策略得够久，够分量

的了！现在我们明白，当我们和轴心三国之一的日本做生死存亡之战斗到现阶段，没有再和轴心三国之盟首策略的必要了。策略个什么？他会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援助我们？如果还抱有此等之幻想，实无异与虎谋皮。

“观希特勒亲笔信及戈宁之语言，纯系一派威胁，逼迫吾人投降日本。日本侵略者炮火攻于前，德国逼降于其后，如此上下其手与吾人为敌，还有什么策略、礼貌之可言？不将其驱逐出境，且还接见面斥，已是十分客气的了！”

韩香梅局促了好一阵：

“规定飞机下午四时起飞，岂不是限期出境吗？”

“正是这个意思。”

“但是，夫人，现在已经快四点钟了，我们还在城里，怎么也来不及了的！”

“你们在哪里磨蹭了这么久？”

“过江花了一小时，满城兜了一转才找到一个像样的餐馆。吃罢饭，已经三点。我只有请桂将军陪着客人……”

“你想怎样？”

“明天离开重庆，行吗？”

“明天？”宋美龄略顿一下，“也可以。那么，在昆明不能停留，一下了飞机立刻上车经个旧奔越南。”

韩香梅尴尬筹思，欲言又止。

宋美龄抢先说：

“韩小姐，你不必再对我游说什么了！老实说，你这回的热心奔走，其实是迹近汉奸，与汪精卫辈实无二致。”

“夫人，您说得太严重了吧？”

宋美龄：

“严重什么？请问你，秦桧是不是汉奸？当然是的！他的汉奸罪行何在呢？力主议和，怂恿南宋与金人讲和，什么‘和’？

不过是投降侵略者，做侵略者的儿皇帝。今日之中国，如与日本侵略者讲‘和’，其实质与南宋之与金人议‘和’，有何区别?那么……OK，我不用说了!……”

几天之后，约在1939年的8月12日，宋美龄靠在她歌乐山别墅工作室的小沙发上，作闭目养神状，口授我写了入档材料，附于与戈宁的谈话记录中。

材料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0日，韩香梅只身秘密到重庆，与参谋总长何应钦深夜密谈，次日离去。同年8月，偕戈宁经越南之海防到昆明，于8月3日飞抵重庆。戈宁扮做英国商人，持英国护照，化名乔治·迈克尔，下榻于山洞陆军大学德国教官席乃尔家中。8月4日，韩径到歌乐山别墅求见蒋夫人。此乃何应钦之指引。

——见面后，戈交出德国元首府之公函，介绍其元首之密使戈宁，晋见蒋委员长以“斡旋中日战争”。委员长特派桂永清为其私人代表，与戈宁接谈，指示：“严词拒绝”，“明确告诫，吾人与日本惟有血战到底。舍此之外，无任何斡旋之可能。”但该戈宁坚决要求面见蒋公，并称有其元首之亲笔信必须面交。委员长考虑久之，迟至8月7日深夜通知桂永清，约同戈宁于8日上午于黄山官邸……

我后来知道，韩香梅早年就与何应钦有交情。有人说，她是何的干女儿。这点我未得到旁证，但她与何应钦关系很深，却是事实。她结婚，是何应钦介绍的，并且由何应钦证婚。她的丈夫出任驻德国大使也是由何应钦保荐的。

韩香梅走了之后，宋美龄打了两个电话，随即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其实是在深思，并得出一个结论：戈宁劝和之事，答复宜严、宜正，不怕得罪希特勒。但此事必须神而秘之，万

方不可造成外交影响，尤其要提防新闻扰嚷。

“小张”，她开口叫我，“这件事务必做到绝对秘密。懂吗?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

她的结论，影响了蒋介石。在第二天(1939年8月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蒋介石讲话时，把预先反复研究准备好的讲稿中，关于德国密使劝降一节，完全节略了，也就是说，只字未提。

按惯例，蒋介石的训话，通常有两种方式。大会的长篇讲话，称做训词或文告，总是由亲信人员站在他旁边替他逐词逐句照本宣读。他只是在宣读前、后，作几句开场白或结束语。小会，包括秘密、高级核心会议，他的讲话，则事先准备了讲稿，由他自己拿着；或摊在面前，由他自己说。他并不照本念读，而是循其文意，说成口语化的讲词，时不时看看稿子。

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秘密讲话，就是后一种形式。

说到有关德国劝降一节时，他只是笼统地说：自汪逆精卫投奔日寇以来，竟有向属“友邦”之国家，试探吾人可否斡旋，与日寇言和。立意固然或系善意友好，然其实质乃不啻劝降、逼降。为此，吾人立即严正表示：对于日本侵略者之进攻，吾人惟有抗战到底，绝对无言和之可能。接着就反复申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坚决抗战到底之决心。

然而尽管如此，一些外国记者仍然捕风捉影地小小忙碌了一下。他们想尽办法，四处探索，当然也少不了到宋美龄这里来套取信息。这些记者们都被宋美龄或硬或软干净利落地打发了。

美国合众社的记者甚至直截了当问：外间传闻，德国大使又曾出面斡旋中日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美龄笑说：

“到底你是新闻记者，能听到根本不曾有过的信息。既然

说德国大使云云，那请你去问问德国使馆。反正我是从你这里第一次听到这奇异的传闻。”

她对路透社记者答复得更有趣：

“假如你是中国领袖，或者什么出面斡旋国家的元首，你设想设想吧：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这么多领土，中国军民浴血抗战这么英勇，还能讲和吗?又能怎么个和法呢?……哦，你也觉得可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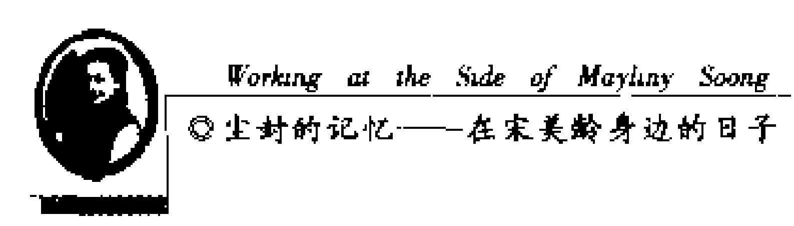
后来，宋美龄有一次谈到新闻记者，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注脚。

她说：

很多新闻记者，和更多的政治家、政客们、有一种特殊的逻辑方法，你说“没有”，他说：“这正好证明：有!”你越否定，他越肯定。结果就是戈倍尔的话：谎言经过多次重复就成了真理。因此，对付这些先生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根本不要让他们知道一点儿影子。武汉会战之后，德国外交官和汪精卫上下其手，试探：可否与日本讲和。我们当即严词拒绝了。但是，疏忽了一点，没有严密封锁这个消息，被那些先生们知道了，就硬说我们和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准备讲和。你越否定，他们越肯定，简直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有资料我没见到。反正，半个世纪之后，即到现在为止，我还未听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戈宁劝降”这段历史。我想，假如真的蒋氏夫妇一直没有公开这段情节的话，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事情涉及何应钦，不便公开。

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蒋氏夫妇考虑到还要和何应钦继续共事，公布这个秘密，臭了何应钦。二是何应钦本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随着同盟军的节节



胜利，轴心国败局渐著，亲日前途暗淡，史家之笔可畏，何应钦出于个人利害，利用职掌，做点手脚，毁档灭迹，使其无可稽考，也是可能的。

然而历史最为雄辩，事实不容泯灭。

公元1953年，我和数以百计的教授、学者，集中到重庆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名为进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则审查政治历史。我们联系各自的政治历史，座谈、讨论，写心得、体会，“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而人事干部则内查外调，审查我们的历史。这项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因此，我们犹如又读了一次大学本科。

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位谌志远教授，早年留学欧美，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成立远东军区，蒋介石任总司令，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中国的何应钦任正、副参谋长，谌志远博士担任这个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他在任职期间与史、何二人均相处较好。

谌先生学识渊博，幽默健谈。1953年，他身为特大审查对象，而怡然自得，坦荡诙谐。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令他穿上博士礼服，饰为怪兽，以其博士文凭为兽角，被“革命造反派”驱赶着，到各地游斗。

平反后，他竟以游戏口吻，描述当时情景，妙语连珠。其性格可爱如此。所以我们“同学”时，我颇表尊重；他也就不时和我谈些真话。

我俩会外私下闲谈时，谌博士曾说：

据他所知，德国大使试图斡旋则有之，蒋氏夫妇则绝无言和投降之意。他详举了德国大使试探、蒋介石拒绝的时间、地点、过程，和蒋拒绝的情况。

并说，据何应钦一次酒后流露，除上述之外，希特勒曾于

1939年夏天，派密使到重庆拉拢“中日停战讲和”，被蒋氏夫妇痛斥了一顿，宣布该使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二十四小时内出境。何应钦自称：他极力辅弼了蒋公的这一“正义而伸张国魂之措置”(何应钦原话)。

我问谌博士：

“何应钦为人老谋深算，城府甚深，何以酒后不慎，泄露这样重要的机密呢?”

谌志远博士微笑：

“伪醉耳!”

我问：“其意安在呢?”

“这叫做：‘对门李四不曾偷。’日本败局已定，他又久负亲日派之大名，正想摇身一变而为抗日英雄，幻想利用我这个书呆子，为之树碑立传。却不知适得其反，我顺理成章而得到结论：如有其事，则牵线者必为何大将军!阿门!”谌博士大笑。



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三十五、澄江之游

盛夏，星期六。宋美龄问小陈：

"你这几天游泳游够了吧？"

陈慧丽笑道："远远没有咧！哎呀，那北温泉实在太美了！……"

陈纪彝："夫人，你也去玩玩，我陪你去，度个美丽的周末。"

宋美龄：

"啊，真是，叫你们这么一阵宣传鼓动，很是引起了我的游兴。管他三七二十一，去玩儿它一天！"

陈纪彝："好，说定了！我陪你去，畅游北温泉。"

我说：

"光游北温泉不够味儿。要登缙云山，游缙云寺，尤其要到澄江镇品尝那儿的著名水产江团。"

在她们的追问下，我把江团的美味着实描述了一番。

"这么美？"宋美龄，"我明天一定去玩玩！不过，唔，密斯陈，我和你这么约定吧！准晚上十点钟我给你电话。如其委员长不去，你再约两个女孩子一块儿陪我；如其他去呢，那么……"

陈纪彝："我们就不去打岔了！"

宋美龄微笑点了点头。

下班后，陈纪彝顾不上吃晚饭，就进城去买游泳衣。因为她原来的游泳服不仅是大红颜色，而且是好莱坞型的三点式。穿这种东西陪宋美龄游泳，太不庄重。她径到会仙桥专售香港商品的九龙公司挑了英国式的封闭型游泳衣裤。

不料，十点钟时，宋美龄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

"亲爱的，很抱歉，叫你失望了！"

星期天早上，东边天际刚现鱼肚白，宋美龄便和她的丈夫出发了。只开了两部轿车，带了四个警卫侍从，取道青木关、北碚，约上午十一时，到了北温泉。

他们下车到马路北边坡下，眺望了一下游泳池，望见游泳池里有人，且池周没有围墙，俩人就放弃了游泳的念头。回头



某次野餐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仰望缙云山，危乎高哉，并且，全是羊肠小道，崎岖难行，就又打消了随喜缙云古寺的计划。

他们坐进汽车，朝澄江镇开去。快到澄江了，蒋介石忽叫停车。他发现，这里风景很好，要在这里游览游览。

蒋介石中式夏布便装，通草凉帽，布鞋手杖，健步登上路旁的小山岗。宋美龄也头戴草帽，矫健地跟在后面。

小山岗上顶平微倾，青草如茵，后靠峻岭，左右皆有苍松环抱，独独面江一方，视野开阔。嘉陵江蜿蜒坡下，如练如镜；稀稀疏疏的扁舟单帆，悠然漂过。江对岸一溜陡崖高山，怪石嵯峨，交错起伏，状胜良工巧琢。青松、修竹，出于石缝崖隙，亭亭玉立，凌空招展。



摘得于山林之间的蒋氏夫妇

"个风景好得咧！"蒋介石大加赞美，撂了手杖，草帽，"来，这里乡好！就在这里乡，赏景，休息，野餐……"

宋美龄吩咐侍从上澄江镇街上，

选最鲜最肥的活江团，找最好的厨师烹调，再弄些饭菜，拿到这儿来野餐。

“要一眼眼(一点点)好酒！”蒋先生补上一句。

不多久，侍从带回饭馆的老板、伙计，搬来了热气腾腾的江团、各种肴馔；却是只有泸州老窖，也捎了点合川酿造的白干。蒋先生竟然选中了合川白干。于是，蒋氏夫妇席地而坐，做完祷告，开始野餐。侍从人等在草坪的另一头围坐就餐。

蒋氏大赞江团“味美”，就着江团，一丝一丝地抿完了一小杯白干。宋美龄也陪饮了一杯。夫妇几次碰杯祝福。

蒋先生讲了他在日本和中日朋友的一次野宴；夫人也叙述了她在美国上学时的一次假日旅游。随后又你一句，我一句，回忆婚前的那次苏州之游。蒋说：他时常回忆那次甜蜜的游览。又说：这里的风景之美，不亚于金山寺。在这儿建个别墅，度假避暑，实不啻世外桃源。

宋美龄说：

“赶明日，抗战胜利，天下太平了，我们退居林下，到这儿来隐居……”

“退居林下？告老还乡么？那得回奉化！”却又突然情绪转折，瞩目山下的江流，以咏叹的语态朗诵了他那《五十生日感言》的头两句：“‘中正半生忧患，报国之志未遂万一！’唔，唔！”

侍从人等在小声划拳。宋美龄招呼：

“喂，你们省着点儿，别喝醉了！”

野餐完毕，蒋介石站起身：

“唔，都到这里乡了，还是去看看这澄江镇是何模样！”他低低拉下帽檐，戴上大墨色眼镜，“侬瞧，啥人能看出我是蒋中正?!”

宋美龄也戴上了太阳墨镜，却把草帽扣在后脑勺上。她微

笑着说：

“叫老百姓认出来也没什么。大大方方答复：我就是宋美龄，陪我的先生下乡逛逛，顺便看望父老昆弟，诸姑、姊妹……”

蒋：“好，好！那就给侬拉过一条长凳，叫侬站上去，发表演说！”

夫妇并肩缓步，走进乡场。侍从、警卫相距几十米尾随在后。一条独街，数十家门面，一会儿就走完了。出得镇市，又朝合川方向走了百来米，才转身。正要出场，却瞥见馆子里有三个赤膊汉子，陡地放下筷子，起立注视这边。

蒋小声地：“娘的，这是三个军人，还向我们行注目礼咧！”

宋美龄：“是伤兵！我去看看！”她踏进馆子，走近那三个汉子，“咦，你们出院了？”

中等身材的伤兵：“哎，唔，夫人，我们、我们，没，没出院。”

较高的那个：“我们出不了院、回不了前线了！”

较矮的那个：“我们都跛了！残废了！”

宋美龄：“可惜，可惜！啊，别急！国家要供养你们的！薪饷够用吗？”

矮点儿的：“够，够，够的！马马虎虎！”

中等身材：“夫人，那，那是委座吧？我们过去向他敬个礼，晋见，晋见，可以吗？”

宋：“可以，去吧！”

三个人火急抓过挂在墙上的白布褂子，套上扣好，幅度不同地跛到蒋先生面前，并排立正、鞠躬。

中等身材的：“晋见委座！”

“好，好！”蒋介石伸出右手。三个伤兵惶恐、欣喜，依次握手。

“你们都是士兵弟兄?”蒋问。

中等身材：

“我是排长，他是班长，他是上等兵!”

蒋：“那么，你是中央军校毕业?”

“卑职是川军，行伍出身，没进中央军校。”

蒋：“一样，都一样!”

排长：“禀委座：我们天大运气，在此得遇钧座。斗胆禀请，可否，就是说，亲见领袖的龙颜!”

宋美龄：

“不要说什么龙颜。领袖同时也是普普通通的公民! Darling，我给你取下凉帽吧!”她摘下了蒋的草帽。

蒋也伸手摘下墨镜，面带微笑：“喏，喏，你们英勇抗日，成了残废，我该向你们脱帽敬礼的!”

一些百姓也围了过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指点：

“啊，啊!他是蒋委员长!”

一个卫士右手伸向腰后，左手扬起，去叉那男孩的头：

“小鬼头，敢瞎咋呼?”

宋美龄招呼卫士：

“你才瞎咋呼!他个小孩子、能怎么的?吓他干啥?”转问小孩，“你怎么知道他是蒋委员长?”

小孩：“我看到过蒋委员长的像，挂在学校墙上的：就是这模样儿!”

宋：“你在哪儿上学?”

小孩：“呶，那场头上，澄江初小。”

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上前问：

“那——，你就是蒋夫人了?哎呀呀，我才运气，说要去找蒋夫人，就遇到了!蒋夫人，你看，菩萨保佑，我遇到了你。你总得行个好吧?”

宋美龄："嫂子，你有什么事要我办?"

"我上一场去文星(指文星场)赶场，见到你办的儿童保育院，真好哩!娃儿们穿得新崭，顿顿打牙祭，哎呀呀，你把我的大娃二娃收了吧!"

宋美龄：

"哎呀，嫂子，这可有点儿困难。我们那保育院只收抗战的难童，前线失了父母的，叫日本鬼子赶出家园，父母失散的……"

"那还不是正好?我还不是叫日本鬼子害的……"她诉说：她原在合川县城开小店，上个月鬼子飞机在合川县城"下蛋"，炸、毁、烧光了她的家室财产。她绝了生计，拖着三个孩子回澄江镇娘家。丈夫是石匠，去重庆"找活路"，也两个月没信。诉着诉着，妇人淌下了眼泪。

宋美龄：

"嫂子，别伤心，既然你是遭日本鬼子空袭害的，你的孩子就有资格进保育院。我明天，最迟后天，派两个小姐来，领你送孩子进文星场儿童保育院……"

她问明了那妇女的姓名和娘家的门牌号码，转过身来见三个伤兵正在向蒋讲述他们受伤的情况。围来的百姓越来越多，宋美龄想赶快结束这场合，便打断伤兵的话，问：

"你们从上桥那个伤兵医院，自己花钱搭车来的吗?"

"是的，"排长答，"我们好想来尝江团，积了两个月的薪饷，到底来了!"

夫人："积两个月薪饷一次花了，不后悔?"

班长："哪能后悔?这地方太美了，还有江团!"

宋美龄叫侍从："给这三个弟兄会账!"

侍从给三个伤兵每人一小沓钞票。三个人受宠若惊，却又辞谢。

蒋："收下收下，这是我自家的钱!"

宋美龄：

"我想启禀委员长，在这里修个伤兵疗养院，让你们在这儿来天天欣赏风景，吃江团，赞成吗?"她也不细听伤兵的回答，便扶着丈夫，加快步伐，走出了场口。

果然不久，就在澄江镇出现了伤兵疗养院。20 世纪 50 年代，这疗养院被改成了"荣誉军人休养所"。

差不多同时，就在蒋氏夫妇野餐的平坝里，建起了一座平房小院，至今还存在。人们称它为"宋美龄的别墅"。据说，这个别墅修起之后，蒋氏夫妇只来过三次。陈纪彝说：修这别



陪伴蒋介石出游的宋美龄

墅的钱，完全是宋美龄自己掏的腰包。这些，我也无从稽考。

我只知道，现在(1993年)，人们在它的左右附近，添了几幢房子，办了一所“赛珍珠外语学校”。因为这里空气新鲜，风景不错，教师们很愿应聘到这个学校任课，而学校也就办得有点儿兴旺。

三十六、与卢作孚谈民生

宋美龄一行从澄江镇回到北碚，又小作停留，吃了白糕，鸡汤面，继续赶路。到得歌乐山别墅，已是夜十一时。

星期一来到妇指委，宋美龄先向陈纪彝表示歉意，便趣味盎然地精要叙述了她的澄江之游，然后才抓紧处理公务。

她正要起身，却听见走廊里步履杂沓。原来，小姐们听说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来“求精”大院了，争着出去一睐卢先生的风采。

就在妇指委右首有栋大楼，是“求精商专夜校”和几家公司分占杂处之所。卢作孚到那里公干，被这边个别认识他的人瞧见了。

“卢作孚来了?”宋美龄说，“去请他来，我正要找他。”

我早知道，卢作孚原是一个穷书生，创办民生轮船公司，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发展到拥有数十艘大小轮船及其配套的修配厂、船坞码头等等，并兴办了天府煤矿等好几家大企业，目今富甲天府之国，成为中外闻名的大实业家了。我想，此人定然英姿飒爽，才思精明。

谁知进来的却是一个身材偏小、略瘦略黑的中年男子。穿


民生实业公司创始人卢作孚

一身中学生的夏季制服——灰麻颜色的线布中山服。

"呀，呀，"宋美龄说，"卢先生！这么热的天气，你穿这么一身，不热吗？"

"这是我的大礼服。"卢先生操一口纯正的四川话，"和他们打堆，我就把褂子提在手里。见夫人，不能不穿上，讲个礼貌。"

宋美龄：

"你太多礼了！你们四川有句俗话：'暑天无君子。'何况，早就时兴把短袖衬衫当夏季外衣了。请宽衣，宽衣！"

宋美龄开始和他聊天。先从她昨天的游览说起。大夸澄江镇的江团，北温泉一带的风景，却又说温泉游泳池没围墙，北碚原来只不过河边一条小街。谈到这一路的自然风光，盛词称赞，说是山奇水秀，景色特异；而凉爽清静，尤其令人心旷神怡，实在是避暑的胜地，旅游之佳境。只可惜北温泉荒凉一片，游泳池不成样子，而北碚也只有很少几家店铺，委实不像个码头。言下极表遗憾。

卢作孚一直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平视女主人，静听她的讲述，不仅不插话打岔，连“嗯”、“哦”之类的词都不吐一下。等她讲完了，他才挪挪身子，文静地说：

“夫人有所不知，待我详细说来……”

他说，所谓北温泉，原是个陡峭的荒山坡，半腰有个山神庙般的破旧古寺；荆棘丛中有一股龙洞温泉，潺潺不息，泻入嘉陵江里。

卢作孚首先注意到这泉水。便支了点钱，派人去修了这个游泳池，并在游泳池下坡不远处建了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面江的通廊阳台特别宽敞，便于眺望江景，故称这房子为“数帆楼”。

作为游泳池的配套工程，他还修了一条从横山马路(即重庆到合川的公路)、下游泳池经“数帆楼”到嘉陵江边的石梯坎。这才成了“日今”北温泉的模样。由于计划不大，钱拨得少，加以经办人脑筋欠开化，游泳池修得太小；又没修围墙，只修了一间更衣室，无人管理，被贼偷去了门扇，变成了敞式更衣室。

至于北碚，原来只是一个渡口旁的幺店子。由于这个渡口是重庆通岳池、广安的“中大路”必经之道，抗日战争，重庆作了陪都，青木关至北碚的马路又修通了，经此过渡的人日益众多；卢作孚开办的重庆至合川的小火轮航班也在这里设了站，来往停泊，上下客货。北碚幺店子顿显兴旺，这才有了现在这十数家店铺，有个白糕店、面馆、餐馆、旅栈。

“但是，”卢作孚说，“我看北碚这地方大有发展。青碚公路是接在成渝公路干线上的，商业贸易蒸蒸日上，自不待言。而北碚至澄江镇一带，向称嘉陵之小三峡：山高峡深，云雾缥缈，鬼子飞机要想肆虐，也必有些困难。故此，不仅为避暑之胜地，也是发展文化事业之良好地方。一些有识之士早已

注意到这一点，‘兼善中学’即是一例……”

宋美龄插问：

“兼善中学?我听到说的。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兼善，像兼职那样，只是兼带、顺带行行善?……”

“不然，”卢作孚并不笑，“夫人早年留学美国，当然不了解这个。你去问委座，他一定深知其由。这‘兼’字，古代是‘总体’之意。您知道，孔子主张‘汎爱’——广泛地爱一切人；耶稣主张‘博爱’——普遍地爱上帝的子民。而墨子主张‘兼爱’——首先要爱人类之总体……”

宋美龄：

“我明白了。譬如今天，我们首先要爱这个中华民族，爱祖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唔，唔!这‘兼善’二字取得好。嗯，你说，兼善中学怎么呢?”

卢作孚便介绍说：

兼善中学的创始人，也是它的现任校长，叫张博和，是南开学校早期学生，周恩来的同学。学成回川，几个大学聘他任教，他都辞谢了。倾家荡产，去办这所中学，并选了北碚这个偏僻荒芜之地，在那里艰苦开创。他提倡劳动，提倡勤工俭学，又在外地高薪聘来技师，引进西瓜、香蕉，在北碚试种成功，现已供应市场……

宋美龄大感兴趣，要卢作孚领她去参观这个学校。并当场约定，下个星期天上午八时，在北碚渡口码头边的白糕店前会合。

“对不起，”宋美龄说，“我岔开了你的话，请你继续谈北碚之展望。”

卢作孚便接上说：

现在，上海复旦大学有意在北碚对岸夏坝复办、江苏医学院也要在北碚续办，而国立第二中学已经在合川开课了。他的

天府煤矿就在北碚斜对岸。

再综观整个重庆及下川东之发展，他顿然兴起了一个设想：在北碚至北温泉区域建一个可以“暂代”庐山、并成为文化兼工商要冲的“小重庆”。

“一切之一切”，卢作孚说，“我都已计划周全，准备叫我的弟弟卢子英总揽其事。就是要一个后台。我几次想去找委座，却又想，他日理万机，那么忙，我怎好拿这些芝麻小事去找他啰嗦呢？今日得遇夫人，又听夫人谈了这些，我不免灵机一动，就地求神，请夫人大力支援！”

宋美龄：

“我极表赞成！你要我支援什么呢？出钱吗？完全可以，我虽然远不如你卢先生豪富，拿个三五万银元还是没有问题的。保证掏自己的腰包，决不慷财政部之慨！……”

“不，不，不要您出一分一文！……”

卢作孚说，现在办事业困难很多，筹钱还在其次。要紧的是，省、县行政官府麻烦，还有袍哥大爷这些地方势力。再次，荒山盐滩，都为地主所有，建房修路，尺地寸土都得拿钱去买，这就必须倚重中央政府的力量。他想建议中央政府，划一个北碚特别区，直属重庆特别市，相当一个县的级别。设个管理局，由卢子英当局长。只要中央支援这个，一切经费，概不要财政拨款，也不向百姓加征税捐，概由他们工商巨子筹集。在这管理局下设个北温泉管理所，经管、建设这一游览胜地。

宋美龄：

“卢先生，以我个人之愚见，你的计划非常好，我愿全力协助之。不过，事涉地方行政区划，恐怕连委员长也不便独断。这样吧，我们共同进行，我一定全力呼吁！……”

事情也就说定了——没有多久，卢作孚的计划就完全实现

了。这是后话。

当下，卢作孚很是高兴，起身告辞要走。

宋美龄："莫走，莫走!我这妇指委的小姐们对你这位了不起的实业家非常佩服，刚才争着出去瞧你，你给她们讲讲话吧!"

卢作孚：

"哎呀呀，夫人，你做做好事，莫叫我讲演。我这人，最怕登台演说。"他一副三家村学究的局促不安之状。

宋美龄笑了：

"好，好，不勉强你。那就和我一起，到歌乐山我家里吃午饭。"

卢作孚慌忙拱手作揖：

"啊呀呀，那更谢了!"

"耶，耶，吃便饭嘛，就我俩夫妇，别无外人。我的意思，正好趁吃饭，和委员长谈北碚管理局之事，岂不是好?"

"夫人，你不知道，我最怕见大官，尤其怕见蒋委员长!"

"他摆架子了?对你不尊重了?"

卢作孚：

"不是，不是!委座每次见到我，都格外之和蔼。只是，我这人，上不得台盘。委座目光炯炯，不怒而威。一见他，我就手足无措……"

陈纪彝说："夫人，我有个两全其美之法：就留卢先生在会里午饭，小姐们都看到了卢先生，又不要卢先生发表演说。"

卢作孚无法推辞，仍双手蒙摸脑袋，踌躇说：

"这个，哎呀，我这乡下佬，土包子模样，哪个好和夫人一起见小姐们呢?"

宋美龄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起身往饭厅走时，他伸手去捞他的麻灰色单布中山服上衣，宋美龄笑着对他说：

"哦哟，你那么大个民生公司，百十条轮船，都放得下心，交别人管，这件大褂就看得这么紧?"大家又笑了。

进了饭厅，宋美龄朗声说：

"小姐们，你们好好瞻仰瞻仰，这就是中国第一大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卢先生办那么多大企业，却这么朴素。他真正身体力行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你们知道，新生活之根本精神，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卢先生实可为吾人之楷模。"

饭厅掌声雷动。卢作孚只是点头鞠躬，连说："夫人过誉，夫人过誉!"

又一次竹桌便宴。

刚坐下吃饭，就有小姐拿来纪念册，并捧有墨砚毛笔，要卢作孚题字。

这一开头，就接二连三地来了。随后又有小姐拿来宣纸，要他写条幅。卢作孚只好离开饭桌，到小姐们安排好的空桌上写字。

宋美龄看得高兴，说：

"喂，谁有宣纸，借一张给我。卢先生，给我写个条幅，就写你那段话——'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艰苦朴素，为创业成功之本。'我要把它好好裱起来……"

卢作孚放下笔，站得端端正正说：

"夫人，你真是我的知己。政坛领袖里，你第一个赞成我这个主张——'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

宋美龄：

“慢点，我要郑重声明：我不能称之为政坛领袖……”

卢作孚：

“不管哪个说，我是坚决主张，解决民生问题是根本之根本。所以我的公司叫民生公司。

“你看，自古以来，一切明君贤相、不管有多少德政，首先是叫老百姓吃饱穿暖。做到了这一条，才能天下太平，府库充实，也就国富兵强了。汉武帝那么英雄，其实靠的是文帝、景帝。文景之治大办民生，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朝廷财货充足，武帝才有本钱穷兵黩武，经营边疆。而今，我们抗战建国，还是该首先重视民生问题……”

宋美龄：

“你说得非常正确。但是我要补充一句：你这主张，正是本党之宗旨，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委员长忠实信奉总理之遗教，非常重视民生问题，所以设了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

卢作孚：

“夫人、恕我放肆、孙总理提得很好，委员长也确实奉行，但是光靠那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是不够的，何况这两个部门经费不足，各省的建设厅也是穷衙门，没有钱，哪个兴办实业?哪个发展民生、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

宋美龄：

“我欢迎你坦率直言，但是你该有个具体的主意。你说，该怎样解决民生问题来富国强兵呢?”

卢作孚：

“我是有个主意的……既要靠中央，又不能光靠中央。要提倡一种风气：社会各界都来办实业，都来促进工商业。还要提倡艰苦创业，不要来不来就开个大公司，立个大衙门，设些厂长、经理，坐上小汽车。要把孙总理那句话好好提倡提倡：

各界上流社会的先生们，不光是要做到‘做大事，不做大官’，还要做大事从小事做起……”

宋美龄：“好得很……”众小姐的纷纷赞扬之声淹没了她的话。

字写完，已快两点。饭菜已凉。宋美龄说：“不行了！你还是到我家里去吃饭吧！”

卢作孚拿起碗筷：

“大热天，饭菜冷了最好。”

说罢就大口进食了。宋美龄也举起了筷子，而且吃得颇香。卢作孚一气吃了两碗，放下筷子：

“蒋夫人，你有个极大的长处，既蔼然可亲，又令人肃然起敬……”

宋美龄：“怎么，你也会戴高帽子？”

“耶，耶，我给你戴高帽子做啥子呢？我是说的真话。很多人都对你有这个印象。”

宋美龄见他涨红了脸，便补了一句：

“我知道你是个诚实君子！”

我前个月护送妇女干训班毕业学员到金剑山、大田坎、文星场三个保育院，都是从北温泉坐小火轮到白庙子，上岸后，乘运煤缆车至转煤平台，再搭运煤小火车车尾所挂的小客车，直达文星场等地。一路井井有条，又别有风味。

我便插话问卢作孚：那都是你设计的吗？

不等卢答话，宋美龄便问其究竟。我概略叙述了一下，宋美龄大为赞赏，说：最可取的是在运煤列车后面挂上客车，便利交通，实在想得周到。

卢作孚说：

“这有什么呢？除了我卢作孚，哪个人都能办到。凡事只

要你能想到福利社会，便宜人群，就自然办得好，办得妥善。”

接着便说：以后妇指委和儿童保育院的先生小姐们来往文星场等三个保育院，都不用乘汽车经青木关到北碚再过江，那样太远太费钱。可一概到临江门码头，乘重庆至合川的小火轮，到白庙子下船，转乘小火车。他回去就通知这几处管事，凭妇指会的证件，一律免费。

宋美龄：“那怎么行！你这几处岂不贴本？”

卢作孚说：运煤小火客车，本来是附带的福利设施，根本不计成本的。至于重庆—合川线的小火轮，原本就准备贴本的。他的主旨是造福社会，他喜欢做慈善事业，却怕背慈善之名。

他说：“从社会上赚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兴办福利事业，就叫做慈善？慈个什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吗？叫个啥子话?!”

所以，他要为社会谋福利于无形之中，不知不觉便利百姓。

“好，好！卢先生，你真可以说得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之精神……”

“呀，夫人！你这不正是在给我戴高帽子吗？”

宋美龄：

“此乃标准评语，合合适适，不得称为高帽子！”

卢作孚作惊讶表情：

“呀！夫人！我说真话你就斥为高帽子，你说的就是标准评语。硬是只能州官放火，不能百姓点灯么？”

“妙！”宋美龄没笑，“来得泼辣锋利！我喜欢你这样说话。这说明，我们的友谊大有增进！”

三十七、"张博和精神"

星期天清早，卢作孚便从白庙子动身。可是赶到北碚，宋美龄和我已经坐在白糕店里吃白糕了。她的司机在驾驶室里打瞌睡。我们是半夜三点就从歌乐山出发的。

照宋美龄的意思，先去看兼善中学的果树园。那是坐落在重庆北碚西北部，与嘉陵江垂直的一个山岗。现在(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在)，是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的全部校园。

这里长约十一华里，宽约五华里，早前是个乱草丛生、林木不长的荒山岗。兼善中学创办人张博和把它买来，开辟成了果园。20 世纪 50 年代转为国家财产，建为川东行署(相当于省政府)；四署合省后，拨作两个大学的校舍。先先后后，高楼迭起，现已成为中国内地高等学校中，自然景色最优美、最宽广的校园之一。

宋美龄只带了我和一个便衣卫士。她跟着卢作孚，徒步登上山岗。但见一望无边的不及人高的广柑树，全都青果累累。北坡则是青葱的香蕉林，十几个工人正在林中采摘香蕉。

宋美龄知道，香蕉是热带、亚热带的植物。能在重庆栽种成功，委实不容易。

她问："真是奇怪，怎么广柑树这么矮小就结上果实了？"

我告诉她：他们采用嫁接繁殖，老枝变新树，成活的第二年就能坐果。

宋美龄问那些采摘香蕉的工人，每月多少工钱？一个中年汉子伸手掌翻了三转。

宋："什么意思？"

中年人："比纱妹儿（指纺纱女工）强一倍，比种庄稼的翻二番！"

宋："你们的场长月薪多少？"

"我们没有场长，"另一个工人说，"校长直接管。"

宋美龄又问："张校长怎么样？吼你们、骂你们吗？"

又一个工人："他斯文得很，又不是保长，骂个啥子！"

宋又问："这么说，你们很讨厌保长啰？"

一个小伙子答："那些龟儿子哪个不讨厌？"

宋美龄看看我，默然久之。

我揣测她的意思是：今天这个工人的答复，使她更加相信了，我多次给她讲述过的农村里那些联保主任（乡长）、保长，作威作福的情况是真实的。

她又问："香蕉销路好吗？"

中年人："好得很啰！再多也不够卖哩！"

天气很热，果园又七高八低，穿行在柑橘林里，我都感到又累又热。宋美龄却兴致很高，一会儿促鼻子嗅嗅："好香呀！"一会儿摸摸累垂在树上的青油油的大广柑："好美！可爱极了！"

出得果园，宋美龄急于到学校去看看。但学校在毛背沱，相距约有七八里之遥，一路全是荒坡或稻田田坎。

（注：20世纪90年代，这些地方绝大部分已是北碚的市

街，以及道经毛背沱通往重庆市中区的柏油马路。但那时，1939年，却全是荒坡、田坎。）

卢作孚建议叫卫士到码头边去叫一乘滑竿（注：四川的一种凉轿），来抬宋美龄。她却坚决反对，一定要自己走去。

她说："坐在滑竿上抬进学校？像个什么？"

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她一路跑在前头，以致卢作孚不得不在后面指挥："倒拐！""左边！""朝右！""过沟沟！"

门房老者认识卢作孚，好像这里也从无通报之类习惯，他只朝卢先生点了点头，便让我们进去了。

宋美龄在教室外边转了一圈，有时停在窗外听一会儿。

来到了办公室，卢作孚告诉宋美龄，这学校就这么一大间办公室，从校长到庶务，都在这儿办公。八张办公桌，只有一张桌子后面坐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站起来，招呼：

"卢公，稀客！请坐！校长他们在农场里摘西瓜！"会计指着宋美龄问："这位是……莫非是督学？"

卢作孚："不，不，不是督学。我们到北温泉来耍，路过这里！"

中年人是会计，正在造薪资清册。宋美龄凑上去翻看，叫她大吃一惊。

薪金最高的是一位农艺师，月薪240元；其次是英、中（语文）、数、理、化科任教师，月薪120元至190元不等。而最低的却是校长和庶务（事务员），每人月薪40元。

宋美龄和会计交谈了几分钟，了解到：兼善中学靠农场、果园的收入和学生学费，勉强收支相抵。对学生的收费标准，在重庆私立学校中是最低的，可以算倒数第一；却设了近百名"清贫子弟奖学金"。此奖学金分三等，另有勤工俭学制度，学生可在课余自愿报名，参加农场、果园的劳动，论工计酬。

农场——西瓜地，在毛背沱靠嘉陵江的滩头油沙地带。远

远望去，十几个人正在地里奔忙。有的摘西瓜，有的装筐，有的过秤。卢作孚指点说：那个戴黑边眼镜，裤管捞起老高的中年人，就是校长张博和。

宋美龄当即止步，一面站在高坎上张望，一面对我说：“这才像个校长，这才是真正的孙总理的信徒！”

瓜地不下五六十亩，藤蔓绿叶遮没了泥土。大小西瓜星罗棋布，热风澹荡，送来西瓜的清香。

宋美龄还要再瞭望瞭望，我和卢作孚觉得太阳太烈，怕晒坏了这位第一夫人，就不顾她的制止，我扶她往前走，卢作孚大声呼喊：

“张校长，来客人啦！”

张博和奔了过来。

“哦，哦，卢公！”举起巴掌，叉开五指，“对不起，满手泥巴！”意思是不能握手。“哦，还有生客，这位太太、这位先生是……”

他跑到旁边水沟里涮了涮手，边在裤腰上搓擦，边跑回来。又取下眼镜，扯起衬衫角擦拭镜片，因为汗气蒸雾，镜片透光模糊。

来到校长的家里，卢作孚才介绍这位是蒋夫人。这位张先生是她的随员，外面那位是她的卫士。

张博和表情奇特，足足怔了五秒钟，才结结巴巴说：

“贵客，贵客！蓬荜生辉！”

宋美龄：

“听说张先生办的兼善中学独树一帜，特请卢先生领我来参观，果然名不虚传。”

张博和又怔了好一会儿，才挣出两声：

“不敢当，不敢当！”

客人落座了。张博和搓搓手，拔脚出房。不一会儿，抱了

一个大西瓜进来：

"蒋夫人，这是敝校自己种的，最大的。你肯赏光尝一尝，我就剖！"

宋美龄：

"张校长亲手摘来的贵校名产，我高兴之至地领情，先尝为快。"

张博和亲自洗瓜、擦刀，四平八稳切开，放在盘子里，请客人围桌品瓜。

宋美龄大口大口，很快吃完一块，伸手拿起第二块，说：

"好瓜，甜美之至！"

卢作孚："我也觉得今天这瓜特别甜美。"

张博和：

"你们三位口福高。也可能今天特别热，三位又走了这么远。"

边吃西瓜，卢作孚讲了我们已经到果园走了一转的情况。宋美龄接上话头，大大赞扬了几句。张博和却讷讷不知该说什么。

吃完西瓜，宋美龄郑重其事说：

"张校长，我对你办学之精神、风格，极为敬佩。我现在照料着战时儿童保育会，办了好多保育院，主要进行小学课程，也办了几处初中班，很是不符需要。我佩服你的良好校风，想委托你办几个初中班，一概公费，经费从丰，比照国立中学再加四成。可不可以？"

张博和：

"哎呀，很抱歉，我没有这个力量。校舍拥挤，实验设备短少。"

"我给你拨一大笔开办费，修他一两栋大楼，弄几个够规模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

她接着表示，战时儿童保育会得到各地华侨的大量捐款，经费非常充足，就是缺乏张博和这样德高望重的办学能手。

说完，宋美龄看着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补充。我便更详细地将实际情况说了一遍，并着重讲了，我认为将夫人说的不是客气话，实在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有这个需要。言下之意是：兼善中学接受这个要求，是帮助战时儿童保育会解决了一大难题。

张博和欠身说：

“感谢夫人器重，但我德薄能鲜，实在不能领受这一重托。”

宋美龄踌躇了好一阵：

“张先生，我实在深为你的办学精神所感动，又亲见你经费不足，校舍都是平房，简陋拥挤，你刚才也说实验设备很嫌不足，我很想以朋友之态度、以嘉惠学子，为社会百年树人之精神，助你一臂之力。

“你是个道德夫子，我应该和你恳切直言。是不是，可以让我促进教育部，给你拨一笔补助经费？……”

张博和连忙摇手：

“谢谢蒋夫人！我绝不接受教育部的拨款，把学校弄成了半公半私，不男不女！”

宋美龄又踌躇了一阵：

“你的高风亮节，令人起敬！那么，能不能以我个人，以昨日之学生，奖掖今日学子之精神，取本人自己之私蓄，拿出三几万元，捐而献之！”

张博和起立鞠躬：

“夫人嘉惠学子，奖励教育之精神，博和深铭肺腑。然博和立志，以个人之殚精竭力，致力教育事业，誓不谋取各方之捐输。夫人之德意，博和心领！”

宋美龄涨红了脸，转对我和卢作孚说：

"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耿介之士。你们西南真是奇特，专出怪杰！"

卢作孚：

"他就有这么方！我们是至好朋友，我要拿点儿钱，他都高矮不干！"

宋美龄感到从所未有的郁闷，忽忽如有所失。顶着烈日，在我扶侍下，高一脚低一脚来到北碚河街，在卢作孚陪同下，吃了两碗馄饨(注：四川人称"抄手")，和卢作孚道了再见，闷闷地坐进汽车，朝司机只说了两个字："回去！"

两天之后，卢作孚又到求精大院办事，顺便进妇指委看望宋美龄。

"夫人，我不知道该啷个样子向你道歉。千不该，万不该，让你见到张博和那个书呆子，惹得你那么不快！你还在生气吗？"

宋美龄：

"我并没生气，而是不知所措。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生个法了，让那些贪财好利、损公肥私之徒，领受一点张博和精神之熏陶……"

卢作孚：

"夫人，你想得太好了。不过，我劝你相信：大哉中华，骨鲠之士到处都有，要在无人之善于发掘耳！"

宋美龄：

"哦！你是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之不常有？金石之言，金石之言！"

1973年至1977年，我被交在北碚地段交由"群众管制"。每周定时到公安派出所"听训"。同批"听训"的人中

有一个女“反革命”郑瑾仙。一天，她偷偷溜来找我，说她的丈夫是区政协委员，享有工资，现重病卧床。如其死了，她就绝了生活来源。她要我为朋友冒个风险，偷偷去为她丈夫切脉诊视，延其残喘。

谁知，天下竟有这般巧合，她那丈夫就是原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

50年代初，他很开明，抢先交出了兼善中学及其全部校产。加之，他的学生中有不少革命人士。于是，尽管他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员”（挨批挨斗），但没有判刑蹲监，而且做了北碚区政协委员。

因见他吃了我开的中药，病情逐渐缓解，我一时高兴，说出了三十五年前，我和卢作孚陪宋美龄拜访他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的？”他好似猛可挨了当头一棒。他定睛凝视了我好久，忽然猛省：“哦——，你就是她那个随员！……糟糕，我把这事忘了，没有交代！你，老天爷，千万别说出去，要不然！……”他声颤牙磕，说不下去了。

我忙安慰张博和：

“放心，放心，我一辈子只提这一次。也许！干脆，是我记恍惚了，根本没有这事儿！宋美龄怎么会去拜访你呢？”

也许是这个情节对我的心理影响非常严重，我以后不断披星戴月，像小偷作案一样偷偷摸摸，冒风险溜去为他诊视，并焦思苦虑为他进行中医治疗，居然使八十八岁高龄的张博和苟延残喘，又拖了五年。拖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郑瑾仙平反，恢复了公民权。

郑瑾仙万分感激，每一相遇，就称我是“少有的名医”，对她的友谊不啻“再造之恩”，却一点也不知道，我和张博和有那么一层心理纽带。

三十八、“生生不息”和“不言之教”

过了两天，宋美龄接到卢作孚的电话，说他在牛角沱马路下边的“生生花园”等蒋夫人，问她“有没有兴趣来看看这个花园?”

宋美龄答：“我正想知道……”

前几天，宋美龄已经发现，在牛角沱正街接石庙子处、靠嘉陵江那边，原是个“半边街”；靠嘉陵江那面的人行道外，便是悬坎，下接斜度很大的荒坡，可前几天，这里却耸起了牌楼似的门面，这是重庆建筑工人的特技。粗看俨是钢骨水泥的三层或四层高楼的正面，其实不过是木柱(或楠竹柱)篾夹壁上涂以水泥敷料的单墙。

这个拔地而起的牌楼上金字大书“生生花园”。高门大户，迎门雕栏石砌。内里何如?令人神往。

“好，好的，”宋美龄说，“我马上来。”

陈纪彝道：

“哎呀，夫人，这似乎不大妥当吧!卢作孚打个电话来叫你，如此不礼貌，你也不介意?一请就去?”

宋美龄：

“亲爱的，这位卢作孚先生，是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

我和他是布衣之交，哪能讲这些官场规矩!”

说罢，站起来就走。

从求精中学出来，到上清寺右转弯，不到几百米就是石庙子。汽车最多不过几分钟就到了。远远看到，卢作孚正站在“生生花园”门前的人行道上，朝这边瞭望。

我扶宋美龄下车，卢作孚前导，从人行道下了几步石梯，步入“生生花园”的大牌楼。一溜约莫三十平方米的长方石砌平地，剃磨光洁；前横精雕石栏，左右各有镶以石雕护栏的下行台阶。凭栏一望，花园全景尽入眼帘，花圃草坪，间杂错落，石梯小径，穿插其间，构成各种几何图形，色彩调和，起伏有致。

复于低回转接之处，点缀几所涂作乌金之色以防空袭的楼房。正是即山坡之体势，成彩绣之画面。画面底边，托以蜿蜒的嘉陵江。流水涛涛，折射骄阳之烈晖，有如金光闪耀；嘉陵江外，便是江北市街，闾阎扑地，屋宇鳞比……

“怎么样?”卢作孚问。

“好极了!”宋美龄说，“简直比中山公园还好。在喧嚣的大马路下边，竟有这般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于是卢作孚领着宋美龄步下台阶，漫游花园。一面介绍说：

“这里本来是个荒坡，很陡。日本鬼子大轰炸，大概是投弹技术太差，一窝子给这荒坡下了十几枚炸弹，把荒坡炸得七坑八坎，寸草不存了。可是，你看，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花园。鬼子会破坏，我们会建设，中华民族就是能顶天立地，打不败、炸不垮……”

宋美龄问：

“要是再遭炸呢?”

卢作孚：

"再炸?我们再修!你看，都邮街，夫子池，那些繁华地带，不是炸了又修，修了又炸，炸了再修，反复了几轮了吗?可是，目今，都邮街，夫子池，所有这些繁华街道，照样车水马龙，市面闹热!这就是我们大中华的民族精神……"

花园里还修有一个宽大的防空洞，洞的石壁石面剃磨得很光洁；洞口还修了一个城墙似的掩体，进出防空洞得转过掩体。

"这个设计很好，"宋美龄赞道，"更妙的是，这掩体上还栽了花草，既伪装了，又很美观。"

那几栋楼房，全都租给了一些机关，例如农本局的福生庄(后来扩建为"花纱布管制局")，作办公之用。只有两栋是花园的业务场所。内有餐馆、音乐厅、咖啡室(冷饮部)及康乐(文娱)部。全都清静典雅，绝无茶楼酒肆的喧闹之状。

卢作孚把客人让到冷饮部休息、聊天。

"生生花园!'生生'有特殊意义吗?"宋美龄问

"有的。"卢作孚答，"《尚书·洪范》里说过：'上天阴骘下民，相谐厥居。'——意思说：是上天默默无言地荫庇下界，让下民生生不息，并降下了万物以养人，使其有生生之资，得以和睦共处，安居乐业……"

宋美龄插问：

"《尚书》那么短两句话，就有这么多解释吗?"

卢作孚："正是如此。《尚书》乃最古之古文，言极简而意极全面。"

于是，他引述了有关的马融注，孔安国传，孔颖达疏，以及清朝许多学者的考据，讲得很为透彻。看来，卢先生对四书五经非常熟悉，而且对"小学"(中国传统的文字之学)训诂也很熟悉。

卢作孚还用麦管蘸了饮料，在桌面上"板书"。临了，又

加上一句："不信，你问贵秘书——这位张先生，他是专研国学的。"

在宋美龄的追问之下，我讲了一些所知有关"上天阴骘下民"的古籍史料，宋美龄赞道："有趣，这和基督教所传上帝缔造伊甸乐园，创造亚当、夏娃的说法不谋而合。"

卢作孚：

"我认为，我们祖先的说法更为精辟。尤其是，上天行无言之教，这个道理，可以永为人世执政者之效法。"

宋美龄：

"对的，委员长常引古训教导部下：其身正，不令而行——讲究身教。为民楷模，就是行不言之教嘛！我推崇你卢先生身为大实业家而俭约朴素甚于平民，堪为各界人士之楷模，就是认为，你在对全体国民行不言之教。"

卢作孚：

"夫人，你太过奖了。有点家财而自奉俭薄的人，远远不止我卢作孚一个。就以我们重庆实业界人士来说，就多得很。比康心如康心之，开了美丰银行，生活也并不奢侈；复兴面粉公司的老板鲜伯良，居家也很俭省的……"

宋美龄："别忙，你说'生生'有很多深刻含义，刚才就说透了吗？"

卢作孚：

"一下子哪能说透？一部《周易》的根本之道，就是从生生之理发脉的。我们的祖先早在尧舜之世，有人说，从伏羲之世起，就已探明宇宙之根本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乃成人间之繁衍昌盛，乃有万物之日新月异。而我中华五千年文化证明，中华民族乃宇宙间生生不息之力，最强最旺最为无与伦比之优秀民族。我辈今日之中华儿女，最伟大之历史使命，乃为致全力于发扬此生生不息之精神，继往开来……"

宋美龄："有理，有理！说得雄壮豪迈！……"

卢作孚：

"夫人，你不要一味嘉奖我。这生生花园并不是我兴办的。当然，我也起了点促进作用。这主办的人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实业家，另外一些人分别出资修房子、道路。各出各的钱，各修各的房子。不过，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主旨：顽强地建设，在炸弹坑上建设，表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无穷力量，在精神上是绝对压倒倭寇——我敦请你来看看，就是想向你证明前天我对你说的那句话。大哉中华，卢作孚、张博和到处都有，坚韧不拔以发挥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的子民遍天下。此乃我们抗战必胜之根本力量……"

宋美龄点头称是。她的思维却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上：既然如此，卢作孚办的天府煤矿为什么不命名为"生生煤矿"呢？

卢作孚的答复却更为广泛：

"我的轮船公司叫'民生'，人们都以为我是独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这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概而言之，其直接而现实之意思是发扬中山先生之民生学说，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而深一层的更广大的意义则是：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依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宋美龄：

"惭愧，惭愧！我虽然很推崇卢先生，却没了解到你有如此宝贵之胸襟和气魄。应该把你这些高论广为推广，教育青年。喂，你写一篇专论生生不息之中华精神的文章，我交给报社发表吧！"

卢作孚："哎呀，夫人，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最不愿做出

头露面的事，况且，我主张，只做不说。今天破例大说了一顿，只是想请夫人相信：卢作孚、张博和遍天下，比比皆是……”

宋美龄：

“唔，我明白了。卢先生用心良苦，为的是，要我得便告诫委员长的部下，那些为官为宰的，不要刚愎自用，要相信骨鲠之士遍天下，抗战大业靠全体国民生生不息之精神，万勿扰民伤民，以挫伤中华生生之本。”

不等卢作孚答话，她转对我说：“你回头把卢先生今天的谈吐纪要抄正，我要拿给委员长看看。”

辞别卢作孚，上车回去的路上，她又说了一遍，叮咛我当晚就把这个纪要写好，明天交给她。

56年之后，即1995年，我在成都有幸会到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维，他比我年轻，但也已年在花甲。我把本书有关卢作孚的章节拿给他看了，他很重视，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斟酌意见。子承父业，他们弟兄在香港及境外从事实业活动。卢国维穿着朴素，谈吐谨讷而开朗，言行举止颇有其父风范。卢国维的小儿子卢铿，为新加坡温兄弟集团成员驻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成都华新国际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在中国内地从事实业活动。该公司在成都主办了“锦绣花园”和“西南日月城”等大项目。卢铿亦诚朴，乃不失学生气质。我和卢国维闲话时，称赞他的小儿子。卢国维谦逊说：离他父亲(即卢作孚)的要求还差很远。据称：卢国维弟兄小时，其父对他们要求极为严格。我于此深有所感：为父母者，言传身教，影响久远。卢作孚其庶几乎！

三十九、微服出塞

到1939年8月底，宋美龄对我的信任进一步增加，当面向我提出，她要进一步培养和重用我。然而，我竟提出了辞职。她大为愕然，再三劝勉，要我好好考虑。我看辞职不准，就留了一张纸条，不辞而去。

岂知宋美龄并未生气，而是派人找到了我，把我叫去后对我说："你实在不干，我还能勉强你吗?何必这样决裂?"好说歹说，她硬要补发我两个月"薪水"，并将历月批给我未领的"特支费"发给了我。临别叮嘱："不合作共事了，还是朋友。"又说：如高兴，随时到她那儿去玩；什么时候"想转了"，愿意到她那里工作，她随时欢迎。因而，这以后，我和她间或来往。只是1945年我到新疆时，没有告诉她。

我到新疆，仍操粉笔生涯，担任新疆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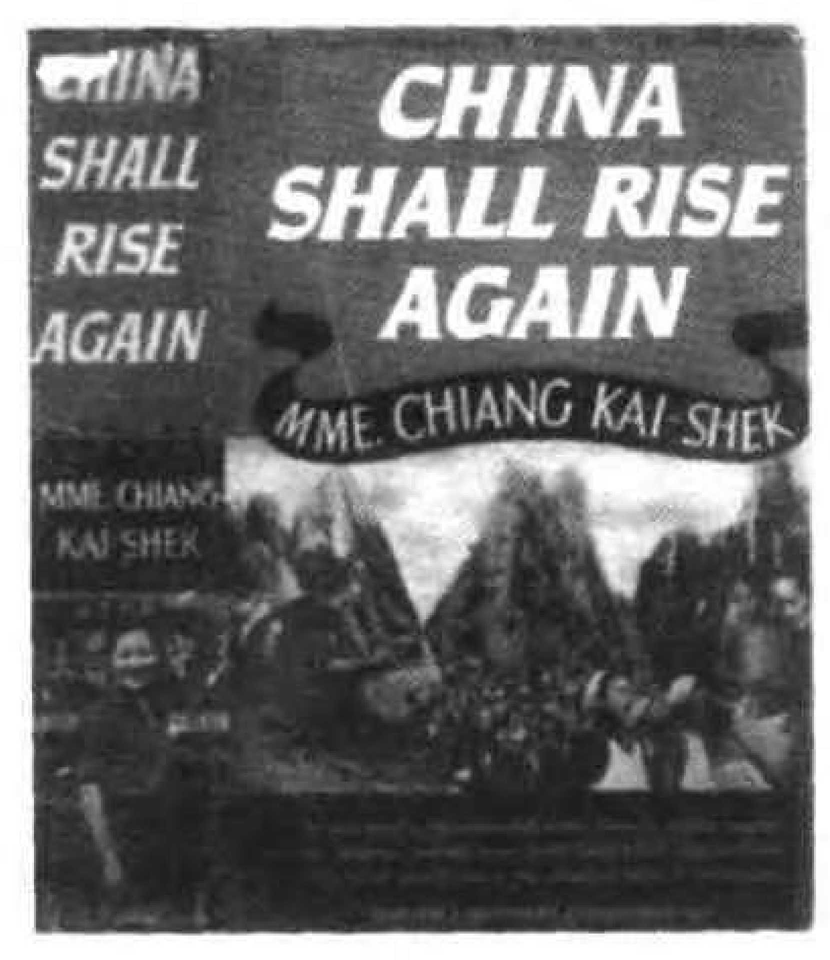
1946年春节的正月初五，傍晚时分，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迪化的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来找我，房子里别无他人，门窗紧闭，他却附耳低语：

"蒋夫人叫你马上去，有重要事情，绝对机密。"

编者按： 抗战中后期，本书作者已向宋美龄辞去秘书职务，而这一时期正是宋美龄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刊出一组历史图片，以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宋美龄有较完整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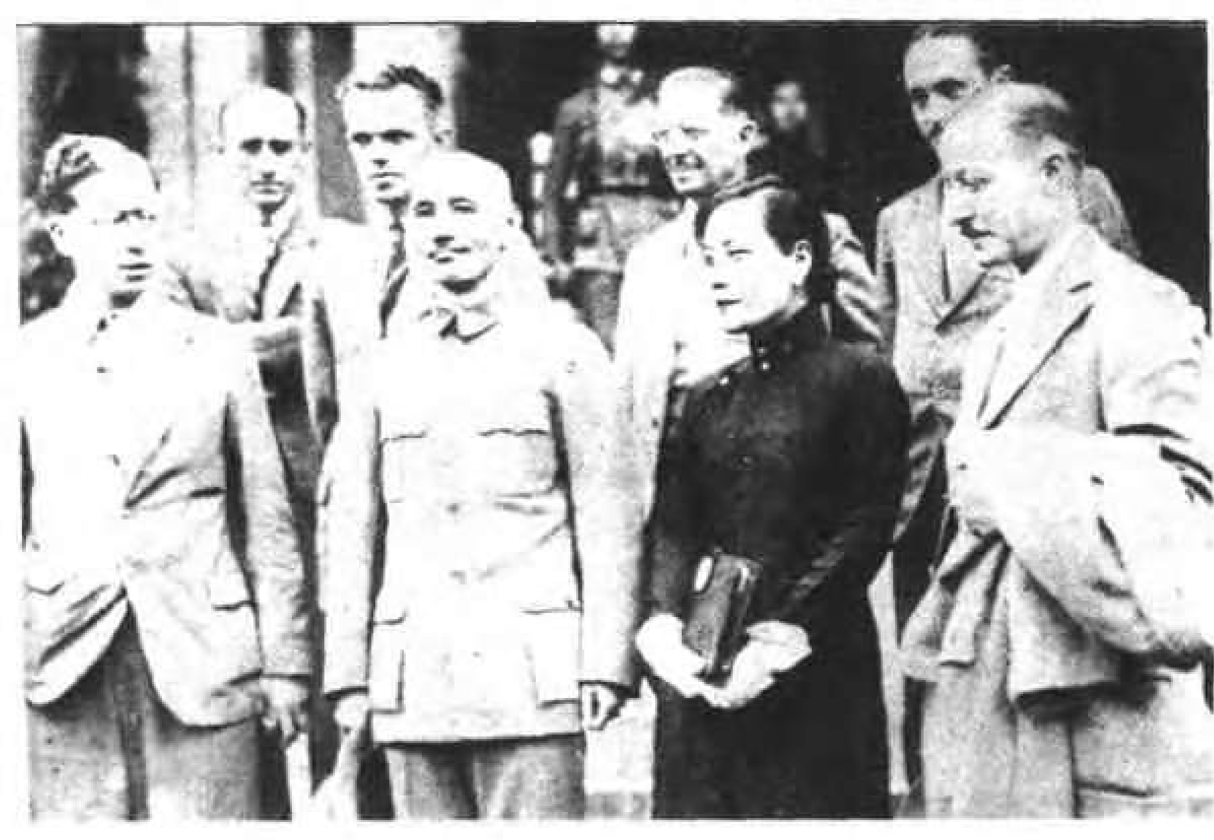


1942年1月宋美龄陪伴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就任书上签字



1940 年美国纽约 Harper 公司出版的宋美龄关于中国抗战文章的选集《中国将再起》

宋美龄陪同蒋介石接见外宾




蒋氏夫妇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合影于重庆


蒋氏夫妇欢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来华任职时的合影



1942年2月，蒋氏夫妇访问印度时与甘地会晤



宋美龄(右三)身穿印度传统服装，额点朱砂，与尼赫鲁等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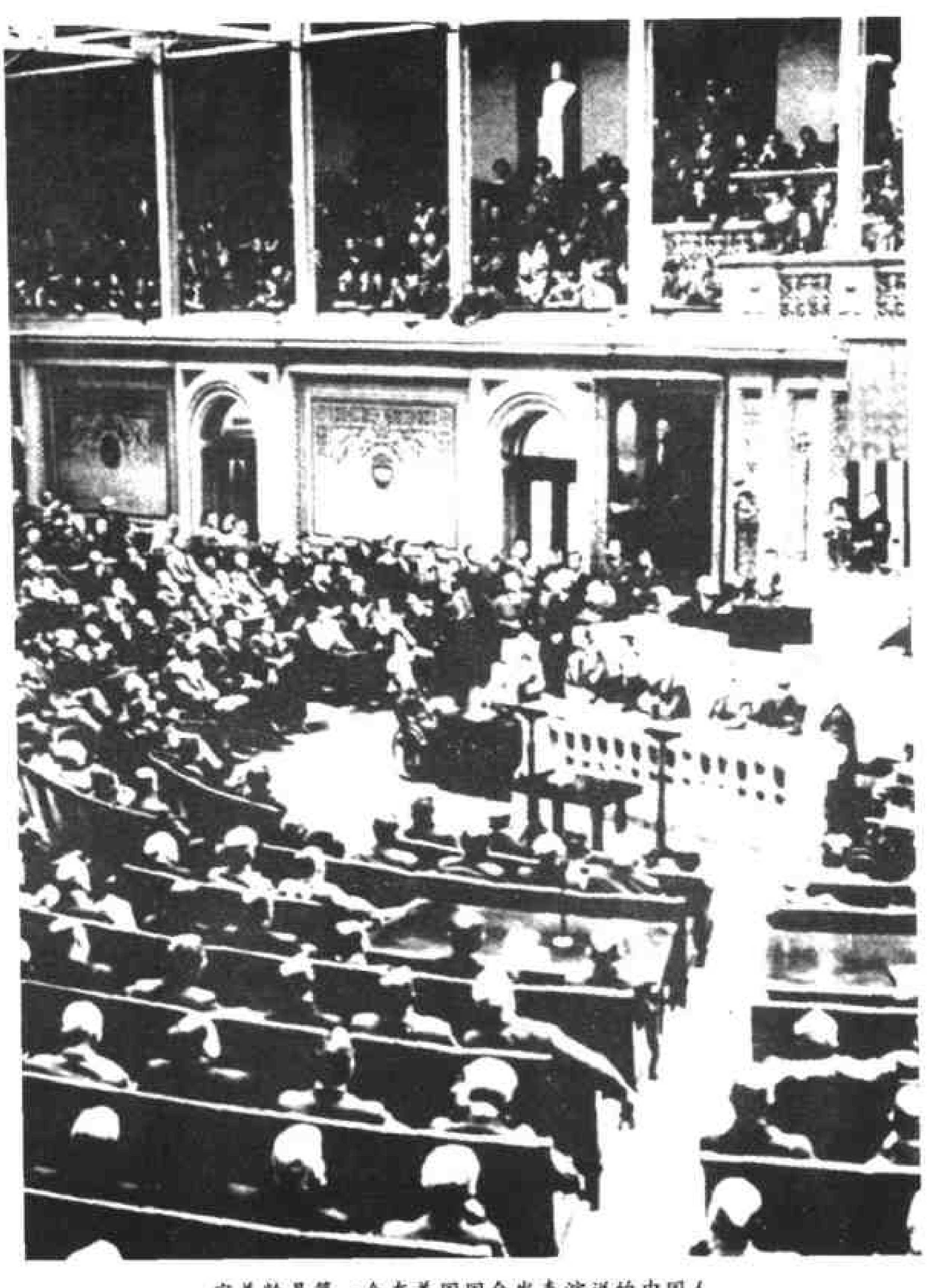




1942年底，宋美龄访问美国时，与罗斯福总统夫人于白宫草坪上的合影



1943年2月17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她迎进座车中



宋美龄是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
图为她在众议院演说时的盛况





宋美龄在演讲中宣传中国抗战的意义，呼吁美国政府及人民投入更大的力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1942年6月16日，宋美龄赴加拿大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成为在该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个外国女性。图为加拿大总理在国会大厦门前欢迎宋美龄



1943年3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宋美龄为封面人物

访美期间的宋美龄



访美期间的宋美龄

LIFE

INA'S MADAME CHIANG

1941年6月美国《生活》杂志以宋美龄做封面人物

JUNE 30, 1941 10 CENT

YEARLY SUBSCRIPTION $4.5



1943 年 11 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时的合影。
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



看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宋美龄欣喜地笑了

原来，1944年冬，新疆伊宁县发起了革命武装暴动，很快击溃了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席卷了天山北路的三个专区——伊犁、塔城、阿尔泰，并在伊宁建立了政权。由于参加暴动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有些人甚至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企图分裂祖国。

蒋介石于1945年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到莫斯科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达成谅解：中国公开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支持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具体办法是：苏驻迪化总领事出面斡旋，国民政府与三区代表进行谈判。

根据这个谅解，蒋介石派张治中于1945年10月飞迪化，与三区方面进行了谈判，产生了《和平条款》的草案。三区停止向南进攻，张治中回重庆复命，并向国民党中央全会作了专题报告，建议批准新疆《和平条款》，组织三方面合作的新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

但是，国民党上层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扯了三个多月，莫衷一是。但蒋介石要求急切：迅速稳定新疆局势，以解其西顾之忧。

宋美龄则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新疆的最新情况，还须深入了解。张治中的报告失之笼统；朱绍良、吴忠信的汇报失之武断；中统、军统的情报又嫌片面。她决心亲自走一趟，到新疆了解最新动态和各族耆老的意见，再定方略。

她为了彻底撇开干扰，这次到新疆必须绝对秘密，不让各级要员知道半点。蒋介石同意了她的设想。经反复考虑，决定依靠外交特派员刘泽荣。

刘泽荣是个学者，诚实可信。在国民党政府中，不属于任何派系；在新疆，不依附党政军要员。他的夫人是波兰人，连汉话也不会说，更不认识宋美龄，绝不会多嘴泄密；特派员公

署人员很少，也容易保密。便把刘泽荣叫到重庆，面示机宜，由他陪同宋美龄坐一架小型军事运输机，直飞迪化。宋美龄本想再选一个干员随从，却从刘泽荣那里知道了我在迪化的情况，便决定叫我做临时助手，不再携带别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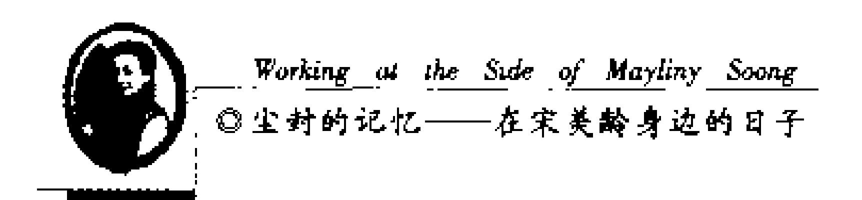
宋美龄坦率地对我讲了这些情况。然后说：

“我们虽然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我仍坚信，你不会叫我失望。我们之间的友谊深厚，可以信赖。”

我说：“我缺乏政治能力，恐怕不能为你做什么事。”



1946年8月，张治中到新疆伊犁视察时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为王增善、赖希木江，中排右起第二人为艾肯木拜克和加、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第六人为刘泽荣



"你放心！我决不苦你所难。且我一不做外交谈判，二不卷入人事纠纷，仅仅走走看看，要你做个伴，保护保护我。"

保她安全？这可太难。

她笑道：

"我自来不迷信保镖。你在新疆有些时间了，又在教育界，知道哪些地方去得，哪些地方去不得。总之，我相信你能保护我的……"

根据宋美龄的安排，在我俩说话时，刘泽荣去找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说是外交部要他告知伊犁方面的军政近况，他不得不请求总部将军务处（情报处）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全部借给他看一下，保证明天原件归还，绝不失误。

刘泽荣顺利地提回了一皮包材料。晚饭后，宋美龄就坐下来翻看这些东西，叫我坐在她的旁边，以便根据她的指点，摘下其中的要点和数据。

我的印象是，这些情报都不太高明，有些内容显然是道听途说，而且，完全没有最新的情报。例如，自去年（1945年）10月，张治中来迪化谈判，与三区达成停火协定之后，三区的军事、经济、政治方面有什么行动，就没有半点"情报"。此外，还有些无法解释的讹误。例如，三区的大将伊斯哈克江，按习俗又可称为伊斯哈克拜克。"情报"竟把这称呼一分为二，当做两个人，而且说：一个是苏联红军的上校军官，另一个则是苏联红军的大校。

可是，宋美龄却认真而快速地翻阅这些东西，一页不漏，并指点我摘下了很多内容。

这时迪化的取暖设备，除原来的督办公署三栋大楼有暖气外，其余公私建筑都烧俄式毛炉。这种毛炉在当时就算高级的了，它有一个好处，可以随意升温，烧得屋里暖和如春。室外冰天雪地，室内可穿单衫。

刘泽荣深恐冻坏了宋美龄，叫仆人把毛炉烧得尽量暖和一些。

连看了两个小时的材料，她连茶也不喝。她的健康和精力真令我惊异：坐了一天颠簸轰鸣的军用运输机，这会儿却还不知疲倦地看这枯燥无味的情报。

终于看完了。她朝茶杯里添了四五块俄国方糖，端起红茶，一饮而尽。

“所以，”她说，“凡事得亲自来看看。此刻我就发现了：送到主席(指蒋介石，这时他的最高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面前的情报，乃系他们层层修饰，添油加醋，沉淀过滤后之异品，比起第一手情报，真是挂一漏万，甚至面目全非……”

我说：“那么，这堆材料很有价值?”

“这个，”她迟疑了一下，“你看呢?你的意见何如?”

我只说了两点：缺乏最新情报；有不少讹误。

她想了想：“唔，你说得很对。只此可见，我找你协助，可谓知人善任。”

我说：“你看，这情报没有打埋伏?原件都拿来了吗?”

“档案编号、页码，都完好、吻合，不会有假……”宋美龄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屋里太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这么晚了还散步?”

“才九点多钟咧!”

我告诉她：迪化的冬天，下午四点钟就天黑，早上近八点钟才天亮。边城非十里洋场，这会儿已属深夜，街上早已阒无行人了。

她却说：“那样最好!——我已三次到迪化，都被诸种之拘束，毫无行动之自由。这次秘密出关，正要微服私访，一览饱品边塞风味。”

刘泽荣也再三劝阻，她都执意不听。刘泽荣只有恳切叮咛



我：万万不可出城，只在这附近大街上走走，并给她拿来俄式大衣和维吾尔披肩，再穿上半旧毡筒(毡靴)，可算是简单地化了装。

我们在汉城(注：汉族居住区)大街——北、南大道上溜了一遍。街上绝无行人，惟有北风怒吼，雪片大如鹅掌。她却大为赞赏："好、好，边塞之夜，雪中漫步，古色古香。——喂！我听说迪化有个夜市，叫做马市，在哪里？"

"马市确有夜市，并不热闹，在南门外，已属少数民族居住区域……"

她打断我的介绍："你去过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民族仇恨到了何等程度？就在迪化南门外逛一会儿，维族便会随便杀汉人？……既然你去逛过这夜市，并未丧命，我们两个人去逛逛也就无碍！"

所谓马市的夜市，不过是在马市的丁字街，有几家餐馆、酒店和一个澡堂，延至晚十一时左右打烊。另外，在丁字街口，有几个烤羊肉摊儿和两个卖馕、馍、烧酒的坐点手推车。

灯火点点，人影绰约。有一个烤羊肉摊规模最大：两个大烤槽炭火通红，羊肉串横在槽上，喷着浓烈的羊肉香气。傍着烤槽是宽大而低矮的板凳。已有七八个顾客，在口哈冷气，大嚼烤羊肉；有两个还一手持酒瓶，一手执羊肉串，如赴喜宴，如举兕觥。雪片飞舞，炉烟迷蒙。

"好景！好妙的塞外情调！"宋美龄小声赞叹，抢过去坐在那条空着半截的板凳上。她要吃烤羊肉。

我陪她挤坐在一起。烤羊肉很辣，辣得她不停地"嘶——哈"，她却赞道："好吃！别有风味，喂，你到那车儿上买瓶酒来！"

"不行，那是烧酒！"

"我能吃酒的！可以吃半瓶威士忌……"

我说："那并不是瓶装酒。酒瓶不过是酒杯的代用品，不论是谁，都就瓶口含饮，也不洗涤，太脏了！"

想不到她却这样答复：

"我是什么金枝玉叶？老百姓喝得我喝不得？酒精能消毒的，哪会传染什么疾病！"

她刚刚有滋有味地嘟了两口酒，街对过烤羊肉摊边的一个维吾尔顾客手持酒瓶，大踏步过来了，指着我，高声骂：

"你这黑大衣(汉族)牲口，这样大胆，入维吾尔妇女，还把她带到街上现宝！老子宰了你！"伸手去靴筒里摸匕首。

我不懂维吾尔语，忙问烤羊肉的回族大爷，他说的什么？大爷先用维语对那维族青年说：她是汉族，他们是两口子！然后用汉语向我译述了他两人的对话。

那维吾尔青年直起腰：

"汉族？两口子？黑大衣梭巴嘎(俄语：狗、小狗)，小娘儿们，婊子，过来！老子摸一摸，亲个嘴……"

回族大爷：

"八郎子(小伙子)，你喝醉了，乱咋呼，人家好好的汉族嫂子，你敢在街上调戏?!"

"就是要调戏调戏！什窝啰七(俄语：畜生)的黑大衣奸污了我们多少妇女？今天，我要报仇雪恨，这个黑大衣娘儿们是我的，老子要入她！"

说罢，他撂下酒瓶，朝对过烤羊肉摊旁几个正吃烤羊肉的维族青年叫道："快来，我们宰了这黑大衣男人！把这黑大衣娘们抓去入个痛快……"

回族大爷给我同声译述了他的话，急催我："要出事，你俩快跑！"

这怎么跑得了？四五个维族青年闯过来了。宋美龄丢了羊肉串，挽牢我的左臂，意思是：站起来快跑。

情况十分紧急！我情急智生，从容站起来，用俄语说：

"你们搞清楚：我是苏联公民！"

"苏联公民？"他们气势顿减，"那，她也是苏联公民？"

"那还用说！"我说。

内中有一个维吾尔青年用俄语说：

"那么，误会了！对不起，同志！"

我想，不能马上就走，那就露馅儿了。便坐下来，再要了两串羊肉，和宋美龄从容地吃了一会儿，然后徐徐算账找钱；再缓缓站起，朝对过的维吾尔青年们挥挥手，用俄语说了声"再会"，便挽住她离开了马市。

但是，我疏忽了一点：苏联侨民大多住在南梁，出了马市，我们应转南。我却按回程朝北拐了弯。那伙维族青年立刻追了上来。

"你们往哪里走？"

"进城！"我硬着头皮说。

"苏联公民会住在黑大衣的城里？"

我只是冒险说："嘿，这有什么稀奇？还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干部躲在城里的衙门里面哩！"

"哦，哦！是的，对不起，请原谅！"

进城到了南大街，宋美龄要我如实重述刚才和维族青年的对话。

她的思维竟是这般不可预料。听了我的叙述，她竟说：

"很好！冒了点小小危险，却得到了如此珍贵之情报：新疆之民族仇恨，实乃如火山之严重，而伊共方面（注：指伊犁三区方面）之势力，实已深入吾人占领之区县，无孔不入了！而苏俄实有莫大之影响力……"

她叮咛：切切不可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刘泽荣。

刘泽荣正在书房里打瞌睡。他打着哈欠，告诉宋美龄：去

绥来(注：现今玛纳斯县的旧称)的汽车已准备好，司机是骑五军的青海人，绝对不认识蒋夫人。他催我们赶快宵夜后休息，以保证明天活动的精力。

“我们已吃过宵夜，”宋美龄说，“吃了烤羊肉，还喝了酒。”她叫我不要说，可她自己却说了。

刘泽荣大惊：“你们出城呐?”

“没出城，”她若无其事地，“就在那边大街上遇到一个卖烤羊肉的，还有烧酒……”

刘泽荣的惊讶再升级：

“呀，呀!你们就在街边偎烤羊肉摊?我们的主席夫人呀!您真是惊人的罗曼蒂克!……幸亏有张兄这个少壮派，否则，我完全无力完成使命。”

她坐到圆桌边：“刘先生，你去睡觉吧，我喝点儿茶就休息。记住，我们五点钟出发!”

“五点?太早了!此刻已经十一点呐!”

“那么，六点。”

“六点也太早了!”

宋美龄：“不能再迟了，要不，你就别去!”

刘泽荣：“我不去?不行!必须我出面，驻军才会买账。好吧，遵夫人的指示，六点出发。”

四十、玛纳斯河畔暴风雪

绥来县，自1950年起改称玛纳斯县，县城位于玛纳斯河东岸。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与伊犁三区隔玛纳斯河对峙，绥来一线的驻军属陆军第三十六军。

我们三个都无隆冬郊外行车的经验，不知道迪化城里零下十几度时，旷野戈壁已是零下三十几度。尽管我们都是皮衣皮裤、毡靴再加皮大衣、皮帽、皮手套，宋美龄还加了最厚的俄国细绒披肩，仍然冷得不行。出城十来里，便觉得吸进的空气犹如冰透五脏，遍体欲僵。

汽车门窗密闭，却仍如乘敞篷。北风呼啸，直透重重皮毛衣帽，割耳刺颊。

刘泽荣隔不久问一下宋美龄："您能受得了吗?"

"没什么!"她总是这样答复。

终于驶进了绥来县城。三个人都冻僵了，动弹不得。总算我最少壮，挣扎着溜出汽车，蹦跳了一阵，肢体灵活了，再去扶他两个下车。

找到一家店铺，在里面暖和了一会儿，刘泽荣去找驻军司令部接洽，说是外交部介绍《中央日报》一女记者和《大公报》驻迪化的记者来采访前线情况，请予方便。

这里我和宋美龄低声聊天。我说：

"……随便派谁，梁寒操呀，邓文仪呀，来看看就是了嘛，何必你自己跑这一趟？看，受多大的罪！"

她笑道："受个什么罪？饱览塞上之奇妙风光，旅行于粉妆玉琢之世界，正乃不可多得之生活乐趣！——派别人？哪个也不会脚踏实地，除非你一直在我身边，派你……"

我们来到玛纳斯河河边通往西岸大桥桥头，正值每日检验放行来往商贩的时候。这是去年张治中来迪化谈判、达成谅解，两岸恢复交通后才出现的情况。这里是东、西两岸商贩通过的惟一孔道，三个多月来，商旅来往的人数逐渐增加。

此刻，有十几个自迪化往伊犁的商贩正在验照放行。他们贩运的商品主要是砖茶、生丝以及羊肠子等土产品。放完这些人之后，对岸到迪化的商人过来，也不过二十多人，商品全是俄国的布匹（又叫铁力卡）、毛毯、皮靴、玻璃、纸张、呢料等。来往的商贩中只有极少数汉人。执行检查的都是军官打扮。但刘泽荣知道，其中夹有少数新疆省政府警务处派来的警务人员。他们的态度生硬，但并不恶劣，没有行贿收贿现象，也不刁难商贩。

突然，从西岸过来等检验的商贩中有人叫我。揭开皮帽的搭耳，我看清了，这是二十几天前，到我那里脱了中式皮袍，穿上我的一套皮衣的甘肃商人李绍华。他是我在兰州的一个朋友介绍来找我的。

宋美龄当即小声招呼我：约这个人明天早上去我住处，她要听他谈谈伊犁见闻。

我们随即去看临河的哨所。哨所很简陋，可避雪而不能遮风。哨兵头戴长毛蓬松的老羊皮帽，身裹没有面子的长筒老羊皮衣，搂定汉阳造步枪，呆立寒颤。

士兵身穿的老羊皮是未经鞣制的原皮，其色污秽而其气腥

臭。宋美龄第一次看到这种衣着，问士兵：

“你们就穿这个?”

“唔。上岗时穿这个，在营房里只有棉衣棉裤。”就是说，不是每个士兵都有老羊皮衣帽的。

宋美龄捞开士兵的老羊皮，捏了捏棉军服，不禁惊讶：“哟，这么薄!”她又问：

“你们吃得饱吗?”

“马马虎虎，吃得饱的。”

但那语态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吃得不饱。

“吃的什么?”她问。

“连麸面，窝窝头，酸菜汤。十天吃一次肉。”

“你是哪儿人?”

“河南。”

“抽壮丁来的?”

“嗯，抓壮丁……”

她犹豫了一下，又问：

“打过仗吗?”

“没!”

她瞧瞧河西岸，问：“要是和他们打起来，你开小差吗?”

“野岔着哩，开不了小差。”

“要是开得了呢?”

“不开。他们杀汉人，见汉人就杀!”

“能打得赢他们吗?”

士兵缓慢地摇头：“人家是骑兵!有大炮!”

宋美龄举起高倍望远镜，瞭望对岸。她首先仔细辨认那高高飘扬的旗帜，嘴里嘀咕：

“唔，娥眉月，金星，这是他们的国旗，大概也是他们的

党旗?"

对岸的哨所是永久性的建筑，士兵的服装和苏联红军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见到的是星月帽徽，手里拿的武器，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一小队骑兵从北驰来，大概是巡逻队。风驰电掣，也是苏联红军式的装束……

宋美龄颓然放下望远镜，沿着玛纳斯河东岸朝北走去。

每隔相当距离，就有一个地堡式的中央军哨所：有步枪阵地，也有机枪阵地。冰雪覆盖下的土窟，倒是比桥头岗亭稍稍暖和。虽然玛纳斯河冰封雪盖，失掉了河的面貌，也只不过是茫茫雪原中的一条蜿蜒深沟而已。

我们瞭望对岸，雪原直达天涯。乍一看去，粉装玉琢的冰雪世界，万籁俱寂的涅槃境地。可是，仔细观察，雪海之下有怒涛。临河不远，一带雪岗逶迤远去，这显然是完善的工事群。纵深约两公里许，有纵向罗列的突起雪丘，可以肯定，那是真假杂陈的兵马集结点和补给库。在这些地貌异状之间，透过新盖的积雪，仍然可清晰辨明：汽车碾压和马蹄践踏的正规道路。

宋美龄还要往北走，刘泽荣说："不能再走了！当心掉进了雪窖，那就是绝无生路的灭顶之灾。"

宋美龄回顾踌躇。大雪下得更紧了，小的若巴掌，大的如被絮，铺天盖地。呼啸的北风猛然升级，发出震撼天地的刺耳巨吼，把漫天大雪搅成了千层雪浪；把落地未久、不及冻成坚冰的泡雪扇了起来，卷作汹涌的雪涛。

刘泽荣大呼："坏了！雪暴风暴一齐来了！"

我赶紧一手捉住刘泽荣，一手抓牢宋美龄，三人并肩南逃。

可脚下的泡雪太深太厚，一脚下去，就陷过了膝头。雪浪

冲击着我们，上下四方一片冰雪混沌，莫知东西，莫辨高低。好在北风排操着我们，不可抗拒地只能朝南，而这正是我们返程的方向。

然而风力过大，举步艰难，我们几次被推倒，匍匐在雪地上。幸而我很少壮，宋美龄也有很强的体力，刘泽荣虽然年纪大些，也还不算衰老，只要我拉拔一下，就能直起腰来。因此，在这种雪暴之下，三人还能幸免于雪涛灭顶。

回到迪化刘泽荣的书房里，已是夜八点多钟。刘泽荣的女仆——一位俄罗斯大娘摆上晚饭，给我们斟上白兰地：

"夫人说，天气太冷，你们出去旅行了一天，受了冻，得吃点酒。"

宋美龄情绪良好，与我和刘泽荣碰杯：

"来，干杯！我们一起在狂风暴雪中奋斗，凯旋而归，不可不庆祝之！"

刘泽荣却疲惫万状，勉强举杯，手犹哆嗦。

宋美龄笑道：

"刘先生，把你过于辛苦了！是我的不是，该把你留在绥来城里等我们。这样，明天你在家休息，养好精神，后天送我回重庆。"

刘泽荣沉吟久之，点点头："也只能这样了！我实在支持不起啦！张先生，那就偏劳你了！"

吃罢饭，宋美龄催刘泽荣回去睡觉。

刘泽荣："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公署里那姓楼的科长。您昨天命令，要看警务处的情报，我叫他今天去拿来，等我晚上去取……"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看了！"她说。

刘泽荣走了，宋美龄却谈兴更浓，津津有味地讲她在暴风

雪中的感受。

我问她：何以又不看警务处的材料了？

她皱了皱眉：

"我回想了一下军务处的那叠东西，咳，这些先生们没来由。省警务处的情报我在重庆看过的，现在能拿出什么新东西？它那情报，只能叫我得到三大印象：第一，伊共方面在迪化等七专区迄无任何活动；第二，今日我们所知之新疆各族士绅、名流，包括逃到重庆已久，去年张治中带同迪化之维族学者穆罕默德·伊敏、政客艾沙，概是俄共分子，一概不可信赖；第三、凡从关内来新疆的汉族人士，甚至某些党政军中、下级官员，例如此特派员公署之科长水建彤——曾在外交部任职多年之主任科员，概属中共分子或其嫌疑分子……"

我不由得笑了。

她说："笑什么？那里面还有你，是中共的什么呢？……哦，反正是'高级中共'嘛！……主席说，'你去用这个人，行吗？'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那个在我们家里吃饭，当面称名带姓叫胡宗南的小张呀！'主席笑了……"

四十一、听不倦的街谈巷议

墙上的俄式挂钟每刻钟唱一次曲子，现在已打九点半了。

宋美龄说："呀，九点半！这么早，得再办点事……"她要找一两个中、下级军官谈谈。

这实在太难了。现在迪化的城防军预七师和警备总司令部的军官，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的。中央军校的学生能不认识蒋夫人？随便总校、分校的哪一期学生，至少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蒋校长必偕夫人莅临，阅兵、训话。

"那么，"她说，"找一个不是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

哪里找？只有青海来的骑五军的军官，大都没进过中央军校。可是他们在老满城那边，离这里达二十公里。

最后，我想起一个人：是我学生的哥哥，新疆土著汉人，叫何兴文，三十多岁，原在盛世才下面做连长，被诬以"阴谋暴动"，关了一年多。吴忠信来了，把他放出来，提任了乌苏县警察局副局长。去伊犁办事时，刚好遇上伊宁起事，亲见当时情节。亏他能操流利的维吾尔语，且又生得鼻高眼陷，络耳胡，极像维族人。便乔装维族，复得维族朋友的掩护，九死一生，逃回乌苏。而起事部队随即进攻乌苏，他又参加了驻军死守乌苏的血战，再一次死里逃生，跑回迪化，立刻锁上他父亲

在西大街开的杂货店，老老小小一齐逃进玉门关，在酒泉躲了两个月。后得知张治中来谈判，停了火，他才只身返回迪化，打开铺面，销售存货。此刻想必在家。

宋美龄听了，大赞："好极了！此人最为理想……你就说我是你表姐，教书的，寒假来看你。往后见人都这么说……问什么？现在别啰嗦，反正我自己问，你在旁圆场即可。"

何兴文正在自酌自饮，想不到来了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这是我表姐……我们在街上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见你屋里有灯光，顺便进来串门。"我说。

"欢迎，欢迎之至！教授先生，你太幸福了，有这样好的表姐！……"

他奔忙张罗，倒上红茶，摆出点心；随又端出马肠子、卤牛肉、清燉羊肉，开柜取出一瓶苏联葡萄酒：

"教授先生光临，很不容易。何况你这位表姐有这样重的表兄弟情谊，敢于在这种兵荒马乱之际来这个地方，真有大无畏之精神，一定要干一杯！"

他取出小酒杯，洗了又洗，再倒上一碗白酒，把酒杯泡在白酒里消毒后，才取出来酌酒奉客。这些动作很得宋美龄赏识。赞道：

"何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胆大心细，无怪乎能在伊犁、乌苏两次履险如夷。"

一下子打开了何兴文的话匣子：

"你谬奖了。不过，那确实是惊险万状。"

他于是情辞激扬地叙述伊犁履险的种种镜头，继而讲国民党驻军死守伊犁空军机场"艾林巴克"，对方强攻不下改采政治攻势，将劝降传单用炮弹送入艾林巴克，诱得守军投了降，却将投降的官兵全都屠杀了。

再接着又讲述乌苏之战。对方如何炮火猛攻，驻军如何顽强抵抗；警察、行政人员以及所有汉族百姓如何万众一心，军民一体，"誓死抵抗"；如何白刃血战，终至全军覆灭；百姓们如何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血战到底，玉石俱焚。

她问："乌苏的守军没剩下吗?"

"剩下几个搞补给的。跑回了迪化没有，我不清楚。"

她问："百姓呢?"

"百姓?哪还能有活的?不过，哦，活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是搭在我的马屁股上带出来的。"

她似问似叹："都没人先跑?没有士兵开小差"?

"开小差?不论军民，都只有一个念头：血战!……有一个连长，带了十几个士兵，七八个老百姓，内中有三个女人，守在警察局前边那栋房子里，卡住脖子打……他们马队下马步战，往屋里攻，连长受了重伤，倒下了，士兵自己打，百姓扔手榴弹。有个妇女，估逼要把连长背走，连长哭着哀求她：要和弟兄们死在一起。……对方冲进来，用冲锋枪乱扫，我才抱住一个敌人，倒在边上，正巧他倒在我身上，帮我逃出了性命……"

冷场了一会儿，何兴文感叹地说：

"你们那个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听说是个女中豪杰，我看，恕我说句丑话……"他确实说了一句丑话，同时伸了一下小拇指。

我说："老兄，你只怕喝醉了吧!"

"哦，对不起，当你表姐说粗话。"他说。

宋美龄却声色不露，呷了一口酒，问：

"何先生为什么这样恨宋美龄呢?"

"我不恨她，有点恼她就是。宋美龄精着哩!她来新疆两三趟，施了点法术，把盛世才弄到重庆去当部长，替新疆百姓

搬走了那瘟神阎王。”

她问：“那你为什么还恼她呢？”

何兴文：“怎么不恼呢？她不是别的太太嘛，是蒋委员长的老婆呀！你皇后陛下好容易到了新疆，总该下来考察点民情嘛！可她，蹲在新大楼(原新疆督办公署所在地，此时是省主席官邸)，吃山珍海味，打不累鸡(打桥牌)！……”

宋美龄：“嗯，到底宋美龄怎么叫你恼呢？”

何兴文：“耶，耶！她就是不肯关心民间疾苦。这几不说。你就算是坐飞机来来去去嘛，也该看到新疆这么无边无际的戈壁嘛！你总该告诉你那老汉(丈夫)蒋委员长嘛！这么个戈壁，叫你的兵凭两条腿跑来跑去打仗是不行的嘛！你也该给你的部队发几杆大炮嘛！我肯信，她的蒋委员长手里就没有炮兵，没有骑兵？……到日今，新派来的队伍还是步兵。这不是白叫他们来送死吗？反正那是别人的儿，不是宋美龄自己生的……”

我担心他会更肆无忌惮地骂开，便抢着问：

“你卖光了铺子里的存货之后就回酒泉？”

“后尔？那不一定。张治中和谈搞成了，我就搬回老小，再做生意。反正我不再吃公事饭了。”

宋美龄：“那么，何先生赞成张治中来组织联合省政府啰？”

“也无所谓赞成，只有这个法门嘛！这个蒋委员长这回算是聪明起来了。自古就是这样嘛，打赢了，你称王称霸；打输了，称臣纳贡。叫联合，不叫投降，多光彩哟！要不，再打？这点军队，连带几十万汉族百姓，一齐完蛋，鸡犬不留，有什么好的？……”

回到刘泽荣的书房，宋美龄高兴地说：



“你确有脑筋，想到了这个人。收获不小！”

“他当面骂你，还收获不小？”

“哎呀，你才大错特错咧！对于我们，最难得的就是逆耳之言，面揭自己的短处。我正要听他再骂下去，你却挡了。实在糟糕！”

四十二、夜访耆老

第二天清早，我把宋美龄接到我的住处——南梁大学路的新疆大学教师宿舍，等待李绍华来访。

李绍华原是汽车司机，后改做生意，开着自己的车，往返兰州、迪化，这次远去伊犁。

李绍华说：伊犁那边秩序很好，却是封锁严密，外路商人不可能弄到、看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一上玛纳斯河西岸，关卡放行时就告诫他们不得乱说乱动。到了伊犁，旅栈老板反复叮咛他，万勿随意走动，谨防伤了性命。不是"国家"有此命令，而是维族老百姓恨汉人至极，见了汉人就咬牙切齿……和他结伴的维族商人也不得随便走街串巷。

他说：在伊犁，看不到汉人，买不到毛笔，也看不到汉字。到处是特大的维文标语……

最后他说：在返程过河西哨卡时，他排队待验。一个军官无缘无故骂他一顿："你个黑大衣，怎么要捣蛋！……别高什么兴，我们随时可以打下乌鲁木齐(迪化)，绞死黑大衣全部；你们黑大衣，蠢猪！……"

李绍华叹气说："我再不走伊犁了，太受气，太气人！"

送走李绍华，我们马上出发访问，宋美龄计划，白天在南

梁拜访各民族的知名人士，她已有一个名单：回族文化协会的正副理事长——马良骏大阿訇、马国义；哈族文化协会的理事长萨力士；哈族艾林郡王的王妃哈德万。

她要我再推荐几个人，我说了新疆大学的一些教师，她选了两个——哈族的倪华德、维族的穆提义。这两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有名的学者。

为了谨防暴露，我向学校要了一部俄式马车，并叫宋美龄将维吾尔式披肩严严实实裹住头脸，连鼻子、嘴巴、眉毛都遮严，只露出两只眼睛。

奇巧，马车刚刚驶出新疆学院大门，迎面遇到一辆轿车，车停门开，跳出预备第七师的副师长李祖唐。他举手高叫："紫葛兄，我们正要去找你！"

我深恐他闯过来，连忙跳下马车，抢了过去。这才看见，轿车里还坐有预七师的师长侯声和他的夫人。

侯太太抢先说："喂，你什么时候弄了个这么漂亮的情人？也不请我们吃酒！"

我说："别乱说。这是学校里的一位维族教师。"我说，一位维族教授邀请我们去座谈一个学术问题，所以学校派马车送我们两个。

侯声和李祖唐都目不转睛地审视坐在马车上的宋美龄。她包裹严实，连眉毛都遮盖了，仅露了两只眼睛，却是直视前方，瞄也不瞄这边。

侯声："老李，你看，老张这个同事的那双眼睛，多像我们校长的夫人，美极了。"

李祖唐："我有同感！"

侯太太："你两个一天就想蒋夫人的眼睛。看我写信给你们校长，告你们！"

我急于结束这尴尬局面，便问他们找我何事。原来他们搞

了个军官“培训班”，每天上一堂军事理论课，星期天则邀请学者作“学术讲演”。邀我这星期去给他们讲“文学欣赏”，内容不拘，但格调要高，趣味要浓。

预备第七师原本驻防伊犁，被起事的部队消灭了。现在，上面派侯声、李祖唐两个来重建，实际是顶预七师的番号，新建了一个步兵师。军官基本配齐了，士兵还正从内地逐步调拨。

“重要的是，”侯声说，“要能鼓舞精神，激励情操。我们对老兄寄以莫大之希望，所以同来拜访。”

李祖唐补充说：

“我们有官无兵，却已担负了城防使命。军官们深怕打仗，张文白谈判一阵，久无消息，谣言纷纭……所以，这学术演讲，关系维系军心，鼓舞士气。”

他们走了，我回到马车上。维吾尔吆车人挥动鞭子，马蹄得得，车轮辘辘。

我说：“好险，差点儿叫这两位将军识破了。”

她却说：“可也得到一些情况：迪化城防薄弱，军心动摇，将军、军官，都指望和谈成功。”

马良骏大阿訇极其老于世故，大概见我突然领了一位举止大方的汉族妇女来访，深为警惕，一个劲儿装聋卖哑，语无伦次，怎么也说不上个头绪，宋美龄大为扫兴。坐不到十分钟，就起身告辞。

马国义年不及四十，却也老道之至。态度谦和，言语却极谨慎，一问三不知。甚至提到去年10月张治中来和谈的事，他也装傻：“听说过这回事，只是不知其详。好在我也无心政治，不知道也好。”

萨力士这个哈萨克族青年，说得一口流利汉语，娴熟官场

套话：

“中央派张部长来与暴民之代表谈判，实为莫大之德政。提携该等组织联合省政府，深得各族民众之拥护……”

他还自告奋勇，替我们做翻译，去找哈德万。

哈德万，这位艾林郡王的王妃，庞然大物，体积至少两倍于宋美龄，而且似男人嗓门，说话快如连珠，言词激烈。

穆提义这位维族学者，时年三十多岁。他与我私交较好，到底是学者，听说是我表姐随同来访，就诚挚接待，谈论中肯：

“……客观地说，‘伊宁事变’是多年大汉族统治的必然产物……不可讳言，有国际背景。和平解决是一个办法，成败关键还在于以后怎么做法……吴忠信主席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把口里(指玉门关内)的那一套，机械地搬到新疆来，而且干部的素质太差……”

穆提义桌上堆着一叠维吾尔文报纸，宋美龄问是什么报？穆提义答：是伊犁政权的机关报《前进报》。他说：“我没有订，每天有不相识的维族青年给我送来。”他给我们译述了几张报纸的标题。

哈萨克族学者倪华德，也和我私交很好，相信宋美龄是我的表姐，所以热情欢迎，态度和蔼，所谈大致与穆提义相似。但他较为开朗，闲谈中说了些他所听到的消息：

去年谈判后，伊犁方面的宣传言论较前稍微温和，暂停了向南路进军的宣传。另有消息说：近三个月，遣返了一些苏联志愿人员，但不知是撤走还是淘汰更新。

晚饭后，宋美龄说，晚上拜访汉族士绅，叫我推荐对象。

我提了汉族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刘效藜和汉族耆老刘文龙。宋美龄细问了他们的情况，说：只怕这刘文龙又是一个马良骏，或太老了，脑筋不清楚。决定只找刘效藜，刘效藜曾多次

任新疆省建设厅、民政厅厅长。

刘效藜本来和我很熟悉，甚至常开玩笑，无话不说。可是我俩一进去，他竟客气而拘谨。我很怀疑宋美龄前几次来新疆时叫刘效藜见到过，她却坚信不曾见过。

闲谈了好一阵，才扯到目前新疆的局势。刘效藜思忖了许久，才说：

“以兄弟愚见，这个问题，当理其来龙去脉。新疆非孤立之新疆，乃中国之一行省也。而中国者，处世界之东亚，系属第二次世界大战操胜券之五大国之一。以此连带而观之，当何如呢？愚以为，当前有两个世界——民主大本营之美英，共产主义大本营之苏联；因而，乃有两个中国——蒋委员长为领袖之国民政府，中共控制之种种边区，复乃因而有两个新疆。”他顿住不说了。

宋美龄盯住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便问：“刘公所论甚是，那么解决之道何如呢？”

刘效藜摇头晃脑：

“其然乎？其不然乎？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先一世界乎？先一中国乎？并中国、新疆统而一之乎？抑但一新疆而已矣乎？”

宋美龄又看着我，我只有搬出重庆朝中关于新疆和谈的几种意见，说是我的设想，不外有几个可能。问刘效藜，他以为何者为宜。

这回，他不仅摇晃脑袋，而且抹摸山羊胡子，磨蹭了很久，才说：

“各有其利弊，亦各有其可能。如之其何？在于蒋公之明断——哎呀！你我又不侧身庙堂之上，操这个心干啥呢？”

回到刘泽荣的书房，宋美龄大骂刘效藜：

“既迂腐，又油滑！不知所云。”

我把刘效藜的“之乎者也”细为译述、分解了一遍。她低

下头，边喝咖啡边沉思。一杯咖啡喝完了，突然重重放下杯子：

"走，我们去找找你那个耆老刘文龙。"

刘文龙曾在30年代任过新疆省主席。此时，他住的是旧式平房，有地炕——整个房间地下是火炕，房子里很暖和。老先生单衣赤足，在房里品茗吟诗。有客来访，颇为高兴。时间很晚了——夜十时已过，他的儿孙都已就寝。老先生亲自为我们让座奉茶。

老先生时已八十出头，听觉、视觉都很差，我的第一句话——"这是我的表姐"，他就听错了。

"哦，哦，这是你的太太?张太太，失敬，失敬!"

我要纠正，宋美龄小声制止我："让他去，这样正好，免得他怀疑。我小声提问，你大声问，重复就是。"

果然，老先生对她的小声嘀咕毫无所觉，于是，我们就这样聊起来。

问："现在迪化很不稳当，内人却贸然来了。我想问计于先生：她马上回去呢，还是留下?"

刘文龙："不远千里而来，久别如新婚，当然留下嘛!"

问："张治中回重庆已三个多月，和平谈判前途莫卜。如其破裂，伊犁方面大举进攻，岂不危险?"

刘："嫂夫人尽管在这儿安住，再拖三个月伊犁方面也不得进攻迪化的。依老朽愚见，我们的蒋公终究会批准新疆之《和平条款》，而此批准自应有相当之酝酿，以统一朝中之各种纷纭意见。"

问："先生估计，朝中会有哪些纷纭意见?"

刘："这个，老夫不敢妄自揣测。不过，我敢断言，朝中诸公，恐怕连蒋公在内，对新疆今日之现状不甚了了。"

……

宋美龄连连点头，老先生谈兴大增。

问："假如你是蒋主席，你对新疆之政策当如何呢?"

刘文龙笑道："先生莫这般说。蒋公知道了，我吃罪不起。只能说，唔，唔，依我愚见，最好之上策，乃是批准和平条款，组织联合省政府。"

问："有人认为，那就上当了。联合，他的三区是他的，你莫过问，你的七专区拿来联合，共管，打伙!……"

刘文龙大笑："有之，有之，信不误也!不知先生是否也主此论?然而，这七专区如不拿出来打伙，你保得住吗?……此联合省政府一经宣告成立，伊犁方面之首领一经参加，他那三个专区在内，概属中华民国之领土，之一行省；他们的首领则概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属之官吏，奉蒋公委任之官吏。随便他搞个什么，总之，还属于中华民国。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岂不善哉!"

宋美龄也笑了。

回到刘泽荣的书房，宋美龄赞道：

"这个刘文龙，真不愧是新疆的五朝元老，不愧是当过省主席的人!"

四十三、听“洋冬烘”乱谈

宋美龄忽然问我，和这外交特派员公署的科长水建彤是否熟识。听我肯定回答后，她说：“既然他们(指特务们)把他列为共产分子，他又到苏俄访问过，他的言论准有代表性。不知他的生活习惯如何，这会儿睡了没有？我想请你把他找来谈谈，听听他的高见。”

水建彤年仅三十多一点，他不仅去年到苏联走过一趟，而且自任这科长以来，把新疆长久积存的外交档案详细钻了一遍，对百年来中国和帝俄谈判、订约、勘界等史料了如指掌，也对新疆各民族的历史作过一番研究，的确有他独到的见解。其人至今独身，有些怪癖，最好熬夜做事、写作。这会儿当正清趣飘逸，茶酒自娱，且又近在咫尺，就在对院楼下。叫他过来，毫无问题。可是，他曾在外交部任职数年，多次见到过宋美龄，如果叫他和她面谈，等于揭穿她微服出访的绝密内幕。

宋美龄想了想，说：

“有个办法：你把他诓到这儿闲扯，我躲在里面这间客房门后偷听……谈什么？耶，照我的目的、计划，随意诱导嘛！”

水建彤正在独得其乐。光头赤足，左浓茶，右老酒，手执迟到的《纽约时报》，耳听收音机里细微欲无的《美国之

音》。见到我，大为高兴。我诓他说：我进城看了维族歌舞剧《熄灭了的星光》，夜深不能出城，来刘泽荣家过夜。良宵林寂，找他"作永夜之谈"，并称，那边书房有好酒佳肴，且而毛炉烧得特暖，促膝快谈，远比他的尊寓为佳。

"遵命！"

他裹上大衣，套了毡靴、皮帽，跟我窜过院子，转进小巷，来到客房。他依然脱成光头赤足，我把宵夜餐桌挪至客房门边，酌上白兰地，闲扯起来。

我成竹在胸，很快就扯到当前的新疆局势。和、战难卜，安危堪虑，想摒职入关，难于中途辞聘。进退维谷，颇觉忉怛。

他叫我万勿多虑，稳坐迪化。

"以弟愚见，今日之新疆，只有和、拖二计，不可能打仗……可是，蒋介石这头蠢猪准定看不清这一点……"

我担心他骂得不中听，插话挡住：

"老兄何以如此轻慢蒋公呢？"

"耶，这是事实嘛！我随便举其荦荦大者……"

我说："你莫扯远了，我急于听你对当前新疆局势之高见。"

"耶，耶，听我从容道来嘛！你怎么也学刘公泽荣，不让人畅所欲言？吾人今日痛心之极者，莫过于将祖国与个人之命运，悬之于几头蠢猪笨牛之手。奉命去苏联谈判新疆问题而拱手奉送外蒙者，宋子文这头蠢猪也……"

我打断了他的话，略谈了一下有关外蒙独立的事情。

据我所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还有个小小的"凡尔赛和会"。这就是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议期间，背着中国，并不曾与中国政府打招呼的情况下，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同意外蒙古独立，允许战后苏



雅尔塔会议上的(右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1945年8月，宋子文(右二)、王世杰(右一)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在机场迎接

联获得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从中苏边境到大连的这条铁路，位于中国东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使用(实即占有)旅顺、大连，以换取苏联出兵袭击日本的关东军。等到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时，已回天无力。

同时，蒋介石也有一种幻想：借苏联红军的力量，早日打败日本，收复东北三省。再依赖中、苏同盟国关系，谋求苏联不支持中共。这才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三个去苏联面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谈判。这也就搭上了新疆问题。最后，在1945年8月，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代表中国在条约上签字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而整个谈判、订约，都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

不等我说完，水建彤就插上说：

"喏，我们身为同盟国之一员，山姆大叔罗斯福却背着我们宰割我们的领土，此乃何等异常之奇耻大辱?何不奋起反抗?还要自己出来签个条约，公开承认，找块遮羞布，不是山姆大叔出卖我，是我自己解衣入怀!其蠢猪何如?!……"

我说："老兄，你先答复我的问题，再去扯别的。"

水建彤："你的什么问题?新疆目前之局势?这个，先得说清楚……呃嘿，目前这盘棋，主着在神州内地……"

他又说："蒋介石左右，只有三个人脑筋清楚——宋美龄、蒋经国、郭泰祺。郭先生是老牌大使(注：郭曾任驻英、法大使)，非蒋宋之心腹，人微言轻……啊?唔!你有所不知，老蒋自来不听老婆、儿子的话，就我所知，宋美龄曾于关键之时，要害之处，提出奇策妙计，而老蒋未睬。惜哉!……是，不扯这个!依我推断，宋美人与蒋太子各有其心理障碍。美人来过新疆几次，深知新疆问题复杂，害怕搞联合政府乱作一团，越搞越糟。太子吃尽了北极熊的苦头……"

我急于扯上正题，插问：

“以兄高见，到底新疆《和平条款》应不应签订呢？”

他酌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如果我是老蒋，早就批准了这个狗操的《和平条款》。何以呢？有史为证：帝俄夺去我大兴安岭以北之相当几个法国的土地后，就向我外蒙侵略，北极熊沐猴而冠，继承沙皇衣钵，变本加厉；现在外蒙已经装在他口袋里了，更有何求呢？……嗯，老兄，这档子事扯得太久了。我们谈点软性的吧！唔，就谈谈宋美龄……你没见过？太遗憾了……”

我急于结束这个谈话，便大大打了两个呵欠，他警觉了：

“哦，你困了！我告退，晚安！我回房去！”

水建彤走了约三分钟，宋美龄才开门出来，脸上表情复杂。我讪讪地抱怨：

“看，白叫这家伙胡诌了一顿。”

她舒舒展展往沙发上一躺：

“没有什么！有两点混蛋：亵渎我；骂我们。也算不上奇耻大辱。我，总是女性，男人对异性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原是人情之常。至于骂委员长，他用词很坏，出发点并不恶劣。有趣的是，这样一个痛恨北极熊……的人，却在我们的重要情报中，列为共产分子。真是笑话！我要把这事好好讲给戴雨农（戴笠）听听，叫他自己说，他的部下工作如何？”

我笑道：

“好，好，这算是夜召水建彤的一大收获。”

她郑重其事：

“完全可以算是一大收获。他关于新疆和、战的议论也很有价值。这个人算得上是个人才。只可惜有点洋冬烘加洋恶少；思维也欠条理，谈问题喜欢撒野鸭子！”

我说："请回房休息吧！快三点了哪！"

宋美龄："忙什么？迪化八点才天亮咧！我还要和你谈个重要问题。你，……回重庆吧！在我身边工作，我不会薄待你的！"

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举了两大理由：第一，我醉心教育事业，不愿离开教学岗位。这是我的职业感情，绝不是矫情做作。第二，我有一个最大缺点——桀骜不驯，发了牛性子，就几乎无法无天，极不适宜搞政治。如果在她身边长处，会使她厌烦，甚至弄得不欢而散。

她不大愉快。沉默了好久，才缓缓地说：

"好吧，暂且不勉强你，也不放弃对你的殷切希望。什么时候你的想法有了改变，就告诉我……"

她对我所说的两大理由仔细辩驳讨论了一遍，嘱咐我过后慢慢思考思考她的意见。

次日清晨，宋美龄、刘泽荣、刘夫人和我，同车来到机场。刘泽荣陪送宋美龄回重庆，我和刘夫人给他们送行。机场候机室里再无第五个人。

宋美龄定定地看了我很久，说：

"你呀，我真猜不透。能够贴心努力地帮助我，却一直拒绝和我长期合作！但愿上帝保佑，什么时候你脑子里的这点隔塞通泰了，就好了……"她没再说下去。

飞机凌空飞走了。我和刘夫人冷冷清清地离开机场，同坐汽车行驶在洁白的冰雪世界，仿佛飘翔在白云之上。

刘夫人用俄语对我说：

"你这位表姐太好了，那么远来这儿看望你。这样深的表姐弟感情，在我们波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都是绝对没有的。"

在这之后，新疆经历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的特殊时期。我和水建彤都很忙碌，友谊却与日俱增。随后，大时代的波涛汹涌，我们天各一方。我只知道水建彤去了香港，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每遇怀旧情升，惟有怅望天云，默诵“君子意如何”耳。

1995年，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有读者在报刊的书评中提到他认识水建彤，并说水在香港一大学任教数年后去了英国。1996年11月，我意外地收到水建彤寄自伦敦、周折转到的来信。原来，他读到了我的这本书，特函探询。来信说：

“紫葛兄如晤　顷拜读大作，回忆前尘，恍如隔世。承推爱，惭愧无地自容，曩时在迪，弟年幼蒙昧，庸碌龟缩，春蚕井蛙，何足挂齿。大作翔实，足为正史补阙。影片(注：指书中所附照片)多帧，尤为鲜见秘辛。……天降大任，苦劳我兄，必登耆寿，完卷春秋。弟蜗居异乡，亦教书度日。每周为牛津教授口授清代新疆资料，甚怀乡。倘得兄回音，当驾言归来。舍妹在成都，或不久巴山夜雨，促膝共话。是所至盼，即颂俪安。

弟水建彤敬启　十月四日”

(本书前面的《中文简体字横排本自序》第2页附有此信手迹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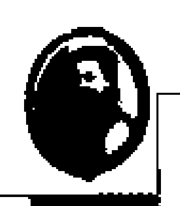
我在本书中称水建彤为“洋冬烘”，把他恣议时政的高论称做“乱谈”。他读了之后，并不生气。可见，他之精神境界老而不衰。我们相交莫逆的感情，虽然阔别了半个世纪，仍然如昨。

四十四、解中共出狱人员西安之围

宋美龄从迪化回到重庆，极力主张批准新疆《和平条款》。蒋介石详细研究了宋美龄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批准了张治中的方案。下令建立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授权他去新疆谈判《和平条款》的附件并签订这个条款，然后根据条款，组成三方合作的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

1946年3月31日，张治中携带部属，飞抵迪化。4月6日约我详谈，要我协助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5月初，三区革命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代表来到迪化，谈判顺利。为改组省报，张治中征得伊犁方面的同意，叫我接办《新疆日报》，使之成为联合省政府的机关报。5月23日，我正式接管了这家报社。

早在1945年8月，张治中受命到新疆进行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就当面托他，释放被原新疆督办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的中共人员。其后，张治中奔走国共和谈到延安时，毛泽东又当面重申了这个拜托。张治中两次都拍了胸脯，保证一定办到。他力求说话算话，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在1946年6月初，将这批中共人员请出监狱，并派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



晢，率同警卫官兵，乘用八辆十轮大卡，开出迪化，护送他们去延安。

行至西安，却被西北王胡宗南扣留起来了，刘亚晢急电张治中求救。张治中立电胡宗南，请求放行。胡不答理。张治中只有快电蒋介石，请蒋电令胡宗南放行。

电报发出后，半日无复。张治中急了，摇长途电话向蒋申述。蒋却答复：你自己和胡宗南磋商。

午夜，我核稿已毕，忽接张治中的对讲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儿去。

张治中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屏退侍从，讲了胡宗南扣留中共人员及蒋介石的态度，说："我再无良策了！山穷水尽，只有请你出马！"



1946年5月，在南京陪同蒋介石出席还都典礼时的宋美龄

"我有什么办法?"

"你完全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尽力。"

张治中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曾经排除过很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弄不清狱中现有中共人员的确数。周恩来曾给他说过一个数字，可那是近两年前中共地下组织辗转送去的。而军统方面已得知张治中要营救这批中共人员，已密电这边的警务处迅速干掉"主要分子"，报以病故。

我曾排除万难，弄清了狱中人员姓名、健康状况、关押监房等详细名单，帮助张治中抵制了军统。现在，这些人被胡宗南扣下了，生死决于旦夕。只要能够营救，我当然愿意竭尽全力。可是，张治中都束手无策，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张治中说，"只有派你出马，去找蒋夫人!"

于是，他原原本本说了：今年3月，他受命来新疆时，宋美龄如何向他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叮嘱他到迪化后，"定要重用这个人。"

"由此可见，"他说，"蒋夫人对你极好。你去找他，一定会生效的!"

原来如此!

张治中策划得颇为周全。他有一架专用的小飞机，原是航校的教练机，可坐两个人。他叫屈武和我同行，对外保密，对内称是去喀什公干，明天清早起飞，当日抵达南京，连夜找宋美龄，后天即可返回迪化。

屈武是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张治中带来，准备作为甲方代表，进入联合省政府，任委员兼迪化市长的。叫他同行，一则可加重"访喀什"的色彩，再则可一起径住于右任私邸，便于办事。

但是，我却心里打鼓：在这内战炮火连天之际，找宋美龄营救大批中共党员，何等冒险?找什么理由?怎么开口?

作者张紫葛1946年的照片，摄于赴南京见宋美龄营救被扣西安的中共党员后数日。时作者任《新疆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及新疆学院教授



1922年4月屈武与夫人于芝秀的合影

张治中却胸有成竹：

"她是个基督教徒，讲博爱，尤其恤念妇女儿童。对于新疆的情况相当了解——她曾三次来新疆。"（注：原来，张治中并不知道宋美龄秘密出塞，第四次来新疆的事。）

最后，张治中叮咛我，千万不可说我是奉他的差遣来的。

一切按照张治中的安排。我和屈武空中颠簸了一天，于傍晚时分到达南京淮海路于右任私邸。立即四处打电话找蒋夫人。

宋美龄正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我说，我有十万火急的要事，请她务必马上见我。她犹豫了很久，才勉强说："好吧，你马上到这里来！"

黄埔路，是军政首脑办公之地，戒备森严。幸亏住在于右任家里，国府委员兼监察院长的轿车，当然有这种特别通行证。张治中真是料事如神！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宋美龄没有说半句寒暄之词，一坐下就问：

"你有什么十万火急的要事？"

迅雷不及掩耳！张治中教我的台词完全失灵，无从启用。我涨红了脸，只好直说为了营救中共人员，专程赶来

见她。

她陡地皱紧双眉，狠狠地盯了我两眼：

“你这人！怎么把中共看得这么亲？为了救他们，万里迢迢，赶来求我？十万火急的要事！看你急成那个样子！”

完了，戳翻了！这个张文白，想出这么个主意，害我碰这么大个钉子！我不知所云。

她眉毛拉伸了，一脸怒气，再把我盯了两眼：

“你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跟我那么久，亲如……如，……一如手足，从来没有求我什么，更没有为你自己的什么事找过我！可今天，为了救中共党员，你几乎要给我下跪了！瞧这模样！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共？”

我要给你下跪？太怄人了！我气恼得脑子发胀，冲口而出：

“夫人，你把我看扁了！你太不了解我！我，枉自跟你那么久！”

她更气了：

“我什么不了解你？了解得很。原来你真是个中共党员。这会儿你奉中共组织之命，身不由己……”

我竟糊里糊涂说了：

“什么组织之命？是张文白叫我来的！我本来再三说，只怕你不会买账。他却硬说，不，她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去求她，她一定会买账。就是不能说是我张治中叫你去的……”

她禁不住笑了：

“你看你！都当教授了，还是个小孩子！……我说呢，从没见过你这般紧张，这样手足无措！原来有这么一本糊涂账！……别急，舒缓一下、慢慢说！……我不会认真生你的气的。缓口气，喝点茶……哦，吃了晚饭没有？”

我实在疲惫恍惚，有点不知所以。这一天的空中颠簸真够受，从迪化到南京，从来没有一天飞完全程的。

飞机从迪化(现今乌鲁木齐)到兰州，从兰州到南京，都须在空中各飞行五小时(共十小时)。那时的飞机颠簸幅度很大，机械噪音震得耳聋头旋，小飞机的震颠和噪音尤甚于一般运输机。

铁打的身体也耐不了这般折腾，何况还忍受了十几小时的饥渴?这时的我，头胀体乏，飞机的轰鸣仍在耳际顽固嘈闹，整个身子仍似在空中摆簸翻腾。经她这一问，更觉饥饿难当，竟是脱口而出回答说：

"晚饭?午饭都没吃哩!"

宋美龄又忍不住露出了一点笑意。拍了拍巴掌，进来一个侍从。她指示说：

"尽快给客人准备饭——哦，就拿到这里来，好边吃边说话!"

但是，饭菜端来后，她又说：

"吃了饭再说吧!要不要喝点酒?"

我狼吞虎咽地吃饭，她细口细口地品茗，若有所思。

等我吃罢饭，侍从收走了餐具，她才缓缓地说话。语态相当柔和，叫我对她实说：张治中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百多名"中共分子"送到延安；何以想到差遣我到南京找她；又是怎样支派、如何教我的。

我实在不惯说谎。对着她那双清澈胜于秋水的眸子，更没说谎的勇气。加上已经说出了奉张治中差遣而来，谎话也无从说起。总之，我不假思索地原原本本，照直说了。

"唔，唔。"她说，"你把他教你的台词——叫你怎么对我说，利用我的哪些特点，尤其是，怎么分析我的，再说详细一点，不要有半点遗漏，更不要有丝毫遮掩、修饰，我要听他的原词原句。"

我又照直重说了一遍。

“好，好！你没骗我。我听得出，这是张治中的语言。唔，唔，你说说，张治中对我的分析，合乎事实吗？”

“合乎的嘛！”我说，“你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讲究英美民主精神，又忠实于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精神，讲究人道精神，富于人情味，尤其以保护妇女儿童为己任！……”

“好个傻瓜！”她似气非气地说，“你简直成了张文白的心腹了！这不就是在执行他的教唆吗？想不到：我只是顺便把你推荐给他，你两个却这么快就打得火热了！……”

我抢着说：

“你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这样嘛！我又没说假话！”

她似乎自言自语：

“这个张文白，难怪中央有人骂他……难怪他每遇紧要关头就来找我！原来他完全抓住了我的弱点！”转而问我：“难道你就是泥塑木雕，由他支遣，自己全无主张？”

“我哪里是那种人呢？我也主张，胡宗南不应该扣住这些中共人员，应该让张治中派的人把他们送到延安，交给中共。”我接着阐述了我的理由。

首先，我倒把张治中教我的两点主要理由，也是他急电蒋介石所申述的内容——说了反面话。

张治中说：释放并送还这批中共人员关系到稳定新疆局势。如果把他们扣在西安，伊犁方面必不答应，新疆的和平谈判势必功败垂成，新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也就会流产。

而我则认为：新疆的和平和联合省政府，取决于更大的内外因素。西安扣留了这批中共出狱人员，伊犁方面肯定要抗议。联合省政府的筹建也会遇到一些周折。但究其结果，也不过抗议一番，周折一阵，新疆的和平，新疆联合省政府的成立终会实现的。我估计，蒋主席是看到了这一步棋的。所以，他批准张治中在迪化把这批中共人员放出监狱，浩浩

荡荡送出新疆；却放任胡宗南在西安扣留了他们。

——讲到这里，我才毫不含糊地说，我认为这样做，极不妥当。关键是，国家的最高统帅不可无信。所以，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此事虽小，中外瞩目。能否取信于天下，关系至大。张治中和胡宗南都是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之部属，张治中在迪化释放，胡宗南在西安扣留，中外各方人士谁也不会相信，是张、胡两大员见解不同，主张各异；而只能认为，是他们的上司蒋主席要的手段。而且必然认为：放、捉百十个中共人员事小，愚弄天下舆论事大。似此彰明显著地翻云覆雨，将何以取信于天下，维系中外上下之信用呢?

我这一套理由及说法全是临时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我原本准备照张治中的话行事，现在措手不及，已将底、馅全都抖给她了，再照张治中的话说，只能引起她的反感。而按我的真实思想，只不过是爱护中共人员，其中的杨之华、李宗林，还和我较有友谊。我营救他们的心情甚为迫切。

但这些说给宋美龄听，能起什么作用呢?权衡斟酌，必须从国民政府、从蒋公的利害得失着眼，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较为妥善。

果然，她听了似有所动，淡淡地说：

"我说呢，你是有你的主张的。"

又过了好一阵，才继续问我：

"这些中共分子健康怎样?"

我答："可以说，全是病号!"

她又问：

"张治中叫你鼓动我爱护妇女儿童之心情，这伙人中有妇女儿童吗?"

我答：

"有的，比如：毛泽民、陈潭秋、瞿秋白等人的遗孀和孩

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孩子哩!……”

宋美龄:

“哦，在监狱里出生的?……唔，唔，这些孩子绝对无辜!他们应该有生存的权利。也许是这个原因，上帝才指派了你这书呆子出来呼吁!……唔，你见过这些孩子吗?”

“怎么没见过呢?全都枯瘦如柴……”

我举了毛泽民的儿子为例，把他黑瘦污秽、满头虱子、鼻涕滴答的状况描述了一番。(注：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在毛泽东晚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

宋美龄很为感动，小声骂：

“盛世才这家伙确实很坏，怎么可以把家属、连同小孩子一起关进监狱呢?孕妇尤其不该关押，至少生孩子时该把她送到医院里去……”

有了点希望!张治中还是看得准。

她又想了一阵，问：



在新疆监狱关押的孩子们回到延安后的合影

“既然你弄过他们的名单，那就应该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中共高级干部嘛！”

“知道的。”我说，“全是一般人员，还有一些只是炊事员，通讯员，祁连山之战幸存的伤兵。”


反复无常且杀人如麻的盛世才

这话可是撒谎。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比如：张子意、方志纯(方志敏的弟弟)、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李宗林等，我都和他们接谈过。正是为了营救他们，我不得不撒这个谎，欺骗宋美龄。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正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例如，1950 年后，张子意是中共西南局的宣传部长，李宗林是成都市长，方志纯则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

当下，宋美龄并没有怀疑我撒谎。因为她的印象是：我这个人从不说谎。她接着问：

“陈潭秋、毛泽民的确死了?”

我说：

“千真万确!盛世才很早就把陈、毛、林(林基路)及所有稍有地位的中共干部杀害了!”

她不再询问，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呆了一小会儿，注视

着我，询问我接办《新疆日报》的情况，问得很详细。接着又问我和张治中合作得怎样？喜不喜欢张治中？我参加了张治中的外交活动没有？有何观感？最后问：

“你偷偷跑了，丢下报社的事，谁核稿、看大样呢？”

“我托了总编辑。”

“还有报社的行政事务呢？”

“有个总经理，很是老诚可靠。”

她又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不知道。”

她微微一笑：

“我看你不能再教书啦！越教越傻！唔，我看，你明天回去吧！丢下报纸不管，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说：“我就这样回去？”

她温和地说：

“你回不回去是一样的——我得和主席商量商量……你不该向我描述那些孩子的凄惨样子，弄得我心里很不宁静。唔，就这样吧，你回去睡觉去，你太累了！”

回到于右任家，我把情况约略对屈武说了一下。他说：

“我已经告诉了飞行员，明天黎明起飞，回迪化。求她，好也罢，歹也罢，就看这一炮。如其不行，你在这儿住一百天也是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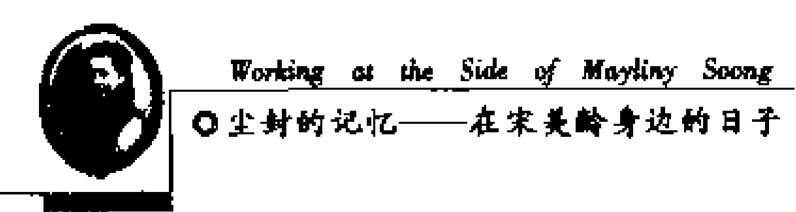
这时，已是夜十点。我洗了个澡，倒头便睡。十二点，宋美龄来了电话：

“你回去吧！专心把报纸办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长途电话！”

我说：“我求你的事情呢？”

她很轻声地说：

“OK，OK。”断了电话。



我回到迪化，直奔新大楼见张治中。我还没来得及叙述，他就说：

“南京、西安都来了电报，已经放行，杨之华他们已经离开西安，开往延安了！”

我没有向张治中讲述见宋美龄的情节，他也并不问及到南京的细节，只是大大称赞了我几句，便叫我赶快回报社去。

自不待言，我回到报社，立刻坐下来核稿。截稿已是深夜两点，还得拿起对讲电话向张治中汇报头条新闻及社论大意。接着，倒在床上睡了两小时，便被叫醒来看报纸大样。签发了大样已是破晓时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忙碌。

近午时分，屈武的夫人——于右任元老的大小姐于芝秀来



在新疆监狱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共129人到延安后的合影

了：

“你们到喀什忙了些什么？”她问我，“经文回来纳头便睡，今天十点过才起床。”

我说：“他福气好，该他睡。”

心里却想：屈武到底嘴紧，连夫人面前也没露半句。

事过五载，到了1951年，我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交代历史过不了关，纷纷指责我“政治面貌”不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派了工作组到学校主持运动，带队的是宣传部的秘书长张非垢，而西南局宣传部的部长则是在西安被扣的那批中共人员中一位和我很熟的高级干部——张子意。我迫于无奈，便找到工作组长张非垢谈：我在新疆的情况，张子意部长是清楚的。

张非垢表情严肃而语态和蔼：

“你的责任是老老实实，毫无隐瞒地交待。至于查证，那是我党的事。”

……

历史审查了几年，终于作了结论，认为“基本交代清楚”，作“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对待

……

再过十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所有从新疆出狱的中共党员，在各地一律被打成了“叛徒”。这时，来找我外调的“造反派”络绎不绝。

一天，一伙人来提讯我，查问那些中共党员出狱始末。从他们的追问中我觉察出：他们并不知道我曾求见宋美龄，以解那批中共人员的西安之危。心中十分宽慰。

侥幸，我得免于卷入这场冤案。

外调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准确地掌握了这些造反派外调的

路数。于是，我来个一干二净：

"我根本不知道张治中释放中共党员的事!"

"造反派"们怒吼、暴跳：

"混蛋!你是报社社长，还不知道这么大的消息!"

我毫不动摇："我确实完全不知。"

他们千变万化，我仍守定规，一口咬定，毫无所闻。他们暴跳如雷，三番五次要动手打我。幸亏劳改队的刘队长在场劝阻：

"耶，我们事先说好的!这个人不能打……为什么?他是活档案。三打两打，打死了，死无对证，对革命不利……"

这些外调的人咬牙切齿而去。

又过了十三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我和千百万冤假错案的蒙难者一起，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教授身份和公民权。

这时，屈武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于1981年暑假去北京，应屈武的邀请，在我的长女笑星陪同下，到他家里做客，闲话叙旧。

原来，屈武在"文革"中，被关了六年黑房子，挨斗游街不计其数，终于也熬过来了。

"你交代了上南京找宋美龄的事吗?"他突然问。

"一直隐瞒着的哩!"我说，"我捉摸，抖出这个关系，了得!……"

屈武："我估量你不会那么笨，我也就一点儿没提……"

两人相视而笑。完了，他补了一句：

"不是我们不老实，实在是'左'得太厉害了。你越老实越缠不清。杨之华叫整死了，你知道吗?"

再过三年，1984年，我定居成都，遇到了屈武的老乡党必刚。他是除了屈武、张治中之外，惟一知道我奔南京去找宋美龄的人。

党必刚那时是张治中西北行辕的少将处长。因为他早年留学苏联，和在狱的中共干部张子意、杨之华等人原是同学加同志，所以他始终参与了张治中释放中共人员之事。当这批中共在狱人员怀疑释放他们"是国民党的圈套"时，党必刚两次代表张治中去狱中看望他们。

1949年秋，党必刚自知"脱党"问题严重，惟有依靠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刘伯承，可保安全。乃历尽艰辛，奔往重庆，投奔刘伯承将军，主动交代政治历史，请求戴罪图功。随即他在西南军区的军政大学创办俄文团，为其后的西南俄语专科学校（今日的四川外语学院）披荆斩棘。刘伯承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又跟了去。

但到"文化大革命"，刘伯承元帅也保不了他。然而他委实命长，百般批斗，到拨乱反正，业已八十余岁，居然幸存，且耳聪目明，并得安排为成都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见到我，喜如隔世相逢。话旧之际，党必刚悄声问我：

"你跑南京找宋美龄的事情，如何过关的？……没交待？哦——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想表功，讲了到监狱看望张子意他们的事，简直没完没了。就为这个，挨了多少好打咧！……"

然而，报载，宋美龄健在，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不禁想到：她如果看到我这里所记之始末缘由，一定会拍案大怒：

"这小子，你骗得我够呛哇！"

蒋氏夫妇在台湾

余 音

解了中共新疆出狱人员西安之危以后，到1948年，宋美龄出访美国而离开大陆，还有近两年半时间。这些金陵岁月，可记之事尚多。然而，本书主旨在于写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之言行，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宋美龄。因此，本书的记述，就到此为止。

顺附邓颖超致宋美龄的信，以作此书所记史实之佐证。

邓颖超致宋美龄的信

——邓颖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时给宋美龄的信

（注：此信刊登在1994年2月17日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上。原出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颖超文集》。周恩来在临终前讲过一句话：不要忘记过去和我们共过事的老朋友，此信体现了这一远见卓识。）

蒋夫人美龄先生大鉴：

庐山初识，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问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每遇客从远方来，道及夫人起居，更引起怀旧之情。近闻夫人康健如常，颇感欣慰。

令姊孙夫人生前，极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爱国情切，必将致大力于中国之统一。孙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与夫人一晤；曾亲笔致函夫人，然未能如愿，终成遗憾。

尝读夫人之《我将再起》，思感殊多。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姊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亟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

一。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惟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我与夫人交往，数十载矣。历时弥久，相知愈深。直率陈言，尚祈谅察。海天遥隔，诸希珍重。临颖神驰，期待回音。即颂

大安

邓颖超

一九八八年五月



1992年4月，宋美龄在中国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

后　　记

全稿既成，掷笔茫然。时空交错，人世沧桑。揭开尘封已久的往事，重现逝去的青春年华，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能不怆然?能不自惭碌碌?

宋美龄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记其实情，还其人品原貌，固然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或彰或丕，难免有附雁功过之嫌。知我罪我，未可自测。为此，特于《前言》之外，附记数事之后。

一、本书是纪实，不属一般文学作品，更不是小说。故一概本其原貌，如实记述。对此，本书一本史学原则，对宋美龄的政治态度，除了有关抗日战争的之外，其余的避免多记；实在不可避免之处，原情原话直录，述而不作，不加任何褒贬之词。避免多记者，她的政治态度，世人皆知，无待传述；不作褒贬者，这是史家秉笔应有之态度。

根据这个原则，本书记叙取材，除个别事件外，概取她在抗战中的工作、社会活动及生活之情节，提供读者了解宋美龄的人品、情操、性格特征及其为人处世等等。

二、笔者也和许多人一样，对于尘封已久的往事、情节、过程及人物之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独于时间、姓名，则常常苦忆不得。故本书有两点遗憾：一是某些事情的日期记忆难确，只能举其大约，有时稍加说明。凡想不准确的日子(某月的某日)，就只举大概。二是某些次要人物的姓名，凡记不起的，或只写某小姐，某人物(如某旅长太太)，或叙为“忘名英

雄”，或揣记当时的读音(如陈慧丽小姐)，等等。

三、关于蒋介石的姓名，也需要说明一下。

不久前有部电视——《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其中宋美龄把丈夫爱称为“介石!”实太失真。笔者亲自在场见闻是：蒋宋夫妇总是互称：“Darling(亲爱的)。”据了解，蒋自改名“中正”，绝不使用“介石”，并认为称他蒋介石就有失尊重。

然而，近几十年来，祖国大陆的书报文字，一概只称他为蒋介石，故目前绝大多数中、青年人只知道他叫蒋介石。而且，英美等西方国家也一向习惯称他为蒋介石，却是绝无不敬之意。一如他们习惯称孙中山为孙逸仙。本书为适应大多数读者的习惯，在叙述中概称蒋介石，而在引述蒋氏夫妇语言时，则照原话记为蒋中正。

四、笔者写作本书的情况也应该记下来。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殊岁月里，我备受拷打，视力损失殆尽，右眼全瞎，左眼只剩光感，看不见写字，更不能查阅资料。从事写作，主要依靠我的妻子温晓莉。通常是我先用空镂格板扪摸书写草稿，由我妻子温晓莉替我整理抄正。至于查阅资料，就完全靠她了。而她是西南民族学院的副教授，刚刚步入中年，是教学骨干，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她课余时间有限，还要主持家务，照顾我的生活和抚养照料我们六岁的女儿。帮助我进行写作，工作量很大，除了靠她熬夜赶工之外，别无他法。

这就是说，本书的字句篇章，都凝结着我妻子温晓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辛勤劳动。我觉得，应让读者知道她的这份辛劳。特附记之。

张紫葛

1994年3月75岁生日于成都

中文简体字横排本赘语

本书海外繁体字直排本出版后，许多读者来函来电，甚至登门拜访，希望看到此书的简体字横排本。大家认为：它的面世，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沟通、交流和统一。多年来，经过曹念明先生多方努力，在团结出版社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下，使本书的简体字横排本得以和读者见面，我甚感欣慰，并为此对他们的辛劳深表谢忱。

张紫葛

2002年12月1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尘封的记忆：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作者＝
页数＝３７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